武俠世界

怒轉乾坤（現代都市奇俠故事）龍乘風・著

燈紅酒綠，紙醉金迷，大都市中無數匪夷所思怪事，一一展露眼前。現代奇俠高浪與唐雪婷，又再一次遇上奇人奇案。本文故事曲折感人，文筆清新脫俗，喜愛龍乘風小說之讀者，敬請幸勿錯過。



第28年

29

$5.00

編者話

在光怪陸離的社會中，每一個角落分分鐘都可能發生令你匪夷所思的怪事。今期巨型小說都市奇俠故事「怒轉乾坤」，主角人物的高浪與唐雪婷所遇上的一宗奇人奇案，實在非筆墨所形容其玄奧莫測，曲折感人，加上作者龍乘風流暢筆法，細膩描述，閱讀之餘，保証令你有清新感受，愛不釋卷。喜愛龍乘風小說之讀者，敬請幸勿錯過。

☆ ☆ ☆

馬雲先生的千門奇俠故事看得多了，他下期在本刊改寫一部偵探間諜鬥智故事「藍光調查組」，本故事講及世界列強大國的一宗軍事高度機密文件洩露的經過，寫來活靈活現，刺激緊張，艨艟艦隊，遍佈海上，場面壯大，激烈昂揚，誠屬不可多睹。

☆ ☆ ☆

下期的巨型故事「無孔斷魂簫」，是一部新派俠情倫理恩仇錄，作者雖是新秀，但其作品頗具新風格，叙述一個少年英俠，憑着一枝玉簫，縱橫湖海，快意恩仇，過程異趣橫生，引人入勝，敬希下期留意購閱，多謝捧場！

督印人：羅威
主　編：羅斌
執行編輯：鄺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廈三樓
H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廈壹一四樓 電話H－466799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142.00
一年港幣$283.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168.00
一年港幣$335.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228.00
一年港幣$455.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1800半年26期NT. $95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40元

環球出版社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廈弍樓
電話：H四六六七九九

武俠世界

第28年
第29期
（總號1421）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五元·
H.K.$5.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怒轉乾坤

現代都市奇俠故事／龍乘風・文
可飛・圖

思想浪漫孤獨漢子

海浪滔滔，碼頭上站着一個孤獨的漢子。

天文台已懸起了十號風球，海邊風浪大得驚人，這漢子雖然穿着雨衣，但却沒有戴着雨帽，他最少有一半身子是完全濕透的。

這漢子大概三十歲左右，個子很高，臉孔屬於瘦削型，但眉毛頗粗，嘴唇又厚又闊，看來並不像個斯文的讀書人。但他早已大學畢業，而且是土木工程系的高材生。

「嗨，捷文，快上車！」忽然間，背後有人高聲叫喚這漢子。

停在碼頭旁邊的，是一輛銀影型的勞斯萊斯，在那樣的暴風雨下，如此名貴的車子還在街道上行走，也可以說是罕見的事。

站在碼頭上的漢子叫唐捷文，在昨晚懸掛着八號颶風訊號的時候，已經喝得酩酊大醉。

當他從一間酒店裏清醒後，颶風更接近香港了，但他却搖搖晃晃地走出街道，還來到了碼頭旁邊。

「捷文！」勞斯萊斯車門打開，一個比唐捷文還高兩三吋的中年人衝了出來。

「大哥。」唐捷文緩緩地回頭，苦笑了一下：「這裏風大，你爲什麼要來？」

那個中年人是唐捷文的兄長唐博文，是一間大型百貨公司的總裁。

唐博文跺了跺腳，叫道：「有什麼事，回家再說好不好？」

唐捷文猛然地搖頭：「不，我不會回去！」

唐博文皺着眉，道：「你怎可以老是在外邊過着這種流離浪蕩的日子？」

唐捷文向碼頭的另一邊走出去：「這是我的事，你們不必擔心。」

唐博文「唉」的一聲：「別這樣好不好，我知道你心裏很難過，但爸爸完全是爲了你的前途着想，才把——」

「別說下去！」唐捷文倏地怒叫：「你再不走，我馬上從尖沙嘴游泳到銅鑼灣去！」

唐博文吃了一驚：「現在是十號風球，你這豈不是要自殺嗎？」

唐捷文兩眼一瞪：「是自殺又怎樣？你是不是想對我說：身體髮膚授諸父母，不能毀傷？」

唐博文吸了口氣，隔了好一會才說：「你不要太衝動，我走！我走！但你一定要答應我一件事。」

唐捷文沉默下來，一聲不响。

唐博文停頓了片刻，接着說：「你必須馬上離開海邊，這裏太危險了！」

唐捷文陡地仰天大笑，但總算他一面笑，一面離開了碼頭……

* * *

在一間戲院裏，唐捷文看了半齣電影，餘下來的時間都在睡夢中渡過。

他並不想睡覺，但却由於太過疲倦，

終於還是在座椅上沉沉熟睡。

他心情紊亂，夢境也是一片紊亂的。忽然間，他給一隻手驚醒了。那是一隻軟滑而雪白的手。

「先生，已經散場了。」唐捷文聽見一個溫婉的聲音在耳畔响起。

他長長的吐一口氣，揉了揉眼睛。電影已播映完畢，由於他兩條腿擱在前面的座椅背上，所以把道路攔阻了。一個女觀衆正要離座，但必須要唐捷文讓一讓路，才可以離開這排座位。

「對不起！對不起！」唐捷文忙把兩條腿縮起。

「捷文哥，是你？」那個女觀衆忽然詫異地叫了起來。

唐捷文揉了揉眼睛，看着站在自己身邊的一個黃衫女郎。

「雪婷？」唐捷文倏地霍聲跳了起來：「我的好妹子！」

那個把他喚醒的黃衫女郎，她也姓唐，唐雪婷。

唐雪婷第一年在英國唸大學的時候，唐捷文已快要畢業了，由於兩人都姓唐，而且平時很談得來，所以捷文經常都開玩笑地叫雪婷爲「好妹子」。

離開大學後，兩人各奔前程，回到香港後再也沒有見面。

想不到在這個風球高懸的日子裏，兩人又再重逢了。

「雪婷，現在是否還是十號風球？」離開戲院後，唐捷文說。

唐雪婷搖搖頭：「不！颱風已漸漸遠離香港，市面上的交通也已開始恢復正常。」

「噢，是嗎？」唐捷文把右手圈了一下，仰望着仍然灰黯的天色：「也許明天會是一個很好的天氣。」

唐雪婷看着他的臉，忽然說：「剛才那齣電影，是不是很沉悶？」

唐捷文漫聲回答：「不，只是我太疲倦，而且電影裏的音樂也實在太動聽，柔和得令人想進入夢鄉。」

「你現在已經是個出色的工程師罷？」

「兩年前也許是的。」

「現在呢？」

「正在鬧失業，但這裏並沒有失業救濟金可以領取。」

「你還是和從前一樣喜歡開玩笑。」

「妳看我現在還有心情和妳開玩笑嗎？」唐捷文的聲調忽然低沉下來。

唐雪婷怔怔的看着他，終於忍不住說：「你似乎有點憔悴。」

「不是有點，而是十分憔悴。」唐捷文老實地說出心中的話。

「我們是不是老朋友？」

「不是，妳是我的好妹子。」

「我既然是你的好妹子，你就不該把心事埋藏着。」

「妳餓不餓？」

「有一點點。」

「去鋸扒好不好？」

「不好，我想吃韓國菜。」

「韓國菜不便宜，能不能選擇經濟一點的？」

「不能，因爲今天是我的生日。」

「噢，我的好妹子，妳怎麼不早一點

說？」

「現在說還不太遲，而且這一頓非要你請不可。」

「但我若告訴妳不夠錢付帳，那又怎樣？」

「我可以給你免息貸款。」

「好的，我們就此一言爲定！」

* * *

韓國，暫分南北兩部，以北緯三八綫爲界，南部九萬八千四百七十七平方公里，北部十二萬二千三百一十四平方公里。主要產物爲：稻米、小麥、大麥、黑麥、稗、黍、玉蜀黍、高粱、大豆、棉花、麻、烟草、人參、水果、魚類、鎢、鉛、鋅、銅、石墨、鐵、金、煤、食鹽、木材、水泥、紡織品、機器、鋼材、化肥、紙張及各式各樣之工藝品等等。

當然，韓國還盛產美女。

但最吸引唐雪婷的，還是韓國菜。

在韓國菜館，每一道菜都各有特色，但這裏的啤酒還是和別的菜館一模一樣的。

唐雪婷平時很少喝酒，但這並不等於說她沒有酒量。

當環境需要時，她的酒量絕不會比一般自認很能喝酒的酒徒遜色。

唐捷文從前不是酒徒。

在英國唸書時候，他最多喝一點點啤酒就夠了，而且一張臉會紅得很厲害。

他這種人絕不能偷酒喝。

但一別數年，他變了。

最少，他喝啤酒的本事比從前高明得多，而且喝得越多，臉色就越是發青，而不是變成紅色。

每個人都會轉變，但唐雪婷却覺得唐捷文的轉變太快了，快得令她有着難以接受的感覺。

喝了幾瓶啤酒之後，唐捷文忽然牢牢地瞧着唐雪婷的臉：「妳嫁出去了沒有？」

唐雪婷抿嘴一笑：「你猜猜看？」

「妳一定還沒有結婚，假若眞的已嫁了出去，那麼妳嫁的一定是個窮鬼。」

「何以見得？」

「只有嫁給一個窮得不能再窮的人，才會連結婚戒指也沒有。」

「看來，你還沒有醉得老眼昏花。」

「我的好妹子，妳究竟想說我醉眼昏花還是老眼昏花？」

「別挑剔，反正意思都是一樣的。」唐雪婷直視着他：「我可以老實告訴你，你的好妹子直到現在還沒有嫁出去，你呢？」

「我？我當然也是嫁不出去的。」唐捷文開玩笑地說。

但他開這個玩笑的時候，臉上的表情並不輕鬆。

不但不輕鬆，簡直就像是背上有幾百噸大石壓着一樣。

唐雪婷早就看得出，她嘆了口氣：「爲什麼在這種天氣裏獨自跑到電影院？」

「妳自己又怎樣解釋？」

「我？我給男朋友遺棄了。」

「是眞的還是在胡說八道？」唐捷文立刻兩眼一瞪。

「別緊張，我只是隨便說說的。」唐雪婷淡然一笑：「別把你的好妹子看得太窩囊，連自己的男朋友都縛不住。」

唐捷文這才鬆一口氣，接着說：「其實我擔心是多餘的，像妳這種天之嬌女，只有妳看不上人家的份兒，又怎會給男人棄如敝屣？」

「你今天好像有太多感觸。」

「也許因爲天氣太壞之故。」

「天氣已漸漸好轉了。」

「但我的心情和天氣不一樣。」

「捷文哥，你有什麼事情想不開？是不是爲了女朋友？」

「我已沒有女朋友。」

「現在沒有女朋友？」

「不錯。」

「換而言之，你曾經有過一位很好的女朋友？」

「這算不算是罪過？」

「當然不！」唐雪婷訝然地望住他：「你到底想說什麼？」

唐捷文苦笑了一下：「既然不算是罪過，爲什麼爸爸非要把我們拆散不可？」

唐雪婷一呆，隔了很久才緩緩地說：「你和令尊之間，爲了你的女朋友而有了麻煩？」

唐捷文深深地呷了一口啤酒，目光散渙地說：「我們之間完了。」

「你們？是指你和你的女朋友？還是指你和令尊？」

「兩者都是，唯一有分別的，就是我爸爸仍然活着。」

「你的女朋友……」唐雪婷吃驚地盯着唐捷文的臉。

唐捷文用手在臉上抹了又抹，也不知道想抹掉些什麼。

「從十九樓輕輕一跳，跳到三樓停車場平台上死了。」

「怎會這樣的？」

「我也想知道眞正的原因。」

「你不知道？」

「也許不是不知道，只是不知道應該怎樣說出來，也不知道說了出來有沒有人會相信。」

「你若不介意，我很想聽聽事情到底是怎樣的。」

「我的好妹子，妳爲什麼想知道這件事？是不是覺得我現在的樣子很可憐？」

「我從不認爲你會是可憐的人，因爲你有學問，有健康的體魄，也有一個富裕的家庭，但現在，我的想法已經改變了。」

「不錯，有時候，就連美國十大首富那樣的人物，也可能會是個可憐蟲，更何況區區唐捷文，又算得上是個什麼東西？」

「捷文哥，你當然可以把心事一直埋藏在心裏，但你別忘記，我是你的好妹子。」

「這一點，我是永遠不會忘記的。」唐捷文以手支頭，眼神哀傷地說：「可是，我還能在妳面前說什麼？是不是說我爸爸的壞話？」

唐雪婷神情凝重，說：「我只知道，令尊在社會上是個聲譽良好的人。」

「不錯，他聲譽良好，我呢？我是個聲名狼藉的混蛋？」

「一別數載，你是否已變成了一個混

蛋，我可不知道，但不管你是混蛋還是鮮奶燉鷄蛋，我還是站在你這一邊的。」

「妳是不是上帝？」

「當然不是……」唐雪婷一怔。

唐捷文苦笑了一下：「既然不是上帝，妳還能幫得了什麼？」

唐雪婷秀眉一蹙：「你從前不是個悲觀的人。」

唐捷文緊握着拳：「從前紫雨還活着，在我和她的眼裏，這個世界雖然有幾十億人口，但我是唯一的阿當，她是唯一的夏娃。」

「你的思想向來都很浪漫，但感情却脆弱得可怕。」

「我和紫雨不單只是浪漫，還是神聖的，但現在一切都已完了，嘿嘿，造物弄人！嘿嘿！」

「別再難過……」

「對，今天是妳的生日，我不該這樣掃興的，來，我們喝一杯……」

「這是我的第八杯，你的十七杯。」

「現在不是上數學堂的時間，喝酒一數算就不夠意思了。」唐捷文說得很快，喝啤酒的速度更快。

但唐雪婷總算可以跟得上。

她知道，她的捷文哥很快就會喝醉了。

既然非醉不可，那麼就讓他醉倒下來好了。

* * *

醉漢有很多種。

最可怕的就是借酒行兇，又或者是醉後非禮異性，掄拳揮刀傷害無辜者的那一種。

但並不是所有醉漢都是這樣的，否則早已天下大亂。

有些醉漢不會動粗，也不會向女人毛手毛脚，甚至是飛擒大咬，而是絮絮不休的在說話。

醉漢說的當然是醉話。

有些醉話聽來很有道理，但實際上却是狗屁不通，令人失望。

但也有一種人，喝醉了之後反而一言不發的。

唐捷文就是這一種。

當他有了八九分酒意之後，他的嘴巴就閉上了。

他靠在座椅上打瞌睡，就像是在戲院裏的時候一模一樣。

他不再向任何人吐苦水，也許，他的苦水早已吐完。

唐雪婷看着他，眼神中充滿着關切和憐憫。

她眞想把他抱在懷裏，像呵護小孩子一般呵護他。

但她知道，就算自己眞的這樣做，對唐捷文還是於事無補的。

現在最重要的，是怎樣處置這個失意的醉漢。

她撥了一個電話找尋高浪。

高浪知道今天是她的生日，但却還是不能陪着她。

因爲他正在追查一件盜竊案，而且一切都已進入最決定性的時刻。

今天，他只能有兩個選擇。一是：陪着唐雪婷一起渡過她的生日。二是：破獲盜竊案，把歹徒繩諸於法。

結果，他選擇了第一種。

可是，他這個選擇却給唐雪婷痛罵了一頓。

她要高浪改變這個決定，她說：「我們每一天都可以見面，可以聚在一起，生日與不生日，根本不是那麼重要的一回事，但你若錯失了今天這個機會，說不定一輩子也抓不住這個歹徒！」

唐雪婷也知道這一件案，而且她最氣憤不過的，就是這個可惡的歹徒不但盜竊了數十萬元的珠寶，而且還强姦了女事主。

這種禽獸，是萬萬不可以放過的。

高浪雖然並不是警方人員，但他却運用了許多手段(有些手段甚至是不大應該的)，終於掌握到不少有力証據和可靠的線索，極有可能會在今天之內把那個禽獸不如的犯罪份子繩諸於法。

最後，他終於還是改變了決定，先把這個歹徒抓住再說。

* * *

唐雪婷是利用傳呼機服務才能找到高浪的。

高浪很快就覆機。

他一聽見唐雪婷的聲音，就「雪雪」呼痛。

唐雪婷立刻問：「你在攪什麼鬼？」

「我受了傷，現在在醫院裏！」

「什麼？」唐雪婷吃了一驚：「傷勢嚴重不嚴重？」

「脖子給歹徒劃了一下。」

「用什麼劃的？是不是彈簧刀？」

「不，是指甲。」

「指甲？他的指甲有毒嗎？」

「沒有毒，但却有坭垢，看來不太乾淨。」

「只是給歹徒用指甲劃了一下，怎麼躺進醫院裏？」

「躺進醫院的並不是我，是那個歹徒。」高浪忽然嘻嘻一笑：「我打斷了他好幾根肋骨。」

唐雪婷這才鬆一口氣：「你在嚇我！」

「我說的全是實話，只是妳想得太嚴重罷了。」

「你再嬉皮笑臉的，我擱綫！」

「在電話裏妳也能看見我這張嬉皮笑臉嗎？」

「不必看，想也想得出來。」

「妳的想像力眞豐富，我投降，並祝妳生日快樂。」

「你現在一定很忙碌了？」

「不，口供已辦妥，莫警司又在這裏，只要我向他說一聲，隨時可以乘坐火箭來找妳。」

「你以爲我在什麼地方？」

「希望是月球就好了，若在土王星那麼遠，單是燃料費也吃不消。」

「嘴甜舌滑，沒正沒經！」

「在十號風球下跟一個亡命之徒拚命，如今僥倖平安大吉，怎可以不輕鬆輕鬆一下？」

「你可知道，十號風球已卸下了？」

「是嗎？我可沒留意天文台的報告，只是一直都在等妳的傳呼。」

「我剛喝了幾瓶啤酒。」

「啤酒？妳會在這種天氣之下喝啤酒？」

「天氣雖然惡劣，但我的心境却很晴朗，而且還有一位英俊的男仕陪我一起喝。」

「妳喝了啤酒，却想我喝醋嗎？」

「你喝醋也好，喝汽油也好，我是不會緊張的，但你現在必須馬上趕來。」

「出了什麼事？」

「陪我喝啤酒的英俊男仕醉了。」

「怎麼？他醉了，妳反而清醒得像個妖怪？」

「你好大的膽子！」

「不敢！妳在那裏，小生馬上插翅飛來便是……」

＊　＊　＊

唐捷文醉得不算太厲害，但整個人却疲倦極了。

高浪把他載回別墅去。

本來，高浪打算把他載回唐家的，但唐雪婷認爲現在還不是時候。

「爲什麼不是時候？」

「捷文哥若想回家，他酒醒後就會回去。」

「哦，他今天不回家。」

「明天也許會回家的。」

「唉，在家千日好，出外半朝難，這道理他懂不懂？」高浪一面駕駛汽車，一面嘆口氣說。

唐雪婷冷冷一笑：「他不懂，你懂！」

高浪立刻陪個笑臉：「我也是不懂的，我只懂得批評別人，却不懂得批評自己。」

「人類的劣根性本來就是這樣的。」

「妳有沒有這種劣根性？」

「沒有——才怪！」

把唐捷文送回高浪別墅後，天文台已宣佈卸下所有風球。

「颱風登陸了，哈哈再見，妳去煮咖啡，OK？」高浪笑笑說。

「想我煮咖啡？」唐雪婷也打個哈哈：「這並不是難事，但你要說個故事給我聽。」

「妳幾歲了？還要聽大人說故事？」

「你不說，我不煮咖啡。」唐雪婷俏皮地在客廳裏的沙發坐下。

「妳想知道我怎樣擒拿那個衣冠禽獸？」

「隨便你說什麼都可以。」

「眞的？那麼我換個話題，就談談颱風好了。」高浪捉狹地說：「颱風是上大下小的，就像個不斷旋轉及向前推進的鉈螺。颱風在前進之際會逐漸加强威力，漩渦直徑也不斷加大。當颱風威力增强後，可以達到每秒速度四十公尺，甚至每秒六七十公尺亦非奇事……」

唐雪婷聽得打了個「呵欠」，說：「停止！停止！我去煮咖啡好了。」

咖啡很快就煮好，唐雪婷把第一杯咖啡遞給唐捷文。

唐捷文休息了一會，已漸漸清醒了過來，他接過咖啡，很快就喝得乾乾淨淨。

「這裏是不是酒店？」他忽然問。

高浪淡淡一笑：「全世界第一流的酒店，也煮不出這種超乎一流水準的咖啡。」

唐捷文揉了揉眼睛，向唐雪婷望了一眼：「是妳親手煮的？」

唐雪婷輕輕呷了一口咖啡，說：「味道怎樣？」

唐捷文眨了眨眼睛：「在我這一輩子之中，這杯咖啡可以排名第二。」

高浪「哦」的一聲，訝然道：「只能排名第二？那麼誰煮的咖啡第一？是不是你自己？」

唐捷文搖搖頭：「不是我，是紫雨。」

「紫雨？」

「不錯，是方紫雨，唯一的方紫雨，唯一的咖啡。」

「她……」

「死了，死得不能再死。」

「但她是否還活在你的心裏？」

「不錯，雖然我的心也已死了，但說來古怪，她眞的還活在我的心裏。」唐捷文苦笑又苦笑，忽然抬起頭望着高浪：「你是雪婷的男朋友？」

高浪伸出了手，微笑着說：「我是她的生寃家，死對頭，我姓高，叫高浪。」

唐捷文和他握了握手：「你很有福氣，而且選擇正確無誤，值得令人羨慕。」

高浪感謝地點了點頭，接着說：「暴風雨已經成爲過去了，你以後打算怎樣？」

唐捷文把兩手一揮：「我以後還能打算怎樣？」

高浪凝注着他的臉：「我知道，你是一個很了不起的人材，而且父兄在商界也大有成就……」

「別再提起家父！」唐捷文倏地霍聲站起，額上青筋迸現地叫：「我再也不想聽見家父的一切，甚至包括他的名字！」

高浪無可奈何地聳了聳肩：「你太欠冷靜，和你的外貌亦不相襯。」

唐捷文吸了口氣，旋即頹然地坐了下來。緩緩地說：「對不起，我太沒有禮貌了。」

高浪搖了搖頭：「在我這裏，誰都不必拘謹多禮，該發洩的時候儘管發洩，我最討厭看見別人老是把不愉快的事情抑壓在心裏。」

唐捷文詫異地看了他一眼，半晌才說：「你說的是眞話？」

高浪笑了笑：「我只會在你的好妹子面前才說假話。」他這句話剛說完，一隻雪白而美麗的手已扭緊着他的左耳。

唐捷文却在這時候垂下了頭。

高浪討饒地向唐雪婷示意，同時以「唇語」對她說：「我們勿在這時候要花槍好不好？」

「唇語」是沒有聲音的，大可以看得見而聽不見。

唐捷文沒聽見，但唐雪婷卻看見了。她終於放了高浪一馬，高浪立刻又用唇語笑笑說：「給妳扭一把，眞是說不出的舒服！」

「賤骨頭！」唐雪婷也用唇語回敬過去。

唐捷文忽然又站了起來，說：「我要走了。」

唐雪婷一怔：「你要到什麼地方去！」

唐捷文聳了聳肩：「什麼地方都可以去，就是決不回家。」

唐雪婷蹙了蹙眉：「既然不想回家，何不就在這裏逗留多幾天再說？」

「這裏又不是酒店，我憑什麼逗留在這裏？」

高浪淡然一笑：「你就當這裏是酒店好了。」

唐捷文搖搖頭：「那更不可以，我付不起房錢。」

高浪笑笑：「你可以簽單。」

唐捷文還是搖頭不迭：「不行，簽單就是賒帳，賒帳遲早要結算的，我可償還不起。」

唐雪婷忍不住了，她忽然「霍」聲搶到唐捷文面前，叫道：「我是不是你的好妹子？」

唐捷文一呆，半晌才說：「當然是的。」

唐雪婷「哼」一聲：「既然我是你的好妹子，爲什麼還要推推搪搪？我們是勢利的小人嗎？是不是我們一點也不值得你信任？」

唐捷文咳嗽了兩下，良久才緩緩地說：「你們當然不是勢利小人，我又怎會不信任……」

唐雪婷關切地說：「所以，你若不打算回家，就不妨留在這裏，最少，我們可以陪着你，可以爲你消除一部份的悶氣。」

唐捷文沉默了一會，忽然笑了一笑：「妳不怕我把你們悶死？」

唐雪婷嫣然一笑，說：「你若能悶死我們，算你本事。」

就是這樣，唐捷文在高浪的別墅裏逗留下來。

到了第二天早上，唐捷文在高浪的畫室裏繪畫。

是高浪把他帶到這間畫室的，唐捷文最初欣賞了高浪的幾幅作品，高浪問他：「我的畫怎樣？」

唐捷文不假思索就說：「你的畫對不起油彩、對不起畫布、也對不起畫筆，但卻對得起自己有餘。」

高浪呆呆地看着自己的畫，呆了半天才說：「你的評語很特別，也很不客氣。」

「是不是傷害了你的自尊？」

「除了我自己之外，又誰能傷害我的自尊？」高浪的態度忽然有點傲慢。

唐捷文點點頭：「你很不錯，最少，你有自信，也有面對現實的勇氣。」

「你認爲自己的勇氣太差勁？」

「從前決不會，但現在已不由我不承認。」

「英雄氣短，兒女情長？」

「我不是英雄，也沒有兒女情長這一回事。」

「你認爲上帝把你創造出來，只是爲了紫雨而活着的？」

「別提紫雨，她已經是昨天的一個影子，甚至只是一個凄艷的夢幻。」

「但這夢幻也曾眞實過的，當夢幻還在你眼前的時候，你也許曾經數算過她有多少根美麗的眼睫毛。」

「她從不用假的眼睫毛，她排斥一切虛假、僞裝的東西。」

「包括愛情和任何的假面具？」

「當然。」

「但我知道，你對她的愛情是千眞萬確的，正是眞金不怕烘爐火。」

「烘爐火是不怕的，但卻還是擺脫不了悲慘命運的安排。」

「就像我繪的這幾幅畫，簡直是一場糊塗，令人不忍卒睹。」

「你並不是個好的畫家，但卻有很好的運氣。」

「怎見得？」

「你起碼可以自由自在地繪畫，無論別人對你的作品評價怎樣都沒關係，只要你自己欣賞就可以了。」

「說得好，我也是這樣想。」

「你還有什麼話來安慰我？」

「沒有了，」高浪嘆了口氣，「你需要的並不是安慰，而是時間。」

時間能治療感情的創傷，而且是最好的藥物。

唐捷文笑了，他這一笑看來並不像是苦笑。

高浪忽然伸手向窗外一指，說：「陽光又來了，今天會是一個很好的天氣。」

唐捷文在畫室裏踱步片刻，忽然問：「我可以在這裏繪一幅畫像嗎？」

高浪連忙點頭，說：「可以，當然可以。」但心中卻不免在暗暗嘆氣：「他準是要爲紫雨繪一幅畫像，眞是痴情傻漢。」

唐捷文眞的在這裏繪畫了，他懂得這一門學問嗎？

＊　＊　＊

下午兩點，高浪帶着一條狠犬來到畫室。

這時候，唐捷文正在畫室裏抽烟。

高浪走到畫架旁邊，視線停留在一幅油彩還未乾透的畫像上面。

高浪怔住了。

他一直以爲，唐捷文是要爲方紫雨繪一幅畫像，誰知這種想法卻是錯了。

這幅人像畫，所繪畫的並不是方紫雨，而是唐雪婷！

「太美妙了！」高浪忽然長長的抽了一口氣，讚嘆不已地說：「眞是傑作！傑作！」

唐捷文淡淡地一笑：「我的好妹子，你的女朋友，本來就是上帝的傑作。」

高浪搖搖頭：「我並不是說雪婷，我是說這幅畫，這幅畫的作者並不是上帝，而是你！」

「我的畫功力不足。」

「荒謬！雖然這畫室是我的，但你卻絕對有資格成爲我的師父。」

「這狠犬叫什麼名字？」

「樂觀者。」

「名字很好，骨格也夠粗壯，牠有資格成爲狗王。」

「樂觀者」輕輕吠了兩下，然後又伏在高浪脚下。

高浪目光一轉，看着唐捷文的臉：「你可知道我爲什麼把牠帶到這裏？」

唐捷文啜了一口烟：「你希望我也和這條狠犬一樣樂觀。」

「狠犬畢竟還是狠犬，牠是否眞的很樂觀，我這個主人並不知道，但最少，牠飲食正常、睡眠正常、活動正常、連撒尿拉糞放屁眨眼豎耳朵搖尾巴也一樣正常，正常之又正常。」

「我又怎樣?」

「你心裏有數，何必要我說出來?」

唐捷文不禁嘆了口氣:「你和雪婷都很關心我，我是很感謝的，所以，這幅畫就算是我回敬給雪婷的心意。」

「別扯開話題，你以後打算怎樣?」

「在昨晚之前，我還沒有任何打算。」

「到了今天又怎樣?」

「我現在已有個決定，我決定開始一頁新的生活。」

「恭喜!你將會擁有一個積極的人生。」

「但願如此，再見。」

「再見?你眞的要走了?」

「遲要走，早要走，爲什麼還要拖下去?」

「你的打算是怎樣的?」

「你放心，我不會淪爲盜匪的，但也決不會回家。」

「雪婷在外面，她很關心你。」

「我知道，她是個很好的女孩子，你不要錯過機會。」唐捷文拍了拍高浪的手臂，「樂觀者」立刻豎起耳朵，兩眼直瞪着唐捷文。

高浪輕叱了一聲:「別緊張，唐先生是我們的朋友。」那條狠犬馬上又把頭垂下。

唐捷文終於告辭了。

這一次，唐雪婷沒有堅決挽留他。

唐捷文離去後，高浪才問雪婷:「妳不擔心他?」

「擔心又有什麼用?他並不是個小孩子，而且今天比昨天清醒多了。」

「這並不像妳平時的作風。」

「我平時的作風是怎樣的?」

「好管閒事，每事例必查根問底，不把事情研究個水落石出決不罷休。」

「我眞的那麼糟?」

「這並不糟，而且是妳的優點。」

「我的優點，原來是這樣的?」

「這些話太無聊，可否換個話題?」

「當然可以，聽說汽球是可以用來打仗的，在美國南北戰爭的時候，南軍和北軍都會利用氫氣球來窺探敵方軍情，就像是現在的人造衞星……」

高浪不禁爲之啞然失笑。

＊ ＊ ＊

在一間「的士高」裏，場面熱鬧得無以復加，就算是用「插針不下」這四個字來形容，也不算是過份。

占美今天很高興，他不斷跳舞，全身散發着年青人的勁力，看他的舞姿，就像是一個勁力十足的體壇健將。

占美的確是個體壇健將，他擅長游泳、足球、射箭、跆拳道，還有驚險刺激的攀山活動。

他是個富家子弟，父親很有錢，但卻已在三年前移居加拿大。

但占美還是留在香港。

他並非不肯前往外國定居，但卻不會是現在。

他覺得自己還年輕，毋須急急移民，況且他在香港有無數朋友，他實在不捨得離去。

在他所有朋友之中，男孩子最要好的是湯臣，他倆是同學，從小學三年級一直唸到高中畢業，從來沒有一年分開過。

湯臣生長在一個小康之家，父親是警務人員，母親在工廠裡工作，一家三口生活也算過得很不錯。

今天晚上，和占美一起到的士高的，是湯臣的表妹安琪。

湯臣當然也在夜總會裡，一直以來，他和占美可說是焦不離孟，形影不離的。

湯臣的女朋友是臉龐圓圓的艾芝，艾芝雖然不是美人胚子，但卻笑容甜美，性格也和湯臣很合得來。

占美追求安琪，已經有好一段日子了，但安琪對他向來冷淡，就以最近這幾個月來說，占美每次向她邀約，十次有九次都會碰軟釘子的。

湯臣叫占美不要放棄，只要加倍努力，總有一天可以贏取佳人芳心的。

其實，他們還很年輕，但對於異性的追求、談戀愛等等的經驗，卻是半點也不淺薄。

安琪個子很高，兩腿修長而膚色健康，在學校裏，她是校花，但還沒有中學畢業，就沒有繼續再唸書了。

安琪的家庭背景比較複雜，她父親是海員，經常一出門就是好幾個月，她母親是個舞女大班，爲人很慷慨，雖然入息不錯，但手邊卻剩不了幾個錢。

但最要命的，還是安琪的舅父。

安琪的舅父是個道友，曾經有過三次入獄的紀錄，在兩年前，他曾經下過決心戒毒，而且聽說還大功告成云云。

但她這個舅父除了曾經有毒癮之外，也有賭癮。

毒癮固然要命，有賭癮的人也同樣不妙。

安琪生長在這樣的一個家庭裏，她的心態自然是難免受到影响的。

她讀書不成，和家庭背景是有一定關係的。

占美對於安琪的學業並不注重，他認爲自己的女朋友毋須要有太高的學歷，總要大家在一起的時候愉愉快快就是了。

占美並不擔心別的，唯一最擔心的就是安琪的母親會把女兒變成舞女。

幸好他這個擔心是多餘的，安琪的母親雖然沒有好好管教女兒，但卻也從來沒有把安琪變成一個風塵女郎的意思。

占美曾經大力追求安琪，但卻並無寸進，安琪對他一直都是愛理不理，冷冷淡淡的。

但這一晚，安琪居然一口就答應了占美，願意和他一起上的士高玩。

對於占美來說，這是一個很重要的突破。

爲了使氣氛熱鬧和融洽一點，占美把湯臣和艾芝也一起約了出來。

到了晚上十一點三十分左右，湯臣已經很累了，他對占美說:「我想出去吃宵夜。」

占美立刻問安琪:「妳餓不餓?」

安琪搖搖頭:「不餓，我還想繼續跳下去。」

艾芝聽了，不禁面露失望之色，占美微微一笑，對湯臣說:「小胖貓餓了，你們先走罷。」

湯臣聳肩一笑:「既然這樣，我們就

此分道揚鑣好了。」

但湯臣和艾芝離去後不久，安琪就說:「眞是莫名其妙，剛才還不怎麼餓的，但現在忽然又腹如雷鳴了。」

占美忙道:「我們去吃宵夜。」

安琪點點頭:「好的，我還想喝點酒。」

「啤酒?」

「不，今晚我想試一試喝拔蘭地的滋味。」

「妳從前沒喝過拔蘭地嗎?」

「喝是喝過的，但每一次都只是淺嚐輒止，但今晚我要破一破例……」

「爲什麼?」

「我高興嘛，你是不是不捨得讓我喝?」

「笑話，一瓶值得多少錢?」

「我要喝XO，可不要喝普通的拔蘭地。」

「在這年頭，喝XO已算不上一回事，別以爲只有那些大豪客才喝得起。」

「對!我們走!」

＊ ＊ ＊

XO雖然香醇，但也同樣能醉人。

安琪只吃了一隻蟹拑，兩隻白灼中蝦和半碗魚翅，但卻喝了大半瓶XO。

占美雖然是男孩子，但他喝得比安琪還少。

安琪是越喝越精神，倒是占美，由於他平時很少喝酒，酒量也不怎樣好，醉意反而遠在安琪之上。

「安琪，妳……妳不能再喝了。」

「是我不能再喝?還是你不能再喝?」

「我……我們都不能再喝了，否則……遲早會出了亂子。」

「越亂越好，我不怕。」

「妳今晚怎……怎麼了?」

「我今晚是不是變得很難看?」

「不，妳很美，無論在喝不喝酒的時候，都同樣好看。」

「你騙人!」

「不!我就算騙全天下的人，也……也決……決不騙妳……」

「爲什麼不騙我?」

「因爲……因爲我愛妳!」占美若不是有了醉意，這句話在現階段時期，是絕對不出口，也不敢直說出來的。

但在酒精作崇下，他說了，毫不保留地說了。

「你騙人!天下烏鴉一樣黑，你們這些臭男人，全都不是好東西!」

「安琪，妳一定要相信我，就算我是一隻烏鴉，就算我這個人外表看來黑得不能再黑，但我絕對沒有欺騙妳。」占美誠懇地說。

「好!我可以相信你不是騙我，但你必須答應我一件事。」安琪雙目清澈地盯着占美。

占美立刻點頭如搗蒜:「我一定答應……」

安琪冷冷一笑:「別太早答應，要是我叫你上吊呢?」

「妳若眞的要我上吊，我便上吊，但我做了鬼也會跟着妳，保護妳……」

「放心好了，我不會叫你上吊的，你若上吊變成一個死人，又怎能爲我報復?」

「報復?你要向誰報復?」

「一個可惡的臭男人。」

「他叫什麼名字?」

「唐捷文!」

「唐捷文?他是誰?」

「他是一個忘恩負義的臭東西，他是現代的陳世美!」

「他辜負了誰?」

「我的妻子!」

「什麼?妳的妻子?」占美初時跳了起來，但隨即聳肩一笑，「妳在開什麼玩笑?」

「誰說我跟你開玩笑?」安琪臉色一寒，「你的思想就和天下間所有的凡夫俗子一模一樣，半點也不開放。」

「開放?要怎樣才算是開放?」占美吸了一口氣，「是不是女孩子可以討老婆，男孩子可以嫁給另外一個男人，這樣才算是開放?」

安琪冷冷一笑:「難道你認爲這樣是不對的?」

占美一呆:「這豈不是同性戀了?」

「同性戀便同性戀，你不是那假道學的臭男人罷?」

「我不懂假道學，我只是一個正常的男……男人。」

「你是說我不正常?」

「不，我不是這個意思，妳若偶一而爲之，和別的女孩子親近一點，我……我是不會……不會……」

「你不會吃醋，是不是?」

「就只怕我根本沒有吃醋的資格。」

「你怎會沒有資格?你對我好，我心裏是知道，但從前……」

「從前怎樣?是不是爲了……爲了那個女孩子?」

「是爲了我那個妻子!」安琪直接地說:「我們是眞心相愛的，爲了她，我拒絕所有異性，包括你在內，可是，她卻和我不一樣。」

「她在外面有男朋友?」

「不錯，這個臭男人就是唐捷文。」

「所以，唐捷文就成爲妳的『情敵』了?」

「不錯，他是我的情敵，曾經有一段時候，我甚至想一刀把他刺死!」

「幸好妳只是想想而已。」

「我並不是想想就算的，但最後卻還是放棄了這個計劃，因爲我發覺紫雨是眞的愛上他的。」

「妳的妻子叫紫雨，這名字就和她的臉龐一般美麗可愛。」

「愛情是偉大的，有時候，就算是移情別戀的愛情，也是同樣偉大的。」

「但紫雨太不幸了，她什麼男人不揀選，偏偏揀選了唐捷文!」

「唐捷文的年紀有多大?」

「三十出頭，是個看來成熟而且有型的男人，但實際上卻是個花花公子。」

「花花公子是靠不住的。」

「但紫雨卻已爲他沉迷，甚至爲他而瘋狂。」

「妳勸過她沒有?」

「勸又有什麼用?她已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唐捷文身上，而且還要和我正式分

手。」

「妳的感受怎樣？」

「有如刀割！」安琪嘆了口氣：「初時我受不了，一度想自殺，但我還沒有自殺，紫雨卻死了。」

「死了？」占美吃了一驚，「怎會這樣的？」

安琪咬着牙說：「是唐捷文害了她！他辜負了紫雨，所以紫雨再也不想活了。」

「唐捷文太可惡了。」

「他是個害人精，不知道害死了多少無知的少女，我不能夠放過他。」

占美怔怔地望住安琪，心裏很亂。

他從來沒有遇過這種事，甚至連聽也沒聽說過。

倘若有人告訴他這種事，他一定會笑得連嘴也合不攏。

但現在，告訴他這種事的人是安琪！

他一直狂戀了很久很久的安琪。

安琪雖然喝了不少酒，但她的說話還是有條不紊，絕不像是醉後之言。

「占美，你對我是不是眞心的？」她忽然單刀直入地問。

占美立刻回答：「當然是眞的。」

「那麼，你首先要爲我做一件事。」

「對付唐捷文？」

「也是要爲紫雨報復，你答應不答應？」

占美遲疑了一會，才點點頭說：「好，我答應妳，但只能教訓這個負心人，可別弄出命案。」

安琪仰起臉望住占美：「我知道你是認識菲臘的，你可以找他幫忙幫忙。」

「菲臘？妳是說吳菲臘？」

「不錯，他是個智勇雙全的人物，他若肯出手，唐捷文一定跑不掉。」

「好，我明天就去找他。」

* * *

與其說菲臘智勇雙全，不如說他是個又狠又毒的傢伙。

占美找到菲臘的時候，菲臘正在吸食大蔴。

「占美，我請你嚐嚐，是免費的。」菲臘睋着眼對占美說。

占美吃了一驚，連忙搖頭耍手：

「我……我不懂這個玩意。」

菲臘哈哈一笑：「這玩意很容易學，讓我來教你好了。」

「不，我有正經事趕着要辦……」

「享受人生就是世界了最重要，也最正經的事。」

「菲臘，我想對付一個人。」

「占美，你跟誰結下了仇怨？」

「我沒有和別人結怨，只是……唉，菲臘，我們是不是朋友？」

「當然是朋友，」菲臘摟着占美，笑笑說：「雖然我唸書不成，還沒有唸到高中就離開了學校，但我還沒有忘記，當年我們怎樣一起吃喝玩樂的情景。」

「菲臘，我知道你是個念舊的人，所以才來找你。」

「很好，你還沒有忘記我這個朋友。」

「我這件事，你能夠幫忙就幫忙，若幫不了就算我白來一趟。」

「你是我的死黨，你既然來了，就決不能讓你失望而回，你想怎樣，直說好了。」

「我已經說過，要你去對付一個可惡的傢伙。」

「那人是誰？」

「一個花花公子，叫唐捷文。」

「唐捷文？這名字好像有點耳熟……」

「他的老子是唐希敬。」

「唐希敬？喔，這是名流大亨，實力雄厚，家財逾億！」菲臘不禁目光大亮。

占美冷冷一笑：「是億萬富豪又怎樣？難道你害怕了？」

「笑話！你幾曾聽過吳菲臘是個懼怕權勢的膽小鬼？」菲臘神氣十足地說。

占美向他鞠了個躬：「我早就知道你是個膽色十足，又是個講義氣的人，所以才會來找你。」

「你總算是找對人了，你想怎樣對付唐希敬？」

「不，我們要對付的並不是唐希敬，而是唐捷文，你千萬別弄錯了。」

「噢，是我一時記錯了，唐希敬是個老頭兒，你當然不會和他有什麼過節。」

「講句老實話，我不但不認識唐希敬，也不認識唐捷文。」

菲臘一怔：「連唐捷文也不認識，爲什麼要對付他？」

占美嘆了口氣，說：「這是受人之託，忠人之事。」

菲臘眉頭大皺，但隨即恍然大悟：「我明白了，所謂受人之託，必然是受美人之託，否則以你的脾氣，那裏會找我去對付一個陌不相識的花花公子？」

占美苦笑了一下：「別再挖苦我好不好，總之，這件事情對我來說是很重要的，你若不幫我這個忙，我就只好去跳海了。」

菲臘哈哈一笑：「你的泳術就像是一條魚兒，跳進海裏又有什麼大不了？」

占美「唉」一聲：「菲臘，你到底幫不幫我這個忙？」

「你的事，我怎會袖手旁觀？但對於這個花花公子的來龍去脈，我是半點也不知道的，就算我立刻可以把他的腿敲斷，也不知道該從何處下手。」

「這個你放心，我會把一切資料送上的。」

「什麼時候送來？」

「明天上午好不好？」

「不好，今晚我約了丁娜麗。」

「約了丁娜麗又怎樣？」

「她是很難馴服的胭脂馬，每次我和她約會，第二天非到下午決不能起床。」菲臘邪笑着說。

占美聽得爲之一呆，他呆了半晌才說：「既然這樣，我們明天下午才聯絡好了。」

「就這麼決定，明天下午你『CALL』我可也！」

* * *

菲臘是個「交遊廣闊」的「猛料偶像」。

「猛料」是俗語，意思是「夠勁、夠料、衝勁十足。」

至於「偶像」這個名銜，是他自己封贈給自己的。

至於娜麗，她是一個身材惹火的電影明星。

所謂電影明星，其實只拍過兩部電影，而且戲份都是少得可憐的小配角。

雖然娜麗在電影裏亮相的時間很少，但卻都是以肉帛相見的肉感鏡頭。

菲臘迷上娜麗，就是從銀幕下開始的。

娜麗拍了兩部電影之後，就沉寂了下來，再也沒有電影可拍。

不久，她就和菲臘搭上了。

菲臘對娜麗，可說是花費了不少心機的，結果，他眞的如願以償，成爲娜麗的入幕之賓。

這一晚，菲臘約了娜麗在麗晶軒裏見面。

麗晶軒是麗晶酒店的中菜廳，佈置格調十分高雅。

菲臘雖然不是富家子弟，但花錢絕不眨眼，經常有揮金如土的豪氣。

當然，揮金如土是必須要有條件的。身無分文的人，就算想買一個麵飽充飢也是難乎其難的，又怎能揮金如土？

菲臘有時候很窮，可說是一窮二白，但有時候卻會滿身都是花碌碌的大額鈔票。

娜麗對於吃喝很講究，菲臘爲了投其所好，所以每次邀約，都是在著名的食肆裏見面。

但這一晚，娜麗爽約，她並沒有依約在麗晶軒裏出現。

菲臘撥了好幾個電話，但卻找不着娜麗。

最後，他只好結帳離開麗晶軒。

外面的街道很寧靜，菲臘正想截停一輛的士，忽然有人在後面叫着他的名字：

「嗨，菲臘！」

菲臘回頭一望，只見叫喚他的是一個十五六歲的少年。

「女人强？」

「女人强」是那個少年的綽號，他本來姓丁名國强，由於個性比較內向，舉止有點女性化，所以就給好謔者冠上了這麼一個綽號。

只見女人强臉色青白地走了過來，菲臘瞪着他：「你怎會在這裏的？」

女人强說：「是娜麗小姐叫我來找你的。」

菲臘眉頭一皺：「出了什麼事？她的人在那裏？」

女人强說：「在個半小時之前，她從寓所裏出來，但還沒有乘搭電梯，就給人用木棍打暈了。」

菲臘臉色一變：「是誰幹的？」

女人强說：「娜麗小姐沒有說。」

「她爲什麼不說？」

「她是打電話找我的，至於她爲什麼沒有說，我不大清楚，但據我猜想，她很可能已落在某些人物的手裏，所以才不敢把事實源源本本說出來……」

「唉，你說來說去，我還是不明白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對了，娜麗叫你找我，她要我怎辦？」

「娜麗小姐要你帶一百萬現款去大業停車場……」

「大業停車場？」菲臘吸了一口氣：

「那是一個放置廢車的地方。」

「對了，就是那個停車場，她一定是給人綁架了。」

「哼，什麼人胆敢太歲頭上動土？」

「我不知道。」

「你當然不知道，否則你也不叫女人强。」

女人强訕訕一笑：「菲臘，娜麗小姐的說話我已帶到，你打算怎麼做？」

菲臘冷冷一笑：「一百萬現款！你以爲我是誰？是億萬富豪？還是從阿拉伯來的酋長？」

女人强一愕：「你近來不是手頭充裕了很多嗎？」

菲臘「哼」一聲：「三兩萬冤孽錢我是有的，但和一百萬還是差得遠！」

女人强吐一口氣：「那怎麼辦？」

菲臘咬了咬牙：「還有什麼好辦法的，我們先到大業停車場看看再說。」

女人强吃了一驚：「我也要去？」

菲臘瞪着他：「你可以去，也可以不去，反正多你一個也好，少你一個也好，事情都是一樣的。」

女人强咳嗽一聲，隔了一陣才說：

「你自己一個人去？還是另外去找些弟兄們壓陣？」

「當然是越多人前往越好，你以爲我會扮演獨行俠嗎？」

「對，越多人去找娜麗小姐越好……」

「少嚕嗦，待我先打個電話找矮棠和大眼炳……」

女人强惹來血腥刦

矮棠和大眼炳都是菲臘的同件。

從三年前開始，這兩人就一直聽從菲臘的命令。

菲臘約了矮棠和大眼炳在大業停車場附近的一條街道上等候。

大眼炳還帶了三個身懷利器的壯漢，至於矮棠，他更携帶着一柄手槍。

菲臘很滿意，對大眼炳說：「你們不愧是我的左右手。」

大眼炳連忙說：「那裏的說話。」

菲臘的視線忽然停在女人强的身上：

「你還是回家去罷，這種場合，對你來說是很可怕的。」

女人强咽了一口口水：「不，我……我不怕，我要和你們在一起。」

菲臘嘆了口氣：「害怕就是害怕，何必硬充好漢？」

「我不是硬充的，我……我要做一個眞正的男子漢，我……我要把女人强這個綽號除……除掉。」女人强挺着胸膛說。

「你眞的不後悔？」

「不後悔，死而無愧！」女人强這幾個字，倒是說得斬釘截鐵的。

大眼炳哈哈一笑：「難得强老弟如此勇猛，來，我送一把德國的彈簧刀給你。」說完，把一柄彈簧刀交給女人强。

接着，大家就由菲臘的率領下，進入了大業停車場。

停車場雖然有鐵閘，而且經已緊緊關閉，但可笑的卻是停車場四周的鐵線網，最少有五分之一是破爛的，要潛入停車場內，簡直比老鼠鑽入溝渠還要容易。

大眼炳和矮棠都帶着手電筒，但菲臘

卻命令兩人不要把手電筒亮着。

停車場內被廢置的汽車多得難以想像，在這種地方尋人，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他們就像是在這裏玩迷藏的遊戲一樣。

女人強手裏拿着彈簧刀，戰戰兢兢的跟在大眼炳背後，大約兜了五分鐘之後，忽然有人怪叫一聲，女人強登時整個人嚇得跳起。

大眼炳猛然回頭一喝叫道：「是誰？」

只見一輛殘破的貨車上面，站着了三個彪型大漢。

其中一個彪型大漢，手裏提着一盞氣燈，把附近一帶照得十分明亮。

這大漢嘿嘿一笑，對大眼炳說：「你的老大呢？」

菲臘馬上從大眼炳身邊一閃，沉聲反問：「娜麗在那裏？」

提着氣燈的大漢冷冷一笑：「你就是菲臘？」

菲臘傲然昂頭：「好說，兄台怎樣稱呼？」

「IQ博士！」大漢格格怪笑。

「朋友，你約我們到這裏，可不是爲了開這種無聊的玩笑罷？」菲臘臉色一寒。

大漢「呸」一聲：「誰有興趣和你這種笨蛋開玩笑？」

菲臘吸一口氣：「娜麗呢？」

大漢冷冷一笑：「你放心好了，她沒事。」

「我要見一見她。」

「她已回家去了。」

「我不相信。」

「信不信由你，」大漢把氣燈晃了一晃：「本來，我們也不打算這樣就釋放她，但她總算有點來頭，向我們說出了她義兄的名字。」

「她說的義兄是誰？」

「當然不是閣下，但無論她的義兄是誰，和你都是沒有關係的，我們只想和你談一件事。」

「有話快說！」菲臘有點不耐煩地。

大漢默然半晌，才緩緩地說：「你是不是想對付唐希敬的兒子唐捷文？」

菲臘怔住了。

「你怎知道？」

「嘿嘿，紙是包不住火的。」

「就算我眞有這個計劃，那又怎樣？」

你若眞的想對付唐捷文，首先就得過我們這一關。」

「朋友，這一關要怎樣才能闖得過？」

菲臘雖然很生氣，但仍然儘量按奈住。

大漢哈哈一笑：「要過這一關很容易，只要交出一百萬元，我們就什麼事都不管，就只當沒有看見一樣。」

「放屁！」菲臘終於忍無可忍：「你以爲我們是初出道的小孩子，給你三言兩語就唬嚇住了？」

大漢冷然一笑：「既然三言兩語沒用，那就只好動傢伙了。」

菲臘不等他說完，已下令向貨車上的三人進襲。

首先衝上前的是大眼炳，他以一柄西瓜刀打頭陣，擺出一副拚命三郎般的姿態。

矮棠並沒有隨後跟上，只是掏出了手槍。

但他還沒有放槍，背後就已給人狠狠踢了一腳。

這一腳是從矮棠背後一輛殘舊小巴裏踢出來的，矮棠沒想到小巴裏有人，而且這人是從車子風擋部位飛踢出來的。

當然，這輛小巴的風擋玻璃早已不見了，否則這人也不可能從這個部位殺將出來。

矮棠人雖矮小，但身材卻十分紮實，就像是一條兇悍的野豬一樣。

可是，這一腳的殺傷力，實在是非同小可，矮棠雖然強壯，還是禁受不起。

這時候，女人強正站在矮棠側邊，乍然看見矮棠遇襲，不禁嚇了一大跳。

然後，他就看見一個黑衣壯漢揮刀劈向矮棠的面門。

女人強驚上加驚，他這一驚之下，身子立刻向後倒退三步。

但他連退三步之後，忽然又有人向他撲了過來。

這人來勢極是兇悍，手裏揮動着一柄鋼叉，殺傷力之大實在不難想像。

只見這鋼叉疾速無倫地向女人強胸前插至，女人強驚駭極了，腳下一個蹌踉，鋼叉還沒有刺中他，他已仆跌在地上。

也幸虧女人強這麼一跌，手持鋼叉的漢子才沒有插中他。

這漢子一插不中，立刻把鋼叉收回，正欲施展第二擊，突然小腹一陣冰冷，原來竟已給女人強一刀插中了肚子。

就連女人強自己也不知道這一刀是怎樣插過去的。

當時，他只覺得生死繫諸一髮，倘若再不還擊，自己一定會給鋼叉刺死。

終於，他攻出了致命的一刀。

彈簧刀已插入持鋼叉漢子的肚裏，女人強並沒有把刀收回。

只見那漢子雙目凸出，難以置信地看着女人強的臉。

他不敢相信這是事實，女人強同樣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女人強驚呆住了，他看見這個比自己最少高大三分之二的漢子痛苦地倒了下去，令人悚目驚心的鮮血染紅了女人強的眼睛。

女人強在驚魂甫定之後，從腦海裏升起的第一個念頭就是：「趕快逃跑。」

這個意念一升起，他馬上就逃跑了。

他很幸運，在逃跑的時候沒有遇上任何人，包括聞訊匆匆趕至的一羣警員在內。

* * *

上午六點五十分，高浪已在環境恬靜的叢林小徑上跑了最少五千米。

當他停下來的時候，唐雪婷已爲他煮好了一壺咖啡。

高浪笑笑說：「好大的誘惑。」

唐雪婷抿嘴一笑：「在運動後喝甜品是不太好的，尤其是咖啡。」

「既然明知無益，爲什麼還要害我？」

「你說對了，這就是靠害。」

「害死了我，對妳有什麼好處？」

「好處就是不必再爲你這種人煮咖

啡。」

「哈，眞是矛盾得可笑。」

「你現在累不累？」

「跑了五六千米，怎會不累？所以，我現在最好就是躺在妳的大腿上休息休息。」

「少做夢，我的兩條腿可不慣做別人的枕頭。」

「別人當然是不行的，但我總該有點特權罷？」

「還是那句說話：少做夢，你休想！」

「不想就不想好了，」高浪嘆了口氣：「做男人有時候眞是命苦，想享一享溫柔福簡直比登天更難。」

唐雪婷狡黠地一笑：「你可以向我提出絕交聲明，我們從現在開始一刀兩斷。」

高浪搖搖頭：「情難斷，意難消，就算是斬一千刀一萬刀，我們還是會藕斷絲連的。」

「眞是越說越肉麻！」

「情話本來就是這樣的，總不能一本正經，那才乏味得有如嚼蠟。」

「誰跟你談情說愛了？眞是不知羞！」

「雪婷，妳眞美。」

「哈，嬉皮笑臉的，你以爲我打不過你的空手道？」

「此時此地，豈可煮鶴焚琴，大煞風景？」

「若說大煞風景，又怎及得上昨晚大業停車場的一場血腥斷殺！」

「昨晚有黑社會份子火併嗎？」

「是不是黑社會火併，現在還在調查中，但這件事可能會和捷文有關係。」

「什麼？捷文也參加這一場火併嗎？」

「那倒不是，但據警方調查所得，這兩批人馬火併，和捷文是有關係的。」

「怎會這樣的？」

「這兩批人馬，其中有一方是打算對付唐捷文的，爲首的人姓吳，叫吳菲臘。」

「吳菲臘？是個怎樣的人？」

「一羣油脂飛的首領。」

「他爲什麼要對付唐捷文？」

「暫時還不曉得。」

「吳菲臘既然要對付唐捷文，又怎會在停車場裏和另一批人馬展開火併？」

「暫時還不曉得。」唐雪婷又重復着這一句說話。

「哼，妳什麼都不知道，算是第幾流的探子？」

「我不是探子。」唐雪婷嘟起了嘴。

「不是探子，就是我的內子！」高浪嘻嘻一笑。

唐雪婷「哈」的一聲叫了起來，同時一拳打在高浪的肚子上。

高浪沒有閃避，仍然笑嘻嘻的挨了這一拳。

* * *

下午四點左右，忽然天色驟變。

在一條狹長的山道旁邊，有一間細小的木屋，這屋子窗戶、木門都緊緊的關閉着。

屋子裏似乎沒有人，但其實卻有一個人躲在裏面。

這人臉色蒼白，眼神裏充滿着恐懼。

他就是女人強。

這間小木屋的主人，是個年老的拾荒者周伯。

周伯是個窮得不能再窮的人，但他卻常對女人強說：「比起那些欠債纍纍的人來說，我這個窮光蛋就變得十分富有了，最少，周伯沒有欠下任何人一塊錢。」

從前，女人強每次聽見周伯這種理論，都會爲之啞然失笑。

但現在，他回想起來，就覺得周伯的說話，其實是至理名言，發人深省。

女人強在這幾個月來，染上了賭癮，雖然賭的注碼不算大，但卻也因此而欠下別人一屁股的債。

賭債賭還，那還罷了，但血債呢？

血債血償，他現在說不定已變成了一個殺人兇手。

他不敢接觸任何傳播媒介，既不敢看電視、也不敢聽收音機，更不敢買一份報紙回來。

因爲他深信，那個給自己刺了一刀的傢伙，必然已經死了。

他在想：「我殺了人，我現在已經是一個殺人兇手！」

對於女人強來說，這是一件太可怕的事。

他已很久沒有睡覺了。

他不是不想睡一會兒，而是每當他瞌上眼睛之際，那一幕血淋淋的情景就會出現在眼前，而且眼睛閉得越緊，就越是「看」得清楚。

太可怕了！

他不能平靜下來，而且忽然想喝一些酒。

周伯的屋子裏有酒。

在這屋子裏的酒，當然不會是XO，甚至連「VSOP」也欠奉。

這裏只有「土砲」，而且是最廉宜的一種。

女人強一口氣就喝了半瓶雙蒸，他意猶未盡，還想繼續喝，但酒瓶卻已空了。

他重重地把酒瓶放在一張殘舊不堪的木桌上，差點沒把桌子震碎。

就在這時，大雨來了，周伯也回來了。

「亞強，你怎麼了？」周伯是個滿臉皺紋的老人，現在他臉上的皺紋看來更多更深。

女人強搖搖頭：「我沒事。」

周伯把一個麻布袋隨手放下，然後伸手往寬闊的褲袋裏一探。

他的褲袋裏有酒，但這一瓶並不是雙蒸，而是酒性猛烈得多的玫瑰露。

玫瑰露和雙蒸看來都是差不多的，這兩種酒甚至只像是白開水。

但酒就是酒，和白開水絕不相同。

周伯不但帶了玫瑰露，也帶來了一大包花生。

酒是買的，花生是一間店老闆送給周伯的。

「想不到你今天會來到我這個老狗窩，更想不到你今天有與緻喝酒。」周伯笑吟吟的說。

女人強乾咳了一聲：「我有點口乾，所以才喝了你的酒。」

周伯笑了笑：「但你可知道，喝酒越

多，就會越是口乾?」

女人强搖搖頭：「不，喝酒是潤喉的。」

「誰說的?」

「這個人就是你。」

「哈哈，我眞的這樣說過?」

「而且說過不下十遍。」

「倘眞如此，我便是越老越糊塗了。」周伯呵呵大笑：「來，我們好好慶祝一下，乾杯！」

「慶祝?慶祝什麼?」

「慶祝老天爺又下雨。」

「對，下雨天，留客天，的確應該好好慶祝一下。」

* * *

黃昏，雨未停。

司徒星在露台旁邊靜靜地欣賞着「狠犬」。

他的「狠犬」並不是眞正的狠犬，而是一隻「武雀」的名字。

牠是一隻知時鳥，俗稱「豬屎渣」。

同樣是鳥兒的名字，前者是多麼優雅動聽，但一談到俗稱，立刻就有天淵之別。

別看輕「狠犬」連毛羽帶雀糞才只有一兩六錢左右，牠現在的身價已經超逾港幣萬元。

昨天早上，有一個從上水而來的玩雀高手，出價一萬二千元，但司徒星仍是堅決不肯割愛。

「狠犬」屢戰屢勝，固然是主要原因之一，除此之外，牠更爲司徒星帶來了幸運。

總之，司徒星覺得近來運氣頗佳，都是「狠犬」爲他帶來的。

雖然天氣欠佳，但神態威猛的「狠犬」仍是在引吭高歌，司徒星越看越是愛不釋手。

就在「狠犬」歌聲最响的時候，電話鈴聲忽然响起。

「喂！」司徒星隨手抓起聽筒。

「是我！」聽筒裏傳來了一把蒼老的聲音。

「周亞財?」

「老星，你眞厲害，隔了這許多年，還認得出我的聲音。」

「別人的聲音可以忘記，你這把嗓子，就算再隔三十年，我還是一聽就認得出來。」

「很好，很好，聽見你這樣說，我很高興。」

「喂，近年來怎樣啦?聽說你曾經暴起暴跌，一晚之間身家上落達數百萬元，眞夠刺激。」

「刺激，眞是刺激透了，直到現在我還沒有患上神經病，也可算是奇蹟。」

「近年股市又有點瞄頭了，你有什麼計劃?」

「股市有瞄頭，但今日之老周，已非昨日之老周啦。」

「別說這種洩氣話，你現在在那裏，我想和你聚聚舊。」

「你若不怕看見我這副窮酸相，就儘管來好了。」

「他媽的，再說這種話，就太不夠朋友了！」

「好，我不說，不說，你到我的狗窩裏聊聊，怎樣?」

「當然好，你住在那裏?」

「石頭山新村第九街二三五號。」

司徒星怔住了，但他馬上用筆記錄了下來，接着說：「好，我馬上趕到，嗯，你的電話號碼是……」

「唉，我的狗窩何來電話?」

「這個……嗯，你等三十分鐘，我立刻就到！」

* * *

司徒星估計錯誤了。

他以爲三十分鐘就可以趕到石頭山新村，但結果單是跑那條山路，就已花費了二十分鐘。

前前後後，他要五十八分鐘才能找到周亞財的住所。

司徒星幾乎不敢伸手去敲門。

二十年前，周亞財是住在寶馬山道一幢別墅裏的，單是花園泳池就已佔地逾萬呎。

但二十年後，周亞財居然會住在這間簡陋的小木屋裏嗎?

司徒星實在無法相信這是事實。

但最後，他還是伸出了手，輕輕地敲响了門。

不久，木門打開，一張蒼老的臉龐出現在司徒星眼前。

「老星！」屋子裏的老人在叫：「你果然來了。」

司徒星呆呆的瞧着這個潦倒的老人，隔了良久才說：「眞的是你，周亞財！」

周亞財咧嘴一笑，他的門牙只剩下了一小半：「想不到罷?這就是炒股票和賭馬的結果。」

司徒星嘆了口氣：「我也炒過股票，也經常賭馬。」

周亞財搖搖頭：「但你的作風和我並不一樣，我喜歡冒險，而你却是個謹愼的人。」

「所以，我這種人一輩子也發不了大財。」

「但也一輩子也不會潦倒得和我現在這副樣子。」

「爲什麼一直不找我?」

「找你?爲什麼要找你?」

「不爲什麼，就只因爲我們是老朋友。」

「正因爲我們是老朋友，所以我不能讓你看見我的倒霉相。」

「既然如此，何以忽然又改變初衷?」

「原因有二。」

「哦?是怎樣的兩個原因?」

「第一：我已漸漸想通想透了，雖然名利之心早已淡泊，但老朋友畢竟還是老朋友，總不能爲了自慚形穢，就和老朋友一刀兩斷，一輩子也不再見。」

司徒星嘆了口氣：「你現在懂得這樣說，總算是時爲未晚。」

周亞財淡淡一笑：「但最主要的原因，還是第二點。」

「是爲了什麼?」

「一個已醉倒的少年，阿强。」

司徒星詫異地皺了皺眉，接着，他就看見屋子裡躺着了一個已醉得一塌糊塗的男孩。

「他就是阿强?」

「不錯，我叫他阿强，但外面的人並不這樣稱呼他，而是叫他爲女人强。」

「女强人這種稱呼聽得多了，女人强這三個字，倒還是第一次聽聞。」

「他出了麻煩。」

「是什麼事?」

「兇殺！」

「什麼?他殺了人?」

「他說是的。」

「實際上是不是?」

「我不知道，就連阿强自己也不敢百分之百確定，」周亞財沉吟半晌，繼續說：「但他的確刺了別人一刀，而且傷勢絕不會輕。」

「他在那裏刺傷了人?」

「大業停車場。」

「用的武器是不是彈簧刀?」

「嗯，對了，你怎會知道的?」

「電台和電視台都已報告過這項消息。」

「那人死了沒有?」

「還沒渡過危險期。」

周亞財嘆息一聲：「阿强這個禍眞是闖得不小，你能不能爲他想個辦法?」

司徒星臉色漸沉，良久才輕咳一聲，說：「除了自首之外，你還有別的更佳辦法嗎?」

周亞財苦笑了一下：「我若想得到，也許不會叫你到這裏來。」

司徒星嘆了口氣：「對不起，我也沒有任何較好的辦法。」

周亞財看了女人强一眼，嘆息一聲：「不錯，到了這個時候，他的確只有這條路可走了。」

司徒星也盯着女人强的臉：「他似乎喝了不少酒，是不是你故意弄醉他的。」

「有一半是，但另一半却是他自己弄醉自己的。」

「他酒後吐眞言，把這件事說給你知道?」

「就算沒有喝酒，他遲早也會把事情在我面前和盤托出。」

「何以見得?」

「他太孤單，母親早逝，父親又是個吸毒者，曾經有過幾次案底，現在雖然好一點，在一間大厦裏做清潔工人，但對阿强來說，是半點幫助也沒有的。」

「這孩子實在可憐。」

「所以，我想幫幫他。」

「幫忙若是不得其法，說不定還會害了他。」

「這個我明白，他非要向警方自首不可。」

「你說我們現在該怎辦?」

「等他清醒一點的時候，坦坦白白的對他說。」

「不錯，這是個好主意。」

* * *

酒意已漸消失，但腦袋還是疼得很厲害。

女人强從未嚐試過大醉的滋味，這次是第一遭。

當他醒過來之後，第一個看見的並不是周伯，而是一個架着金絲鏡的中年人。

「你……你是誰?」

「不是警探，」中年人微微一笑，「我姓司徒，叫司徒星。」

女人强搖搖頭：「我不認識你。」

司徒星說：「你認不認識我，是半點也不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你是否認識你自己。」

女人强莫名其妙：「我當然認識自己。」

「這是你自以爲是而已。」

「我不懂你在說什麼。」

「你不懂，只因爲你還沒有認識自己，你若認識自己，就該明白，自己已經做了多少傻事。」

「我做過什麼傻事?」

「年紀輕輕就要借酒消愁，便是傻事。」

「我借酒消愁，誰說的?」

「是你自己。」

女人强愕住了，他想反駁，但最後却還是爲之啞口無言。

司徒星掏出一塊手帕抹了抹金絲鏡，一面抹一面繼續說：「停車場的大火併，本來跟你是沒有什麼關係的，但你却參加了，這是不是傻事?」

女人强吸一口氣，望了周亞財一眼：「是你說出來的?」

周亞財點點頭：「司徒星是我的老朋友。」

女人强臉色蒼白：「你爲什麼要把我的事向人說?」

「星叔不是外人！」

「但我根本不認識他。」

「你認不認識他，並不是一件重要的事，最重要的，是星叔不會害你。」

「你怎知道他不會害我?」女人强忿怒地說。

「因爲我相信他，就像你相信我一樣。」周亞財的眼神充滿着堅定的信心。

女人强怔住了，他怔怔地看着司徒星：「你眞的不會把我拉上警局?」

「我不會，但你自己應該知道該怎樣去做。」

「你是說，我必須自首?」

「不錯，這是你唯一可以重新做人的辦法。」

「不！我不能自首！」

「爲什麼不能?」

「我若自首，這一輩子就完了，」女人强有點歇斯底里地叫喊：「這是兇殺案，他們會把我一輩子都關在監獄裏。」

「別太悲觀，那人還沒有死。」

「他還沒有死?」女人强的眼睛倏地亮了，「是不是眞的?」

「我不會騙你。」

「他在醫院裏?」

「是的。」

「出了院沒有?」

「還沒有出院，而且現在還沒有渡過危險期。」

女人强呆住，他用手掩着臉，悲哀地說：「這還不是一樣嗎?只要他一嚥氣，我就是謀殺吧！」

司徒星惱怒地拉開他的手：「我已說過，別太悲觀，法律是公平的，你雖然傷害這人，但在當時的情況來說，你並不算是蓄意謀殺！」

「不是謀殺又是什麼？」

「誤殺！」

「誤殺的罪名也不輕。」

「但你還沒有十八歲，這一點對你是很有利的。」

「所以，我還是應該自首？」

「不錯，不但要自首，還要協助警方調查！」

「豈不是要我出賣朋友嗎？」

「朋友？和你一起參加火併的，並不是你的朋友，就算是，也只不過是豬朋狗友，你犯不着爲這些流氓而隱瞞眞相！」

「不！我不能這樣。」

「你以爲這樣就是講義氣？你可知道，維護這些人類中的渣滓，簡直就是害人害己。」

「害人害己？」

「當然，你若不是和這一羣豬朋狗友在一起，又怎會弄至如今地步？」

女人强怔住了，一時間，他陷入了矛盾的境界中。

這時候，周亞財輕輕咳嗽一聲，說：「星叔是老江湖，甚麼風浪都見識過，他決不會讓你跑到死胡同裏去的。」

女人强呆呆地望着自己的一雙手：「我眞的要去自首？」

司徒星點點頭：「這是唯一的辦法，也是最妥善的辦法。」

女人强想了很久，終於緩緩地說：「好，我去自首，但他們會不會判我終身監禁？」

司徒星拍拍他的肩膊：「你放心好了，這是一定不會的。」

女人强點點頭：「星叔，希望我出獄後，第一個看見的人就是你。」

司徒星笑了，周亞財也爲之鬆了口氣。

* * *

女人强終於自首。

爲了這件事，司徒星撥了一個電話給唐雪婷。

「師父，什麼事？」雪婷問。

「有一個叫亞强的少年，昨晚闖了大禍，在大業停車場裏刺傷了一個亡命之徒。」司徒星說。

「那個阿强，是不是渾號女人强？」

「嗯，妳怎知道？」

「高浪正在追查這樁火併案。」

「他爲什麼要插手？」

「是爲了我的一個老朋友唐捷文。」

「這次火併和唐捷文有關？」

「唐捷文雖然沒有參與其事，甚至根本不知道這一場火併的來龍去脈，但這一次火併，却可能是因爲他而起的。」唐雪婷說。

司徒星眉頭一皺：「你還有別的內幕消息嗎？」

「師父，高浪已在全力追查，相信不久就會有更新的發現。」

「唔，倘若有什麼消息，儘快撥電話給我。」

「遵命！」

* * *

唐雪婷剛把電話掛斷，電話鈴聲又再響起。

「喂！」

「是雪婷嗎？」

「高浪，什麼事？」

「昨晚大業停車場的火併，一方是以吳菲臘爲首，而另一方則是蕭金鴻的人馬。」

「蕭金鴻？是不是曾經和大圈帮衝突過好幾次的『怪眼』蕭老四？」

「對了，正是蕭老四。」

「蕭老四雖然年紀不老，但論資歷已可算是個老江湖，他爲什麼要對付吳菲臘？」

「這個就不曉得了。」

「蕭金鴻在那裏？」

「要找蕭金鴻，並不容易，現在連警方也想把他找出來。」

「你沒有辦法？」

「我可以試試的，但是否能夠找到蕭老四，我可不敢保証。」

「你用你的辦法去找，我用我的方法調查，我們儘量要保持聯繫，懂不懂？」

「懂！百份之百懂！但妳什麼時候才肯嫁給我！」

「希望在明天，再見！」雪婷嫣然一笑，輕輕把電話擱斷。

* * *

高浪拿着電話聽筒，聽得爲之一陣陶醉。

過了好一會，他才能勉强鎭定心神，離開了路口一座的電話亭。

蕭金鴻是個老江湖，生平決不打無把握的仗。

但他爲什麼要和吳菲臘展開火併？

高浪從吳菲臘的手下，知道吳菲臘將會對付唐捷文，但吳菲臘的行動尚未開始，就已爆發了停車場的血腥火併。

其中一定大有原因。

這是否意味着：蕭金鴻要阻止吳菲臘對付唐捷文？

但蕭金鴻又爲什麼要維護唐捷文？

高浪不知道，也無從可以猜測。

他甚至不曉得吳菲臘爲什麼要對付唐捷文。

可惜的是停車場的火併，吳菲臘逃脫了。他既沒有受重傷倒下，也沒有給警方人員所逮捕。

蕭金鴻也同樣不在停車場。

所以，高浪現在很想找到這兩個人。

要找蕭金鴻，是比較困難的，因爲他是一條老狐狸。

即使要找吳菲臘，也得要花費一番功夫。

吳菲臘究竟在那裏？

* * *

吳菲臘受了傷。

在大業停車場的火併裏，他砍了別人一刀，自己也中了一掌。

他給人一掌擊中了腰際，差點連站也站不起來。

那人顯然是練過武術的，這一掌勢沉力猛，挨一掌和挨一刀簡直是沒有什麼分別的。

但吳菲臘最後還是在混亂中溜掉了。

他很生氣，也可說是又驚又怒，他從來也沒有這樣狼狽過。

他發誓一定要報復。

但在報復之前，他必須查明事情的眞

相，否則，連敵人是誰都不清楚，又怎能進行大報復？

君子報仇，十年未晚。

但他不是君子，決不會守候十年之久的，只要一有機會，他就會報仇。

在受傷之後，吳菲臘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治療腰間的傷勢。

他找到了一個跌打醫生，敷了葯之後就去找娜麗。

但娜麗不見了。

她不在家裏，也沒有人知道她的下落。

吳菲臘心中疑雲重重，他在一間的士高裏獨自泡了半個小時，然後撥了一個電話。

他這個電話是撥給美寶的。

美寶是個二流女歌星，和娜麗是好朋友。

這時候，美寶是應該在一間夜總會裏演唱的。

但她不在。

菲臘覺得事有蹺蹊，便親自到那間夜總會裏追查。

他找到了夜總會的一個部長李雲。李雲是他的一個遠房親戚，從前是一間秘密賭檔的荷官。

「雲官，久違啦。」

「嗯，菲臘，你怎會到這裏來的？」

「探問老朋友嘛！」

「我不是你的老朋友，是你的表叔！」

「是老朋友也好，表叔也好，反正都只是一句說話。」

「你這個人我是最清楚不過的，正是無事不登三寶殿，聽說樂隊的何領班欠下你數百元賭債，你是不是來追討的？」

「嘖嘖，」菲臘立刻搖頭不迭，「幾百塊錢算得上什麼，我可不是那些小器的人，而且近來也不見得人窮思舊債。」

李雲嘿嘿一笑，上上下下的打量着菲臘：「看樣子，你近來似乎很得意罷？」

「得意個屁！」菲臘啐了一口，嘆道：「說不出的倒霉才是眞的。」

李雲望住他：「不是給邪牌女郎害得透氣不過來罷？這就得小心一點了……」

「別提邪牌正牌，美寶呢？」

「你找她幹嗎？」

「當然有事，要不要填寫一張申請表格才能見得着她？」

「申請表格是不必填寫的，但她已不再唱了。」

「不再唱？是不是中了六合彩頭獎？」

「那倒不是，她從不賭博，甚至買兩塊錢的六合彩也決不肯幹。」

「既不是中了六合彩，爲什麼不唱？」

菲臘眨了眨眼，「是不是給某大戶看中，把她金屋藏嬌包起來了？」

李雲哈哈一笑：「美寶又不是天香國色的美人兒，那有這種福氣。」

菲臘眉頭一皺：「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李雲嘆了口氣，說：「她不再拋頭露面，決定洗盡鉛華，不做歌星，去做一個家庭主婦。」

「她結婚了？」

「也不是結婚，是同居。」

「是她在騙小白臉，還是有一個小白臉在騙她？」

「清官難斷家務，他們的事，我這外人又怎曉得？」李雲奇怪地望住菲臘，「怎麼忽然關心起美寶來？」

菲臘搖搖頭：「美寶的事，我才懶得去管，我只是想找娜麗。」

李雲更感奇怪：「你想找娜麗，又跟美寶有什麼關係？」

「正因爲我找不着娜麗，所以我想問問美寶，她倆是好朋友，經常出雙入對的死黨。」

李雲神秘地一笑：「聽說她倆是同性戀……」

「放屁！她倆絕不是這種女人，你少造謠！」菲臘的臉色立刻變得很不好看。

李雲聳肩一笑：「我也知道她倆不喜歡這個調調兒，否則美寶不會愛上一個小白臉，娜麗也不會對你如膠似漆。」

「少廢話，美寶在那裏？」

「你眞的要找她？」

「當然是眞的，難道你以爲我現在還有心情跟你開玩笑？」

「你若眞的要找美寶，可以到冰河餐廳碰一碰。」

「冰河餐廳？她在那裏幹嗎？」

「和她同居的男人，就是冰河餐廳的少東。」

「他叫什麼名字？」

「錢學彬。」

「是不是個花花公子？」

「這很難說，就以你這副樣子而言，許多人也會視爲花花公子的。」

「冰河餐廳在那裏？」

「和這間夜總會相隔只有兩間舖位，你只要一分鐘就到達。」

「謝謝你，表叔！」菲臘說到這裏，立刻匆匆離開了夜總會。

一分鐘後，他已來到了冰河餐廳門前，躲在一塊路牌背後。

從餐廳裏出來的總共是三個人。

那是兩女一男，而那兩個女的，顯然就是美寶和娜麗。

在美寶和娜麗中間的，是一個唇上蓄着髭子的中年人。

這人是錢學彬嗎？

不！他不是錢學彬，而是蕭金鴻！

看娜麗和蕭金鴻之間的態度，顯出是十分親嫟的。

刹那間，菲臘明白了，娜麗根本就沒有給人綁架，而是老早就和蕭金鴻串通好的。

菲臘妒恨交集，恨不得馬上衝前，把蕭金鴻置諸死地，但他早已看見，在蕭金鴻的背後，還有兩個彪型大漢在緊緊跟隨着。

菲臘只得强忍怒氣，他不但不能衝前有所任何行動，甚至不能讓蕭金鴻發現自己。

幸好菲臘閃躲得快，蕭金鴻、娜麗和美寶都沒有看見他。

不久，一輛房車在路邊停下，蕭金鴻和娜麗登上了車子，那兩個彪型大漢也坐在房車前排座位上。

只有美寶沒有上車，只是微笑着向娜麗揮手告別。

菲臘咬牙暗罵，但却也無可奈何。

車子開走了，美寶正要折回餐廳，突然有人閃電般搶出把她阻攔住。

「菲臘！」美寶給他嚇了一跳，登時爲之臉青唇白，「你幹甚麼？」

菲臘拉着她的手：「跟我來，我有話問妳！」

美寶只得跟着他走了一段路。

菲臘在街角停下，怒氣沖沖地問：「娜麗怎會和蕭老四在一起的？」

美寶顫聲回答：「我怎曉得！」

「妳眞的不曉得嗎？」菲臘咬牙冷笑，手裏突然亮出一把細小的鋼刀，刀尖直指在美寶的臉龐上。

「菲臘，你瘋了！」

「不錯，我眞的瘋了，但這都是給你們逼出來的。」

「別亂來，有話慢慢說。」

「我不想再浪費時間，妳老老實實告訴我，娜麗和那個姓蕭的搭上了多久？」

「已經有……有好幾個月了……」

「好婊子，竟然一直瞞着我！」

「這不一定是娜麗的錯，蕭老四對她的確很好，早幾天前……」

「早幾天前怎樣了？」

「他送了一隻五克拉的鑽戒給娜麗。」

「好闊綽的氣派！」菲臘冷冷一笑，「娜麗搭上這個姓蕭的混蛋，是不是妳在穿針引線？」

美寶連忙搖頭不迭：「沒這種事，我是甚麼都不知道的……」

「甚麼都不知道！」菲臘咬了咬牙，「但妳知道的事最少比我還多！」

美寶苦着臉：「你放了我罷，我保証不會把今晚的事洩露出去。」

菲臘「哼」一聲：「就算妳說出來，事情還是一樣的，但妳若是個聰明的人，就該明白言多必失的道理。」

「我明白！完全明白！」

「那麼，我再問一句話，妳必須老老實實回答。」

「你想知道甚麼？」

「那個姓蕭的，現在帶了娜麗去甚麼地方？」

「我不太清楚。」

「不太清楚，也就等於有點心知肚明了？」

「這個……」

「再吞吞吐吐，別怪刀子無情。」菲臘再露出一副兇巴巴的樣子。

美寶只得說：「他們大概回別墅去了。」

「別墅？蕭老四的別墅？」

「蕭老四沒有別墅，別墅是娜麗的。」

「甚麼？娜麗幾時擁有一座別墅的？」

「是……是蕭老四送的，這別墅很細小，但環境相當不錯。」

「又送鑽戒，又送別墅，娜麗原來這樣值錢！」菲臘牙癢癢地說。

美寶嚥了一口唾沫，忽然鼓起勇氣說：「菲臘，你還是放棄娜麗算了，那個姓蕭的不是普通人，他有很多手下，聽說還暗中經營着一些不合法的生意。」

菲臘「呸」一聲：「這個還用你來提醒！」

美寶嘆了口氣：「你知道就好了，雖然你也不是甚麼善男信女，但爲了一個女人而大動干戈，到底是划不來的。」

「少廢話，那間別墅在甚麼地方？」

「在清水灣附近。」

「把詳細地址寫清楚！」菲臘收回刀子，把一本細小的記事簿和原子筆遞給美寶。

美寶只得把別墅的地址寫了。

菲臘看了地址一眼，然後說：「跟我走！」

美寶吃了一驚：「你還不肯放我？」

菲臘冷冷一笑：「現在還不是時候，我不能讓妳有通風報信的機會。」

「不！我不會通風報信的……」

「哼，少廢話，妳們這些女人，沒有一個是可靠的！」

就是這樣，美寶給菲臘帶走了。

唐家裂痕變得厲害

菲臘截了一輛的士，脅持着美寶一起前往清水灣。

在車上，菲臘在美寶的耳畔冷冷地說：「這個地址若是假的，妳現在向我道歉還來得及。」

美寶搖搖頭：「我沒有騙你。」

菲臘狐疑地盯着她的臉，不再開口說話。

夜間飛車，很快就來到了清水灣。

菲臘脅持着美寶下車，兩人走了兩三分鐘路，就看見了一座細小而雅緻的別墅。

別墅門前，停放着一輛房車，正是不久前在冰河餐廳門外出現的車子。

菲臘怒氣上沖，忽然一拳擊暈了美寶。

他要潛入別墅裏，找蕭金鴻算帳。當然，娜麗也是要好好對付的。

只見別墅裏透出微弱的燈光，而房車裏只有一個男人在打瞌睡。

那是汽車司機。

菲臘手裏握着鋼刀，心裏在想：「還有兩個大漢在那裏？」

孰料心念未已，背後已有人在冷笑。

菲臘猛然回頭，立刻就看見一個大漢桀桀地笑着說：「你拿着玩具跑到這裏做甚麼？」

菲臘一凜，一時間也不知道是進好還是退才好。

而就在他遲疑之際，背後已有人一腳重重踢了過來。

菲臘悶哼一聲，隨即倒了下去。他並沒有昏倒，只是疼痛難當，再也站立不穩。

接着，他就像是一條死狗般給人拖進別墅裏。

別墅的燈光忽然大亮，菲臘終於看見了娜麗，也看見了「怪眼」蕭金鴻。

蕭金鴻的眼睛的確是怪怪的，看起來充滿着邪氣。

他的眼珠子白多黑少，眼睫毛很長，兩道眉毛緊緊靠在一起，看來很是怪異。

「菲臘，你還認得我這個老人家嗎？」

「怎會不認得！」菲臘負氣地說。

「唉，年輕人要學好，決不能誤入歧途，你懂不懂？」

「不懂！」

菲臘正想走進餐室，突見美寶和娜麗及一個中年男子走進來。

「這也難怪，」蕭金鴻摟着娜麗的水蛇腰，「瞧你這兩三年的表現，勇則勇矣，但却是有勇無謀。」

菲臘冷笑一聲：「我當然是及不上老狐狸的。」

蕭金鴻摸了摸唇上的鬍子：「在你心目中，我不但是老狐狸，也是老淫蟲，但你可曾聽過：自古唯大英雄好色？」

菲臘又在冷笑：「你自以爲是個大英雄嗎？」

蕭金鴻悠然一笑，慢慢地說：「大英雄是談不上的，但最少也是大梟雄，男人生在世上，就算不做英雄也得做梟雄，否則這一輩子就是白活了。」

菲臘撇了撇嘴：「就只怕英雄做不成，梟雄也做不了，變成了一個大狗熊。」

蕭金鴻並不生氣，依然笑吟吟地看着菲臘：「你看，現在是誰更像個大狗熊？是你還是我？」

菲臘臉色鐵青，嘴裏已是無話可說。

蕭金鴻看着他；良久忽然嘆了口氣：「其實，你並不愚蠢，甚至是個難得的可造之材，但畢竟年紀太輕，容易犯上衝動的毛病。」

菲臘「哼」一聲：「肉在砧板上，你要怎樣便怎樣，何必諸多廢話！」

蕭金鴻「哦」的一聲，笑笑說：「這算是甚麼話了？到了這個時候，你可以得罪全世界任何一個人，却萬萬不能得罪蕭某。」

菲臘不忿地瞪着他：「你想怎樣？」

「想和你合作。」

「合作？有甚麼事值得我們合作的？」

「合作對付一個可惡的混蛋。」

「這個混蛋是誰？」

「方白雲。」

「方白雲？」菲臘一怔，「他是何方神聖？你爲甚麼要對付他？」

蕭金鴻冷冷一笑：「這個你用不着知道，我現在要知道的，是你肯不肯答應？」

菲臘搖搖頭：「我連這個人的底細都不清楚，又怎能去對付他？這簡直是一個笑話。」

蕭金鴻臉色一沉：「你若肯答應，自然會知道其中一二。」

菲臘還是不斷的搖頭：「我不答應，而且這件事對我沒有半點好處。」

蕭金鴻「嘖嘖」連聲：「你這樣想就錯了，只要你答應，你最少可以得到兩種極大的好處。第一：你可以立刻恢復自由，而且今晚的事，我決不再加以追究。第二：在事成之後，你可以得到一筆可觀的報酬。」

菲臘的眼睛不禁亮了：「數目是多少？」

蕭金鴻伸出了兩根手指：「二十萬。」

菲臘吸一口氣：「你不是騙我罷？」

蕭金鴻冷冷一笑：「蕭某是行走江湖的，說過的話一定算數。」

菲臘沉吟半晌，才說：「我要先收一半報酬，怎樣？」

蕭金鴻點點頭：「沒問題。明天晚上，我們會派人送十萬元給閣下，但你若悔約，嘿嘿……」

菲臘臉色一整：「你是行走江湖的人

，我也是！」

蕭金鴻哈哈一笑：「說得好，這才是男兒漢的本色。」

這時候，菲臘的目光忽然望向娜麗。

娜麗並不害怕他的目光，也直視着菲臘的臉。

娜麗變了，也許早就變了，但也許她本來就是一個這樣的女人。

「菲臘，你是不是有話跟我說？」

「是的。」

「要不要單獨傾談？」娜麗說着這句話的時候，身子緊緊靠着蕭金鴻。

菲臘心中一陣絞痛，但他已經明白到，娜麗和他之間已經完結了。

所以，他搖搖頭，對娜麗說：「不必，我只是想說，在我們之間，現在只剩下一片空白。」

娜麗笑聲如鈴：「很好，我最怕遇上自作多情的人。」

蕭金鴻看着她，目光曖昧、神秘而又溫柔。

娜麗似已變成了一隻鴿子。

但忽然間，只聽見「啪」一聲響，娜麗的臉頰上結結實實的吃了一記耳光。

娜麗吃驚地退後，用手撫摸着已迅速紅腫的臉，雙目圓睜地瞪視蕭金鴻：「你瘋了？爲甚麼無緣無故打我？」

蕭金鴻搖搖頭：「我沒有打你。」

但每個人都看得很清楚，剛才是他一記耳光打在娜麗的臉上。

只聽見蕭金鴻又緩緩地說：「打你的並不是我，是菲臘。」

娜麗尖叫起來：「不！是你動手的！」

蕭金鴻冷冷一笑，目光早已沒有半點溫柔，而是又再變得古古怪怪的。

他是「怪眼」蕭老四。

他向菲臘一指：「菲臘很想揍妳，但現在不敢動手，所以，我代替他賞妳一記耳光。」

娜麗哭了：「你們這些男人，都不是好東西。」

蕭金鴻怪聲一笑：「男人固然不是甚麼好東西，但比起妳這個賤貨來說，還是優勝千倍萬倍的。」

娜麗又在尖叫：「我若是個賤貨，你爲甚麼肯在我身上花費大量的金錢。」

蕭金鴻打個哈哈：「那是因爲男人都是賤骨頭，明知道是個賤貨，但還是不惜腰間錢，總之務求得手而後甘心。」

娜麗吃驚地望住蕭金鴻：「你是說，已經對我厭膩了？」

「就算妳是天下第一美人，也不可能一輩子縛住蕭某。」蕭金鴻直言不諱。

娜麗傷心極了。

她是否眞的很傷心，別人是無法確切知道的，但最少，她表面上看來的確如此。

若在平時，娜麗給人打了一記耳光，菲臘不跳起來才怪。

但現在，他心裏只想着一個人的名字，那是——方白雲。

方白雲是何方神聖？蕭金鴻爲甚麼要利用自己去對付他？

＊　＊　＊

翌日，占美一早就想找菲臘，但直到下午才找得着他。

「菲臘，你怎麼啦？整天都不見踪影，連傳呼機也CALL不着你。」

「上午我把傳呼機關掉了。」菲臘懶洋洋地回答。

占美看着他的臉：「你好像有點不舒服。」

「我情緒不好。」

「是不是爲了我的事？」

「也許是的。」

「那個花花公子的資料，我已經帶來了，你看看。」

「不必看了，這件事你找別人去幹罷。」

「菲臘，」占美急了起來，「除了你之外，還有誰肯幫我這個忙？」

「這個我可管不了，」菲臘嘆了口氣，「老實說，我現在也是泥菩薩渡江，自身難保。」

占美一呆：「怎會這樣的？」

菲臘揮了揮手：「別再問了，你還是另聘高手也罷。」

占美無奈，只得垂頭喪氣地走了。

他知道，這一次計劃不能成功，安琪一定會大爲生氣。

安琪一生氣，他以後想再接近她就難乎其難了。

他想了又想，只好決定暫時避開安琪，以後再慢慢想個辦法哄她歡喜。

＊　＊　＊

黃昏，高浪幾經艱苦，才能找到唐博文。

唐博文是唐捷文的兄長，是個老成持重，對衣着十分講究的男人。

他是太平紳士，也是圍棋的高手。

毫無疑問，他是一個很有涵養，也很具有忍耐力的人。

本來，要找尋唐博文，並不是一件太困難的事，但這一天卻例外。

那是因爲唐希敬病了。

唐希敬患的是胃病，今天決定要動手術。

所以，高浪在許多地方都找不着唐博文，直至他知道唐希敬進入了醫院，他才找到醫院來。

他是在手術室門外找到唐博文的。

「唐先生，我姓高，叫高浪，是令弟唐捷文先生的朋友。」高浪自我介紹。

唐博文立刻握着他的手：「舍弟呢？」

高浪搖搖頭：「我現在不知道他的下落。」

唐博文焦慮地說：「家父有病，他是應該到這裏來的。」

高浪點點頭：「不錯，可是他並不知道這件事。」

唐博文嘆息一聲：「但就算他知道，也不一定願意回到父親的身邊。」

高浪奇怪地望着他：「怎會弄成這樣的？」

「這也許是誤會，也許是天意。」

「究竟是誤會？還是天意？」

「對不起，我今天喝了一點酒，現在大概已經是說得太多了。」唐博文雙手亂搖地說。

他沒有說謊，高浪可以聞到他滿身都是酒氣，就像是唐捷文失意的時候一樣。

高浪咳嗽一聲，問：「令尊怎樣了？」

「手術進行得很順利，他正在休息中。」

「你見過他了？」

「是的，但我知道，他最想見的還是舍弟。」

「捷文遲早會回到令尊身邊的。」

「你甚麼時候見過他？」

「就在颶風剛離開香港的時候。」

「他還是那樣痛恨自己的父親？」

「好像是的，」高浪嘆了口氣，「但我並不知道究竟發生了甚麼事。」

唐博文聳肩一笑：「你是局外人，用不着花費太多腦筋在這件事情上。」

「但捷文是我的朋友。」

「你甚麼時候認識捷文的？」

「也是在颶風剛離開香港的時候。」

唐博文一愕：「這麼說，你認識舍弟，只是很短的時間。」

「但我的女朋友認識捷文已很久了，而且她很關心捷文。」

「所以，你愛屋及烏，對捷文也關心起來？」

「這只是一部份的原因，而最重要的，還是我很欣賞捷文的畫。」

「捷文並不是個畫家。」

「但他有繪畫的天才，最少比我優勝得多。」

「畫家是不是都很浪漫的？」

「我不曉得，但我認識一個畫家，他的作品每一幅都充滿詩意，但他的爲人却像是一堆垃圾。」

「畫家不修邊幅，已成慣例。」

「你誤會了，這個畫家的衣着是十分考究名貴的，我說他像一堆垃圾，是指他的人格鄙下，臭不可當。」

「那就不是個好東西了。」

「但捷文並非如此，就算他在滿身酒臭的時候，他的言行舉止還是優雅高貴的。」

「謝謝你對舍弟的讚賞。」唐博文深深地注視着高浪，忽然說：「酒逢知己千杯少，話不投機半句多。」

高浪一怔：「我和你算是後者？」

「不，是前者，」唐博文連忙說：「在這裏談話不大方便，換個地方再談怎樣？」

「恭敬不如從命。」

＊　＊　＊

二十分鐘後，高浪成爲唐博文的貴賓。

唐希敬在醫院裏，唐博文就是家中的主人。

他帶着高浪進入偏廳，用最名貴的紅酒加以款待。

偏廳很靜，地上鋪着手工精緻的波斯地毯，沙發是意大利的眞皮套裝。

但高浪最欣賞的，却是牆上的一幅人像畫。

畫中人是個半禿頂的老頭兒，他的眼神充滿着自信光采，但笑容却有如朝陽下的活潑小孩。

「這是舍弟的傑作。」唐博文說。

高浪不由讚嘆：「你還能說他不是個畫家嗎？」

「但他的確不是，他這個人就算很有畫家的天份，到目前爲止仍然談不上是個畫家。」

「爲甚麼？」

「他的作品太少。」

「物以罕爲貴。」

「但作品太少，就不能算是畫家了。」

「這道理似是而非，我不服。」

「舍弟繪畫這幅畫的時候，是沒有任何裂痕的。」

「裂痕？」高浪怔住，他不明白這兩個字的意思。

「我是說，當時舍弟和家父之間還是很融洽的，但後來却變了。」

「變成怎樣？」

「變得很厲害，變得令人難以置信。」

「是不是爲了方紫雨小姐？」

「不錯，是爲了方紫雨，」唐博文長長地吐出口氣，「你甚麼都知道了？」

「我若甚麼都知道，現在也許還不會冒昧地向閣下造訪。」高浪坦率地說。

唐博文立刻道歉：「對不起，是我錯了。」

「別客氣，我知道，你是很關心捷文的。」

「你也是一樣。」

「捷文是個前途無可限量的高級知識份子，我們都不希望這樣的一個人材，爲了一樁已成過去的悲劇而前途盡毀。」

「他讀書成績很好，人也絕頂聰明，但却有一個很大的缺點。」

「是不是感情太豐富？」

「對了，」唐博文嘆息着，緩緩地說：「他對感情看得很重，尤其是在情場方面。」

高浪神色凝重，皺一皺眉說：「你是說：捷文在情場之上，不惜孤注一擲？」

「不錯，他把一切的感情都豁了出去，毫不保留地放在方紫雨小姐的身上。」

「但在情場上，他偏偏觸了礁。」

「方紫雨自殺死了。」

「她爲什麼要自殺？」

「據舍弟的看法，方小姐自萌短見，全然是因爲家父反對他倆的婚事。」

「令尊何以反對捷文和方小姐結婚？」

「家父心目中有另一個理想的媳婦，而且對方小姐的家庭很有點意見。」

「是爲了門戶之見？」

「也許門戶之見是原因之一，但最重要的，還是對方紫雨兄長的爲人有所不滿。」

「方紫雨的兄長？」

「他叫方白雲，曾經是一間舞廳的打手。」

「所以，令尊反對捷文和方小姐的婚事。」

「這是悲劇，但直到現在，我還有所懷疑……」

「懷疑方小姐之死，不一定和令尊的決定有關？」

「不錯。」

「若不是爲了令尊的反對，方小姐何以會自萌短見？」

「也許是另有內情，只是不爲外人所知道而已。」唐博文語氣沉重地說。

高浪沉吟片刻：「你認爲會有那些可能性？」

唐博文搖搖頭：「請恕我無從猜測，

但你可以從方白雲那一方面動動腦筋。」

高浪點點頭：「我明白，可是，我對方白雲的一切，簡直是一無所知的。」

唐博文盯着他的臉：「你若想知道方白雲這個人是怎樣的，不妨費點功夫。」

「唐先生可以提供一些資料嗎？」

「方白雲有一個表兄，他對方白雲的底細知道得最清楚。」

「他的表兄又是個怎樣的人？」

「我有他的卡片，他是一間船務公司的高級主任，爲人很重江湖義氣，但對這個表弟却不怎麼喜歡。」唐博文一面說，一面從錢夾裏找出了一張卡片，然後遞給高浪。

高浪接過卡片，看了一眼。卡片上印着的名字是：司徒德安。

* * *

司徒德安是個四十來歲的中年人。

他身材粗壯，相貌如牛，說話也不怎樣斯文有禮。

在船務公司裏，人人都知道司徒主任是個運動健將，也是個打架能手。

他練過武術，還苦練過柔道和跆拳道，正是身兼數家之長，誰都不敢輕易得罪他。

高浪找到司徒德安的時候，已經是晚上十點半。

他在家裏練拳，聽見有人要找自己，才一臉不願意的神情走出客廳。

高浪首先自我介紹。

「高先生，有什麼指教？」司徒德安沒好氣地問。

高浪向他欠一欠身，說：「是唐博文先生叫我來找閣下的。」

「唐博文？」司徒德安眉頭一皺：「他是富家公子，我對這種公子哥兒沒多大的興趣。」

「唐先生不像一般公子哥兒，他比我還穩重得多。」

「那是故意裝出來的，你用不着替他掩飾。」

「閣下既然對唐先生沒有興趣，何以會有卡片落在他的手上？」

司徒德安「哼」一聲：「是他向我索取的。」

高浪一笑：「想不到閣下的架子也不小。」

司徒德安一擺手，冷冷一笑：「我的架子只會擺給有錢人看，這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驟然聽來，閣下很有大丈夫的氣概，但細心一想，其實只是自卑心理作崇。」高浪毫不諱然地說。

司徒德安的臉色立刻變了，連在旁的司徒太太也爲之勃然變色。

「你是誰？」司徒太太怒形於色，「你怎可以隨便上門侮辱我的丈夫？」

高浪搖搖頭：「我並非前來侮辱司徒先生的，而且，我還有求於他。」

司徒德安却能沉得住氣，冷冷的說：「常言有道：禮下於人，必有所求。但你恰好相反，居然一上來就對我無禮！」

「禮太多了，便是虛僞，」高浪淡淡一笑，「與其虛僞言辭，不如實話實說。」

司徒太太大爲不滿，正想破口大罵，但司徒德安却加以阻止。

他用一種奇怪的眼光看着高浪，良久才說：「你這個人很特別，反正我的肚子有點餓，我們出去宵夜怎樣？」

司徒太太不等高浪開口，已搶着說：「我不餓。」

司徒德安瞪了她一眼：「我又沒叫妳去宵夜，妳在這裏看電視好了。」說完，就帶着高浪離去。

* * *

司徒德安並不是個酒徒，就算在宵夜的時候，他也不喝酒。

連啤酒都不喝。

他不喝，高浪喝。

高浪不喜歡遷就別人，也同樣不需要別人去遷就自己。

兩人一面吃喝，一面交談。

一提到方白雲的時候，司徒德安的臉色立刻就變得很不好看。

「哼，這傢伙是個王八蛋！」

高浪一怔：「怎麼一開口就罵他？」

「不罵這種龜兒子，難道還要力加讚揚不成？」司徒德安悻悻然地說。

「你是他的表兄？」

「我沒有他這種表弟，他媽的！」

「你好像對這個表弟很不滿意。」高浪這句話似乎有點多餘，但其實另有一種煽動的力量。

司徒德安「呸」一聲，罵道：「他的事，比豬屎還更骯髒，所以最好不要在吃喝的時候提起。」

高浪一笑：「我已吃飽了。」

司徒德安眉頭一皺：「你爲什麼對方白雲的事感到興趣？」

高浪沉吟半晌，才說：「我是唐捷文的朋友。」

「唐捷文？」

「不錯，唐捷文這個人，你不會感到太陌生罷？」

「當然不陌生，他是個留學生。」

「爲什麼不說他是個花花公子？」

「他不是花花公子。」

「但在一般人的眼中，唐捷文是個花花公子，反而唐博文不像。」

「別人的看法怎樣，我是不大理會的，最重要的是我自己的看法，」司徒德安揚了揚眉，「我看得出，捷文是個很靠得住的人，我表妹若有福氣跟着他，這一輩子是不必憂愁的。」

「你表妹方紫雨？」高浪有點明知故問地說。

司徒德安黯然地點點頭：「但她沒有這個福氣，她死得好慘。」

高浪也嘆了口氣：「世事本來就是難以盡如人意的。」

司徒德安忽然握緊着拳頭：「這世界眞是太不公平了，方白雲這種王八蛋那麼可惡，但他却活得好好的，紫雨表妹性情善良，從來沒有做過什麼傷天害理的事，但却落得如此悲慘收場！」

高浪盯着他：「你知道方小姐爲什麼會自萌短見嗎？」

司徒德安「哼」一聲，說：「我當然——」但他只是說出了三個字，就倏然住口，沒有繼續說下去。

高浪連忙追問：「你知道其中原因？」

司徒德安默然半晌，忽然說：「我們

已經吃得很飽了，喂，結帳！」他向一個伙計招了招手。

但高浪却對這個伙計說：「再來一斤白灼蝦，一瓶啤酒。」

司徒德安一呆，望住高浪：「你想怎樣？」

高浪眉頭一皺：「你不疼愛方紫雨這個表妹嗎？」

司徒德安陡地一拍桌子：「她已經死了，爲什麼還要再提起她？」

高浪冷冷一笑：「但捷文仍然活着。」

「活着又怎樣？是不是要造一個方紫雨的蠟像陪伴他？」

「沒有任何東西或者是任何人可以代替方紫雨，但我不希望捷文一直在痛苦中活下去。」

「這個世界誰人沒有痛苦？雖然方紫雨死了，但他還可以重頭再來。」

「捷文在怨恨他的父親。」

「唐希敬一直看不起我表妹，他這種人思想古舊，階級觀念很重，是個老混蛋！」

「但方小姐之死，是否和唐希敬有直接的關係？」高浪問。

司徒德安吸一口氣，接着搖了搖頭：「我不知道。」

「不！你是知道其中內情的，」高浪的目光忽然變得銳利如刀：「難道你忍心把眞相一直隱瞞下去嗎？」

司徒德安臉色一陣蒼白：「你別逼我，我……我是答應過紫雨的。」

「你答應過紫雨？是什麼意思？」

「我答應過她，決不追究——唉，你這個人眞是麻煩，爲什麼老是要管別人的閒事？」

「閒事我是不管的，但這件事很重要。」

司徒德安「唉」的一聲：「這件事對你來說又有什麼重要了？」

「對我來說當然並不重要，但對捷文的影响却是十分重大。」

「唉，這就眞是教我左右做人難了……雖然紫雨表妹已經死了，但我既答應過她，又怎能反悔？」

「是不是她在自殺之前，曾經找過你？」

「她若是親自找我，那麼她也許還會得救，可惜她只是撥了一個電話給我。」

「她怎樣說？」

「她……唉，你別再問了，嗯，白灼蝦來了，還是吃東西要緊。」

高浪暗暗嘆了口氣，但就在這時候，司徒德安忽然拿起一瓶啤酒一仰首便喝。

他並不是個慣於喝酒的人，他的脾氣差，酒量更差。

喝了啤酒之後，他將會變成怎樣？

* * *

司徒德安終於醉了。

他並不是醉得很厲害，但最少也已喝得嘔吐大作。

他是故意讓自己變成這副樣子的，他對高浪說：「酒後吐眞言，我現在說的話，比沒喝酒的時候還更可靠。」

高浪輕輕地點了點頭：「你的心情，我是很明白的，你有什麼說話，現在不妨直說出來。」

「那一天，正在下雪……」

「下雪？香港也會下雪？」

「不是香港，是北極，北極正在下雪。」

「你怎麼知道北極正在下雪？」

「電視紀錄片播出來的，所以我就看見了……呃……」司徒德安說的似乎是醉話。

但高浪很有耐性地側耳傾聽下去，他並不着急。

只要是司徒德安的說話，無論是醉話也好，廢話也好，首先聽了再說。

司徒德安接着又慢慢地說下去：「就在風雪最厲害的時候，電視機旁邊的電話響了起來。」

「你有沒有接聽這個電話？」

「嘿嘿，當時客廳裏只有我獨自呆坐着，我不聽這個電話，又有誰會去接聽？」

「是誰打來的？」

「是紫雨表妹。」

「她是不是找你？」

「不錯，她和表嫂是談不來的，但她尊敬我這個表哥，很多事情都會找我商量。」

「你是個好人，只是外表看來粗鹵一些。」高浪由衷地說。

司徒德安又「呃」的一聲，隔了一會才緩緩地接着說：「你別拍我的馬屁，我是不吃這一套的，紫雨表妹最瞭解我這種脾氣，所以，她和我說話，往往也是直截了當的，決不轉彎抹角，說些多餘而又無聊的說話……」

「那天她在電話裏怎樣對你說？」

「她……她……呃……她求我放過她的哥哥……別難爲方白雲……」

高浪目光一閃：「她爲什麼這樣說？」

「當然是有原因的，」司徒德安嘿嘿一笑：「方白雲眞是個混蛋，他媽的不要臉，什麼事都敢幹出來……」

「方白雲究竟幹了些什麼不要臉的事？」

「他出賣了鳳珊。」

「鳳珊？她是誰？」

「是方白雲的妻子！」

「他怎樣出賣自己的妻子？」

「唉，說起來，也眞是他媽的蛇鼠一窩，物以類聚，方白雲固然不是個好東西，他這個老婆，也是一塌糊塗，絕非什麼良家婦女……」

若是別人，也許會越聽越糊塗，甚至越聽越覺得不耐煩，但高浪却剛好相反。

這些事，正是他必須知道的。

司徒德安嘆了口氣，才接着說：「本來嘛，家醜不宜外傳，但方白雲既然害死了紫雨，我也不必爲他這種龜兒子隱瞞下去……」

高浪眨了眨眼：「方白雲究竟和他太太做了些什麼事？」

「鳳珊去勾引唐希敬，然後方白雲再用一些旁門左道的手法去向唐希敬勒索！」司徒德安終於忿然地一口氣直說出來。

高浪立刻恍然大悟。

司徒德安又說：「唐希敬貪圖美色，固然是活該，但歸根究底，罪魁禍首還是

方白雲。」

高浪嘆了口氣：「難怪唐希敬對方紫雨的印象不佳，原來都是拜方白雲所賜。」

司徒德安搖搖頭：「話可得分開說，縱使沒有方白雲和鳳珊的介入，唐希敬也是不贊成捷文和紫雨表妹在一起的。

「是竹門對竹門，木門對木門的古老封建思想在作祟！」高浪苦笑一下。

「你知道就好了，哼哼，姓唐的老東西不是個好東西，但眞正害死紫雨表妹的，還不是唐希敬，而是她的兄長方白雲。」

「方白雲雖然好事多爲，但和方小姐似乎是沒有直接關係的。」

「怎會沒有關係？倘若方白雲沒有幹出這樁勒索醜聞，紫雨表妹和唐捷文之間仍然大有希望，但方白雲的事，終於給紫雨發覺，在剎那之間，她一切的希望都斷絕了，而且還深以爲恥！」

「這都是方白雲害苦了她。」高浪嘆息不已。

「方白雲發了財，但却把妹子的終生幸福完全斷送，紫雨表妹一時想不開，就此自萌短見了結性命！」司徒德安越說越是氣憤。

高浪終於明白了一切。

眞正害死方紫雨的，是方白雲。

雖然，唐希敬也得負上一部份責任，但眞正的罪魁禍首，仍然是方紫雨的兄長方白雲。

司徒德安醉眼乜斜地望着高浪：「對我來說，你是一個陌生人，完全陌生的一個陌生人，但今晚，我把這個秘密向你說了，是不是酒精在我的腦子裏作怪？呃……還是……還是紫雨表妹改變了主意……是不是她的鬼魂來了，她要找方白雲算這一筆帳……」

他越來越醉了。

但他的說話，高浪是絕對可以相信的。

最後，高浪問司徒德安，怎樣才能找到方白雲？

司徒德安說：「要找這個混蛋，不妨從鳳珊那裏動動腦筋。」

「鳳珊？鳳珊又在那裏？」

「搬了，連她母親那裏也見不着她的踪影。」司徒德安說：「但我知道，她一定會在雷一洪的地方出現。」

「雷一洪又是何方神聖？」

「雷一洪是鳳珊的姨丈，是個不大不小的毒販！」司徒德安哼一聲，說：「現在，方白雲和鳳珊一定已投靠在雷一洪麾下，正是一丘之貉，狗嘴永遠長不出象牙來！」

「雷一洪！」高浪忽然瞳孔收縮，「我想起來了……雪婷的師父曾經提起過這人！」

「雪停？你是說外邊已不再下雪了？噢，對了，大風雪已經停了……呃……喔……」司徒德安又再嘔吐個不亦樂乎。

＊　＊　＊

司徒星和司徒德安雖然都是複姓司徒，但兩人的性格却大有分別。

毫無疑問，司徒星的修養比司徒德安好得多，談吐也遠較司徒德安風趣、幽默。

面對着司徒德安，往往會令人存着面對一塊石頭，甚至是面對着一桶烈性炸葯的感覺。

司徒星並不認識司徒德安，也沒有聽過他的名字。

但對於雷一洪，司徒星却並不陌生。

高浪一提起雷一洪，司徒星就搖頭不迭：「這是人類中的渣滓，不要說看見他，就是聽見他的名字也想噴飯。」

高浪望着司徒星：「但這一次，我們可能要和這一號人物會一會了。」

「爲了唐捷文？」

「不錯，難道你認爲不值得？」

「捷文是個可憐的多情種子，我們當然要盡一切辦法把他從無邊苦海拯救出來。」司徒星用救世者一般的口吻說。

「雷一洪這個人是不是很難對付？」

「倘若容易對付，早在十年前就已經把他送進警局了。」

「他比你老人家更加狡猾嗎？」

「不但更加狡猾，而且更加卑鄙、陰險、下流無恥！」

「你可曾想過再一次對付雷一洪？」

「想是想過的，但這就像是一個經常買六合彩的人，雖然很想中獎，但却不容易如願以償。」

「想中獎，只有一個辦法，就是繼續投注。」高浪狡猾一笑。

「繼續投注的結果，往往就是繼續輸，多投注一次就多輸一次，一直輸至鼻腫臉青爲止。」

「星叔也會怕輸嗎？」

「有時候怕，有時候不怕。」

「現在怕不怕？」

「爲了唐捷文，就算是怕輸也得繼續投注的。」司徒星無可奈何地苦笑着說。

高浪淡淡一笑：「是爲了捷文？還是爲了雪婷？」

司徒星哈哈一笑，說：「既是爲了捷文，也是爲了雪婷，反正他們都是姓唐的。」

高浪眨眨眼：「雪婷現在怎樣了？」

「呆在家裏，等候你的好消息。」

「怎麼了？她什麼事都沒有做嗎？」

「不是不做，而是做了等於沒有做，」司徒星淡然一笑：「有時候，追查別人的事情，往往是要靠點運氣的，倘若完全欠缺運氣，就算怎樣努力，到頭來還是白費氣力的。」

高浪立刻撥電話找雪婷。

「喂！」聽筒裏傳來了雪婷懶洋洋的聲音。

「是我。」高浪說。

「你是麥當奴叔叔？還是歡樂今宵的奸人堅？」

「我是精工之寶胡國雄。」

「胡國雄？你懂得踢足球嗎？」

「這豈不是問鴨子懂不懂游泳？」

「你開夠玩笑沒有？大業停車場的火併內幕，你查出了什麼樣的線索？」雪婷沒好氣地問。

高浪笑了笑：「大業停車場的事，慢慢研究不遲。」

「你查到了更重要的內幕？」

「不錯，你想不想聽聽？」

「但我更想吃自助餐。」

「自助餐？不嫌太平凡嗎？」

「一般的自助餐固然是平平無奇的，但我現在想吃的却是中東自助餐。」

「中東自助餐？」高浪一怔，繼而笑笑說：「要不要包着頭來吃？」

「你若喜歡扮成阿拉伯人，我是不會反對的。」

「中東自助餐有什麼好吃的？」

「你聽着，頭盆是生菜沙律、煙鯖魚、乾牛肉、辣椒蝦、青口及中東沙律。」

「熱盆呢？」

「熱盆就更加多姿多采了，有串燒魚、矮瓜羊肉、烤雞、串燒羊肉、蒜茸雞及燴牛腩等等。」

「酒呢？該喝那一種葡萄酒？」

「來自希臘的 Demestica，最適合伴着中東的熱盆飲用。」

「眞考究，妳對飲食的研究越來越不得了，怎麼不去寫飲食專欄？」

「我的文章寫得不好。」

「誰說的？」

「我有自知之明。」

「但我不同意，妳的文章絕對不會比任何一個著名作家稍差，只是妳沒有這個興趣而已。」

「我對閱讀的興趣比寫作更大，對於吃喝，更是寧願親自品嚐，遠勝於紙上談兵。」

「是不是想我請妳吃中東自助餐？」

「不必你請客，這一次由我付帳。」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我和一個朋友合股買了五十六元六合彩，結果中了三獎。」

「哈，難怪妳這樣風騷。」

「但老實說，我現在並不是當眞的高興。」

「中了六合彩也不高興？」

「別說是中了三獎，就算是中了頭獎又怎樣？」雪婷嘆了口氣，「一想起捷文，別說是中東自助餐，就算是吃滿漢全席也沒有胃口。」

「妳想打救他？」

「別用這種字眼好不好？我是他的好妹子，他是我的同姓老大哥，難道不應該爲他分憂嗎？」

「單是分憂又有什麼用，最重要的是怎樣把他的憂鬱化解。」

「我看很難了，除非方紫雨可以復活。」

「方紫雨是不可能復活的，但我們可以使他和唐希敬之間的關係好一點。」

「他一直認爲，方紫雨是給自己的父親逼死的。」

「但其實並非如此，令方紫雨受到眞正重大打擊的人，其實是方白雲！」

「方白雲？」

「不錯，是方紫雨的哥哥方白雲。」

「詳細情況到底怎樣？」

「見面再談。」

「你在那裏？」

「星叔的客廳裏，我給妳三十分鐘時間，妳馬上趕來。」

「OK！本小姐立刻來也！」

＊　＊　＊

雷一洪是個毒販，也是個賭徒。

他最喜歡的賭博是推牌九。

這天晚上，他的手風相當不錯，做閒家的時候，押注大的贏，押注小的也不一定輸，到了當莊之際，更加威風八面，不是八點天槓，就是九點地王，有時候三點在頭，九點在尾，也能殺大的幾家賠小的幾家，眞是運道十足。

今晚的賭局，就在雷一洪的貿易公司裏進行，所謂貿易公司，只是掛羊頭賣狗肉的販毒架步。

當然，以雷一洪的手法，他是不會讓自己親自出面的，這間貿易公司的負責人叫陸炳熾，黑道上的人都稱呼他爲「陸角怪獸」。

單是聽這個人的綽號，就知道陸炳熾絕非善男信女。

陸炳熾的確是爛命一條，曾經有過三次入獄紀錄，罪名分別是兩次傷人，和一次械劫金行。

打刧金行那一次判罰最重，入獄十二年，但不到八年就已獲釋。

陸炳熾獲釋後，依然劣性不改，不久就和雷一洪這個毒販搭上了。

那時候，陸炳熾手頭上只有數十元，正是窮途末路，雷一洪立刻和他推了幾場牌九，不到一個星期，陸炳熾的袋口裏已有二萬餘元。

陸炳熾不是呆子，當然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反正他是一條爛命，雖然明知搭上雷一洪不會有什麼好事幹得出來，但他也樂於奉陪。

陸炳熾也是個無賭不歡的賭徒，但他的賭運並沒有繼續旺下去。

這兩三年來，他已輸了好幾十萬，若不是雷一洪在背後頂着，他早已吃不了兜着走。

當然，雷一洪的錢是不會白白花掉的，陸炳熾輸了的錢越多，就越是泥足深陷，不能自拔。

這一晚，在貿易公司裏賭博的，除了雷一洪和陸炳熾之外，其餘的都是黑人物，或者是一些花花公子和舞女大班。

陸炳熾在這一場賭局裏，只是扮演閒角，他的注碼押得並不大，屬於「湊脚」性質。

眞正狠狠大賭的是雷一洪。

雷一洪手風越來越順，到了後來，好幾家牌都輸得不敢大賭了，有一個花花公子更加輸得心寒，半途離席而去。

不久，舞女大班也走了。

賭桌場面越來越是冷落。

可是，再過了十分鐘，那個花花公子又再回來。

貿易公司門外是有人負責看守的，那是雷一洪的手下單眼彪和銅皮狗。

花花公子回來的時候，單眼彪剛好上了厠所，銅皮狗見是花花公子去而復返，自然是立刻開門。

但在花花公子後面，原來還有人跟着。

銅皮狗立刻面色一沉，喝道：「是什麼人？」

花花公子背後那個人冷笑一聲：「是你的祖爺爺！」

銅皮狗驚怒交集，知道形勢不妙，正要從衣衫裏取出利器，花花公子背後那人

已一棍向他掃了過來。

掃過來的是鐵棍，殺傷力十分厲害。銅皮狗雖然綽號稱爲「銅皮」，但腦袋其實並不怎樣堅硬，只聽見「噗」的一聲，銅皮狗登時滿面鮮血，慘叫一聲倒了下去。

單眼彪正好從廁所出來，驟然聽見銅皮狗慘叫，心知不妙，立刻從牆角抓起一柄西瓜刀，如狠似虎的衝殺出來。

但他還沒有看見敵人的樣貌，已給一塊硬物重重擊在臉龐上。

這塊硬物，原來是一塊沉重的石頭。石頭也是一種武器，而且威力絕對不可以小覷。

單眼彪給這塊石頭擊中後，登時爲之天旋地轉，連西瓜刀也拿不穩，「噹」聲跌落在地上。

這還不算，繼石頭之後，還有拳頭。向他發拳的人，正是菲臘。

菲臘從七八歲開始，已經常和別人打架，對於打架的經驗，可說是十分豐富。

單眼彪固然也是個久經風浪的江湖人物，但他驟然遇襲，而且一上來就給石頭擊中，自然是再也沒法子避開菲臘的拳頭。

在賭桌那邊，雷一洪已驚覺外面發生了變故，陸炳熾的反應更快，「颯」的一聲已從桌底抓起一把鋒利無比的東洋刀，行動急迅地向外面掠出去。

這時候，在賭桌旁邊的，都是黑道上的人物，其中一個專放貴利的蘇老大一拍桌子，破口大罵：「是誰敢在雷老弟的地方撒野！」

蘇老大在黑道上可算是有頭有臉的人物，就連雷一洪也不敢輕易得罪他。

但蘇老大剛拍桌子罵人，接着就給人一刀劃在胸口上。

最少有五六個亡命之徒已衝殺了進來。

爲首一人，正是菲臘。

＊　＊　＊

菲臘打架經驗豐富，那是不必多說的，但他並不是一個殺手。

打架和殺人完全是兩件事。

菲臘從來沒有想到眞的要殺人。

但這一次，他想不殺人也不行了，因爲他若不狠狠出手，就會死在一個人的刀下。

他面對着的是陸炳熾。

陸炳熾是個眞眞正正的亡命之徒，賭桌下的東洋刀，就是他預早佈置着的。

菲臘是在蕭金鴻指使之下，帶着八個打手殺進貿易公司的。

蕭金鴻那邊的消息，是說方白雲也在貿易公司裏。

但菲臘找不到方白雲，一上來就遇上單眼彪。

在單眼彪之後，又有一個手揮東洋刀，相貌猙獰之極的漢子。

那是陸炳熾！

陸炳熾雖然沒有練過東洋刀法，但一刀在手，亂砍亂劈的聲勢也是極其嚇人的。

菲臘雖然也有利器在手，但却還是不免給陸炳熾的聲勢嚇住了。

東洋刀刀聲霍霍，一連向菲臘攻了三刀。

這三刀，每一刀都是絕不留情的，任何一刀砍中菲臘，都不是來開玩笑的事情。

當然，菲臘也不是來開玩笑的，他早已騎上虎背，這一次是來拚命。

陸炳熾三刀落空，但拚勁仍然十分嚇人，菲臘左右閃避之下，忽然旁邊有人殺將出來。

那是菲臘帶來的一個打手。

這個打手用的武器也是東洋刀，大約刀鋒短半尺左右。

霎時間，兩把東洋刀相接在一起，撞出了一蓬燦爛星火。

不知如何，菲臘就在這一霎眼間突然一刀向陸炳熾的肚子刺去！

陸炳熾立刻慘叫一聲，蹌踉倒下。

菲臘怔住了，當他發現這個手揮東洋刀的惡漢滿身鮮血倒下去的時候，臉上的表情和女人强也是差不多的。

他畢竟是第一次殺人！

＊　＊　＊

蘇老大雖然是黑道上叱咤風雲的人物，但這一晚却還是難免大吃苦頭。

他給兩個飛型青年揍得鼻腫臉青。

這也難怪，這兩個飛型青年根本就不知道蘇老大是何方神聖，正是初生之犢不畏虎，管他是什麼人，揍了一頓再說。

雷一洪也不是等閒人物，但猝然遇襲，連陸炳熾也吃了刀子倒下，他這一次自然是插翼難飛了。

菲臘雖然戰勝，但臉上並沒有勝利者的表情。

雷一洪瞪着菲臘，他已束手被擒，但他的神情反而像是一隻吃人的獅子。

「你和我有什麼仇怨？」雷一洪咬着牙問。

菲臘乾咳一聲：「仇怨是談不上的，但你包庇方白雲，這已是不可饒恕的大罪。」

「大罪！這條罪是由誰訂立的？是你？還是另有其人？」雷一洪雖然已陷於階下之囚的形勢，但說話却像是正在審訊犯人的法官。

菲臘冷冷一笑：「別再充英雄了，方白雲在什麼地方？」

「我不知道。」雷一洪忿然地搖着頭。

「你是不是不到黃河心不死，不見棺材不流淚！」菲臘在稍爲定神之後，語氣越變越是强硬。

他揮了揮手，身旁立刻有兩個漢子衝前，不由分說就把雷一洪揍得半死不活。

雷一洪雖然被毒打，但神情還是顯得十分倔强。

菲臘嘿嘿一笑：「果然不愧是雷老大。」

目光一轉，視線忽然盯着蘇老大：「你又是什麼人？」

蘇老大給兩個飛型青年毒打一頓之後，說話立刻謹愼起來：「我姓蘇，是雷老大的朋友。」

「朋友！」菲臘冷冷一笑：「不是他的手下嗎？」

蘇老大搖搖頭：「不是。」

「你認識方白雲嗎？」

「見過兩三次。」

「他媽的，是兩次還是三次？」菲臘的神態越來越是趾高氣揚，「別浪費我的時

間！」

蘇老大立刻回答：「是兩次。」

「他爲人怎樣？」

「不大清楚。」

「他現在會躲在那裏？」

「全不知情。」

菲臘瞳孔收縮，伸手向雷一洪指了指，又對蘇老大說：「雷一洪包庇方白雲，正是蛇鼠一窩，你認爲該怎樣加以收拾？」

蘇老大不禁嘆了口氣：「若說蛇鼠一窩，只怕蘇某也會榜上有名。」

菲臘乾笑着：「倒算你有自知之明。」說完，忽然伸手扠着蘇老大的脖子。

他扠得很用力，一點也不像是嚇唬嚇唬而已。

雷一洪臉色驟變，急忙喝叫：「住手！」

菲臘恍如未聞，依舊用力扠住蘇老大的脖子。

蘇老大連臉色都在發綠了，雷一洪怕菲臘眞的扠死了他，這痲煩就會越來越大，只得連忙再說：「我知道方白雲的下落，快放手！」

菲臘聽見這句話，才鬆開了手，可憐蘇老大已給他扠得險些就要嚥氣，久久還未能恢復原來的面色。

菲臘冷冷的看着雷一洪：「方白雲在那裏？」

雷一洪遲疑了半晌，才終於點點頭說：「在一間電影廠裏。」

菲臘瞪着眼：「他在那裏幹什麼？」

雷一洪吸了一口氣：「他負責交貨。」

「交貨？」菲臘冷冷一笑，「是不是毒品？」

「難道你以爲他會在電影廠裏推銷奶粉嗎？」

「好傢伙，他什麼時候回來。」

「也許明天，也許後天。」

「是那一間電影廠？」

「蘭虹道的那一間。」

「你不騙我？」

「騙你的就是龜孫子！」

菲臘這才面露一些笑容：「好，我相信你不是龜孫子，但你和蘇老大暫時都得跟着咱們走，直至找到方白雲爲止！」

但他的話才說完，突聽槍聲一响，雷一洪已捂着胸口倒下。

開槍的是一個叫葉禮棠的打手，但菲臘一直都不知道他身上居然有槍。

「阿葉，你幹嗎殺人？」菲臘大吃一驚。

葉禮棠冷冷一笑：「你也不是已經幹掉一個了？」

菲臘臉色變了變，分辯說：「那只是無心之失，但你──」

「我只是奉命行事。」

「奉命？奉誰的命？」

「你是個聰明人，應該一猜便中。」

「是蕭金鴻！當然是蕭金鴻！」菲臘的臉色變得很難看，「我明白了，他要對付的人也許根本就不是方白雲，而是雷一洪！」

「你只說對了一半，蕭老闆既要對付雷一洪，也要對付方白雲。」葉禮棠冷冷的說。

菲臘聽得連手脚都冰冷了。

但現在，他已騎上虎背，後悔已經太遲了。

＊　＊　＊

在蘭虹道的一間電影攝製廠裏，方白雲正在和李導演喝咖啡。

李導演早在二十年前就已認識方白雲。

「小方，我可說是看着你成長的。」李導演說。

「這裏的咖啡似乎比想像中好得多。」方白雲顧左右而言他。

「咖啡雖然可以提神，但喝多了也是沒有什麼益處的。」

「是的，是的。」方白雲有些心不在焉的樣子。

「咖啡固然不好，但比起毒品來說，還是溫和得多的。」李導演呷了一口咖啡慢慢的說。

方白雲乾笑一聲，又重複着說：「是的，是的……」

李導演把杯子放下，忽然長長的嘆了口氣：「小紅最近病了，你知道不知道？」

方白雲「哦」的一聲，說：「我知道，她腸胃不太好，而且近來拍片工作很忙……」

「這並不是主要的原因，」李導演搖搖頭，「小紅的身子越來越弱，主要是因爲吸毒。」

「小紅吸毒？」

「不錯，你是應該知道的。」

「笑話，」方白雲的臉色開始不太好看，「她吸毒是她自己的事，我又不是她的丈夫，又怎會知道？」

李導演的臉色更不好看：「小紅的丈夫算得上什麼？他是個糊塗蟲，老婆吸毒差不多兩年了，他一直都被蒙在鼓裏，只有你才最清楚這件事。」

方白雲倏地站直了身子：「你這樣說是什麼意思？」

李導演冷冷一笑：「你越來越不像話了，竟然把毒品帶到這裏來！」

方白雲用力搖頭：「沒有這一回事，你不要含血噴人。」

李導演哼了一聲：「你不肯改過，不肯放下殺人屠刀，我也沒法救你了，你自己好自爲之罷。」

他說完之後就走了。

他要趕着拍戲，每一天的工作都使他忙得透不過氣來。

方白雲的臉色陰晴不定，眼中流露出惡毒的神情。

就在這時候，忽然有幾個人閃電般衝了過來。

方白雲吃了一驚：「你們想怎樣？」

其中一人冷冷一笑：「我們只想你走一趟。」

方白雲臉色鐵青：「走往那裏？」

那人沉聲說：「去見你的妹妹方紫雨！」

方白雲更是吃驚，正要反抗，一把尖刀已刺進了他的胸膛！

＊　＊　＊

一星期後的上午是艷陽天。

高浪駕駛着遊艇，享受着這一個好天氣。

天氣好，臉色也好。

不單只他的臉色好，雪婷和捷文的臉色也同樣充滿着朝氣。

唐捷文已很久很久沒有這樣開朗過了，他站在遊艇上，不時引吭高歌，就像是司徒星的那一隻知時鳥「狠犬」。

司徒星在遊艇，但他並不急於站出來晒太陽，只是悠閒地在船艙裏喝茶。

每天早上喝茶是他數十年來的習慣。

他早上決不喝酒，到了晚上九點以後決不喝茶，因爲他很相信一句說話：「早酒晚茶最傷身。」

喝茶和喝酒都是享受，但倘若不得其法，兩者都能傷害人類的身體。

反過來說，只要懂得適當控制，喝茶是有益的，酒更被譽爲「百葯之長」。

雪婷忽然走了進來，拖着司徒星的手：「師父，上來瞧瞧！」

「瞧？有什麼好瞧的？」司徒星微微一笑。

「有人釣了一條很大的魚。」

「是什麼魚？」

「暫時還看不見。」

司徒星一怔：「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你出去看看就知道了。」

司徒星眨了眨眼，只得跟着雪婷出去。

這時候，遊艇早已停了下來，並且在一個偏僻的海灣附近拋錨。

雪婷沒有說謊，眞的有人釣了一條大魚，但這條大魚十分厲害，仍然在海底不斷掙扎，所以直至目前爲止，還不知道這條到底是什麼魚。

正在和這條大魚鬥智鬥力的釣魚者，正是唐捷文。

不要說是司徒星，就連唐雪婷也不知道唐捷文懂得釣魚。

雖然很多人都曾經釣過魚，但技術之高低，却有極大的分別。

司徒星一看唐捷文的功架，就知道他是此中高手，連高浪也看得暗暗佩服。

這時候，高浪正拿着一把長柄大撈箕，恭候着魚兒上水。

大家都很緊張，司徒星道：「在香港海域，很難釣到這麼大的魚兒，唐先生，你要好好保重。」

唐捷文深深吸了一口氣：「我會的。」

唐雪婷緊張地說：「希望不是一條魔鬼魚就好了。」

唐捷文搖搖頭說：「我肯定牠不會是魔鬼魚。」

「何以這樣肯定？」

「若是魔鬼魚，牠早已飛出了水面，決不會到現在還不露面。」

「那麼，準是一條大石斑。」

「也不是大石斑，石斑一離開水底的大石，就會很快給扯上來，要不然就是一下子斷掉魚絲。」

「是大鱸魚嗎？」

「鱸魚氣力不大，就算是二三十斤的大鱸魚，也不會掙扎得這麼久。」

雪婷望着高浪：「你猜會是什麼樣的魚兒？」

高浪微微一笑：「總不會是美人魚就是了。」

只見唐捷文手裏的魚絲一會兒上，一會兒落，人和魚的對抗，十分激烈。

司徒星忍不住問：「魚絲的拉力是多少磅？」

高浪說：「是三十磅的。」

司徒星吸一口氣：「好厲害，就像是在海底裏放紙鳶。」

忽然間，「啪」的一聲，三十磅拉力的魚絲斷了。

高浪慘叫一聲，把長柄撈箕抛上半空！

「我的媽呀，這是怎麼攪的？」高浪連連頓足。

唐捷文却若無其事地一笑：「斷了就是斷了，又有什麼辦法？」

高浪搖頭嘆息：「你的技術，照我看已經是第一流的了，但却還是得不到這條大魚，甚至連牠的樣子也沒法子看得見。」

唐捷文又是一笑：「用大蝦釣大魚，但在這裏釣大魚是並不容易的，也許在方圓十里海底之內，也找不出另外一條更大的魚兒。」

「所以，你眞是不幸。」

「但也可說是很幸運，最少，我曾經遇上了她。」唐捷文若有所思地說。

雪婷心裏明白，他說的最後一個「她」字，並不是指魚兒，而是說方紫雨。

幸好唐捷文沒有繼續把傷感的情緒散發出來，他很快速地換了另一副魚絲，採用比較細小得多的蝦隻做餌，不釣大魚，釣小魚。

做人不能太貪心，釣魚也是一樣。

* * *

有適當的魚餌，又有釣魚高手押陣，想找幾條海鮮也不是太難的事。

但那條最大的魚兒已一去不返。

到了吃中午飯的時候，雪婷問捷文：「你是否還想着那條大魚？」

捷文微微一笑，說：「想想是可以的，但已無法强求，只好認命。」

「認命也只是暫時性的，你以後還有很多的機會，可以釣到別的大魚。」

「我明白，這本來就是人生的一部份。」

這一頓午飯，是由雪婷在遊艇上親自煮的，既有鮮魚，也有罐頭、鹹蛋之類的食物。

司徒星很少開口說話，只顧着大快朵頤。

高浪看着捷文，忽然說：「你是個好人，好人必會有好報。」

捷文扒了一口飯，笑笑說：「這句話雖然俗了一點，我相信是眞的。」

他的笑容是愉快的，心境開朗得很。

暴風雨早已過去了，呈現在眼前的是好天氣，連魚獲也很好。

在遊艇上吃完午飯後，雪婷提議潛水捉龍蝦。

她說：「龍蝦是珍貴的海鮮，味道鮮美，我想在晚餐的時候看見牠。」

高浪嘆了口氣：「時移勢易，龍蝦越來越珍貴了，但妳可知道，當美國還是英國的殖民地時期，只有窮人才會吃龍蝦？」

雪婷一怔：「怎會這樣的？」

「因爲那時候龍蝦太多，跟物以罕爲

貴這五個字剛好相反，所以那些富有的人根本就不屑吃之。」

「這豈不是白白錯過大飽口福的滋味了？」

「人就是這樣的，總是喜歡盲從附和，至於是否眞的好與壞往往沒有人加以研究。」

捷文點點頭：「高浪說得對，許多人外表看來絕頂聰明，但所做的事情也許比白痴更白痴。」

司徒星忽然翻了翻眼：「你不是在說自己罷？」

捷文却點點頭：「我正是說自己。」

雪婷嘆了口氣：「人總有糊塗的時候，只要能夠及時淸醒，就有機會扭轉乾坤。」

司徒星默然半晌，終於忍不住問捷文：「你打算去看看方白雲嗎？」

「看他！到什麼地方去看他？」

「拘留所。」

「他有什麼好看？」

「他挨了一刀，居然僥倖不死，你不妨去看看他是否鐵鑄金剛，銅澆羅漢。」

「他是鐵鑄的也好，銅澆的也好，始終還是逃不了法律的制裁。」

「他也可算倒霉，不但挨了一刀，還得被警方起訴。」

「這不是倒霉，而是咎由自取，罪有應得。」

高浪望住司徒星：「這一場火併很厲害，起因到底是怎樣的？」

司徒星喝了一口茶，才緩緩地說：「歸根究底，罪魁禍首還是在於一人。」

「你是說那個姓蕭的？」

「不錯，正是那個蕭金鴻。」

「他和雷一洪似乎有深仇大恨？」

「一半是爲了販毒的事有所衝突，另一半是爲了女人。」

「女人？」

「不錯，雷一洪的妻子，從前是跟着蕭金鴻的，但後來却給雷一洪橫刀奪愛，所以新仇舊恨，一起湧了上來，就爆發了這場火併。」

「這場火併牽涉的黑人物似乎還有不少。」

「但也有不少黑人物是遭遇到無妄之災的，例如蘇老大就是一個眞正的倒霉者。」

高浪抿嘴一笑：「蘇老大看似倒霉，但也許是報應。」

司徒星微微一笑：「還有菲臘，這小子一直以爲自己很了不起，但這一次却遭遇到很大的教訓。」

「他犯的罪很嚴重？」

「他重傷陸炳熾，罪名不輕，幸好陸炳熾沒有眞的死掉，否則菲臘會在監獄渡過一輩子。」

「那個占美呢？」

「他當然也惹上很大的痲煩，現在警方已全力追查此事，他和安琪都脫不了關係。」

「這是咎由自取，與人無尤。」

雪婷只好嘆了口氣，插口說：「難得今天天氣這麼好，我們不要再提血腥故事了，好不好？」

司徒星擧了擧手，微笑着說：「贊成。」

雪婷望着捷文：「我們去捉龍蝦好不好？」

捷文聳了聳肩：「徒手潛水去捉龍蝦？」

「當然不，遊艇上有最優良的潛水用具，還有一部水底電單車。」

「有這些設備，不要說是龍蝦，就算是大白鯊也逃不掉。」捷文輕鬆地一笑。

這一天，不但天氣好，每個人的心境也和天氣一樣。

人在快樂的時候，總是覺得時間特別短暫。

黃昏轉眼即至，只見海面上有如萬道金蛇競相竄躍，景色美麗之極。

已是回航時候，捷文斜倚在甲板上的一張安樂椅裏，神情滿足地看着身邊的一桶龍蝦。

桶子裏不但有龍蝦，還有鮮鮑魚、螃蟹和帶子。

雪婷把一隻螃蟹抓了起來，捷文立刻警告她：「小心給牠螯了一下。」

「我不怕蟹鉗，而且最喜歡吃。」

「但現在蟹鉗還沒有蒸熟，只怕你還沒有大快朵頤，手指頭首先遭殃。」

雪婷這才把螃蟹放回桶子裏，她撥了撥頭髮，忽然問捷文：「你什麼時候去見他？」

「他！妳在說誰？」

「你爸爸。」

「妳以爲我會不會再見他？」

「我知道你一定會的，無論如何，他畢竟還是你的父親，而且他所做的一切，

出發點都是爲了你好。」

「可是，紫雨之死，他還是要負上一部分的責任。」

「你就只會追究責任，而不理會數十年以來的父子情？」雪婷的語氣是帶着責備意味的。

捷文終於垂下了頭：「還是妳說得對。」

雪婷笑了笑：「你並不如我想像中那麼頑固。」

捷文也笑了：「妳也並不如我想像中那麼溫柔，看來，高浪遭殃了。」

「他是甘心情願的，」司徒星忽然走了出來，兩眼瞪着捷文說：「你不要再說我徒兒的壞話，否則一腳踢你落海。」

他的樣子看來不像是說笑，正唯如此，雪婷和捷文都笑了。

這是一個愉快的黃昏。

＊　＊　＊

黃昏愉快，晚上更加熱鬧。

在一間高尚的夜總會裏，雪婷和高浪正在翩翩起舞。

樂韻悠揚，台上歌者的歌聲更是悅耳。

但在高浪的耳中，最動聽的聲音還是雪婷的說話。

雪婷在他耳邊輕聲說：「捷文已回家了。」

「去見他的父親唐希敬？」

「是的，他們畢竟是父子。」

「妳現在該放下心頭大石了罷？」

「捷文沒有令我眞的担心過，」雪婷輕輕咬唇：「我知道，他在最傷心的時候，仍然會堅强地活下去。」

「妳認爲他的表現是堅强的？」

「外表潦倒頹喪的人，並不一定就是眞眞正正的弱者，反過來說，看來又堅强又勇敢的人，說不定心中害怕得要命。」

「妳在說誰？」

「例如菲臘。」

「菲臘？妳認識這個人嗎？」

「師父曾經見過他，也很瞭解他的心態。」

「星叔很少看錯人，也很少看錯事。」

「所以，他是我的師父。」

「妳說來說去，還是想說這一句話。」

「哦！是那一句話？」

「明師出高徒。」

雪婷嫣然一笑：「難道你說不是？」

「豈敢？」高浪搖搖頭：「我若說不是，就會一下子得罪了兩大高手，那時候，想不頭破血流也很難了。」

「你把我和師父當作了什麼人？是紅番？還是未開化的獵頭族土人？」

「都不是。」

「印第安女郎有些也是很漂亮的。」

「妳不是印第安女郎，妳是我心裏的天使。」高浪溫柔地說。

「嘴甜舌滑，越來越壞！」

「是不是該打？」

「這裏不是打人的地方。」

「妳說對了，在這裏，妳只適宜吻我。」高浪的說話越來越是「嘴甜舌滑」了。但雪婷也確是個奇特的女郎，她眞的在舞池裏吻了高浪一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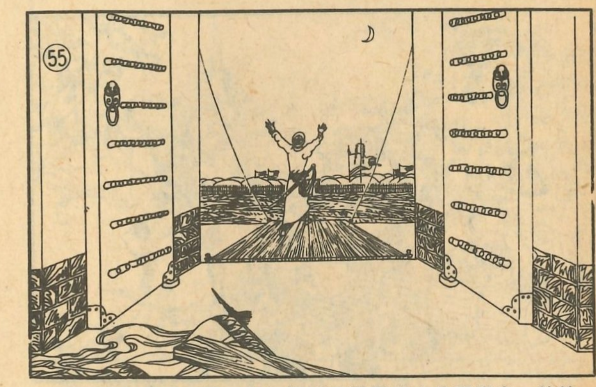
這是一個可愛的晚上

（全文完）

民間英雄故事

慧眼識英雄（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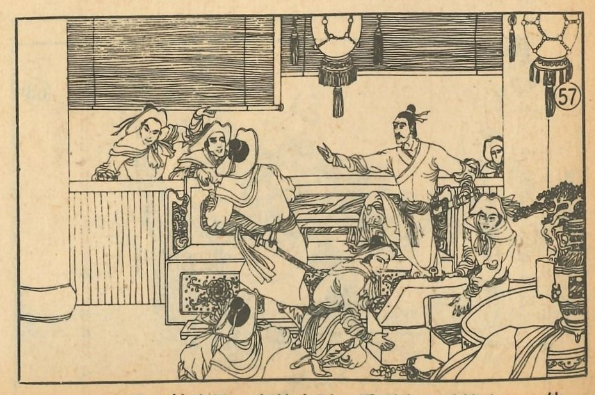
羅明曦・編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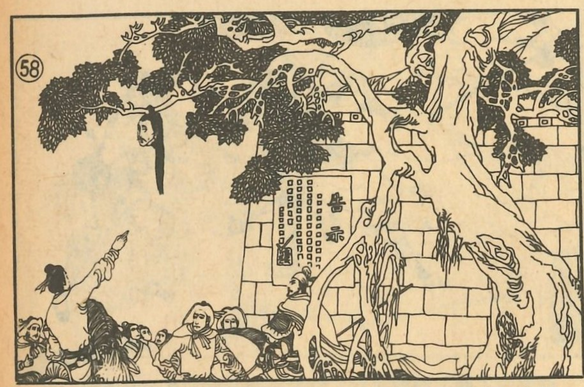
55　等到夜深人靜，劉立指引梁雄飛從大北門溜走，然後大模大樣折向大東門，親手把城門打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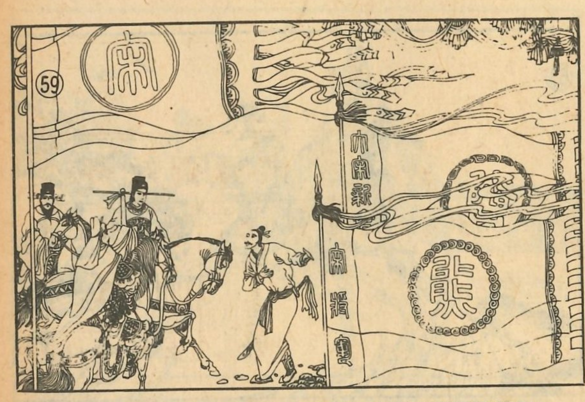
56　熊飛、曾逢龍進城安撫，劉立跪倒馬前"控訴"梁雄飛李性道的罪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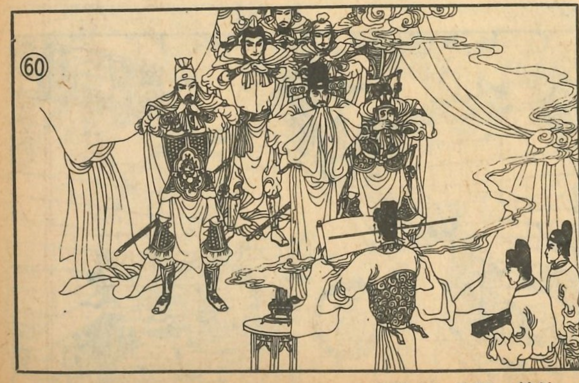
57　劉立帶人抄沒梁、李的家財，看到有人乘機貪佔，他便大聲制止。



58　李性道首級掛在越秀山示衆，劉立指着頭顱破口大罵，博得圍觀者的贊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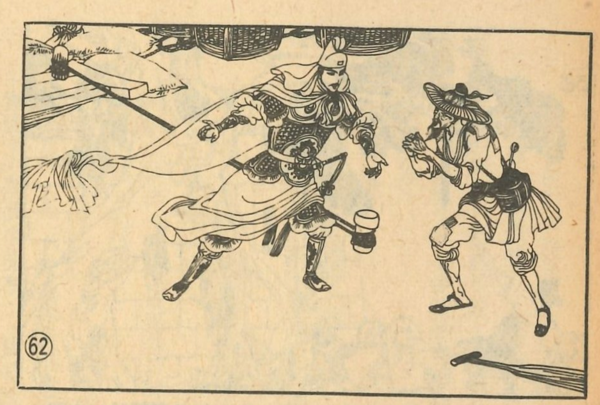
59　南宋行朝制置使趙溍駕臨廣州，大街小巷張燈結彩，劉立更忙得不可開交。



60　趙溍宣讀行朝詔書，對熊飛、曾逢龍大加賞賜，並勉勵二人通力合作收復廣東；劉立也得了一官半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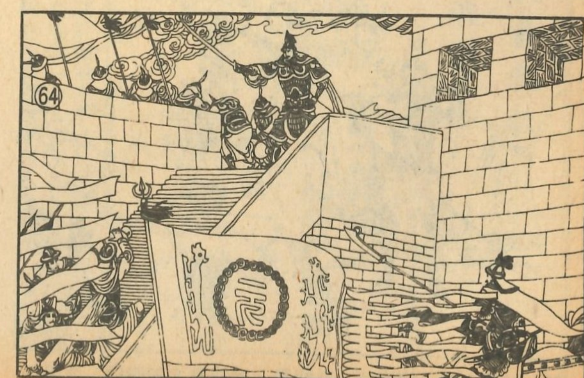
61　秋風送爽。熊飛拜別趙溍，率領戰船溯北江而上，直指韶州（今韶關）。



62　沿江，不斷有人捐獻軍糧。一位老漁民窮得精光，無糧可獻，願爲熊飛作個引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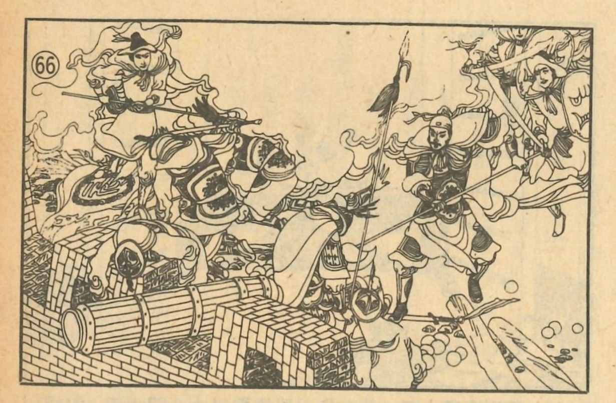
63　來到戰地，熊飛登高眺望，但見城牆高大，元軍兵力有限，於是定下攻城之計。



64　次日黃昏，城南殺聲四起。敵軍官登樓督陣，看到漫山遍野宋旗招展，即時下令調動全城人力搬運檑木砲石堆放南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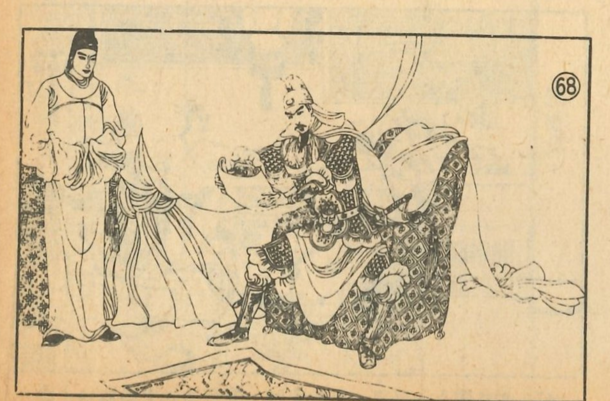
65　南門炮聲一响，隱伏在山坳的宋軍主力馬上駕雲梯攀登北城。上面阻擊的元兵一露頭，韓鵬箭無虛發，一個個應聲栽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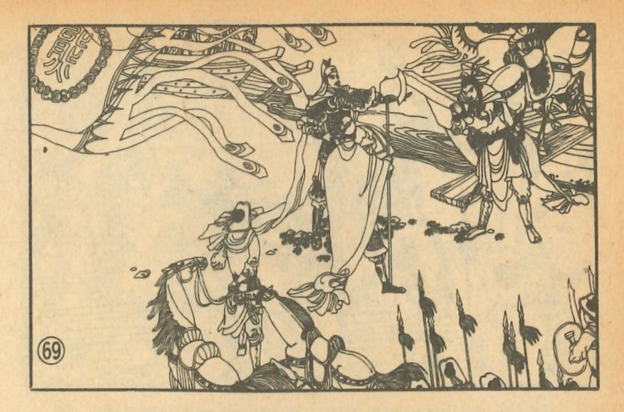
66　北門攻下，宋軍潮水般湧進，南門放炮的元兵盡成階下囚。



67　韶州家家戶戶放鞭炮，唱山歌，也有送子投軍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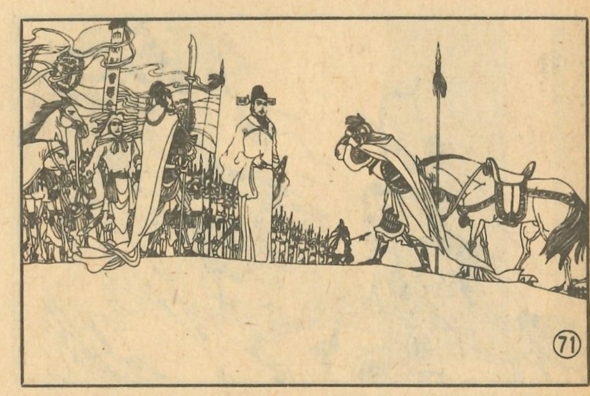
68　熊飛正想出師江西配合文天祥作戰，突然接到趙溍的指令：元將呂師夔大隊騎兵逼近大庾嶺，南雄危急。曾逢龍已北上御敵，仰將軍火速救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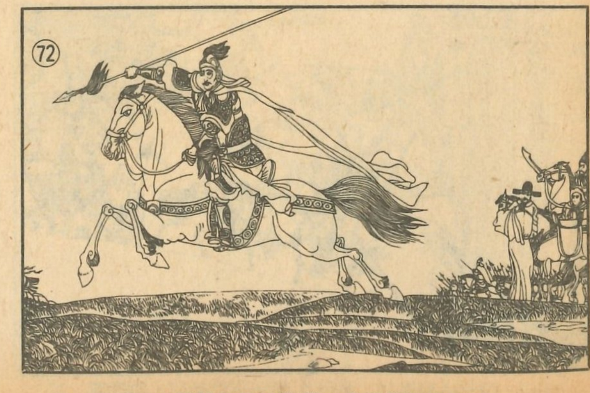
69　熊飛召集衆將商議，宣佈即日興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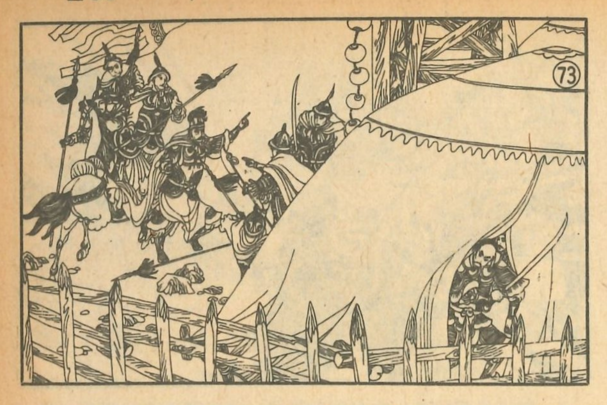
70　却說曾逢龍明知前途艱險，還是耐心安慰家人，馬不停蹄向北開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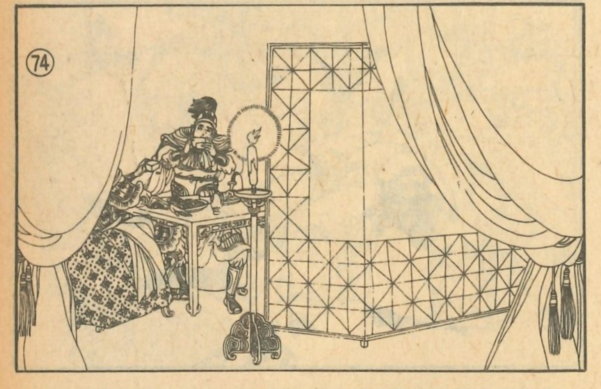
71　到達南雄界，遠遠望見一座孤城元軍圍得水泄不通。劉立首先請戰：冒死入城，裏面外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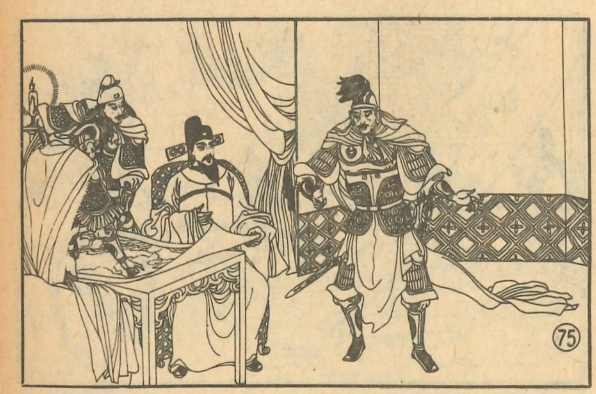
72　目送劉立單槍匹馬闖敵營，曾逢龍贊嘆不已。



73　誰知劉立剛入元營即滾鞍下馬，大嚷要見梁將軍。元兵把他當作奸細捉住。



74　梁雄飛一見，趕忙喝退隨從，親手鬆綁。兩人把盞密談到紅日西沉。



75　劉立夜裏回宋營繳令，說是城中約定後天申時放炮爲號，出擊元軍。曾逢龍嘉勉一番，自去打點軍務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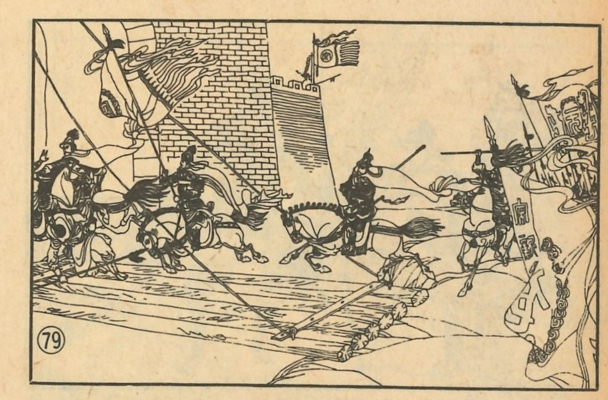
76　夕陽斜照，南雄城邊炮响三聲，曾逢龍投奏起營，劉立持旗領路抄元軍左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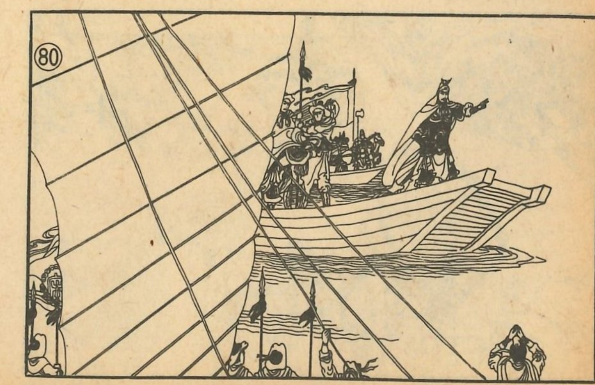
77　走進谷口，劉立丢下軍旗，策馬遁去，山上箭如雨發，宋兵紛紛墜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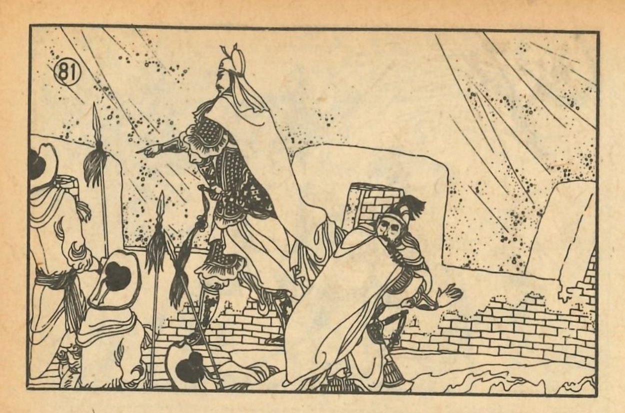
78　曾逢龍身中流矢，才知上當，猛然拔出箭頭，仰天大呼："老臣誤信奸人，有辱使命，死而有怨！"面南而拜頹然倒下。



79　元軍奪過旗號賺開城門，南雄再度失守。劉立得到呂師夔器重，受寵若驚。



80　宋軍殘部向南潰退，遇着北上戰船。混在其中的劉立哭訴"曾大人壯烈捐軀"熊飛淚如泉湧，下令退保韶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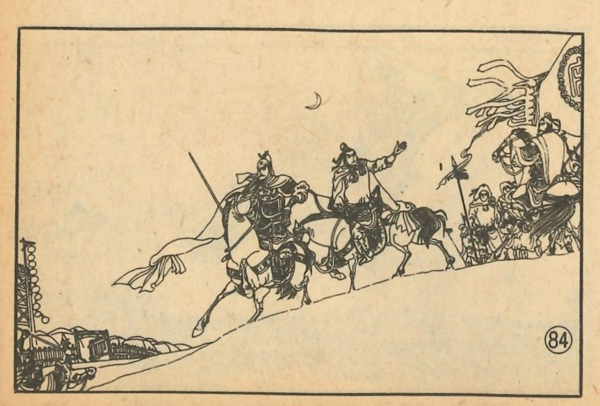
81　寒冬雨雪，呂師夔頻頻挑戰，熊飛親自登城指揮，互有勝負。劉立見城中防備森嚴，未敢造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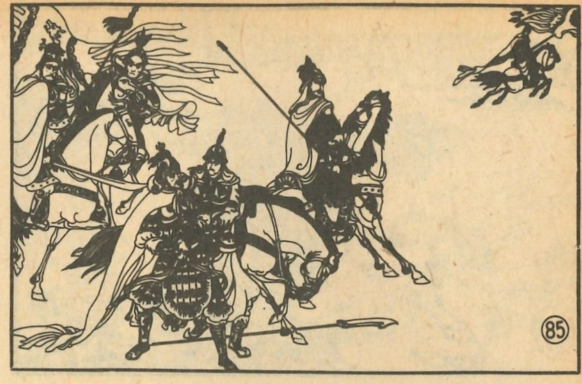
82　元主來書責備進軍遲緩，呂師夔正感沒趣。這時軍士呈上城中射來的密信，他閱罷大喜，趕忙佈置，等待魚兒上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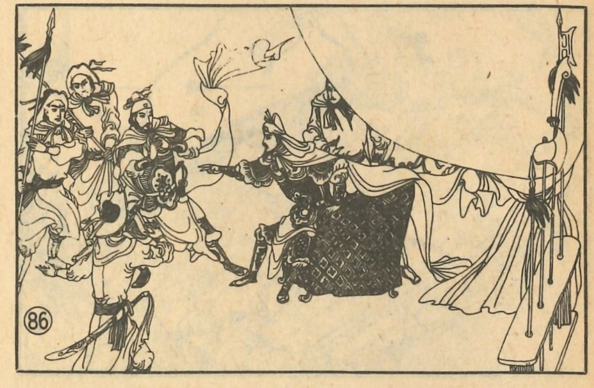
83　月黑風高，熊飛帶隊偷襲敵營，他隱約窺見敵主帥在燭光下觀書，心中疑惑，叫韓鵬來個"投石問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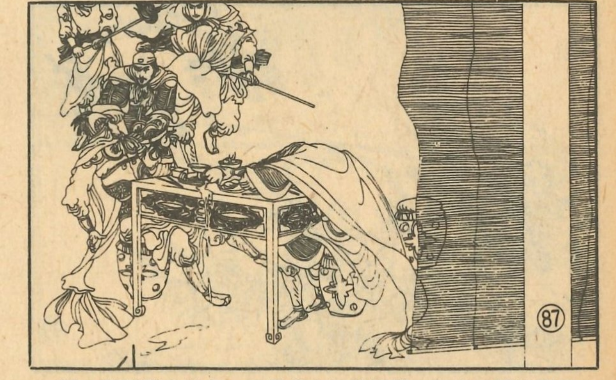
84　韓鵬一箭射中，沒有响動——是個稻草人！熊飛知道敵人有准備，馬上命令撤退，並親自斷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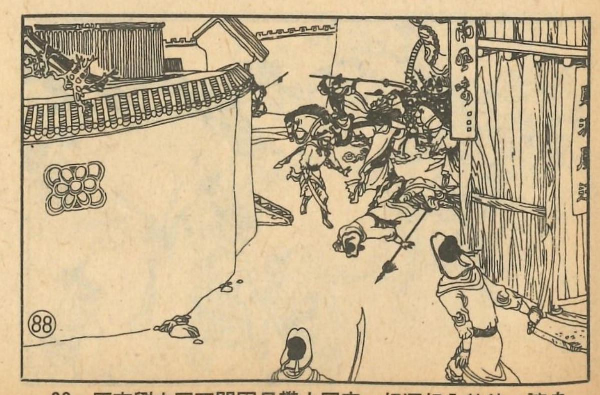
85　埋伏在暗溝裏的梁雄飛，迫不及待地跳出來。熊飛一劍揮去，削掉他三個指頭，這"招討使"疼痛難忍，不敢再追。



86　回到城裏，有士卒向熊飛報告：昨日午後撞見新來的軍校向城外放冷箭，箭頭上還夾着白色紙團。熊飛立即下令逮捕劉立。



87　來到劉立住處，只見桌上杯盤狼藉，把守西門的兩個軍目酩酊大醉，事態危急，熊飛傳令全城戒嚴。



88　原來劉立同西門軍目攀上同宗，好酒好肉款待，讓自己的兩個親隨代他們"巡邏"。這一日午牌時分，守門的士卒遭暗害，劉立吹起軍號，城門徐徐打開，元兵一窩蜂擁進。



89　熊飛知道西門出事，帶領衞隊趕去，正遇元兵入城，雙方展開一場惡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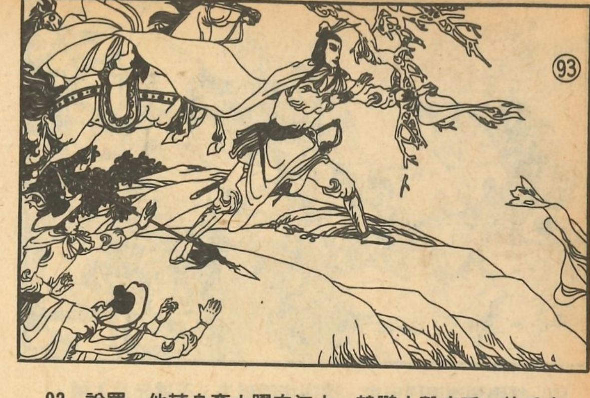
90　元軍傾巢而出，盡佔通衢大街。宋軍在巷口壘起椅桌雜物，棄騎步戰。敵人每進一步都得付出高昂的代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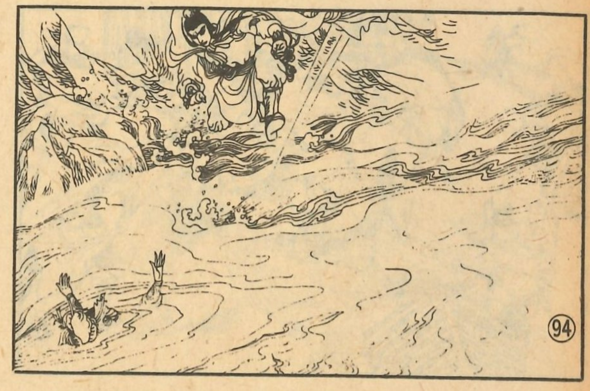
91　暮色蒼茫，幾十個血染征袍的東莞將士退到城南的山丘上。熊飛顫巍巍地站起發問："行前梅外先生所贈詩句，諸君可曾記得？"衆人齊聲朗誦："馬革裹屍眞壯士，陽關莫作斷腸聲！"



92　山下元兵喊降。熊飛凝視着情同手足的將士，心如刀割，一字一頓，聲聲帶血："願諸君保重，熊飛生是大宋民，死爲大宋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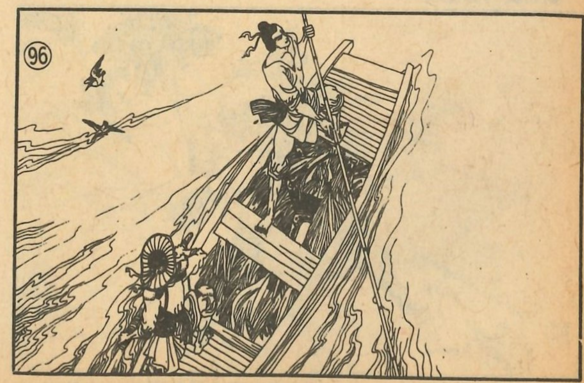
93　說罷，他轉身奮力躍向江中。韓鵬大聲疾呼，伸手去拉，只扯下一塊血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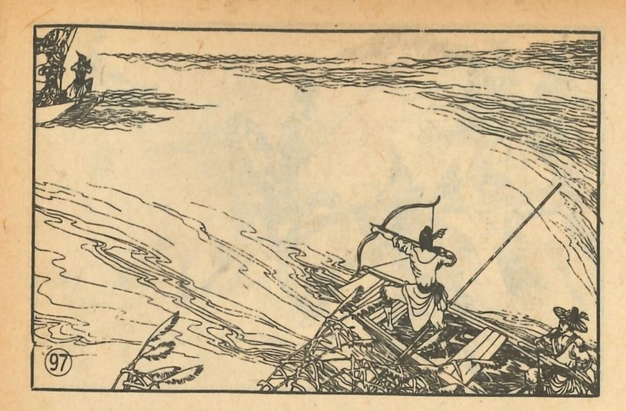
94　韓鵬咬咬牙，順勢一個箭步，跟隨熊飛跳下水去。



95　湞江上，韓鵬托着熊飛的屍體游向岸邊。迎面划來一隻小漁船。艄公正是作過引水的老漁民，他聞知韶州危急，特地擺渡來此搭救宋兵。



96　二人合力把將軍的遺體安頓在艙底。韓鵬改換漁裝，幫着老漁民向南划去。



97　天剛破曉，後面一隻敵船銜尾追來，喝叫他們停船。韓鵬屏住氣，連發四矢。



98　弦响處，敵船上三人應聲落水，桅杆折斷。船家驚得吐出舌頭，轉舵便走，喃喃罵道："劉立該死！"



99　傍晚，小舟泊岸做飯。突然閃出四個元兵，徑直朝他倆奔來。



100 未等元兵開腔，老漁民悶聲叫喊："松仔，上墟買米去！"隨手丟一個舊布袋。韓鵬機靈地接住："爹！錢不多，只買三斤吧！"懶洋洋地上岸。



101　元兵正要上船搜查，大路上又來了八個同伙，大叫"呂元帥將令，火速回營！"



102 飛騎馳近，前四個元兵"啊唷"幾聲，倒地不起。八個"元兵"一齊脫下外衣，原來又是喬裝的東莞勇士。



103 榴花村男女披麻戴孝。梅外先生守護胞妹，胸中抑制着千言萬語："血染榴花紅不盡，山澗長存鼓鼙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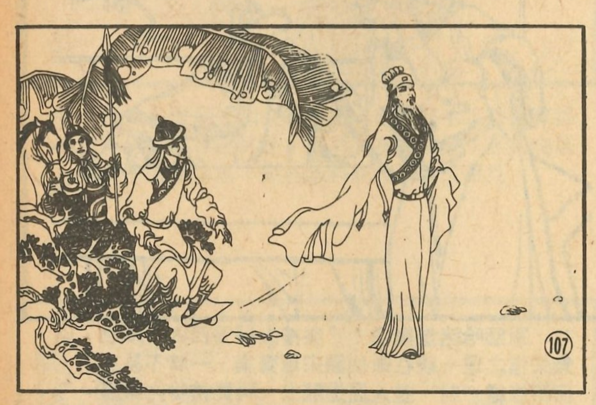
104 送殯的哀樂聲中，有村民來報：元軍成千人馬已到莞城。韓鵬緊急佈置，要在銅嶺決一死戰。



105 原來廣州得手後，梁雄飛發誓鏟平榴花村，以報斷指之仇。這一天他闖到村口，面對白衣素帽、手持刀槍的村民，先打了個寒噤。忽聽後面大喝："收兵！"



106 一個文官趕來傳達呂師夔之命："廣東未定，東莞豪傑如林，不可造次，着即收兵。"梁雄飛只好悻悻而回。



107 那文官下馬入村喊話。梅外先生慢條斯理踱出來，接過書函，見是呂師夔請他出任東莞知縣。他淡淡一笑，說道："兩鬢已隨國事白，青衫何用劫塵汚！"原書退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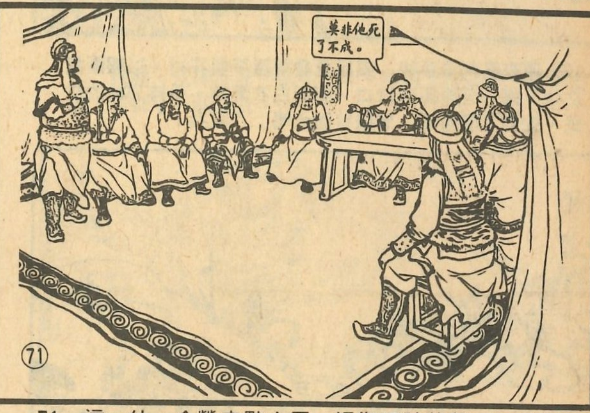
108 熊飛墓前，韓鵬奠過酒，再滿飲三杯，接過梅外先生的字卷，深深一鞠躬。韓鵬躍上小船，向行朝駐地——惠州甲子門疾駛。送別的人羣中，貞娘正揮手微笑。（完）

說岳全傳連環圖故事之十二

小商河 (三)

徐玉珊·編繪

[說岳全傳]是一部民間文學作品，多年來在民間廣爲流傳，深爲大衆所喜愛。岳飛和他率領的將士們，堅決抵禦金兵侵略，英勇奮戰，不怕犧牲的精神，激勵着廣大民衆，人們愛戴岳飛，以"撼山易，撼岳家軍難"這樣的詞句，贊譽他和他的軍隊，岳飛不愧爲我國古代的一位傑出的民族英雄。



71 這一仗，金營查點人馬，損傷不計其數。兀朮忽然想起：秦檜回國已久，爲何無音訊，頗疑有變故。



72 軍師哈迷蚩稟道："秦檜夫婦受四太子厚恩，必無失信之理。現在朱仙鎮宋軍齊集，一時不易攻下，何不修書一封，差人混進關去，叫秦檜從內策應。"兀朮應允。



73 却說秦檜在朝中，紅極一時，趙構十分寵信，這日正在府中飲宴，門公報說有人携帶機密，要求當面下書。



74 秦檜喚進來人，接過書信一看，原來是兀朮寫來的密信。信中說秦檜如能除掉岳飛，將來取得大宋江山，便算他第一功。



75 下書人去後，門公又報：新科狀元張九成參見。秦檜因張九成是抗金派，不是自己一路，幾次來拜，都未接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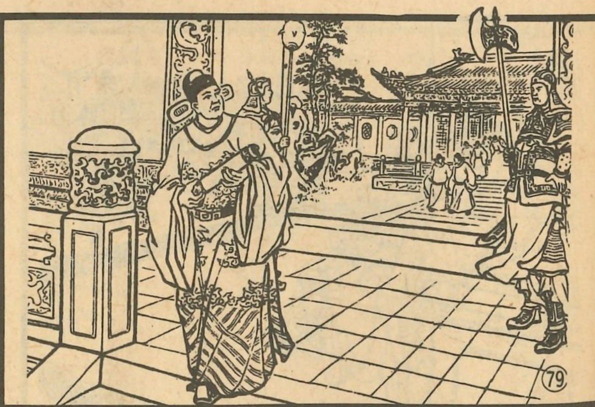


76 要給金國辦事，就不能將張九成留在朝中。秦檜眉頭一皺，立刻想出一條毒計，就叫門公快請張九成進來。

77 秦檜故作殷勤，對張九成恭維了一番，又說相機就要保舉他。張九成看不透他的奸謀，信以爲眞。



78 次日早朝，秦檜出班啓奏："新科狀元張九成文武全才，熟知兵法。岳元帥營中需用文武幹辦，可讓他去共同策劃。"趙構對秦檜自是言聽計從，立刻准奏。



79 張九成見秦檜保舉他到岳飛軍中，文官授武職，十分詫異，但事已如此，只得遵旨而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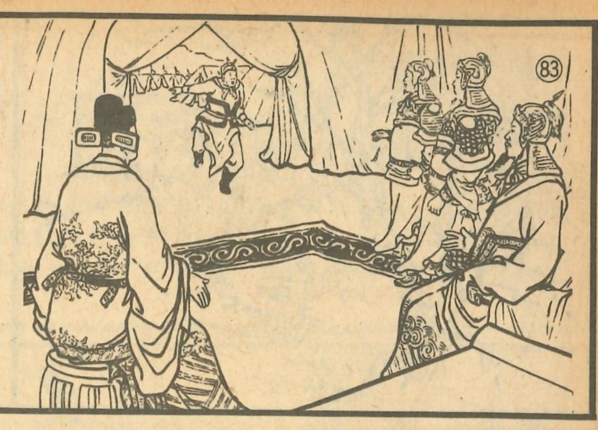
80 張九成對岳飛是極爲欽佩的，能助岳飛擊退金兵，救百姓出水火，何樂而不爲。他想到這裏，滿心高興地向岳營報到去了。



81 再說岳飛爲了和金兵決戰，已經把手下岳雲等得力大將分配到各個兵營，協同向金營進擊；點將完畢，正要回後帳休息，忽報新科狀元張九成稟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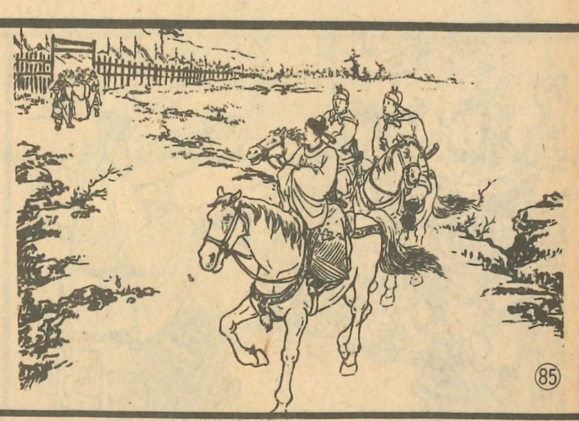
82 張九成來到大帳，參見元帥。岳飛叫一旁設座，問他來前經過。張九成把秦檜在朝中情形，如實稟報。岳飛和衆將聽說秦檜在朝中攬權，一意孤行，全都忿忿不平。



83　岳飛見張九成胸懷開闊，見識遠大，十分器重；正在閒談，忽報聖旨到，命新科狀元張九成接旨。



84　張九成接旨。只聽欽差道："聖旨命張九成往五國城去問候二帝，特此欽賜符節，望闕謝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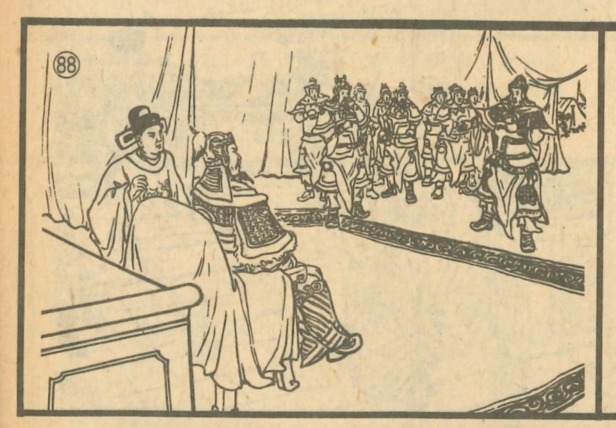
85　那欽差讀罷聖旨，交代了符節，又對岳飛說："速命狀元起身，不得遲誤。"說完，就上馬回去了。



86　欽差走後，衆人回到帳中，議論紛紛，都說這一定又是秦檜的奸計，排除異己，趕盡殺絕。一個書生下筆雖可洋洋萬言，叫他在千軍萬馬中衝過，豈非白白送命，個個嘆息不已。



87　岳飛沉吟半晌，他見張九成神色鎮定，暗暗佩服。他想奉旨出發，理當携帶隨員，當時就升帳問誰敢送張九成衝過番營。



88　只見帳下一人應聲願去。岳飛看時，却是湯懷。



89　岳飛因見湯懷已過壯年，武藝又不十分高強，這一去不知能否回來；想起自幼結義的感情，忍不住心裏一酸，淚隨聲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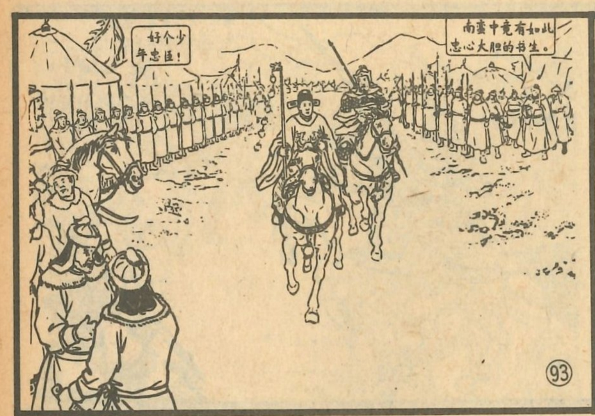
90　衆將送出營門，望着張九成和湯懷騎馬去遠，才默默回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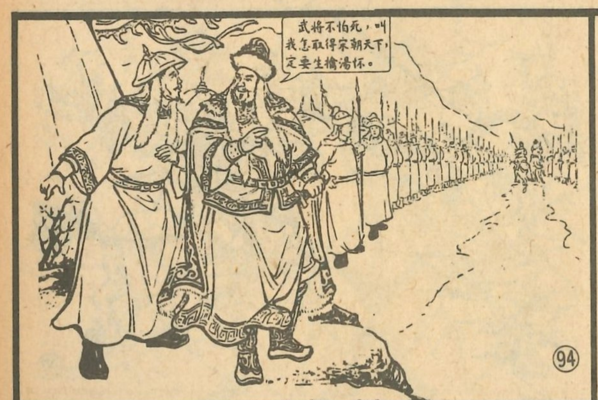
91　却說湯懷保着張九成來到金營門外，大聲通報。



92　兵丁進帳報與兀朮。兀朮暗想：中原竟有這等忠臣，眞是可敬。傳令讓路；又派了一員平章，帶領五十金兵，送他到五國城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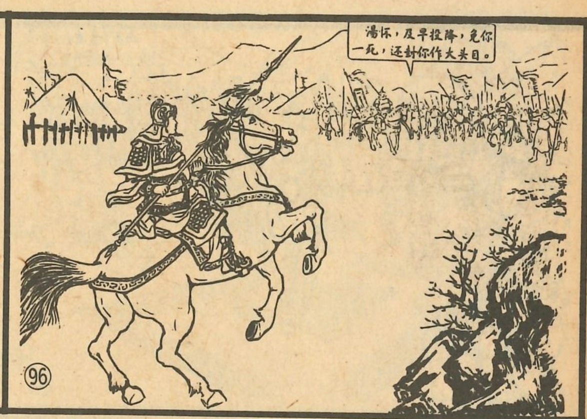
93　號令傳下，五營八哨的金兵，向兩下分開，讓出一條大路。張九成同湯懷穿營而過。衆金兵望着這個儀表大方、神態自若的少年欽差，人人喝采。連兀朮也不住口的稱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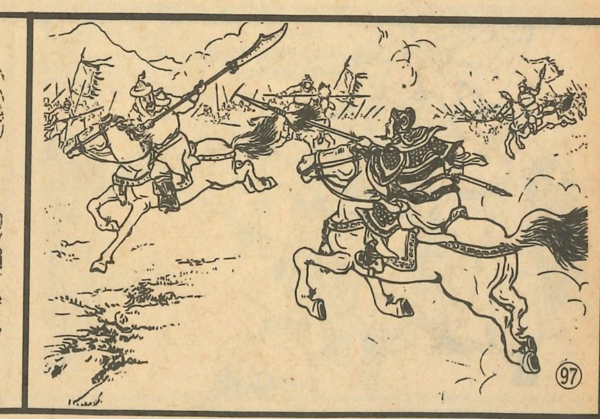
94　兀朮看見湯懷，便問軍師那個拿槍的人是誰。軍師說："這便是岳飛手下的湯懷。"兀朮一聽立刻傳令大營作好準備，只等湯懷回來，一定將他生擒活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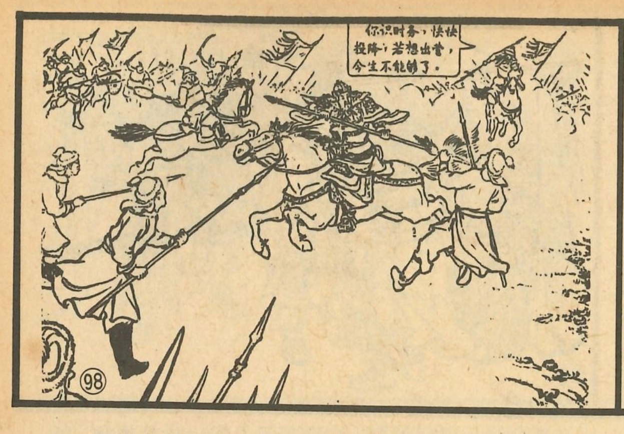
95 張九成、湯懷二人出了金營，金營派的平章和五十名金兵接住。湯懷向張九成告辭。張九成知道湯懷回去凶多吉少，十分難過，只得珍重道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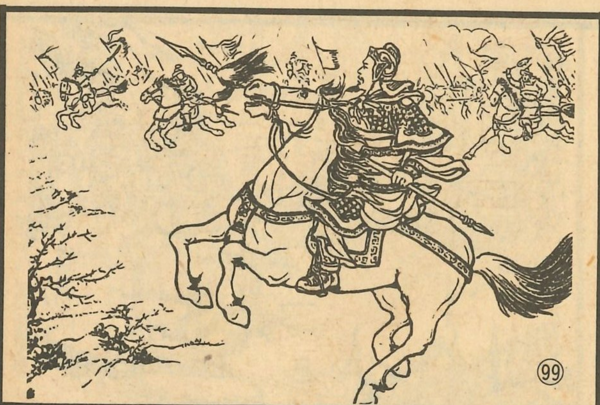
96 湯懷望着張九成去遠，回馬來到金營。金兵齊聲吆喝，勸湯懷投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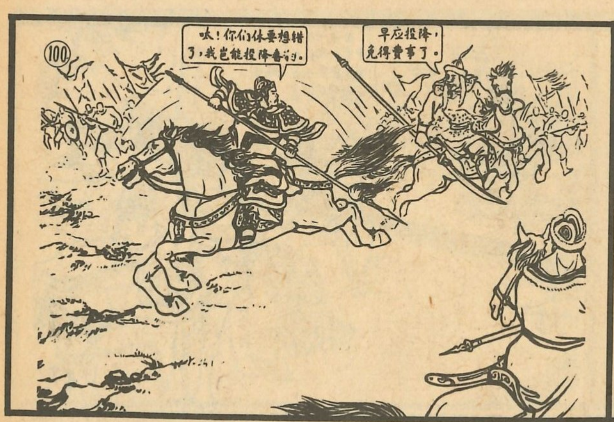
97 湯懷大怒，衝入重圍，與金兵大戰在一起。



98 湯懷本領原較平常，這座金營，方圓五十餘里，如何殺得出去！他奮力砍殺，金兵金將還是一層一層圍了上來。



99 湯懷直殺得人困馬乏，漸漸難支。他想，今日殺不出重圍，倘被金人拿住，一定會受辱，不如自盡了吧！



100 湯懷把手中槍左右撥開許多兵器，大叫一聲，喝住了衆金將。衆金將還以爲他要投降呢！

101 湯懷向着岳飛大營，仰天大叫道："元帥大哥，小弟今生不能和你見面了！各位將軍弟兄們，俺湯懷與你們永別了。"說罷，掉轉槍尖，向咽喉刺去。



102 湯懷死後，衆金將只好報與兀朮。兀朮命將首級號令軍前。



103 宋營兵將看見湯懷首級，齊聲痛哭，岳飛更是悲不成聲。



104 大營立刻備辦了祭禮，岳飛與衆將向金營遙祭，發誓定要掃盡金兵，直搗黃龍府，爲湯懷和中原百姓復仇。（本段完）





上兩圖爲本故事主要人物

武俠掌篇

馬彪・文
可飛・圖

山水明月



圖奪山水畫

太平鎭本來並不太平。

太平鎭原是個强盗窩，但在十多年前的一個夜晚，一夜之間，所有的强盗忽然全走光了。所以，强盗窩就變成了安樂窩，成了名符其實的太平鎭。

十多年來，住在太平鎭上的人，都已深深的感覺到這是個實實在在，難得的太平鎭市，爲本鎭的太平、安樂感到驕傲。

雖然，太平鎭上偶爾也會有些過路的江湖客。

那些江湖客，也許是强盗、惡漢、作奸犯科被官府緝拿的凶犯，懷有空空妙手絕技的小賊，但是這些人都沒有影響到太平鎭的太平安樂，對太平鎭造成任何妨礙。

因爲太平鎭上有座馬家大院，馬家大院的主人馬玉山，是個五十多歲的老人。

在全鎭人的眼中，馬玉山是個了不起的大好人、大善人，祥和豪義的長者。

馬玉山家大財大，是太平鎭上的第一大戶，全鎭一百多戶人家的財產加起來，有沒有他的一半，都是問題。

據傳說，他的家財多得無可計數，要算起來也是無法計算的天文數字。

但，傳說只是傳說，事實眞相如何，就沒有人知道了。

不過，這十多年來，馬玉山完全憑仗着錢財，維護着太平與安樂，倒確是事實。

只要有人有困難，不管是本地人、外地人，或是江湖上的惡客凶漢，强盗之流，馬玉山總是抱着花錢消災的心理，慷慨解囊相助。

命喪寶劍下

有一回，三個江湖惡客來勢洶洶的找上了馬家大院，獅子大開口，勒索馬玉山一萬兩黃金，否則便要殺光全鎭的人，放火燒平太平鎭。

一萬兩黃金，這是個相當龐大的數目。

黃金的價格是白銀的三十倍，一萬兩黃金就等於是三十萬兩白銀。

馬玉山對這三個江湖惡客的勒索，竟然神色不變，滿口答應，並且含笑恭敬地將這三個江湖惡客請進馬家大院，在大廳上設宴擺酒款待，待如上賓。

那一頓酒筵，三個惡客吃喝得並不愜意，簡直味同嚼蠟，如坐針氈，渾身都極不自在。

因爲在酒筵間，馬玉山露了一手武功，震懾了三個惡客，驚嚇得他們儍了眼。

他們雖然都算得上是江湖高手，但在馬玉山露了那一手武功之後，他們才知道他們看走了眼，馬玉山是位深藏不露的武林高手。

馬玉山雖然露了那一手武功，震懾了三個惡客，但是卻沒有爲難他們，並且還每人贈送了他們一千兩白銀。

自那以後，江湖上才傳了開來，馬玉山是位深藏不露的武林高手。

* * *

太平鎭已經度過十多年的太平安樂歲月。

歲月不饒人，馬玉山也由五十多歲的老人變成了六十多歲的老人，尙幸他的身體還很健壯。

但是，現在的太平鎭忽然變得不太平了。

這對於太平鎭上的人來說，當然是件很不幸的事情。

只是，當不幸降臨的時候，誰又能推得開，甩得掉呢？

趨吉避凶雖然是最好不過的事，但常言亦有：「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之說。

所以，很多人往往以這兩句話爲藉口，對那未來的禍福置之不理。

其實，人生往往都是生活在無可奈何之中的。

* * *

那是一個深秋的夜晚。

深秋的夜晚，空氣中有令人說不出的蕭瑟冷寂。

鎭街上落葉隨風遍地飄滾，鎭上的店舖，絕大多數已關門休息。

太平鎭的晚上，向來就不熱鬧，所有店舖也都是很早就關門休息，唯一休息得較晚的，只有一間小酒館。

不過，小酒館到了亥正以後，酒客也是寥寥無幾。

事實上，大多數是規規矩矩的生意人，莊稼漢，好酒貪杯的又能有幾人？

鎭街上行人冷寂，馬家大院裏跟平時一樣，除了幾個輪班當値的護院守衞之外，大多數的人也都已就寢休息。

只有馬玉山還沒有睡，獨自靜靜地坐在臥房裏沉思着。

這個六十多歲的老人，一向都有早睡早起的習慣，今天似乎有點反常。

他爲什麼還不睡？又在沉思什麼？

馬玉山在沉思中，眼前幻現出了一個人的臉形輪廓。

那是一張女人的臉孔，非常美麗的少女臉孔，長身玉立；活脫脫是他已亡故多事老妻的臉孔。

但是，他眼前所幻現的是他老妻的影子嗎？

當然不是，那是像極他老妻的唯一的愛女的臉孔。

他的愛女馬吟雪，自七歲就被雪山神尼收作弟子，相約十二年後的今天，令他愛女返家父女團聚。

父女一別十二年未見，愛女已經十九歲，現在長得什麼樣子，他雖然不知，但愛女幼年那與她母親酷像的臉形輪廓，已深印在他的記憶裏。

他默默計算日子，愛女的歸期只在今明日之間。

所以，他心情興奮得睡不着，眼前幻現出了與亡妻相像的少女臉孔。

這也難怪，分別十二年的愛女即將歸來團聚，他的心情怎會不興奮？又怎能睡得着？

* * *

夜已深沉。

馬玉山的臥室中一燈如豆。

外面雖然霜寒露重，夜涼如水，但是他不但毫無睡意，精神反而因爲心情的興奮顯得更好！

他靜坐在一張桃木長案前。壁上掛着一幅很普通的朱子治家格言立軸，他臉上浮現起一抹異樣的光采，站起身子，伸手翻轉過那幅立軸，立軸背後竟然另有春秋；黏貼着一幅畫。

那是一幅明月山水圖畫，圖畫中的景物很幽靜，很美。

他靜靜地看着那幅圖畫，一雙眼睛恍如着了魔似地不瞬不眨，人也一動不動。

這幅明月山水圖，他已經看了好多年了，始終領悟不出畫中的玄機奧妙，但是他卻知道這畫中確實隱藏着極大的玄機；曠世的武林奇珍異寶。

良久，良久，他方始神情有點沮喪地輕吁了口氣，緩緩將立軸翻轉過來，回復原狀。

也就在他將立軸回復原狀之際，院子裏突然傳來一聲震耳的沉喝聲。

「站住！」

「什麼人？胆敢夜闖馬家大院！」

馬玉山心中不禁微微一驚，繼而一喜！

驚的是，在這深夜時分，來闖之人顯然不是什麼好路道。

喜的是，莫非是愛女回來了？

心中驚喜之間，人已急步走向臥房門外。

他剛走出臥房門中，便已聽到了一句：「馬老兒，快滾出來！」

這人的聲音有若洪鐘，又彷彿半空中響起一聲焦雷。

馬玉山眉頭不由一皺，緩步從容地走了出去。

好熱鬧，院子裏竟然站立着一大羣——最少有十七八個淸一色的黑衣人。

夜行偸盜的賊徒，大都穿着黑衣，因爲穿着黑衣在夜色中容易掩藏行動。

不過，這些黑衣人雖然都穿着一身黑衣，但卻似乎絕無掩藏行動之意。

這羣人好像不是來偸盜的賊徒，他們是點着火炬，明火執杖而來。

情形很顯然，這羣人是公然搶劫的强盗。

鼠輩狗偸之輩固然可惡，但是明火執杖公然搶劫的强盗更可惡，而且該殺！

馬玉山目光一掃，已看見那個叫他「滾出來」的人，是個巨無霸型的彪形大漢。

這彪形大漢，身高足有八尺，相貌十分凶惡威猛，穿着一件單薄的黑上衣，敞開着胸襟，露出胸脯上黑毛和堅實的肌肉。

無論是誰，乍然遇上這麼一個架勢凶猛的巨無霸，難免會嚇一跳。

但是馬玉山沒有，早在二十年前，他曾赤手空拳制服過一個更强壯，更高大，巨無霸型的凶人，而且所花費的時間只不過是轉瞬之間。

所以，身材高大的人，未必一定可怕。尤其是武功，更不能以身材的高大矮小，作爲衡量的準則。

馬玉山一身武功極高，二十年前就已是江湖上的一流高手，他當然不會怕這個巨無霸，也不會怕對方人多勢衆。

不過，他卻知道太平鎮上十多年平靜的生活，可能就此宣告結束。

＊　＊　＊

彪形大漢手中握着一把明晃晃的鋼刀。

人是巨無霸型的，鋼刀也是巨無霸型的。

那是把最少長有五尺，重有六十斤以上的厚背大砍刀。

這種人配上這種刀，威勢實在非常嚇人！

但是，馬玉山並沒有被他的威勢嚇住，他邁動腳步；不緩不急的向這巨無霸般地大漢面前走去！

「站住！」巨無霸突然又若雷響般發出一聲巨喝：「馬老兒，快把東西交出來，俺可饒你不死！」

馬玉山停步站住，眉頭一皺，道：「尊駕是誰？」

巨無霸氣勢傲然地大聲說道：「俺姓吳名天霸，外號叫『大力猩猩』，俺用的刀就叫『猩猩刀』！」

「哦。」馬玉山淡淡一笑道：「你這大力猩猩不在深山裏，跑來這裏幹什麼？」

吳天霸怒吼道：「少說廢話，你快把東西交出來！」

馬玉山道：「你想要什麼東西？一根香蕉？還是一隻母猩猩？」

吳天霸外號「大力猩猩」，他的形貌也的確像一隻猩猩。

猩猩是一種性情暴躁易怒的野獸，吳天霸的性情也暴躁易怒，和猩猩差不多。

但是他畢竟是人，比野獸的智慧要高，所以他在暴怒中，居然能壓低嗓子，沉聲說道：「俺要的是一幅明月山水！」

「明月山水？」馬玉山做作的想了想，搖頭道：「明月山水是什麼東西？老夫不懂。」

吳天霸道：「那是幅有山有水，有個明月的名畫。」

「名畫？」馬玉山輕輕一笑道：「這個老夫就更不懂了，這種附庸風雅的玩意兒，老夫不懂也無從興趣，想不到你這個大猩猩居然懂得，而且還有興趣，這倒眞是有趣得很。」

吳天霸手中大刀突然一揚，瞪起一雙巨目道：「你的腦袋若是給俺一刀砍下來，那可就無趣了！」

馬玉山笑笑道：「老夫近來心情特佳，覺得每件事情都很有趣，你若是眞能一刀把老夫的腦袋砍下來，那必定更有趣，你不會讓老夫感到失望無趣吧？」

吳天霸聽得不由一怔，他想不到這個六十多歲的馬老兒，居然會有這樣裝瘋賣傻的本領。

他吸了口氣，沉聲說道：「馬老兒，你最好是乖乖的把明月山水交出來，否則……」

「否則怎樣？」馬玉山接着問。

吳天霸道：「俺可以給你一點時間，你不妨考慮考慮。」

「用不着考慮。」馬玉山說道：「老夫根本就沒有你說的什麼明月山水畫。」

吳天霸巨目暴瞪道：「馬老兒，你別敬酒不吃吃罰酒！」

馬玉山冷冷一笑，道：「老夫既不吃敬酒，也不吃罰酒，只想吃猩猩肉，喝猩猩血！」

吳天霸巨目中突然兇光激射，怒喝道：「你既然要找死，那就怪不得俺了！」

話落，人已飛身猛朝馬玉山撲了過來。

他這一撲之勢，很有點像「餓虎撲羊」。

但是，馬玉山絕不是一隻羊。

吳天霸在飛身撲出的同時，手中沉重的厚背大砍刀也已高舉砍下！

這一刀隨着撲勢砍下，雖然凌厲威猛非常，但是，馬玉山卻不慌不忙地閃開身避了開去。

「鏗！」地一聲激響，大砍刀沒有砍中馬玉山，砍在石頭地上，火星四射，地上的石頭，居然被他一刀砍碎！

這剎那，馬玉山人已閃身進入屋內。

吳天霸一刀落空，陡見馬玉山閃身進入屋內，他雖然沒有敢立刻追蹤撲入屋內，但卻厲聲吼喝道：「馬老兒，你眞是沒種，俺才發了一刀，你就怕了，躲進屋裏……」

他話未說完，馬玉山已從屋內走了出來，手中也握着一把刀，冷笑接口道：「誰說老夫怕了！」

原來他閃入屋裏是取刀。

他的那把刀雖然也是把明晃晃的鋼刀，但長度與重量卻與吳天霸的厚背大砍刀難成比例！他那把刀的長度不過三尺左右，重量決不超過十斤。

吳天霸目光一瞥馬玉山手中的鋼刀，突然冷冷一笑，道：「原來你也是用刀的，這倒好，俺就和你刀對刀大幹一場，看看你的刀法如何？」

話落，他已揮刀攻出。

他身材高大，膂力也極驚人，每一刀攻出，都有天崩地裂的威勢。

雖然他的刀法並不快，但卻攻中有守，而且防守得十分嚴密。

馬玉山的鋼刀重量雖還不足十斤，他的刀法雖也以力道沉雄威猛著稱，可是如今與吳天霸這一動上手，相比之下，頗有那小巫見大巫之感。

轉眼工夫，兩把刀交戰已四五十回合。

吳天霸一直都佔着優勢，馬玉山已被迫落下風。

驀地，馬玉山的刀勢急變，人也跟着騰空躍起，身法有若飛鳥般地輕靈非常。

吳天霸不由微微一怔，他似乎想不到馬玉山的身法居然如此輕靈。

就在他微微一怔間，馬玉山身形已如飛鳥般盤空一匝，倏地頭下腳上，刀光如雪地朝他頭頂上砍下！

吳天霸心中一驚，身形急閃。他閃避已不算慢，但肩頭上還是挨了一刀！

馬玉山心中不由暗喜，但這暗喜隨即變成了驚愕。

他這一刀確實已砍中吳天霸的肩頭，照理，吳天霸的一邊肩頭應該被這一刀連肩帶臂砍斷才是。

可是理雖如此，事卻不然。

吳天霸在眼看閃避不開的情勢下，他已運聚眞氣，肩頭肌肉墳起運功一震，竟將馬玉山的刀鋒彈震開一邊。

這一手高深的內家氣功，實在很高絕驚人。

吳天霸嘿嘿一笑道：「馬老兒，你已經老了！」

馬玉山身形落地，臉色勃變，手中刀勢再次急變，轉朝吳天霸的咽喉刺去！

這是馬玉山一生苦練的「針刀」絕技，刀勢如針般尖銳，一擊絕對致命的殺着，而且刀勢詭異絕倫，江湖上能夠閃避得開這一刀的高手並不多。

吳天霸並沒有閃避，不過他的厚背大砍刀也絕不比馬玉山的刀勢慢，奇快無比的迎了上去。

兩刀相交，「鏗！」的一聲暴響，馬玉山的刀立被震得向一旁蕩開，再度落處下風。

吳天霸一聲狂笑，厚背大砍刀急揮，毫不留情地一口氣連攻十三刀。

這十三刀正是吳天霸引以自傲的「攔腰十三斬」，每一斬都霸道無比，都足以將馬玉山的腰斬成兩截。

馬玉山連接十二斬，他額上已冒出冷汗。

第十三斬，是最後一斬，也是威力最霸道的一斬，馬玉山想咬牙勉力强支硬接，奈何已經酸痲無力。

這時，情況眞是危急萬分。

但就在馬玉山的一條老命將濺血刀下，千鈞一髮之際，吳天霸那沉重的厚背砍刀，突然被一股絕强的勁道震蕩開去。

「鏗！」地一聲暴響中，吳天霸看見了一個白衣如雪的少女，白衣少女手中握着一把劍。

吳天霸的刀就是被這白衣少女的劍震蕩開去的。

白衣少女年約十八九歲，長得很美，祇是此刻臉色凝寒如霜。

她手中握着一把劍，劍身晶瑩如一泓秋水，光鑑照人，識貨的人都能看得出來，那一定是把寶劍。

吳天霸目光一瞥自己的大砍刀，臉色不由突然大變！

他的這把大砍刀雖然不是寶刀，卻曾經砍過不少江湖高手的刀劍，不料今天竟被白衣少女的那把劍，一劍崩缺了一道缺口。

那白衣如雪的少女正神色冷凝地站在他與馬玉山二人中間。

吳天霸臉色一變之後，立即吸了口氣，巨目噴火般地怒瞪着白衣少女，喝問道：「妳是誰？」

白衣少女淡淡的笑道：「你看呢？」

吳天霸道：「俺看妳有點像個死人！」

白衣少女又淡淡一笑道：「就算我是個死人，總比你這個像隻大猩猩樣的死猩猩好看一點。」

這白衣少女正是馬玉山分別十二年的愛女馬吟雪。

她回來得正是時候，若再稍遲片刻，恐怕只能替他老爹料理後事了。

馬吟雪當然不知道吳天霸的外號叫「大力猩猩」，她只是因爲吳天霸的長相很像猩猩，才這樣說的。

吳天霸冷冷一笑道：「妳居然敢插手管俺大力猩猩的閒事，看來妳一定是活得不耐煩了！」

「你才是活得不耐煩呢！」

「臭丫頭！」

「死猩猩！」

「臭丫頭，妳有種！」

「死猩猩，你却是個大沒種！」

吳天霸想不到這白衣少女的每一句話都與他針鋒相對，絕不饒人，他心中不由怒火如雷，厲喝道：「臭丫頭，妳可知道凡是與俺作對之人，只有死路一條！」

馬吟雪冷冷道：「死猩猩！你可知道凡是前來馬家大院鬧事之人，就絕對活不了！」

吳天霸瞪目道：「妳憑什麼說這句話？」

「你又憑什麼說這句話？」

「憑俺手中的大刀。」

「我憑的是手中的這把劍。」

「妳憑着一把劍就敢與俺相爭？」

「爭？」馬吟雪愕然一怔，道：「爭什麼？」

吳天霸嘿嘿一笑道：「明人面前不說暗話，妳也不必裝蒜！」

馬吟雪不由又愕然一怔，心中更感十分詫異。

她根本不知道這個大猩猩樣的巨無霸，要爭奪的是什麼東西？她只想到這麼多黑衣人夜闖馬家大院，若不是他老爹的仇家，就一定是不懷好意，全心來找痲煩的。

而吳天霸心中却有着一個錯誤的想法，他一直認爲這白衣少女也是爲爭奪明月山水畫來的。

「妳竟究是什麼來路？單獨一人居然也敢打這個主意？」吳天霸冷冷問。

馬吟雪臉色寒如冰雪，冷然道：「這一點你不必知道，不管你想爭奪什麼，既然已經來此，就休想活着離開這裏！」

吳天霸厲吼道：「妳好狂的口氣，想找死，俺就成全妳好了！」

厲吼聲中，沉重的厚背大砍刀隨之揮舞攻出，威力之强勁剛猛，實在驚人非凡。

但是，馬吟雪却一點也不在乎。

雪山神尼爲當世武林佛門三大奇人之一，馬吟雪自七歲被神尼收爲弟子，帶往雪山傳藝，十二年苦練迄今，一身武功劍術已盡得神尼眞傳，足以列身當今絕頂高手之林。

就算吳天霸的刀法威力再强再猛，她也不會在乎，不會將他放在眼中。

刀光如雪浪翻湧，直朝馬吟雪攔腰斬去！

由於剛才馬吟雪一劍就將他的大砍刀崩缺了一道缺口，他似乎已知道眼前這個白衣少女，不是個容易對付的武林高手，所以，他一出手就施展出他素向引以爲傲的「攔腰十三斬」絕學刀法。

但是，如雪的刀光才翻湧斬出，眼前白衣少女的人影却不見了。

他心中不禁霍然一驚，心直往下沉！

雖然，他很想急急收回或穩住刀勢，但由於用力太猛，一時之間却無法收回穩住，他的刀仍在發揮它的威力。

那剎那，他的刀法已變成盲目的刀法。

（以下轉入壹一八頁）

俠情風趣中篇故事／王寶寶·文　可飛·圖

小草包

二：草包小子　坐地爲王

上文提要： 前文書至江夏府三班總捕頭黃二郎，有個十三歲的小兒子叫黃小虎，黃小虎對於讀書不感興趣，但却經常偷偷溜進大牢裏，和那些被囚禁在內的江洋大盜打交道，還從他們身上學到不少武功，這天鎮上的一座錢莊被强盜搶光了錢財，還殺死了錢莊內的兩個伙計，這錢莊是黃二郎的朋友二牛家的，二牛對黃二郎訴說，縣裏捕快辦事不力，找不到原兇，小虎見狀，決定自己四處偵察，希望能抓到兇手……



小虎道：「娘，我聽到啦！」

老娘這才破涕爲笑，道：「要不要再添飯？」

「不要了。」小虎搖搖頭，道：「娘，我還有事要出去。」

「你還有什麼事啊？唉！不是我說你，此刻也不是上書院的時刻，你一天到晚野，交些狐羣狗友，這樣下去，那有出頭天哪！」

小虎踢開板凳，挨近老母，道：「娘，我不會的，今天我是幫爸辦事。」

「你爹有什麼事要你辦？」

小虎正經八百地道：「今天街上出了大搶案，我正在打聽那些土匪的綫索，好讓爹立個大功昇個官啊！娘，你說好不好？」

「難得你還有這份孝心，娘爲你爹高興。」

「那我去啦！」

小虎洋洋得意走出家門，看看天色還早，一步三擺地向土地廟走去。

時間轉眼即過，申時已至，炊煙四起，小虎獨自踱到了土地廟，看看四下無人，誠心誠意地燒了三支香，禱告道：「土地公公，急急如令，保佑我初次出馬辦案，手到擒來，到時我給你滿桌酒菜，再找個土地婆婆來陪你。答不答應，請你宣示在卦上。」

說完拿起桌上的卜龜，往地上一丟，二塊卜龜落在地上居然不陰不陽，直立在地上。

這是怎麼回事？小虎不由看得呆了，按理，卜龜一正一反，代表一陰一陽，就表示土地公答應了，若是全陰或全陽，就表示不答應，沒指望，可是現在既不陰也不陽，直立在地上，土地公是答應呢？還是不答應呢？

他奶奶的，土地公也在跟他開玩笑，這是什麼玩意嘛？小虎心裡有點嘀咕，他不相信會如此巧，拾起卜龜又往地上丟，「的，壳」一响，又是直立在地上。

小虎火可大啦，從地上抓起卜龜，就望着被煙火薰得發黑的土地公丟去。口中道：「土地公啊，你別敬酒不吃，吃罰酒，惹我空手回來，一定要剝下你的衣裳當尿布。」

他想自己已經用不上尿布了，又改口道：「就給阿香當洗脚布好了。」

「跟誰洗脚呀！」三八花一脚闖了進來，嘻嘻哈哈笑着問。

小虎想了也好笑，轉身道：「叫妳跟我洗脚呀，妳肯不肯？」

三八花笑道：「你有沒有香港脚？」

「什麼叫『香港脚』？」小虎一怔，他從來沒聽過這個名詞。

「就是像大人一樣，脚丫子癢，脫了鞋子拚命搓呀揉的。」

小虎笑道：「我可沒發癢。」

三八花嘻嘻笑道：「那替你洗洗沒關係啦，反正像我每天刨騾蹄一樣。」

「好呀，妳把我當畜牲，罵人不吐髒字，看我不揍扁妳。」小虎跳過去抓三八花，三八花又跑又躲，二人嘻嘻哈哈鬧在一起。

「嗨，你們在捉迷藏呀，我也參加一個。」是呆瓜的聲音。

小虎忙剎住脚步，想起還有正事要辦，忙道：「不要鬧了，三八，妳打聽得怎麼樣？有沒有確實的消息？」

三八花坐下來喘着氣道：「當然有啦！」

小虎聽得精神一振，道：「好，快說，呆瓜，你也坐着聽，有了綫索就好辦。」

三八花道：「我回去問二掌櫃，問不出所以然來，就跑到城北的粱記騾馬行問粱二哥。」

小虎急急道：「他怎麼說呀？」

三八花道：「他說呀，他說這段時間裡，有二起客人訂車子，一個是葯材商，訂了一輛，說到關外來回。」

「那不是，一輛車不夠用。」小虎立刻分析道：「還有呢？」

「另一起，有個客人訂了五輛車；單程，說要往淮陽，丟了二百兩銀子，叫粱二哥派人自己去把騾車拉回來。」

小虎捉摸着這一番話：往淮陽，單程，出手就是二百兩，心頭一震，難道是「花裡嬌」那批娘兒們幹的？

他印證了鉄鍋給他的消息，猛然一拍大腿道：「有了，一定是他們！」

呆瓜怔怔地望着小虎，呆呆問道：「是他們？誰啊？」

「馬子。」小虎脫口就說那本「天書」裡的行話。

呆瓜更摸不着腦袋問：「馬子是什麼？」

小虎敲他一記响頭道：「馬子就是女人，女人就是馬子。」

三八花吃吃笑道：「小虎哥，你沒吃晚飯吧？」

「沒有啊！」小虎奇怪三八花怎麼知道的。

三八花嘰哩笑道：「我看你是餓得頭發昏囉，什麼馬子女人的，說話有點牛頭不對馬嘴。咱們可是在商量綫索哩。」

「妳懂個屁！」小虎敲了三八花一記响頭，神穩得很：「告訴妳，强盜就是這些女人，女人的頭頭叫『花裡嬌』。」

「什麼女人呀，花裡嬌呀！小虎，你在說故事啊？」阿香跨進土地廟就接上了口，大牛陰陽怪氣地跟在後面。

小虎跳起來道：「大牛，我有强盜的綫索了。」

大牛吃驚地道：「眞的？」

「當然是眞的。來來來，圍圈子坐好，阿香，妳有沒有帶滷豆乾來。」

「帶來啦，來，你邊講邊吃。」阿香拿出一包滷豆乾，放在中央，小虎正飢腸轆轆，抓起三塊就往嘴裡放。

大牛是心事重重，催促道：「小虎，强盜究竟往那裡跑了？」

「說給你聽也沒用。」小虎嘴裡有豆乾，含含糊糊道：「反正我們要去找强盜，並且把銀子找回來，大牛，你有沒有胆去幹，還有呆瓜，三八花，咱們一齊去。」

三八花道：「只要小虎敢去，我也敢。」

呆瓜道：「强盜只是個女人，我呆瓜天怕地怕，就是不怕女人，男人還怕女人，笑話，我也幹。」

小虎點點頭，道：「大牛，就剩你了

，本來是你家的事，你是唱戲的主角，去不去?」

大牛想了一想道：「眞能把銀子拿回來?」

小虎拍拍胸脯道：「當然。」

大牛吶吶道：「你老爸知不知道?」

「嘿，殺鷄焉用牛刀，給老爸知道還搞個屁。大牛，這是你家的事，可別沒種喔。」

被擠着上架，大牛想不幹也說不出口，吶吶道：「好吧，去就去，剛才我爸還急得躺在床上直喘氣。」

阿香關切道：「大牛，你爹怎麼啦!」

大牛垂頭，道：「聽說明天有很多人要上門提銀子，我老爸一急老毛病又犯了。現在小虎既這麼說，我也只好豁上了。」

呆瓜接口道：「有道理，這叫有去無回，不成功便成仁。」

小虎敲了呆瓜二記響頭，道：「你會不會說話!這叫抱必勝之決心，什麼有去無回，出口就是喪氣話。」

三八花嘰嘰笑道：「對對對，還是小虎哥有學問。那咱們幾時動身?怎麼個走法?」

「我早已盤算過了，要追銀子愈快愈好。今夜就走。」小虎的確有點將材，指揮若定，他目光一掃，道：「不過這次出遠門，我們要準備週全些!大牛，你快回家設法弄點盤纏。」

大牛問道：「要多少?」

小虎道：「有個一二百兩就行，沒銀子出門，會一錢逼死英雄漢的。」

大牛站起來苦着臉道：「那我先回去想法子，反正能有多少拿多少。」

小虎道：「拿到銀子就到北城門外，我們在那邊會合，別忘啦。」

大牛一走，小虎轉首對三八花道：「現在該妳了。」

「我怎麼啦?」三八花感到莫名其妙。

「這次出遠門，一定要有輛車，妳家是騾馬行，車子妳提供，最好是有蓬頂的，免得下雨變成落湯雞。」

三八花頓時傻了眼，吃吃道：「要偸車?給我老爹知道我跟你私奔，不打死我才有鬼哩。」

「去妳的，誰要跟妳私奔!這叫見義勇爲，妳懂不懂。」小虎敲了三八花一記響頭：「我亦沒叫妳去偸。」

三八花道：「難道回去說出實情!就把車拉出來?那一定走不成。」

小虎笑道：「平日看妳嘰嘰呱呱蠻聰明的，腦袋比呆瓜還呆，妳不會說有客人要租車呀，反正我們是要回來的，到時付銀子不就行了。」

三八花站起來道：「好嘛，我回去試試。」

「不要試試，一定要編番話拉出來。」小虎叮囑道：「拉出來就馳出北城門外，我在那邊等。」

「好嘛，好嘛。」三八花咬着手指，一邊想，一邊走出土地廟。

現在只剩下呆瓜與阿香了，小虎看一包豆乾已吃光了，一躍起身，道：「呆瓜，你跟着我走。」

阿香這時憋不住了，急急道：「你眞的要走?」

「當然是眞的。」小虎捏了阿香一把，道：「妳就在家裡等着消息，告訴妳，我有預感一定會成功。」

阿香憂心重重，依依不捨地道：「預感可靠嗎?」

「當然可靠，土地公剛才告訴我的。」

阿香一呆道：「土地公會跟你說話?」

小虎笑道：「土地公雖然不會說話，但會表示啊!」

「怎麼樣表示?」阿香算聽到了稀奇事。

小虎一指神桌前地上直立的卜龜道：「妳看，我問土地公，此去吉凶如何，丟下去的卜龜就立在那裡，倒也不倒，二次都是一樣，這不表示我出馬是大吉大利，直立不倒嗎?」

其實他也搞不清楚卜龜直立是代表什麼?只是說得有把握一點，免得呆瓜害怕，阿香担心。

「小虎，你既決定要去辦案，我這點心意，你就收下吧!」阿香在腰裡東摸西摸，摸出一包東西，往小虎手中塞。

小虎打開一看，原來是些碎銀子，差不多有二兩左右，他一怔，道：「阿香，這幹什麼?」

阿香扭扭捏捏道：「這是我平日一點一滴剩下的私房錢，現在送給你路上用。」

小虎好感動，把手帕包好塞回去，道：「阿香，這是妳的辛苦錢，我不能用，這份心意我領了。」

阿香又塞回小虎手上，道：「人家都說人是英雄，錢是胆，出門在外，不比家裡，你別婆婆媽媽的，收下吧!」

呆瓜道：「對，對，三八花歡喜滷蛋，有錢就可以多買些滷蛋請她啊!」

敢情他心裡蠻喜歡三八花，有了錢可以好好請客。

小虎伸手就打了呆瓜一巴掌：「去你的，不開口沒人當你是啞巴。」

呆瓜慌忙躲開，跑到廟門口，小虎只得收下這份隆重的厚禮，想起從小就跟阿香玩在一起，現在却要分開，一時之間，鼻子酸酸的，想掉眼淚。但想到一個大男人怎麼可以淚珠輕彈，忙推開阿香，道：「這錢就算我暫借好了，妳等我回來擺慶功酒再加喜酒，來個不醉不歸。」

說完，向呆瓜一揮手，道：「我們走。」

眼見小虎與呆瓜飛奔出廟，阿香扶着廟門高聲道：「出門要小心喔!要注意壞人，呆瓜，你也要保重啊!」

「知道了。」

二條纖小的身影，漸漸湮沒在夜色之中，阿香却已眼眶潤濕，悲從中來。

小虎這一路奔跑，因爲燈火初上，滿街都是行人，爲了避免撞上熟人，一路與呆瓜閃閃躲躲地，好不容易出了北城門，就在棵大榕樹下，坐下直喘氣。

呆瓜道：「老大，阿香對你也蠻有情意嘛!嘿嘿，有意思，不知道三八花對我怎樣。」

小虎道：「少冒這些無聊泡，來，你先去買些吃的東西，免得晚間在車上挨餓。」

他把阿香的碎銀，撿一小塊給呆瓜。又道：「不要乾買滷蛋啊!我還沒有吃晚飯哩。」

「我知道。」呆瓜拿着銀子，就像彈簧上加了油，神采飛揚地跑去買東西。

不多久，大牛掛了一個小布包到了，看他神色陰晴不定，小虎道：「怎麼啦?」

「沒……沒什麼，偸銀子的時候，差點被我奶奶發覺。」大牛好像驚魂未定。

小虎笑道：「這點小事就變了神色，將來怎麼做大事?」

他老氣橫秋地接着道：「你要想清楚，不是偸了銀子去亂花，而是幫你老頭子解決難題，有了這個信念，你就不會心虛難過了，看我也跟你一齊去辦案，不是理直氣壯的嗎?」

說歸說，心裡想起老夫子找上老頭子，老頭子那頓棍子可有得受，不過現在這一溜，讓老頭子找不到，看他怎麼再揍人。

大牛被他這一說，心神彷彿也好過一些，這時，一陣蹄聲得得而來，小虎抬頭一望，高興得跳起來，叫道：「三八花，我們在這裡。」

三八花坐在車轅上，抖着韁繩，有模有樣地馳車過來，只是拖着兩條辮子，個子又小，像極了猴戲裡的猴子拖火車，有點不倫不類。

她在榕樹下，停車跳下車轅，道：「上車，快走。」

小虎一怔道：「這麼急幹嘛?」

三八花道：「我是編了一籮筐的謊話，把車騙出來的，我担心他們沒見我回去，會追來。」

「好吧，上車上車。不過還得等呆瓜。」

三八花罵道：「這種時候，呆瓜去那裡死啦?」

小虎笑道：「呆瓜特地替妳買滷蛋啦，妳眞沒良心，還罵他死!」

三八花嘟着小嘴道：「這種時候，逃走還來不及，誰還稀罕他拍馬屁。」

呆瓜總算提着二大包，氣喘咻咻地跑回來了，一見到三八花，忙討好道：「三八，我跟妳買了十粒滷蛋，夠妳吃個飽。」

「你快死到車上去吧，我們要開車啦!」三八花毫不領情，人已跨上車轅。

呆瓜慌忙把二包東西遞給小虎，滾進了蓬車。騾子嘶叫了一聲，已潑開四蹄起程。

「小虎哥，朝那兒去啊?」三八花在車轅上喳喳呼呼。

小虎忙道：「在城外繞到城西，走柴家莊在那條路就對啦!」

三八花又喳呼起來：「那咱們在西城外集合不就省事多了，幹嘛繞個大圈子?」

「妳懂個屁!」小虎正在吃粽子，含糊地罵道：「這就叫聲東擊西，避免咱們這些人的老爸逮人，妳不懂就少講，聽我的準沒錯。」

三八花總算沒有開口了，呆瓜忙送個滷蛋出去，道：「三八花妹子啊!塞塞嘴巴吧，小虎哥肚子餓得火大哩。」

小虎的確是餓慌了，一連吃了二個粽子，一隻雞腿，才停下手，看看東西已吃了差不多了，才抹抹嘴巴道：「蛇無頭不行，現在我們四個人一齊出馬辦案，該有個頭頭，咱們就來個民主選擧吧。」

大牛道：「剛才我還知道你還會武功，你就做咱們的頭兒吧!」

「對，對，我贊成。」呆瓜一向以小虎馬首是瞻。「三八花，妳呢?」

三八花在車轅上喳呼道：「那還用說，別人做頭頭，姑娘我還不服氣哩。」

小虎肚子塡飽，精神亦來了：「既蒙各位抬愛，那以後我的話就是聖旨，你們可要絕對服從，違反者還罰二個響頭，十記大板呀?」

三八花道：「什麼是十記大板呀?」

「就是脫下褲子打屁股，而且用木棍打。」

「羞死了，羞死了。」三八花嘰嘰呱呱道：「我可不幹。」

小虎大聲道：「怎嘛?剛立下規矩，妳就反抗哪?」

「不是啦，我是表示絕對聽你的。」三八花急忙解釋，她對呆瓜不怎麼樣，對小虎是又愛又怕，眞是一物尅一物，沒咒唸。

小虎滿意地道：「不過我們今天既然患難與共，湊在一齊，對外該有個名稱，不然，像軍隊沒軍旗，江湖朋友也會瞧不起咱們。」

「有道理。」呆瓜一拍大腿道：「老大就是老大，想得週到，不過，要取什麼名稱呢?」

小虎沉思道：「咱們正好四個人，就叫四小幫吧!」

「好，四小幫就四小幫。」呆瓜一向沒主意!「老大坐金交椅，大牛是銀交椅，我呢坐銅交椅，三八花就馬馬虎虎坐把鐵交椅吧!」

「我爲什麼一定要坐鐵交椅?」三八花又喳呼起來，在黑夜中，四週無人的驛道上，特別刺耳響亮：「我偏要坐你那把銅交椅。」

她知道前二把交椅一定沒份，爭也是白爭，但對呆瓜還可較量較量。

小虎吼道：「三八花，夜深人靜，咱們還沒跑遠，隨時會有人追來，妳嗓子壓低一點行不行，這裡可不是校場出操，要妳叫口令。」

「好嘛，我不說話了行不行。」三八花低聲下氣地說。

大牛倏然搖搖頭道：「不妥，不妥。」

小虎道：「什麼不妥?」

「四小幫的名字不妥，前朝出了四小幫不是給皇帝老爺都殺了頭嗎?我們怎能再取四小幫這名稱，重遭殺身之禍。」

小虎想了想也對，以前也聽老爸說過「文字獄」什麼的，無心闖個大禍，給那些狗屁不如的官老爺來個無風起浪，豈不是冤枉受罪嗎?

他念頭一轉，道：「那就改爲四龍幫如何?」

大牛笑道：「這名稱好，神得很，咱們就是四條小金龍。」

小虎沉聲道：「不，金龍只能有一條，就像皇帝只能有一個，那能有二個，我是頭頭，當然是金龍。」

「那我呢？」大牛問。

「你家是開錢莊的，有錢嘛銀子多，當然稱呼銀寵。」

呆瓜拍手道：「那排下來我就是銅龍啦？」

小虎笑道：「銅龍叫不響，也咬口，你的綽號就叫烏龍吧！」

呆瓜道：「烏龍就烏龍，反正是條龍就可以了。」

三八花在車轅上忍不住咯咯大笑。

「三八妹子，妳笑什麼？有什麼好笑的。」呆瓜怔怔問。

三八花尖裡尖氣道：「你眞是個大呆瓜，男人講話不算話，常常做黃牛，就叫大烏龍！哈哈哈，你居然心甘情願地做烏龍，眞笑掉人大牙啦！」

小虎道：「烏龍也沒什麼不好，跟敵人擺個烏龍點子，一樣好玩，呆瓜，你說對不對。」

「對，對。那三八花呢？」

小虎道：「三八花的綽號就不好取了，龍裡聽說沒有母的，只有公的。」

三八花聽了不服氣，傳話進來道：「你怎知道沒有母的，只有公的。」

「那就叫三八龍吧，三八花，怎麼樣？」

呆瓜哈哈笑道：「叫個順口就好。」

「三八龍就三八龍。」三八花算是忍了。

小虎道：「現在咱們幫名，綽號都有了，下面我就跟你們簡報一下此去的地方與情況。」

大牛與呆瓜立刻聚精會神的傾聽，因爲到目前爲止，都是小虎一個人在指東劃西，誰也不知道是東西北南。

小虎道：「根據我打探來的消息，跟三八花得到的綫索來對證，搶大牛家的强盜好像是『花裡嬌』。」

大牛怔怔道：「什麼叫『花裡嬌』啊？」

他與呆瓜都覺得這個名字奇奇怪怪，從來沒聽過。

小虎道：「『花裡嬌』是個女强盜的綽號，手下還有十二個婆娘，叫十二金釵。」

呆瓜驚訝地叫起來：「哇，强盜有母的，讚……」

「讚你個頭，小小年紀，就起色心。」小虎笑罵道：「古代梁山泊的强盜還有一丈青孫二娘哩，專門挖人心，做人肉餃子，看你還有沒有胆子去讚！」

呆瓜立刻嚇得伸了伸舌頭。

小虎道：「聽說這些婆娘武功厲害得很，所以此去一路上，碰到穿紅衣服的婆娘，可要千萬小心，大意不得。」

大牛道：「難道『花裡嬌』就在淮揚？」

「不錯，但詳細的地點還得打聽，不過說不定不用趕到淮揚，今夜我們趕一程，趕個二晚上，半路上就可以截住她們。」

大牛道：「小虎，你要想想清楚，究竟是不是『花裡嬌』那夥女人幹的，不要跑了冤枉路，再惹馬蜂窩，那可不是好玩的。」

「沒錯。」小虎給大牛一項一項分析，「江夏地方除了每年十月運糧，平常少有僱五六輛車的，而梁記車行告訴三八花的是，這些車單程走淮揚，又在出事的當天晚上，當然是强盜事先籌劃好的，而牢裡的『鐵鍋』說，在淮陽只有『花裡嬌』這批女土匪，那除了她們還有誰！」

大牛聽小虎分析得頭頭是道，覺得有道理，心想不管是對是錯，有了目標總比瞎抓强。於是拍拍小虎肩膀道：「老大，我服了。」

小虎登時神氣道：「頭頭並不是好當的，不但要動刀動槍，還要動腦筋，差一丁點兒都不行，現在我還有二樣事要規定。」

呆瓜道：「還有事啊？我想睡覺哩。」

小虎道：「呆瓜，你要用點腦筋啊，不要整天迷迷糊糊地，從現在起，我要規定你們每個人幹的活兒，也要教你們武功，免得被那些婆娘老鷹抓小雞，只有挨打的份兒。」

一聽有武功好耍，呆瓜又來勁了！

「老大，你要教我什麼招法啊？」

「先談每個人的職守，你以後專門負責跑腿，傳遞消息，三八花機靈一點，就負責探窰踩綫的活兒……」

三八花忍不住插口道：「什麼叫探窰踩綫啊？」

「就是查底細窺看門道的意思，妳懂了嗎？」

「懂。可是我要聲明一點，若探窰探進窰子裡，我是不去的，看那些娘兒們給那些不三不四的臭男人摟摟抱抱的，我就想吐！」

「妳煩不煩人哪？」小虎起了歹性格：「到時間再說，大牛就負責插樁。」

「插什麼樁？」大牛莫名其妙。

「唉！我看我得把那本『天書』先讓你們背得滾瓜爛熟才行，不然一條條解釋，簡直要我的金龍命嘛。插樁就是守住原來地方，比方說，咱們住店，你就守在店裡，咱們有事各走各的，回來就把消息告訴你，大家才能彼此連絡照應啊！」

大牛一拍胸脯道：「這我懂，反正無論你們上那兒，我都不離開就是了。」

「這麼輕鬆，我也會。」呆瓜有些吃酸。

其實小虎是有用心的，大牛是富豪門第，平日養尊處優，吃不了苦，辛苦的活兒也幹不好。

「好了，各人的活兒都分配好了，現在我開始個別教武功……」小虎話沒說完，三八花却嚷嚷起來了。

「小虎哥，我趕了好長一段路，風又大，坐得腰酸背痛的，換個人來拉騾子好不好嘛！」

小虎只有暗暗嘆氣，娘兒們就是這麼煩人，但三八花說的是實情，家裡也算是小富，不愁吃，不缺用，難得跟自己上刀山下油鍋，算了，只好對呆瓜道：「你去換三八花下來。」

呆瓜一呆，裂嘴道：「我不會趕騾啊！」

「嘻嘻，呆瓜，我教你，保證一教就會。」三八花聽到呆瓜來替換，心裡就高興，她就是喜歡跟小虎膩在一起。

呆瓜只好爬上車轅，三八花嘰嘰喳喳地教了一番，立刻鑽入蓬子，道：「小虎哥，燈火也沒有，怎麼教武功？」

小虎道：「天明趕到柴家庄，我們就把要用的東西，統統採辦齊，以後有空就要讀天書，練武功，但你們沒練好之前，凡要打架，跟人講千斤頭的事，由我包啦！」

三八花嘻嘻笑道：「小虎哥，我知道你行。」

車子正好顛了一下，她順勢倒入小虎懷中。

「喂！坐好行不行。」小虎忙推了她一把：「妳又不是阿香，豆腐做的。」

三八花正嘟着嘴，車上的呆瓜却叫了起來：「老大，天這麼黑，路也看不清楚，我怕騾子被我趕到山溝裡去。」

小虎嘆口氣，道：「路沒跑出三十里，你們一個個就叫苦啦！往後怎麼辦哪？好，好，今夜，你們都好好休息，我來趕夜車。」

說着鑽上車轅，把呆瓜換了下來。

深夜人杳，蹄聲得得，尤其走得匆忙，車上也沒備燈籠，眼前一片漆黑，風嘯如鬼泣，的確蠻怕人的。

小虎這一趕車，蓬車裡嘻嘻哈哈的笑語聲立刻靜了下來，好比一台戲少了一個主角，唱不下去了，不多久，三個小子，立刻倒頭呼呼大睡。

這一靜，再被夜風一吹，車轅上的小虎腦子清醒冷靜了不少，萬般心事，頓上心頭。他想起，這一走，江夏城中不知如何了？他下了一手暗棋，不知靈不靈光？

* * *

其實，這點不用推算也知道，此刻江夏城中是鬧翻了天。第一個收到壞消息的就是總捕頭黃二郎。

牢頭氣急敗壞地來通知他，牢裡的要犯「鐵鍋」與馬彪破牢逃獄了。

錢百萬的銀號搶案還沒有頭緒，又碰上這種事，搞得他昏天黑地，剛奔波完暫告段落，回到家裡却見老婆一把眼淚，一把鼻涕在啜泣，忙問原因，原來是小虎失踪了。

小虎是野慣了，他倒沒把這樁事放在心上，那知屁股還沒沾板凳，呆瓜他爹又找上門了，接着錢百萬也來了，最後來的是祝家騾馬行東家祝火，異口同聲有人看到四小在一塊兒，現在失踪了，而且祝家還被拉走了一輛騾車。

黃二郎再印證老婆剛才的一頓嘮叨，才發覺事態嚴重，立刻又趕回衙門，召集捕快，四處打聽查訪，鬧得滿城雞飛狗跳，使四家大人直跳脚。

最後終於查出四小出北城門，於是三名捕快騎馬直追下去。

他們怎知道小虎早已算到這一招，用的是聲東擊西的法兒，那還能追得上人。

於是這一夜不知有多少人沒睡好，多少人要奔波到天明。

其中只有個豆腐店的阿香是知道的，但在火頭上，那敢露半點口風，沒人找上門來，就乾脆閉門睡大覺。

小虎對這種事情是可以想像得到的，不過他絕料不到這般嚴重的。反正總是離開了，既打定主意要把强盜辦案，思路就轉到辦案的方向去。

他覺得好歹要弄個名堂出來，吐吐胸口這股鬱氣，老給別人叫草包，讓老子拿棍子。

於是漫長的路程就在這些亂七八糟的思緒下奔馳過去。天色大亮時，騾車已到了柴家庄。

柴家庄是個小地方，總共不過二三條街。但街上店裏的東西，倒是應有盡有。

大牛、呆瓜與三八花在街道盡頭的空地上，吱呀一聲，車停下來的時候，都翻身醒轉。

「小虎哥，到那裏啦？」三八花眼屎迷糊地問。

「到柴家庄了，大家都下車。」小虎已跳下車轅：「大牛，你把銀子給我。現在要買些應用東西。」

大牛把肩上的包包交給小虎，道：「我肚子有點餓。」

「好吧，我現在來分配活兒，三八花，妳先買些草料餵騾子，畜牲也要吃飽才能拉車。」

「騾子的事你就別操心啦！」

小虎把身上阿香送的碎銀子交給大牛道：「你們就在街上找個地方洗把臉，吃些東西，但是大牛，你要快回來插樁，別到處亂跑喔。」

「我知道。」

「呆瓜跟着三八花幫忙，吃完東西就四下逛一逛，打聽昨天有沒有一批五六輛騾車通過，或者甚麼穿紅衣服女人的，反正打聽得愈仔細愈好，有甚麼消息馬上回來告訴大牛。」

三八花笑道：「打探消息我最在行，但你呢？」

小虎道：「我還要買東西，打兵器，夠我煩啦，現在各幹各的活兒，大牛分三八花一點銀子吧。」

小虎變成了管家婆，一疊聲的吩咐完畢，就背着包裹，大模大樣地往街上走去。

他先在一家茶館洗了臉，吃了四個生煎包，二壺茶，又匆匆忙忙地到了打鐵舖，打造兵器。

在打兵器的時候，小虎更是費煞思量，無論刀劍，人小兵器長，帶在身上不但不管用，反而是累贅，左思右想，才打了四把匕首。

不過他却爲自己仔細訂購了一套特別裝備，那是二雙護腕，要鐵匠敲得薄薄的，按照他手腕及脚踝的尺寸打造，裏面還裝了機簧與鋒利鐵刺。以備萬一遇險，被人綁住，能夠一按機簧，彈出鐵刺，繩索立斷，可以脫險逃命。

打造這些東西頗費時間，小虎付了雙倍價錢，才使鐵匠答應中午交貨，於是趁這空檔，他採購了燈籠、食品、衣服、棉被枕頭，東西多得幾乎拿不完。還打了四個腰袋，把大牛帶的一百五十兩銀子，付了貨款多的，分別裝在四個腰袋裏，綁在腰上。

等一切停當，他回到打鐵舖，就坐在舖前的長櫈上，打盹起來，雖然在御車的當兒，練功打坐，終究一夜未眠，精神難免不濟。不過其他三個，初次出門，還眞聽話。

三八花與呆瓜最忙，又要餵飽自己肚子，還要餵飽騾子，忙得不亦樂乎。

只有大牛最空，吃飽喝飽，回到空車

架上，按着小虎吩咐，不敢亂跑，帶了一包花生，邊剝邊吃邊哼歌。昨天的憂急，早已抛到九霄雲外，小孩子嘛，都是這個樣子，一哭二鬧，轉眼就好了。

「哥子忙呀……妹子慌呀……哎呀呀……床兒已擺好，怎不見哥的影兒啊……」

大牛正唱得起勁，却見一個胖得像木桶的女人，穿着一套蔴衣長褲手挽小包裹，一扭三擺地朝自己走來。

開始還沒在意，等胖女人站在面前，裂着嘴直笑，才驚覺過來，停止了演唱，道：「大娘，有何指教？」

「小哥兒，你的小調唱得不賴哩。」胖大娘笑得邪門。

小牛可樂了，笑道：「那裏，那裏，亂哼哼。」

「小哥兒，你好像不是本地人吧！」

「是啊，我們過路的，給牲口餵餵草料，還得上路哩。」

胖大娘的眼珠一轉道：「你說『我們』，還有誰啊？怎不見人？」

「她們去餵騾子去啦！大娘，妳是本地人吧？」

「我也是路過的，小哥兒，打個商量，搭過便車好不好？」

大牛忙道：「不好不好。」

「那點不好？」胖大娘邪笑，道：「我給銀子呀！」

大牛忙解釋道：「咱們有四人，車小擠不下啊！」

胖大娘咯咯一笑，道：「不好也得好。」順手拍了大牛一記腦袋，大牛咕咚一聲，就倒在車上昏了過去。

只見胖大娘笑道：「小兔崽子，不看看老娘是什麼人，還敢說不好，把你賣了你還不知道誰幹的，江湖上誰不知道祖奶奶的『拍花』手法是第一流的。」

敢情她是『拍花黨』，專門拐誘小孩販賣的，只可惜大牛沒有把小虎的話放在心上：看到女人要小心。剛出五十里地就挨了一記莫名其妙的悶棍。

大牛剛被胖大娘拍花放倒，對面竹林裡閃出一個瘦小的漢子，疾速奔近，道：「混家啊！得手了嗎？」敢情二人還是夫妻。

「那還用說。」胖大娘道：「一拍就倒，乾脆俐落。」

瘦漢子道：「那快讓我背着走吧！」

「且慢。」胖大娘道：「還有三個，一齊弄了再走。」

瘦漢子皺眉道：「不要太貪心喔。」

胖女人咯咯笑道：「別小屁小眼的，既然出了手就順手撈票大的，三個毛孩子，還不是手到擒來，賣到北方，好價錢哪，你滾遠一點，睜眼看老娘的，別在這兒礙手礙脚。」

瘦漢子只能悶聲不吭地又閃回竹林後面。胖大娘大屁股往車板上一坐，瞇着眼東張西望，也哼起小調來了。

* * *

這邊發生了事情，三八花與呆瓜剛把騾子料草給堆好。

「走，我們去吃點東西，再去逛逛。」三八花牽着呆瓜就往街上跑，看到一家豆漿店，二人就鑽了進去。

「老闆，來二碗豆漿，六個包子。」呆瓜大模大樣吩咐着。

三八花却打了他一記响頭，道：「六個包子，你吃得下？」

呆瓜摸摸腦袋，道：「還有妳啊！」

「我一個就夠了，你說你能吃幾個？」

「三個。」

「就是囉，一共只能吃四個，叫六個幹嗎，寃了銀子哪。」三八花的算盤精得很，總究女孩子比男孩子會精打細算。

呆瓜不吭聲了，豆漿包子已端上了桌，呆瓜一口包子，一口豆漿，大吃起來。霎眼之間，一掃而光，而三八花却只吃了一半。

呆瓜肚子塡飽，心思也活了，打量着烏漆抹黑的豆漿店，雖然不起眼，地方却蠻大的，而且人進人出，生意熱鬧得很，都是身背包袱的過路人。

這倒是打聽消息的好地方，呆瓜想到就做，開口叫道：「老闆……」

三八花立刻拉了他一把，低聲問道：「幹什麼？」

呆瓜得意地道：「趁這個時候，打探消息啊！」

「來啦！小客官還要什麼啊！」店家已走來殷殷相詢。

「算帳。」三八花接口說。

「四個包子，二碗豆漿，二十文。」

三八花丢下二十個銅板，拉着呆瓜就走出豆漿店，嗔道：「少你跟我到處喳呼。」

呆瓜吶吶道：「三八花，打探消息也不行啊！那我們出來逛什麼嘛？」

「你懂個屁，探消息那有滿街問的，跟着我姑奶奶學學吧。」三八花神穩得很，昂首左右一望，就往那一條街走去。

呆瓜心裡一百個不服氣，但不知三八花有什麼絕招，只能隱忍着跟在屁股後面看。三轉二轉，整個柴家庄已經逛完了。

三八花嘆了一口氣，道：「沒情況，回去吧。」

呆瓜叫道：「三八花，你少了那根筋，沒找人問半句話就回去，這也叫打聽消息？」

三八花媚眼一瞪，道：「你才少根筋哩，其中玄妙，要不要姑奶奶教教你？」

「好，妳說個道理來聽聽。」

三八花笑道：「你聽着，綫索是不是梁記車行的那批騾車？」

「嗯，沒錯。」呆瓜點點頭。

三八花道：「每個車行的騾子都烙着各家的火印，所以不必找人問東問西，就看騾子火印就知道了，你看到這幾條街上有騾子嗎？」

「沒有。」

「這不結了，沒騾子那會有强盜，你問神仙也沒用，回去吧！拉着騾子去套車，準備起程。」

呆瓜一想有道理，眞服了三八花，笑道：「三八妹子，妳這一套那裏學的？」

三八花更神了，說道：「家裏開騾車行，連這一套都不懂，還混甚麼啊！」

「對，對。」

二個毛孩子一跳一蹦去牽騾子，走向蓬車放置處，遠遠已看到胖大娘坐在車板

上哼啊哼。

「奇怪，那是誰啊？」三八花牽着騾子，懷疑問呆瓜。

呆瓜望着道：「管她是誰，人家坐坐歇歇脚也不犯法。」

「那大牛呢？」三八花開始揚聲尖叫：「大牛，大牛啊！」

一點回音也沒有，那胖大娘却嚷嚷回答道：「那毛孩子等得不耐煩在睡覺呢！」

「眞是笨豬，只知道睡大頭覺。」三八花喃喃罵着。

二人已經走近，呆瓜對胖大娘裂嘴笑道：「大娘，妳是誰啊？」

胖大娘嘻嘻一笑，道：「我就住在對面，你們三個毛孩子眞可愛。」

說着伸出二個手，摸了摸呆瓜與三八花的頭。

二人只覺得天旋地轉，咕咚一聲昏倒地上，未昏前只聽到一陣邪門的怪笑。

胖大娘把二人抱起，放在蓬車裏，又牽着騾子把車套起。這時那瘦漢子又閃了出來，豎起大姆指，遠遠道：「要得，騾子也有了，車也套好了，可以走了。」

胖大娘笑道：「別急，還有一個，做要做得乾淨，別留下一個，在這兒大呼小叫的。」

「好，好，聽妳的。」瘦漢子大概覺得胖婆娘的話沒有錯，太順手了，所以不加反對，又縮了回去。

* * *

睡得昏天黑地的小虎，在鐵匠的又叫又推下，終于醒了。

「小哥兒，你要的東西都打好啦！一共五兩七錢銀子。」鐵匠拿着匕首護腕，送到小虎面前。

小虎接過一一驗看過，才滿意地點點頭，付了銀子，先把護腕套在脚上手腕上，再把四把匕首插在腰帶上，伸了一個懶腰，看看天色，剛過中午，覺得該上路了。坐上車再順道拏採購好的一大堆東西。

他一步三擺地走回去，老遠就看到了那個胖大娘坐在車上。

騾子已套在車上，等于升火待發，却不見三八花，大牛與呆瓜。

這是怎麼回事？小虎心頭立刻起了疑雲。尤其對方是個婆娘，雖然沒穿紅的，也不嬌美，他仍提高了警覺性。摸了摸腰裏的匕首，他神色不動地走到車前，目光一掃三個傢伙都躺在車上，心裏又是一驚，益發覺得情況不妙。

「大牛，大牛，呆瓜，三八花，你們都是死豬啊！」小虎又推又叫，就是搖不醒他們。

胖大娘嘻嘻笑道：「小兄弟，他們醒不了啦！你也乖乖上車吧。」

小虎道：「他奶奶的，妳是誰啊！」

「我就是你老娘田玉花，快快上車上路，不然也把你放倒。」

說着扭着大水桶般的身軀，逼近小虎，一雙像肉蒲團的雙手，凌空朝腦袋拍下來。

小虎跟江洋大盜混久了，甚麼名堂沒聽過，暗暗吃驚忖道：「莫不是江湖上的拍花黨？」

田玉花一招沒拍着，道：「你倒跟那三個毛孩子不一樣，蠻有見識嘛，嘻嘻，別再閃躲啦，躲也躲不掉，祖奶奶帶你上北方喝辣辣。」

胖女人逼近一步，小虎退二步，但他的心中却惱怒異常，心想：他媽的，下三流的拍花黨竟敢欺侮到老子頭上來了，不給你吃點苦頭，你也不知小祖宗是幹什麼的。

他決心來個扮豬吃老虎，裝出畏畏縮縮的模樣道：「大娘，妳做做好事，放了我吧！」

胖女人田玉花又抖起來了：「嘻嘻，放你，那怎麼行哪，放了你等於放了白花花的銀子不要，乖，跟老娘走，包你毛髮無損，等我找個有錢人家，送你進去，你不就是穿金戴玉的公子哥兒嗎？」

「眞的？」小虎裝出動心的神情。

胖女人田玉花笑道：「當然是眞的。乖乖聽話，上車跟老娘走吧。」

「好嘛。」小虎不退反進，倏如飄風一般撞了過去，小手伸出二指，向胖女人的「痲穴」點去。

胖女人想不到小虎會武功，還有欺敵手法，啊呀一聲，仰天翻地，口中急喊：「頭家，快來啊！」

那瘦漢子躲在竹林中早已看見，一聲不响如風撲至，自背後伸手把小虎攔腰抱住。

小虎聽到胖婆娘叫喊，知道暗中還有她同黨躲着，還沒來得及轉身，已被瘦漢子抱住。心想：這是你自找苦吃，可寃不了我，雙腕一振，護腕上的小刀已經彈出，他反手就往瘦漢子屁股上扣去。因爲他個兒的高度，只能撩到屁股。

瘦漢子想不到小虎身上有機關，只覺得屁股劇痛，「哇呀」一聲大叫，還以爲身後有人偸襲，立刻鬆手轉身。小虎哈哈一笑，伸手也點指了他的「痲穴」，瘦漢子就像泥人一樣，張牙舞爪地停在那裡。

田玉花躺在地上見到這種情形，開口罵道：「殺千刀啊，老娘指望你救人，你却像紙糊的燈籠，這麼不管用。」

小虎哈哈大笑道：「妳少跟我窮嚷嚷，嫁這種紙糊的老公，活該倒霉，現在妳說吧，想死還是想活？」

田玉花抖着一身肥肉，道：「想死怎麼樣？想活又是怎樣？」

小虎上前狠狠踢了田玉花一脚，這一脚踢在田玉花的肥大屁股上，踢得她哇哇大叫。

「想死老子就一刀砍了妳，讓妳再去投胎嫁個好夫家，也算老子一番大慈大悲。」小虎惡狠狠地道：「想活就趕快說出解開迷葯的方法，老子這就放人。」

田玉花不想吃眼前虧，忙道：「小祖宗，你快放人吧，拍花門的迷魂葯潑杓水就解開啦！」

小虎目光一轉，邊旁就田埂水溝，但是沒有臉盆杓子，伸手就去拉田玉花的褲子。

田玉花又窘又急大叫道：「大白天拉我褲子幹什麼，這是街上，不是屋裡啊！」

「妳專門做下三濫的勾當，還要什麼臉？」小虎笑嘻嘻地邊說邊動手，三把二把，把田玉花肥大的褲子撕爛了一半，跑

到水溝裡浸水，等溼透了才拿着回到騾車上，雙手一擰，冷水就往大牛、呆瓜及三八花臉上洒去。

三個小把戲立刻打個呵欠，醒了過來，翻身坐起，各自揉揉眼睛，迷迷糊糊道：「小虎哥，你才來啊！」

「我要不來，你們被人抬走了，還以爲坐花轎哩！」小虎笑罵道：「告訴你們碰上女人要小心，偏偏粗心大意不信邪，現在可知道厲害了吧！下車幹活吧。」

三小跳下車，一見胖女人與瘦漢子躺在地上，光是嚷嚷！動也不動，個個又驚又喜。

「小虎哥，你把他們都擱倒啦！」三八花首先發出讚歎的語氣。

「難道還會有別人。」小虎笑嘻嘻道：「快去找繩子把兩條豬綁起來。三八花，妳去街上敲敲鑼找些人來！」

這時三人對小虎欽佩得五肢投地，大牛、呆瓜忙着去找繩子，三八花却不解道：「小虎哥，打鑼找人幹嗎？」

小虎道：「這妳就不懂了，咱們四龍幫的名號，是自己封的，還沒人知道，趁此機會，正可以揚揚字號，讓別人也能知道咱們是幹什麼的。」

三八花跳起來，嘻嘻笑道：「有道理，但是連鑼鎚也沒有，怎麼辦？」

小虎敲了三八花一記响頭，道：「不會想法子去找啊！難道都要我來侍候妳。」

「好嘛好嘛！」三八花晃着小辮子跑步而去。大牛已把繩子找來，二人先把瘦漢子上了綁，又去綁田玉花。

「小祖宗，你不是說過要放人嗎？」田玉花又在尖聲嚷嚷：「爲甚麼還要把我綁起來？」

小虎道：「這叫死罪可饒，活罪難逃，反正我早晚放人。」

「老大，我們扳不動這塊肥肉，怎麼上綁啊！」

呆瓜與大牛二人弄得氣喘如牛，就是搬不動田玉花肥胖的身軀，根本沒法綁繩子。

小虎走過去笑道：「看我的。」伸手拉住田玉花的頭髮，一把拎了起來，痛得田玉花哇哇大叫。

「你們二個一個綁手，一個綁脚就行了。」

這時已遠遠聽到一陣陣鑼聲，不用說，三八花已在敲鑼宣傳滿街跑。

綁好了田玉花夫妻，大牛抹了把汗，道：「老大，現在怎麼辦？」

小虎道：「我們就在這裏佈置個公堂，我要來個『三堂會審』。」

呆瓜怔怔問道：「甚麼是三堂會審呀？」

「那是京戲裏的一段故事。」大牛看過唱京戲的，跟呆瓜解釋：「那段戲裏審蘇三，所以前段叫『蘇三起解』，後段是『三堂會審』，意思是三曹法司會同問案。」

「嘿！老大眞有學問。」呆瓜點點頭：「但是沒檯子沒桌子，公堂怎麼佈置啊！」

小虎道：「你把車尾拉朝外，我就坐在車板上，權充官椅，稍等大牛站在我左邊，三八花站在我右邊，你就負責提犯人。」

說做就做，三人拉車擺位置，拖犯人，忙得不亦樂乎。

小虎忙完左看右看，皺眉道：「縣大爺審犯人，沒有桌子還能湊合湊合，沒驚堂木那能顯威風。」

呆瓜一聽，目光往四週一轉，倏然跑去檢了半塊磚頭回來道：「老大，拿塊石頭代表好不好？」

沒東西只能將就，小虎拿起磚頭在車板上拍了二下，覺得還順手，點點頭道：「行。大牛，等人圍攏來，你就來段台詞，宣佈咱們審犯人的宗旨。要不要我教你一段。」

大牛笑道：「不必了，唱戲詞我在行，保證唱做俱佳。」

這裡佈置完畢，三八花又跳又跑地奔回來，後面還黑鴉鴉地跟着一大羣人，大人小孩，三姑六婆，什麼樣的人都有。

呆瓜一看，嘿，這可熱鬧，立刻拍拍衣衫，裝出一股神氣的模樣。

人已圍成一圈，這些柴家庄的住戶，見地上躺着二個大人，四個小孩在神氣活現，搞不懂是耍什麼把戲，紛紛猜測觀望着。

田玉花一看不是路數，惡人先告狀，在地上立刻嚷嚷道：「諸位大哥大嫂，叔叔伯伯，小哥小妹，快救我啊！」

小虎適時坐上車板，一拍驚堂木，大喝道：「住口，開始審堂。」

大牛接口大聲宣佈道：「各位柴家庄的鄉親們，咱們……咱們路過這裡，碰上這一對淫夫淫婦，作惡萬端，所以就地公審，公審完了，就交貴庄族長管事處理，至於他們犯什麼罪，諸位看了就知道。」

小虎等大牛說完，接口喝道：「提犯人。」

他看多了知府大人過堂，知道唱戲不能冷場，所以把過程排得緊湊得很。

呆瓜一聽提犯人，先拉田玉花，因爲太胖太重，沒拉得動，忙又去拉瘦漢子，半拉半拖地拽到小虎前面，扶他坐起。

小虎先來個下馬威，大聲道：「本官問話，你要從實招來，免得多吃苦頭，要不然，嘿嘿，此地雖沒有刑具，但是老子的二根指頭，施出分筋錯骨點穴法，你就難過啦！你明白嗎？」

瘦漢子是陰溝裡翻了船，只能自認倒霉，此刻唯求活命，其他已顧不得了，忙連連點頭。

「好，你是何方人氏？姓甚名誰？年紀多大，跟老子一一從實招來。」

瘦漢子道：「我是河西人氏，姓隋名四，今年三十七歲。」

「嗯，你隋四這名字取得有意思，說出來像『衰死』，尤其一付倒楣的樣子，眞正名符其實。」小虎正經八百地說。

四週人羣聽了立刻哄然大笑。三八花更笑得打跌。

小虎目光一飄，對三八花低喝道：「官有官權，不准笑。」轉首又問道：「衰死，你與那個胖婆娘是什麼關係？」

隋四忙道：「回稟小祖宗，我們是夫婦。」

小虎驚堂木順手一拍，喝道：「胡說。」

隋四一怔，丈二和尚摸不着頭，吃吃

道：「眞的嘛！我沒騙你啊！」

「嘿！」小虎冷笑道：「那我問你，你跟她既是夫妻，有沒有結婚證書，或證人什麼的？」

隋四頓時傻了眼，那個年頭，夫妻拜堂，請客喝喜酒了事，那有什麼結婚證書，還虧小虎想得出這種整人的點子。他是在房子有契書這點上得到的靈感，存心把這二個人罪行擴大一些，要他們吃不了，兜着走。

隋四這一怔當兒，小虎可像拿住把柄一樣，說話就用編詞兒了。

「根據本官調查，你們根本不是夫妻，只是一對野鴛鴦。那胖婆娘本是有夫之婦，你把她勾引過來，而你本有妻子，卻又棄家不顧，有沒有這回事？」

「拍花黨」本是下三濫的勾當，與「金光黨」啊，販賣人口啊，都是見不得人的勾當，男女關係本來就複雜，小虎這一編，眞還說中了一大半。那隋四只有悶聲不吭。

「叭！」小虎摔了一下磚塊，喝道：「老子講的話對不對，快說。」

隋四恨不得剝小虎的皮，但眼前卻不願再吃虧，忙又連連點頭。

小虎更神了，大聲道：「你已經連犯二罪，千不該萬不該，還搞拍花黨，拐誘人家的孩兒賣，三罪併罰，你可知該當何罪！」

三八花幫腔道：「論罪該砍！」

一聽要砍，隋四頓時面無人色，叫道：「小祖宗饒命啊！小祖宗饒命。」

唱戲要有幫腔的，小虎用讚許的眼光看了三八花一眼，三八花可樂了，叫道：「把『衰死』拖下去，提那個犬水桶上來。」

旁觀的人又聽得哈哈大笑。

這些柴家庄的住戶本以爲是一場鬧劇，現在聽完了第一審，才知道這二個人不但是私奔的野鴛鴦，而且還是拍花黨，心頭早對小虎產生了認同感，認爲問得對，又問得好，但是究竟是小孩子，個個正經八佰地裝出大人模樣，眞是叫好又叫座，有的笑得直打跌。

呆瓜用出吃奶的力氣，把隋四拖下去，卻怎麼也扳不動那隻大水桶。小虎正要叫大牛去幫忙，卻已有人自動上來幫呆瓜的忙了，把田玉花拖到中央。

小虎抱拳拱了拱，表示對那位仗義出手的觀衆表示謝意，又大喝道：「胖婆娘，妳把姓氏籍貫年齡，也跟我一一招來！」

胖婆娘已沒轍，恨只恨隋四沒骨氣，破口嚷嚷道：「有什麼好招的，反正老娘認了，你看着辦！」

「好啊！」小虎氣得跳起來：「妳犯了滔天大罪，還給我耍嘴皮子！」

三八花想起被拍得頭昏眼花，心中就有氣，脫口道：「呆瓜，給我打！」

小虎忙低聲道：「妳怎麼能叫呆瓜？」

「那該叫什麼？」三八花一怔，一時也想不出適當的稱呼。

那邊呆瓜聽要開打，舉起手，正要下手，小虎已大喝道：「不能打！」

呆瓜一怔，停手道：「爲什麼不能打？」

小虎目光四下一掃，道：「官府裡常常有屈打成招之事，咱們可不能亂來，爲了表示公正，絕對不能開打。」

三八花想想也有道理，在旁道：「但這婆娘賊性難改，嘴巴刁得很，該怎麼辦？」

小虎微微一笑道：「我當然有辦法，胖婆娘，妳剛才不是說要帶我去北方吃香的，喝辣的，穿羅緞，戴金玉嗎？」

田玉花抖着一身肥肉，道：「老娘是說過，可惜你小子不識好歹，又怎麼樣？」

小虎不怒反笑哈哈道：「不用上北方，我現在就讓妳先嚐嚐香的是什麼滋味，辣的又是什麼滋味，如何？」

田玉花還眞狠，嚷嚷道：「好啊！你端上來，老娘照吃不誤，只怕你端不出來。」

「好。」小虎也鐵了心，喝道：「先端香的給這賊婆娘嚐嚐。」

呆瓜可就傻眼了，他搞不懂小虎說香的，辣的是什麼玩意兒。就連鬼點子不少的三八花也弄不懂。

小虎對三八花招手手，叫她貼近耳朵道：「後面那堆騾糞，妳難道不懂？」

這輕飄飄一點竅，三八花當然懂，咯咯一笑，跑去折了二根竹枝，撈起一堆還熱呼呼的騾糞，口中叫道：「香呼呼的大菜端上來囉！」

田玉花見狀大驚失色，她被點了痲穴不能動，只能大聲叫嚷道：「你們怎麼可以這樣整我。」

三八花走到她面前，格格笑道：「妳不是說端上來就吃嗎，這道香噴噴的大菜叫『油炒騾蛋』。妳嚐嚐！」

一團騾糞湊到田玉花面前，胖婆娘閉緊了嘴巴，直哼哼，像極了悶住豬嘴巴的叫聲，由於餵不進去，糞屎滴得田玉花滿頭滿臉。

三八花也急了，罵呆瓜道：「你不會過來幫幫忙撬她嘴巴！」那知田玉花熬不過那股臭味，張口就嘔吐，三八花立刻把團騾糞塞進她嘴巴裡，口中還笑道：「大水桶，香不香啊！好吃不好吃呀？」

田玉花這時已經是吐得昏天黑地，恨不得連腸子也吐出來。

小虎一看這樣下去不是辦法，招呼道：「去弄杓水給她漱漱口，擦擦臉。」

呆瓜忙拿起那塊破褲布，到水溝裏淌了淌水，再跑回來替田玉花擦擦臉，擰點水讓她漱漱口，好不容易止住她的嘔吐，小虎又開黃腔了。

「田玉花，香的妳已經吃過，現在就要上辣的了！」

「小祖宗啊，我服了，不要了，不要了，你饒命吧！」田玉花已經吃足了苦頭，高舉白旗。

小虎哈哈笑道：「胖婆娘，不施點手段，妳也不會知道老子整人的點子是世上一等一的。現在不要也不行，大烏龍，給她喝辣的。」

三八花湊近低聲道：「什麼是辣的？」

小虎低聲笑笑道：「叫呆瓜拉泡尿不就是辣嗎？」

「羞死人，羞死人！」三八花臉都紅了，道：「這麼多人，叫呆瓜怎麼脫褲子尿尿呀！」

（未完．二一）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白夫人慫恿天地雙毒攻打李家堡，雙毒不敢答應，因爲李家堡在武林負有盛名，而且已有準備，不敢造次，便答應向李英豪的兩個義子下殺手，首先將大公子李廷在半路截住，由地毒西門海用血瘴毒噴在李廷面上，李廷雖然將他打走。回到堡中，將實情告知李英豪和總管倫五常，二人便說出他已中了血瘴毒，李廷此時亦開始毒性發作，李英豪只好忍痛將他殺死。二公子李光被白夫人用色誘惑，回堡想在井中下毒，被東方亮和李耀看到，在驚慌之下，連毒瓶也掉在井中，總管倫五常及時趕到，李耀便將情况告知，倫五常請堡主來一起追究……

中篇俠情故事／黃陵子・文　可飛・圖

飛鷹・雙毒・一妖姬

衡量利害　信義動搖

倫五常在聽得那些大漢說，李光一定要撤去井旁的守衞時，心中已然覺得十分奇怪，如今一聽得李耀那樣叫着，這一驚實是非同小可，呆了一呆之後，立時向身邊的一個大漢道：「快請堡主來！」

那大漢答應了一聲，轉身向外便奔了開去。

倫五常向李光望來，李光的額上，在不知不覺地冒着汗，可是他仍勉强笑着，道：「倫總管！」

倫五常道：「二公子，你在井中放些甚麼？」

李光忙說道：「倫總管你怎麼了？爲甚麼也聽耀弟亂說，我那會放甚麼東西下井？」

倫五常怔了一怔，心忖他們兩兄弟，想是各執一詞。

這事情倒也麻煩得很，但就在此際，李耀已極其憤怒，冷笑着道：「不止我一人看見，東方大哥也看見，還是東方大哥料到他可能在井中下毒，是以我們才一起跟了來的！」

李光忙道：「誰是東方大哥？我好歹是你哥哥，你怎麼幫着外人來胡言亂語？我見義父去！」

李光一面說，一面轉身向外便走，他是知道自己絕難以一直抵賴下去的，不如趁現在，事情還未曾進一步擴大，硬逃出李家堡去！

他若是不走，倫五常在一時之間，倒也不敢肯定李耀所說是眞。

因爲李光身爲李英豪的義子，這一件事，實在太悖常理了！

可是此際，李光急不及待地要走，而且神色如此倉皇，倫五常乃是何等樣人，立時看出了端倪，身形一閃，已攔在他的身前。

李光一見去路被倫五常攔住，心中更是發虛，然則他心中越虛，便越是兇惡，厲聲道：「倫五常，原來你也和他們一路，想誣諂我？」

倫五常冷冷地道：「二公子，小可怎有這樣的胆量？但是剛才二公子說要見堡主，我想不必去了，我已着人去請堡主，立時可到！」

李光深知倫五常的武功，在自己之上，知道一被他攔住，想要闖過去，萬萬不能，可是此際不走，等到堡主來了，那是更糟糕！一時之間，他急得背心之上，冷汗直淋，連衣衫都貼住了背脊。

李耀來到了東方亮的身邊，一臉的憤怒卑夷之色，東方亮却低聲道：「扶我回去吧！」

李耀一呆，道：「爹就來了，你難道不想將整件事弄個水落石出麼？」

東方亮嘆了一聲，道：「事情還不夠清楚麼？堡主一來，接下來發生的事，一定是不愉快之極，我是外人，不想在這裏目擊。」

李耀忙道：「東方大哥，若不是你，只怕全堡上下的人，都得死在他的陰謀之下，你怎麼還說自己是外人？」

東方亮並沒有說甚麼，只是輕輕撫了一下李耀的頭髮，東方亮的心中在想：你只是一個孩子，孩子有孩子的想法，可是大人却有大人的想法。

正在這時，只見適才奉倫五常之命而去的那大漢，已和李英豪一起，大踏步走了過來，隔得還遠，便隨得李英豪喝道：「什麼事？」

李耀忙道：「爹，二哥倒了一些綠色的藥粉在井中，不知是甚麼？」

李英豪來得極快，轉眼之間，便已到了近前，一抬頭，面色極其嚴厲，向李光望來。

李光道：「義父，沒有的事，是耀弟亂說！」

李耀道：「東方大哥也看見的。」

李英豪轉頭向東方亮望來。

東方亮嘆了一聲，道：「李二公子，這事情如何還賴得過去？我看天地雙毒用金銀未必能打動你的心，必然是嬌媚無比的白夫人，才令得你喪心病狂的！」

東方亮一語道破了李光心中的秘密，李光更是又驚又怒，尖聲道：「胡說，你是什麼東西，敢在這裏胡言亂語，含血噴人？」

李光一面說，一面陡地向着東方亮，疾撲了過去，舉掌便砍，李耀就在東方亮的身邊，一見李光要行兇，踏前一步，揚掌便迎。

只聽得「叭」地一聲響，兩人已對上了一掌，李耀究竟年少，氣力難以和李光相比，一掌被震退了兩三步，李光雙眼似要冒出火來，「呼」地一拳，已向東方亮當胸擊出！

東方亮重傷未癒，連走路都要人扶持，如何有能力避得開李光的這一拳，若是擊中東方亮，東方亮非命喪當場不可！

李耀在一旁，看到了這等情形，撕心裂肺，叫了起來，那時，李英豪和倫五常兩人，隔得頗遠，兩人雖然同時喝阻，但李光不住手，他們却也是無可奈何，眼看李光這一拳，就要將東方亮打死，突然之間，一聲嬌叱，人影一閃，劍光陡生，李萍已從對面趕到，一劍刺出，「刷」地一聲，劍已刺進了李光的肩頭。

原來李萍也聽得後院出了事，是以急急趕了過來，恰好及時出劍，傷了李光。令東方亮的一條命，算是從鬼門關旁，撿了回來。

東方亮雖然英雄，但是剛才那樣生死俄頃的情形，却也是驚心動魄之極，李光中劍之後，向後退去，只覺得雙腿發軟，咕咚一聲，跌倒在地。

李萍剛才趕到時，眼看事情已急，是以立時刺去一劍。

她却也想不到一劍就刺中了李光，眼看李光中劍之後，鮮血泉湧！她也不禁呆了，一時之間，不知說甚麼才好。

李光站定之後，喘着氣，道：「義父，你是看到的了，妹妹護着外人，刺傷了我！」

適才李萍的那一劍，以李光的武功而論，實在是可以避得過去的。但是在那電光石火之間，他想到，自己如果被李萍刺傷，那麼，可以藉詞受傷，希望李英豪暫時不追究這件事，那麼，總可以有機會逃出去了！

他想得雖然不錯，但是却還是料得不周全。要知道，天地雙毒與李家堡爲難，這可以說是李家堡生死存亡的大關頭，在那樣緊急的情形之下，李英豪怎肯放過了他，不加追查？李光話才一出口，李英豪便冷冷地道：「看到了，但是先弄明白你在井中下了甚麼再說。」

李光忙道：「我甚麼也沒有下。」

他一面說，一面伸手掩住了肩頭，鮮血仍不住自他的指縫之中，沁了出來。

李英豪大踏步來到井邊，放鬆軸轆，打起了一桶水來，指着那桶水，道：「你說甚麼也沒有放，那麼！你來喝上幾口井

水！」

李光一聽，不禁魂飛魄散，他將整瓶白夫人給他的毒粉，全倒進了井中，這井的井水之毒，可以說是沾唇即亡，李英豪要他喝，他如何肯！

他忙道：「義父……我……才受劍傷，喝了得生水。」

李英豪一聲厲喝，道：「放屁！」

李光一步一步向後退去，可是他才退出了兩三步，李英豪雙臂一振，身子已向前撲來。

李英豪的內家氣功之高，當世無雙，這時，他心中驚怒交加，激動之極，雙臂一振動，衣袖便刷刷震蕩，如同為狂風所拂一樣，待到他身子向前撲出之際，所帶起的那股勁風，更是凌厲無匹，李光首當其衝，剎那之間，只覺得連氣都閉了過去，電光石火之間，眼前一花，胸口一緊，已被李英豪當胸抓住！

事情到了這一地步，李光知道自己實是無法抵賴下去，是以他急叫道：「義父饒命！」

李英豪聲如焦雷道：「你在井中下了甚麼？」

李光道：「那是白夫人給我的，連我……我也不知道那是甚麼。」

李英豪一聽，倒抽了一口冷氣，剎時之間，心中又是震怒，又是難過，其時，常倫五已牽了一隻大狗來，將大狗牽到水桶邊，那大狗就朝着桶，才喝了半口水，便立時後退慘吠，吠得兩三聲，立時倒地慘死！

一看到這種情形，李萍和李耀兩人，身子禁不住發起抖來，倫五常也是臉色鐵青，道：「你要置全堡上下於死地，心也太狠了！」

李光臉如死灰，叫聲道：「饒命！饒命！」

李英豪手臂一揚，已將李光提起得雙腳離地，大聲喝道：「你自己說，能饒你麼？」

李光已經嚇得呆了，他也根本未曾聽到李英豪在喝些甚麼，只是不住地道：「饒命！饒命！」李英豪內家真氣，陡地發出，眼前一黑，心脈已被震斷，立時氣絕，再也叫不出來！

李英豪五指一鬆，李光的屍體，「砰」地跌了下來，李英豪面色鐵青，他在盛怒之下，處死了李光，可是他的心中，也絕不好過。

他呆立着，一時之間，院子中所有人，沒有一個人敢出聲。

過了好一會，才聽得李英豪道：「東方朋友，這裏的事，你只當沒有看見就是了。」

東方亮早料到會有這樣的話，他剛才根本不想在場，是以此際他立時道：「堡主放心。」

李耀忙道：「爹，這一次，東方大哥救了我們全堡上下，數百人的性命！」

李耀在那樣說的時候，一面望着東方亮，看他的神情，大有以東方亮是他的朋友而感到驕傲一樣。可有，他的話才一出口，李英豪的面色，首先一沉，倫五常的神色，也變得十分尷尬。

這兩個李家堡中主要人物的神情變化，東方亮自然立時覺察到了，可是李耀究竟年紀輕，竟是毫無所覺，道：「爹，東方大哥──」

這一次，他只說出了「東方大哥」四個字，李英豪已然「哼」地一聲，一轉身，大踏步向前走去，竟連理也不理李耀。

李耀呆了一呆，倫五常已在他身邊走過，在他的肩頭上，輕輕拍了一下，道：「少堡主，這幾天，堡主心煩無比，你莫招他再多煩心。」

李耀只感到又是氣憤，又是着急，忙道：「我說了什麼了？難道我講的不是實話？二哥他……他要在井中下毒，要不是東方大哥覺察，我們全堡上下的人，還有命麼？爹為甚麼聽了便煩心？」

倫五常十分勉強地苦笑了一下，也沒有再講下去。

他自然不能說什麼，因為他也知道，李耀所說的，乃是實情。如果不是東方亮首先對李光起了疑心，跟出來看，發現了李光的陰謀，那麼，李家堡上下，將沒有一個人，可以倖免的了！

然而，他卻也絕無法向李耀解釋，以李堡主在武林中的威信而論，他是決不能承認，李家堡上下的性命，是由一個外來的人所救的！

倫五常吸了一口氣，向外走去。

李耀卻還不肯就此干休，忙追上去叫道：「倫總管！」

倫五常又回過頭來，神色已是十分難看。

東方亮在旁，一看到這等情形，唯恐李耀口直，再講些什麼話，要是叫倫五常下不了台的話，自己的處境，反倒更難了，是以他忙道：「李兄弟，你弄錯了，我又有什麼功勞了？剛才他也看到的，倫總管立時帶人來，你二哥的陰謀如何能逞？倒是李姑娘，救了我的一命！」

李耀呆了半晌，陡地大聲叫了起來，道：「不是那樣的！」

東方亮淡淡地笑着，道：「李兄弟，請扶我回去吧！」

李耀卻不去扶東方亮，反倒離開了幾步，望定了東方亮，道：「東方大哥，你明知不是那樣，為什麼你也要那樣說，為什麼？」

東方亮緩緩嘆了一聲，道：「你年紀還小，自然不明白其中的道理，等你長大就自然明白了！」

李耀陡地叫了起來，道：「我不要明白，你們全不講真話，為什麼人長大了，就不再講真話？」

李耀一面叫嚷着，一面臉漲得通紅，陡一個轉身，向前疾奔了出去！

東方亮望着李耀疾奔而出的身影，心中實在不知是什麼滋味。李耀的話，聽來雖然帶着幾分孩子氣，但是正由於帶着孩子氣，是以才是真話。東方亮心中感嘆的是李耀的問題：為甚麼人長大了就不再講真話！

東方亮想起自己在江湖上所遇到的形形色色的人，要在這些人的口中，說出一句真話來，會要比他們挖出心肝來更難，每一個人都口是心非，爾虞我詐，東方亮的心中，也在自己問自己，為什麼人不說真話？

自然，東方亮無法回答這一個問題，世上只怕沒有人能夠回答這一個問題，除非真有一個從來也不說假話的人，但是，世上卻沒有那樣的人，連東方亮在內，他也一樣，說着言不由衷的假話！

他呆呆地站着，過了好久，陡地一回頭，才看到李萍，就站在自己的身邊，正仰着頭望着，一看到他轉過了頭，李萍道：「東方大哥，你在想什麼？」東方亮苦笑了一下，並不回答，李萍低下頭去，悶了半晌，才道：「我扶你回去吧！」

東方亮忙道：「不敢當得很！」

可是，他話才出口，李萍已扶着他，向前走了出去。

東方亮的心情，十分沉重，一路之上，一言不發，直到回到了他的院子中，他才道：「李姑娘，李兄弟好像生氣，你如果見到他，不妨對他說，他問我的問題，我實在無法回答得出。」

李萍的大眼睛，在黑暗之中，閃閃發亮，她道：「弟弟一直將你當作英雄看，你實不應該令他失望！」

東方亮苦笑了一下，道：「李姑娘，剛才的情形，你也是看到的，堡主甚至警告不可再提起這件事，難道我自己一口咬定是李家堡的大恩人？」

李萍低下頭去，長嘆了一聲，幽幽地道：「可是實際上，你的確是李家堡的大恩人。」

東方亮苦笑着，扶着牆，走進了屋子，李萍跟了進來，東方亮也不點燈，和李萍在黑暗中，隔着桌子，坐了下來，誰也不說話。

屋子中十分黑暗，他們兩人之間，雖然是隔着一張桌子，但是相互之間，卻誰也看不清對方的面目。

東方亮根本不想開口，他的心中在想，或許只在黑暗之中，大家根本不想開口，人和人之間的距離，可倒更接近些？

× × ×

林子中的曠地上，插着十來個丈許的火把，那十來個火把，圍成一個圈兒，是一個極其寬敞華麗的馬車。

這時，在馬車的車廂內，正不時傳出白夫人吃吃的嬌笑聲，那種聽了令人心癢難熬的嬌笑聲，令得守住火把之旁的那十來個大漢，都現出十分尷尬和古怪的神色來。

如果照他們本能的反應，他們臉上的神情，必然出現如此，但他們每一個人，都盡量板着臉，裝出像是根本未曾聽到那種聲音一樣！

因為他們知道，在車廂中的天地雙毒，說不定在甚麼時候冒出頭來，要是照見他們的臉上，有異常神情的話，那就是他們的死期到了。

在車廂中，白夫人正在半躺在一張軟椅上，車廂十分寬大，簡直就是一間小小的房間。

月光在窗上的輕紗中映進來，映在白夫人晶瑩豐腴的身體上，天地雙毒像是兩條狗一樣，跪在白夫人的左右側。

白夫人格格地笑着，隨着她的笑聲，她平坦如玉的小腹上，作出極其誘人的起伏。

她道：「現在你們可服了我吧？」

自天地雙毒的口中，發出了含糊不清的答話聲來，他們正將臉埋在白夫人裸露的、豐腴、香馥馥的身上，根本不想抬起頭來。

白夫人扭着腰，雙手用力一推，將他們兩人的身子，推得向後仰了仰。笑道：「今晚李光下毒，我看明天一早，李家堡通通都是死人，便宜了你們兩人，可以佔了李家堡。」

地毒涎着笑臉，道：「最便宜的，是李光這小子！」

天毒的神情，有點憤然，道：「白姬，以後不許再用這種法子！」

他道：「自然不准再用，這法子簡直不公平得很，試想，世上有那一個男人，能夠經得起你的誘惑？」

白夫人一聽，又得意地笑了笑。

可是，在她發出如此動人的笑聲同時，她的心中，卻又感到了一陣刺痛，並不是世上每一個男人，都經不起她的誘惑。

至少有一個男人，會將蛇一般纏上身去的她，狠狠地推開，這個男人，就是她如今恨之刺骨的東方亮！

本來，她要攻打李家堡，目的並不是東方亮，可是，現在她要天地雙毒出馬，用盡方法，要攻下李家堡來，可以說只有一個目的，那就是將東方亮自李家堡揪了出來，這幾天來，她已經想了不知多少法子，要在將東方亮捉到手之後，折磨他，以洩她的心頭之恨，但是直到目前為止，她已經想到的許多辦法之中，還沒有一點令她滿意的。

白夫人笑着，天毒說道：「白姬，李光雖然死心塌地，為你辦事，但是我看，李英豪不是易與的人，李光且未必可以得手！」

地毒忙道：「白姬，若是此一計不成，我們說明在先，回天地宮去如何？」

白夫人一欠身，坐了起來，伸手叉住了腰，冷冷道：「你們兩個也太沒胆了，為甚麼要急急的逃走呢？」

天毒苦着臉，道：「白姬，你也是看到的，李家堡防守得如此之嚴，我們就算圍上一年半載，也未必成功。」

地毒則道：「我們在江湖上的仇人極多，若是叫他們知道我們長期不在天地宮，只怕搗了我們的老巢，叫我們有家歸不得。」

天毒又道：「就算不這樣，若有人反將我們包圍起來，也是麻煩，真要講動手，李英豪的內家氣功，已臻化境，我們也不是敵手。」

白夫人越聽越氣惱，柳眉倒豎，喝道：「放你的春秋大屁，你們瞧着，明天天亮，只怕李家堡的牆頭之上，已全是死人了！」

天毒地毒一起笑了起來，道：「真要是那樣，自然再好不過了，我們且等天亮再說！」

他們兩人，各伸手臂來摟住白夫人，白夫人又嬌笑着，嬌軀像蛇兒一樣地扭動着。

在車廂外，天色已漸漸亮了，東方泛起一片灰白色，接着，便是一抹朝霞，然後，金光萬道，旭日東昇，天大亮了。

天亮之後不久，白夫人掠着髮，自車廂中走了出來，她才出不久，便聽到一陣馬蹄聲，見有兩個大漢，策騎飛馳而來。

白夫人道：「怎麼樣，可是李家堡中的人，全死完了！」

那兩人互望一眼，一個道：「回稟夫人，堡中情形，與常日無異。」

白夫人一怔，怒道：「胡說，你們必然不敢走近，只在遠處看看，却如何看得清楚？」

白夫人一發怒，那兩人神情駭絕，忙不迭道：「回夫人，我們走得極近，一共是四個人，還有兩個，走得太近，給堡上防守的人射死了！」

白夫人心中又驚又恨，這兩人那樣說，李家堡中，顯然有不尋常的事發生過，她有自信，李光在進了李家堡之後，是一定會照她吩咐去辦事的，那麼，唯一可能，就是李光的陰謀敗露，她失敗了，白夫人一想到這一點，不禁怒火往上沖，一口惡氣，全然發洩在眼前這兩個她早就派去察看李家堡可有事發生的人身上。

看到白夫人的神色不善，那兩人身子已禁不住在微微發抖，白夫人一聲冷笑道：「他們兩人走得近，叫李家堡的人射死，可見你們兩人貪生怕死，根本未曾走近去！」

那兩人面色更見慘白，甚至額角之上，滲出了豆大的汗珠來，急忙道：「我們也走得極近，看得清楚，連堡牆上的人講話聲都聞到！」

白夫人「哼」地一聲，叱問道：「你們聽到了些甚麼？」

那兩人中一個道：「我聽得他們在談論，說要不是那一個姓東方的，識破了二公子的陰謀，他們全堡上下，就一個人也活不成了！」

白夫人一聽，陡地雙手緊握拳頭，嬌俏的臉龐上現出一重煞氣來。

她是何等聰明過人的人，雖然從那人口中所說，只是沒頭沒腦的一句話，但是她已經可以知道的事情是如何發生的了。她知道，一定是李光在下手放毒的時候，叫一個姓東方的人識穿了陰謀，而且，這個「姓東方的人」，除了東方亮之外，還會有什麼人呢？

白夫人一聽到東方亮，怒得連眉毛也跳動起來，在她面前的那兩個人，自然不知道她心中想些甚麼，然而她滿面怒容，却是可以看出來的，那兩人越想越害怕，雙腿一軟，竟跪了下來。

待那兩人了下來之後，白夫人臉上的怒容，反而全斂去了，也變得十分柔和，只聽得她道：「是啊，你們走得極近，連牆上人講話的聲音，也可以聽得見！」

那兩人忙道：「所言句句是實，並無虛言。」

白夫人笑道：「那麼，何以那兩人被射死了，你們却一點事也沒有？」

那兩人中的一個，搶着道：「我退得快，那箭射不到我。」

那人話才一出口，白夫人一揚眉，「哼」地一聲，道：「甚麼叫退得快，簡直是見人家動手就逃，滅了天地宮的威風，叫人家以為天地宮出來的人，除了逃命之外，什麼都不會，該死！」

她一個「死」字才出口，已經陡地揚起腳來，一腳向那人的面上踢去，她穿的靴子，靴尖鑲着明珠，靴身精繡，看來十分可愛，可是在一踢出之際，「拍」地一聲響，靴尖彈出了一柄兩寸來長的利刃來，那人一見利刃耀目，心知不妙，連忙一仰頭，想要避開去，却不料他的一仰，白夫人的腳，却陡地向下，沉下了兩三寸左右。

白夫人的那一腳，本來是踢向那人面門的，這時那人頭一仰，白夫人的臉又向下的沉了一沉，等於是一腳踢向那人的咽喉一樣，那人再也避不過去，想要驚呼時，咽喉已經中刀，只發出「咯」地一聲響，白夫人已縮回腳來，那人咽喉之中，烏溜溜的一個深洞，鮮血汩汩地向外直冒，總算白夫人腳下留情，一腳便踢斷了那人的氣管，使他一些也未曾多受痛苦，便自死去。

兩個人中，死了一個，剩下來的那個，嚇得呆了，跪在地上，身子不住發抖，白夫人一抬腳間，便殺了一個，這樣的事，對她來說，眞是家常便飯了，她仍是滿臉笑容，向着那另一個人道：「他因為走得快，才未被李家堡的人射中，你又是因為甚麼？」

迫近堡牆去探聽消息，堡上箭射了下來，未被射中，又豈有別的原因？那人未被射中，自然也是走得快的原故，但是剛才死的那人，就是因為照實說了，被白夫人編了一個罪名，說是失天地宮的威風，立時處死，現在這個人，如何還敢這樣說？然則不那樣說，一時之間，又如何找得出理由來。

是以那人只是跪着發抖，一句話也說不出，白夫人催道：「說啊！」

那人聲音發顫，道：「小的……小的……接住一支箭，撥開了別的箭，還……還與他們對罵了一陣，想起夫人等着要這消息，這才退回來的！」他也是人急智生，總算臨時給他編出了這樣的幾句話來，白夫人本來知道東方亮又壞了她的大事，心中恨極，已決意要在眼前兩人身上出氣的了，只是如今聽得他們兩人如此說法，分明是胡扯，但居然很難捉得出他的破綻來，不禁「哈哈」一笑，道：「說得好，起來吧！」

她一面說，一面轉過身去，那人也料不到自己竟然能夠死裏逃生，一時之間，還站不起來，直到白夫人已然走到了馬車邊，他才站起來，但已然是遍體濕透，如同跌進了河中一樣。

白夫人來到車廂之旁，只見地毒西門海，探出頭來，道：「我說如何，李英豪不是好相與的，未必如此容易得手！」

白夫人怒道：「要不是那姓東方的，我早已得手了！」

她一面說，一面將滿口銀牙，咬得「格格」直響。天毒推開車門，走了下來，道：「那個姓東方的，可就是你說的救走了李英豪兒子的？」

白夫人厲聲道：「就是這畜牲。」

天毒和地毒互望了一眼，天毒道：「白姬，實與你說，我們雖然被你迫了出來，與李家堡為難，但你是何等聰明的人，自然知道，我們根本攻不下李家堡！」

白夫人的聲音更是尖厲，怒道：「不將那姓東方的自李家堡中揪出來，我絕不甘心！」

地毒笑了一笑，道：「單只要那個姓東方的，倒容易得多！」

白夫人眼一翻，道：「你只是說得嘴響，你有甚麼辦法叫那姓東方的走出來呢？」

地毒笑道：「他自己出來，一定是死，怎肯出來？我是說，要叫李英豪送他出來！」

白夫人「　」地一聲，道：「你敢情是沒有睡醒，還在發大頭春夢！」

地毒道：「白姬，你要知道，我們雖然攻不下李家堡，但是，李家堡被我們圍着，也大不是味道，那姓東方的又不是李家堡的甚麼人，我們要脅李英豪，將他交出來，便立時退兵，李英豪還會有不答應的麼？」

天毒道：「死的又不是親生兒子，何況還有一個，是要在井中下毒的畜牲！」

白夫人皺着眉，道：「李英豪自命英雄好漢，東方亮對他們李家堡有恩，我看李英豪萬萬不肯作這種事的！」天毒、地毒一聽，一起「哈哈」大笑了起來，天毒道：「白姬，饒你是甚麼英雄好漢，其實人心都是一樣的，莫不為自己打算，寧可以別人斷一條胳膊，也不願自己折了一隻手指，姓東方的和他非親非故，將他一交出來，李家堡便解了圍，他又何樂而不為呢！」

白夫人笑了起來，道：「你倒說得活龍活現，就讓你們去試試，只要姓東方的能到我手中，李家堡的事，我也就撒手不管了！」

天毒道：「包你成功！備馬！」

他一聲高喝，數十人立時齊聲答應，不一會，便有人牽過了兩匹金繡銀鞍的駿馬來，天毒、地毒翻身上了馬，策騎疾馳而去。

等到天地二毒兩人馳遠了之後，白夫人懶懶地伸了一個懶腰，當她雙手高舉之際，衣袖褪了下來，露出了兩道粉光緻緻的手臂，看得四周圍的那些大漢，連眼都發直了，她一伸手，向一個人招了招，懶洋洋地道：「過來，替我捶背！」

那大漢忙不迭答應着，立時向前走了過去，跟着白夫人，鑽進了車廂之中。

×　×　×

却說，李家堡中，本來就已經人人心情緊張，及至天地二毒突然出現在堡門外，堡中人更是駭然，立時飛報李英豪和倫五常。

等到他們兩人，趕出來時，還未登上牆頭，便已聽得天毒的聲音，自堡外傳了過來，高聲說道：「請堡主現身，我們有話說！」

聲音綿綿不絕傳了過來，李英豪聽在耳中，也不禁暗喝一聲：好深厚的功力！要知道，李英豪乃是內家功力絕高的高手，要他稱讚一句，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李英豪加快腳步，向前掠過，登上了牆頭，向下望去，只見天地雙毒，騎着馬，就在李家堡牆外，約莫七八丈開外處勒定了馬。

有這一段距離，堡牆上的強弩，也射他們不中，李英豪一上牆頭，便冷冷地道：「你們二人，還想出甚麼花樣，不妨直說！」

出乎李英豪的意料之外，天地雙毒，竟十分客氣，未曾開口，便一起先抱拳為禮。

李英豪雖然和他們隔得遠，但是雙毒的下毒功夫，實在太出神入化，是以一見他們抱拳，心中也不禁一凜。但是李英豪究竟是一等一的高手，心中固然吃了一驚，但一樣是巍然而立。尤其天地雙毒和他隔得遠。絕看不出他臉上的神情，那是剎那間變化的。

在天地雙毒看來，李英豪在牆頭之上，氣吞山河，簡直如同天神一般，這兩個殺人不眨眼的魔頭，心中也不禁喝了一聲采。他們兩人的使毒的功夫，如此出神入化，武林中人提起了他們的名頭，就覺得頭痛，然而他們倒也很有自知之明，知道若憑眞實本領，絕不是李英豪的敵手。

是以，當白夫人才向他們提出要攻打李家堡時，他們就嚇了一跳，而如今，又說服了白夫人，只要李英豪肯交出東方亮來，他們也自收兵，這一切，全是為了不想和李英豪正面為敵之故。

當下，他們也看不出李家堡的防守嚴密，他們也不敢接近，遠遠地一拱手之後，人仍然在馬上，齊聲說道：「李堡主請了！」

李英豪看到了天地雙毒，怒意陡升，他也知道這兩人的厲害，但是一時之間，却也猜不透他們的來意，看來天地雙毒是有為而來，反正堡牆上防守嚴密，他們萬難接近，自己先已立於不敗之地了，倒也不用怎樣去怕他們，是以他沉聲道：「兩位請了。」

他這四個字，乃是用內家眞氣，直逼了出來的，當眞字字如同悶雷一樣，震得李家堡中的人，盡皆耳際一陣「嗡嗡」作響。

天毒滿面笑容，說道：「李堡主，我們實在無心與貴堡為敵，只不過是一些小誤會，鬧出了這樣的大事來，實在不值得很！」

李英豪聽得天毒如此說法，心中更怒極，一聲大喝，道：「你們先後下毒，害了李家堡好幾十人，這難道還可以算是小事麼？」

地毒「嘻嘻」笑着，說道：「我們天地雙毒也死了不少人，大家算是扯了一個直。」

李英豪對於洞庭一奇莫非和李光之死，倒尚還並不怎麼放在心上，最叫他難過的，還是中了血瘴之毒，死前發瘋的李廷。這時，他仍然猜不透天地雙毒的來意，是以仍是悶哼一聲，並不接口。

只聽得地毒西門海忽然嘆了一聲，道：「李堡主，江湖上的朋友，也是靠不住的多，以你李堡主的地位而論，平時和你義薄雲天的朋友，如何之多，可是這些日子來，何嘗曾見有人馳援？」

這幾句話，倒是直說進了李英豪的心中，感到了一陣刺痛。李家堡在武林中的地位極高，平日來往李家堡的高手也很多，可是自天地雙毒一找上門來之後，李家

堡就再也沒有外人前來了！

自然，在如今那樣的情形下，就算有外人前來，李家堡中的人，也未必敢請人家來，但是整座李家堡，就像是孤立了一樣，李英豪想來想去，總覺得不是味兒，這時又被地毒提了起來，自然更覺刺心。當下，李英豪一聲冷笑，道：「對付你們這種妖魔小醜，何必勞師動衆？」

天地雙毒聽得李英豪那樣說，一起笑了起來，天毒司徒渡揚聲道：「李堡主，你捫心自問，這話可是實在情形麼？」

李英豪眞想自堡牆上直飛了出去，和天地雙毒，決一死戰，然而他也知道，小不忍則亂大謀，這兩人詭計多端，決不容易應付的，是以他忍住了氣，厲聲道：「你們兩人前來，有甚麼話，快說……」

天地雙毒互望了一眼，兩人本來是停馬不動的，這時，突然策馬，向前走來，他們的來勢，雖然不快，可是李家堡牆上的人，一看到他們公然向前，逼了過來，心中不禁駭然之極。李英豪是何等樣的高手，一時之間，也不禁沉住了氣，疾聲喝道：「射弩！」一時間只聽得「錚錚」之聲不絕於耳，足有三尺來長的弩弓，與一張由兩個人把持着，將老粗的弓弦拉向後面，扣上頭有尖簇的長箭，錚聲響處，弩箭如蝗而下，足可射出三五丈遠近！

天地雙毒各自發出了一下嘯聲，立時勒馬後退，有幾枝弩箭，就射在他們馬前不遠處，驚得他們的坐騎，也急嘶起來。

看到他們後退，李英豪揮了揮手，弩箭停射，天毒司徒渡勉强一笑，說道：「李堡主，我們前來，是來和你商量一件事的。」

李英豪聲色俱厲道：「甚麼事？」

天毒司徒渡笑道：「李堡主，我們雙方，如果繼續爲敵，只怕一年半載之中，誰也佔不了誰的便宜，這一點，你總是承認了？」

李英豪的心中，其實十分承認這一點，他卻又不願當着天地雙毒的面，表示自己除了固守之外，毫無辦法。

是以，他只發出了一連串的冷笑聲來，對天地雙毒的話，不置可否，也趁機表示，他是有辦法！司徒渡卻不理會李英豪的反應如何，又道：「李堡主，如果我們提出一個條件，你答應了，我們立時退卻，你看如何？」

李英豪怒道：「李某人向來不受威脅，你們說也是白說，有本事的，只管繼續與李家堡爲敵好了！」這時，倫五常也已趕到，他在來到之前，已知道天地雙毒到了堡門口，還恐怕那是天地雙毒的聲東擊西之計，是以命堡內各人，在其他方位，加强防守，才趕了來的，他低聲道：「堡主，不妨聽聽他們，講些甚麼？」

李英豪也低聲道：「放心，如果他們眞是爲了提條件而來的，那麼，就算我嚴詞拒絕，他們一定也會將話講出來的！」

倫五常喃喃自語，道：「不知道他們要提甚麼條件，才肯撤兵？」

李英豪搖了搖頭，並未出聲。

李英豪和倫五常兩人，在堡牆上交談，天地雙毒隔得遠，自然聽不到。而如果天地雙毒可以聽得到的話，他們兩人，心中一定大喜過望，因爲他們兩人的交談，語意已然很活動，分明表示，對方的條件，如果不太苛刻的話，那麼，是大可以接受的！

天毒繼續道：「李堡主，我們只要你交出一個人來，這個人，本是罪魁禍首，我們本就無意與李家堡爲難。全是因爲這個人的原故，有這個人到手，我們自然立即離去，再不騷擾！」

天毒這幾句話，一個字一個字，遠遠地傳了過來，他功力深湛，話傳到了李家堡衆人的耳中，衆人聽來，字字清晰！這時，幾乎所有的人，都鬆了一口氣。

因爲司徒渡提出的那個條件，可以說並不苛刻！

而李家堡的被圍，雖然說一年半載之內，絕對可保無虞，但是零星的事件，也接二連三地發生，而且終日提心吊胆，這種日子絕不好過，人人都盼望事情快點了結，好恢復往常的日子。

這時，只有一個人心中大吃一驚，背心之中，不禁沁出了冷汗來。這個人，就是李家堡中的總管倫五常！

倫五常一聽得司徒渡這樣講法，心念電轉，立時想到，天地雙毒還未曾說出他們要的是甚麼人來，但是可想而知，那人決不會是無名小卒，無名小輩，天地雙毒不會出那麼大的陣仗來要人。

而且他們要的人，也不會是李家堡主自己，或是李堡主的子女。因爲若是他們，李堡主萬萬不會答應，天地雙毒也不會那麼笨。

那麼，堡中地位重要，而李堡主又可以答應交出的人，只有自己一個人了！

當倫五常想到這一點的時候，心已是怦怦亂跳，而更令得他駭然的，是在這時候，李英豪突然之間，回頭向他，看了一眼，目光是顯得十分異樣！

李英豪在那樣的情形之下，用那樣異樣的眼光望着他，那麼不問可知，李英豪心中所想到的，和倫五常心中所想到的一樣的了！

倫五常不但是手心冒汗，連他背脊之上，也有幾股冷汗，濡濡流了下來，倒像在是他的背後，有一隻冰冷的怪手，緩緩撫過來一樣，那令得他一開口，聲音變得尖銳而不自然之極！

他尖聲叫了起來，道：「你們要的是誰？」

倫五常的那一聲尖叫之後，天地雙毒沒有立時回答，而四周圍在那剎間，也靜到了極點，人人都屏氣靜息，在等着天地雙毒的回答。

李萍這時，才來到了堡牆之下，本來，她準備走上牆頭的，可是因爲心中緊張，是以也站定了腳步，在等候天地雙毒的回答。

這種令人焦急，緊張的沉靜，足足維持了半盞茶時，才聽得天毒司徒渡，一字一頓，緩緩地說出了一番話。

「我們所要的人，和李家堡本無淵源，他是東方亮！」

這「他是東方亮」五字一出口，倫五常的身子，陡地向上一挺。

不是他！天地雙毒要的不是他！

雖然倫五常知道，自己和李堡主之間的交情，非同泛泛，但是如果天地雙毒指

名要他，李堡主是不是一定堅拒天地雙毒的要求，他實在一點把握也沒有，要不然，他才不會冷汗直淋了！

而現在，天地雙毒要的並不是他，只是東方亮，那對他來說，實在是意外之喜了！

李英豪一聽得「他是東方亮」五個字，心頭也陡地鬆了一鬆，雖然他一時之間，還不知道如何回答才好，但顯然已不像剛才那麼緊張了！

而堡中的其餘各人，倒有一大半面面相覷，因爲他們根本不知道天毒所說的東方亮是甚麼人。只有一小半人知道，東方亮就是曾救了少堡主，身受重傷，一連幾天，都在堡中養傷的那個人。這時，那一小半人口中雖然不出聲，但是心中，卻不約而同地咒罵東方亮，因爲天地雙毒曾指他爲「罪魁禍首」，可知道事情本是由他而起，連累了李家堡，遭了凶危！

在所有人之中，一聽到「他是東方亮」五字之後，震驚得面色蒼白，心頭亂跳的，只有李萍一個人！

李萍絕未曾想到，天地雙毒所要的人，竟會是東方亮！但是，天地雙毒的話，卻說得再清楚也沒有，東方亮三個字，清清楚楚地，進了她的耳中！

李萍雙手緊緊地握着拳，她心中的震驚，自然是替東方亮担心，但是她決不以爲她父親，李堡主眞的會將東方亮交到天地雙毒的手中。她只是爲了東方亮有了天地雙毒這樣的大敵人而不安！

在司徒渡的話出口之後，又足足靜了一盞茶時，才聽得李英豪沉緩地道：「你個兩人，言而無信，詭計多端，誰能信你們的話？」李英豪的這幾句話一出口，李萍不禁呆了！

因爲從這幾句話聽來，李英豪竟是大有答應之意了，這實在是李萍所萬萬想不到的事情，她急忙地道：「爹！爹！你不能答應他們！」李萍的叫聲，十分尖利，本來是人人都可以聽到她的叫喚聲的了。

可是這時，除了同站在堡牆之下的數十人，回頭向她望了一眼之外，在堡牆上的家人，沒有一個望她。

低頭向下望上一望，人人都望着在堡外的天地雙毒，要看天地雙毒，有甚麼反應。

李萍的心中，實在是難過之極，她雙手緊緊握着拳，身子已不由自主，簌簌發起抖來，她還想說些甚麼，但是張大了口卻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只聽得天地雙毒的笑聲，遠遠地傳了過來。在李家堡之外的那條直路上，只見天地雙毒，身在馬上，向前略欠了欠身，衣袖向前一捲，「呼呼」兩聲，各自捲了一支插在地上的弩箭在袖，接在手中，同聲道：「李堡主，你若交出東方亮，我們不違約退走，便如此箭！」

兩人說着，手指上一用力，「拍拍」兩聲，兩枝弩箭，便斷成了兩截！

李英豪一看到這種情形，心頭便不禁怦怦亂跳了起來，這是折箭爲誓！再壞再惡毒的人，也不敢以這樣的重誓來和自己開玩笑的！

那麼，天地雙毒的話是可信的了！

而在那一剎間，李英豪不知想到了多少事。他是在江湖上有着極大名頭的大俠，他想到，如果他竟然將東方亮交了出去，那麼，這種不義之事，必然會使得他的聲名，受到極大的損害。

然而，他也想到，東方亮在江湖上行走，並沒有甚麼特別的好友，可能根本沒有甚麼人關心他的生死，而天地雙毒一退，李家堡自然也立時回復了往日的威風，儘管可能有些人，會在背後非議自己的不是，但是不消三五個月，誰還會記得他？就算有人記得，只要李家堡的威風還在，誰敢提起？還不是和以前一樣，人人都來爭相交結？可以說對於李家堡的地位，絲毫無損，而如果不答應將東方亮交出去，天地雙毒自然不肯撤走，就算他們圍住了李家堡，一時難以得逞，但是有他們在和李家堡爲難，江湖人人皆知，每一人，都是離得李家堡很遠，這樣爭持下去，會有甚麼結果，實在難以逆料！李英豪心念電轉間，只聽得地毒西門海催道：「我們已折箭立下毒誓，李堡主應當相信我們，確有誠意，以前的事全算了，再也不提，我們只要東方亮一人，有了他，便立時退兵！」

李英豪被西門海的大聲講話，陡地從沉思中，驚醒了過來。

他已經想開口答應的了，然而，他一生之中，幹的全是義薄雲天，衆口交譽的事，這時，他雖然已曾想到了這其中的利害關係，但是叫他開口說交出東方亮，出賣曾對李家堡有大恩人的話來，總是有點爲難，是以他仍是沉住了臉，一言不發。

倫五常在他的身旁，低聲道：「堡主，不如由我來答他，暫且拖上些時！」

倫五常的話，卻正中李英豪的下懷，李英豪立時點了點頭。倫五常這時的神情，和剛才他以爲天地雙毒要的人是他時，已然大不相同了，他揚聲道：「兩位，這件事，我們需要商量一下！」

天毒司徒渡笑道：「好，明日此時，我們兩人，再來這裏聽回音！」

天毒司徒渡的話才一出口，一揮手，和地毒西門海兩人，兜轉了馬頭，伸手在馬背上一拍，兩匹駿馬，已向前絕塵而去了。

等到蹄聲漸遠，天地雙毒也馳得看不見了，李英豪和倫五常兩人，才轉過身，慢慢地自堡牆之上走了下來。

一直站在牆腳下的李萍，身子仍然在發着抖。她聽得天地雙毒折箭爲誓的聲音，也聽得倫五常說商量一下的話，她的胸中，實是怒極，本來，她對倫五常，一直十分尊敬的，可是此際，她的心中，卻生出了一股莫名鄙視之意來。

倫五常才一從堡牆上走下來，李萍便直迎了上去，厲聲道：「倫總管，你剛才說商量一下，是甚麼意思？這種事，有甚麼好商量的？」

倫五常冷不防李萍神色鐵青，當着那麼多人，來責問自己，他一時之間，也不知該如何回答才好，只是深吸了一口氣，向李英豪望去。

李英豪立時面色一沉，叱道：「小孩子家，知道甚麼，快走開！」

李萍的心中，實在是傷心到了極點，她後退了兩步，剛才，她還只是對倫五常

一人，產生了極度的鄙視，但現在，她已經知道，她自己的父親，竟和倫五常同樣的心意！

她要竭力掙扎着，才能自她顫抖的咀唇中，吐出了這樣的一句話來，她道：「你們怎麼可以？你們怎麼可以做那樣的事情？」

當她講出了那兩句話的時候，她同時覺得心頭一陣劇痛，幾乎像是被人刺了一劍一樣，而眼前也一陣發黑，險險乎昏了過去！

但是她在心中，不住地告訴自己：不能昏過去，不能倒地，要在他們面前站着，筆直地站着。

她那兩句，幾乎要令得她咯血的話，聽在李英豪和倫五常兩人的耳中，却並沒有引起甚麼特別的反應，李英豪只是悶哼了一聲，再不理會李萍，只是大踏步地，向前走了過去，倫五常和李英豪兩人，在李萍的身邊經過之際，李萍的眼前，又是一陣發黑，根本甚麼也看不見，然而她仍然挺立着，未曾倒下去。

她根本不知道以後又發生了些甚麼事，直到她又恢復了有感覺時，她只覺得有人在用力搖着她的身子，同時，她聽到李耀的聲音。

李耀的聲音，十分焦切，在不住地叫道：「姐姐，你怎麼？姐姐，你怎麼了？」

李萍猛地一吸氣，胸口一陣作痛，忍不住「哇」地一聲，一口鮮血，直噴了出來。她雖然咯了一口血，但是神智却已恢復了，她也可以看到，在她身邊，摟着她身子的，正是李耀，而他們仍然是在堡牆之下站着。

李耀看到李萍咯血，驚呆得張大了口，一句話也說不來，李萍又繼續吁了一口氣，才說道：「弟弟，你別急，東方大哥呢？」

李耀道：「東方大哥還在後院，我聽說天地雙毒來了，是以走出來看看，可是我已來得遲了，天地雙毒走了，他們來幹甚麼？」

李萍又是一陣急喘，她不由自主，伸手按在李耀的肩上，一面開步走去！一面道：「他們要李家堡交一個人給他們，他們就退走！」李萍的心中，一陣氣苦，忍不住淚如泉湧道：「可是爹和倫總管兩人，竟大有答應之意，他們已約了天地雙毒，明日此際，來聽回音！」

李耀揮着手，大聲叫道：「那怎麼可以！」

李萍也在抹淚，道：「弟弟，你還不知天地雙毒要的是甚麼人哩！」

李耀又是一怔，道：「甚麼人？」

李萍聲音哽咽，斷斷續續道：「就是東方……東方……東方……」

他連說了三個「東方」，下面的話，竟是再也無法說得下去！

李耀本來是扶着他姐姐，在向前走出去的，他是知道天地雙毒在向李家堡要人的，還不知道要的是甚麼人，而他的想法更單純，他是想，天地雙毒要的是甚麼人，那是根本沒有關係的，因為不論是甚麼人，都絕不能由李家堡的手中，交到天地雙毒的手內了！

及聽李萍一連講了三個「東方」，他也不禁怔住了，立時停住了腳步，道：「東方大哥。」

李萍一面流着淚，一面點了點頭。

李耀又呆了一呆，忽然笑了起來，道：「姐姐，你別着急，你一定弄錯了，天地雙毒要的若是東方大哥，爹怎會將東方大哥交出去？東方大哥是我們李家堡的大恩人！」

李萍聽了，嘆了一聲，道：「弟弟，你不知道他們的想法，多麼可怕！」

李耀仍是一味搖着頭，道：「不會的，姐姐你放心，爹是出了名的大俠，這種事，恩將仇報，如此卑鄙，爹怎麼肯做？你一定是聽錯了！」

李萍神色蒼白，道：「我本來也是這樣想，可是照如今的情形看來，只怕……只怕……」

李萍講到這裏，聲音發顫，竟是再也難以講得下去。

而李耀的心頭，也是怦怦亂跳，姐弟兩人，怔怔地互望着，竟不知該說甚麼才好。過了好一會，李耀才低聲道：「東方大哥知道了麼？」

他一開口，所發出來的聲音，竟連自己也覺得陌生，聽來簡直不像是他在說話一樣。

李萍搖了搖頭，說道：「當然不知道，這樣的事，只怕講給他聽，他也不會相信！」

李耀忽然神色駭然，說道：「姐姐，我們既然知道了有這樣的事，應該立即講給東方大哥知道，如果爹和倫總管突如其來——！」

李耀講至此，不由自主，機伶伶地打了一個寒戰，再也講不下去。

他本來是想說，如果李英豪和倫五常要將對東方亮不利，那麼，先讓東方亮知道了，有個防備，總是好的。可是他一轉念間，想到東方亮傷重未癒，根本連一點抵抗的能力都沒有，就算有了準備，難道李英豪和倫五常兩人，要對他不利，他可以有辦法應付？

當李耀想到這一點之際，他自然再也難以向下講下去。

李萍在這時候，陡地吸了一口氣，道：「弟弟，東方大哥是俠義男兒，如果讓他知道了這件事說不定為了替李家堡解圍，他自己挺身而出！」李耀的臉上，現出痛苦之極的神色來，他雙手緊緊地握着拳，說道：「何以李家堡的人，那麼卑鄙？就算東方大哥要那樣做，我也一定勸他不必要，為了那麼卑鄙的人，怎值得犧牲自己？」

李耀的話，說得激動之極，聽來自然也極之刺耳，可是李萍聽了，却大有同感，她呆了片刻，才道：「我們見東方大哥去！」

李耀的臉，漲得通紅，姐弟兩人，腳步沉重，慢慢向前走着。

當他們看到東方亮的時候，只見東方亮正在院子中，緩緩地舒臂伸腿，慢練着一套拳法。

兩人來到了東方亮不遠處站定，誰也不說話。東方在喜開始時，並沒有注意他們，因為他們兩人，陪伴着他，也不止一天了。這時，東方亮正為自己可以緩緩舒動拳腳，而感到十分高興。

自然，離開他完全恢復原來的成功還有一大段距離，但是那總比連走路都要人扶持，好得多了！但過了不多久，東方亮便覺得他們姐弟兩人，神色大是有異，他停了下來，望着兩人。

當東方亮向他們望來之際，李耀和李萍兩人，都不由自主，偏過頭去，不敢和他的目光接觸。這時，他們兩人的心中，實是難過之極。雖然現在，他們的父親還未曾作出任何決定，但是李萍却十分清楚，她父親在堡牆上和天地雙毒對答之際，已明白表示，這件事，值得考慮，可以接受。僅僅為了這個，已足以使他們兩姐弟，覺得再無面目對看東方亮了！

東方亮畢竟是久歷江湖的人了，他看到了這等情形，便可以肯定事非尋常，事情可能和自己有關！

他並不出聲，只是等李耀和李萍兩人出聲，可是李耀和李萍，却也不說話，院子之中，靜得出奇，也靜得難過之極！

過了好半晌，東方亮才一字一頓地問道：「甚麼事？」

李萍和李耀兩人，互望了一眼，一起用十分乾澀的聲音說道：「天地雙毒來過了！」

東方亮聽得他們兩人如此說法，也不禁陡地一呆，因為在如今的情形下，天地雙毒到李家堡來，那簡直是超乎常理之外的事！

他略怔了一怔，道：「天地雙毒來過了？」

李耀低着頭，道：「是，他們兩人，在堡外出現，指名要爹去答話。」

東方亮忙道：「李堡主和他們說了一些甚麼？」

李耀和李萍兩人又互望了一眼，他們實在難以說得出口來。而看到了這等情形，東方亮的心中，更可以明白，雖然會面的是李堡主和天地雙毒，但是事情一定是和自己有關的，不然，他們兩姐弟的神情，決不會如此之古怪的。

他深深吸了一口氣，語音變得十分遲緩，道：「你們只管說，你們年紀小，有一些事，在你們看來，或者十分嚴重，但是在成年人眼中，却不算什麼。」

李萍的聲音，低得幾乎聽不見，她道：「天地雙毒說，只要李家堡肯放一個人出去，他們就立時不再與李家堡為敵，以前的事，一筆勾銷！」

東方亮一聽，一時之間却也是想不到自己的身上，他「哦」地一聲，道：「天地雙毒要的是甚麼人？難道是小兄弟？」

他一面說，一面向李耀望去，已是一臉的激動神情，分明表示他的心中，已準備不惜一切來保護李耀，如果天地雙毒所要的人，竟是李耀的話。

李耀看到了這等情形，心中更是難過，他一面搖着頭，一面已是淚水盈眶，臉漲得血紅，聲音也自哽咽，他大聲叫了出來，道：「東方大哥，雙毒要的是你！」

東方亮一聽，心頭「怦」地一震，失聲叫道：「我？」

李耀和李萍兩人，却緊咬着下唇，一言不發。

東方亮嘆了一聲，他已經有點明白，要自己的並不是天地雙毒，一定是白夫人！看來，天地雙毒也明白難以攻得下李家堡。

是以才向李家堡提出了這個條件來！白夫人自然是對自己恨之切骨，是以才會如此做的，如果自己落到了白夫人的手中，那不知要如何慘法！饒是東方亮一等一的硬漢，想到這裏，他也忍不住機伶伶地打了一個寒戰！

可是隨即，他就微笑着，道：「你們兩人，可是為我在担心麼？」

李耀和李萍兩人，再也說不出話來，他們要竭力忍着，才不致哭出聲來，可是他們的淚水，却早已湧了出來，沿着臉頰，簌簌而下。

東方亮一面笑着，一面反倒安慰他們，道：「你們兩人，快別傻了，李家堡堡主是何等樣人，我在李家堡中，李家堡怎會將我交出去？」

李萍忍不住「哇」地一聲，哭了出來，邊哭邊道：「爹雖然沒有立時答應，可是他……他和倫總管，却已約了天地雙毒，明天來聽回音！」

東方亮一聽得李萍那樣說法，他也不禁一呆。

他重傷未愈，本來就臉色十分蒼白，但這時，却更是白得可怕。

他的腦中亂到極點，耳際只覺得一陣「嗡嗡」直响，天地雙毒明天來聽回音，李堡主並不會立時拒絕，這怎麼可能？這簡直是不能想像的事，但是，這樣的話，出自李萍之口，李萍却怎會胡言亂語？

那實在是沒有可能發生的事，但竟然已經發生！連這樣事都發生，還有甚麼樣事，是不能夠發生的？

東方亮呆立着，剎那之間他又覺得天旋地轉起來，只是呆立着，過了好一會，在他的口角才現出一絲十分苦澀之極的微笑來，雖然他自己也覺得那不可能，但是他仍然將連他自己也不相信的話，來安慰李萍和李耀兩人：「我看，或許是李堡主先穩住了天地雙毒，他或者另有打算！」

李耀和李萍兩人，都搖着頭，他們也全不相信東方亮的話，他們年紀小，也沒有甚麼江湖閱歷，但是他們也全知道，天地雙毒一提出了這樣的條件來，他們的父親，竟然沒有立時拒絕，那麼，以後實在是任何可怕的事，都可以發生的了！

李耀突然向前走出了兩步，站在東方亮的身前，仰起頭來，道：「東方大哥，我……我……不論怎樣，我總盡我力量來保護你！」

東方亮只覺得心頭一陣熱血沸湧！在那片刻之間，他心中的唯一感覺就是：人實在是太可怕了！人為了自己，幾乎甚麼事都可以做得出來。

但是，當他聽了李耀充滿誠意的表白之後，他的心中，却又十分迷惑，李耀的話，自然絕不是做作的，絕不是為自己而甚麼可怕的事都可以做得出來。

那麼，人究竟是怎樣的呢？東方亮緩緩地抬起身來，按在李耀的肩上，道：「小兄弟，你別激動，李堡主如果決定要將我交出去，那麼，誰也阻止不住的！」

（未完‧四）

俠情中篇故事／陳瑜．文

可飛．圖

旋風花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沈雪姑來到黃山萬松山莊見一片瓦礫，山莊的人不知去了那裏，細看瓦礫中又沒有屍體，但爲什麼會付諸一炬，碰到師姐了因，二人亦找不出原因，和師姐分道，自己轉回碧落山莊，在路上遇到地鼠門的掌門黃鼠狼，正想收爲己用，黃鼠狼亦因受魔教利用不滿，願意改邪歸正，回到碧落山莊亦見一片瓦礫，經過黃鼠狼鑑證是毀於炸藥，她正在徬徨，孫小乙出面說明原因，指點路徑去找老夫人，見到夫人將情況禀告，老夫人召開會議，根據黃鼠狼派出金鼠回來的調查禀報，懷疑萬松山莊的人可能遭白衣聖教擄走，根據魔教可能奉命撤退……

跟踪搜大宅　樓空人已杳

老夫人道：「大家的意思怎樣呢？」

竹節叟易南軒道：「青松道兄這構想很好，咱們確實應該迅速追踪，查明這兩撥人。」

風雲刀柴崑道：「咱們人手如何分配，如果分頭追踪的話，就得有兩撥快速行動的人，和一個總連絡處，可以根據情況，指示任務，以及調配人手和支援工作，才不至兩處不能兼顧。」

竹逸先生道：「柴老哥這話極是，咱們不但要分頭追踪，還得有一個連絡總部和隨時可以支援兩處的快速後援，才能掌全盤機宜。」

老夫人道：「咱們所有人手全在這裏，要如何分配法子，還要請大家公決。」

卞藥師道：「兄弟覺得分配人手，方才柴老哥的提議，想得極爲週到，一是分頭行動，挑選兩撥快速行動的人，一撥追鏢車，一撥追碧落山莊賊人，這是先鋒，但必須另選兩撥支援的人，暗中跟隨前面的人，好及時支援。一是咱們的總舵，不參加前面四撥的人，統在總舵候命，必要時可以派人支援前面的人。」

他口氣微頓，接着道：「至於最前面的兩撥人，爲了要快速行動，人數就不宜太多，兄弟認爲追鏢車的人選，最好是以沈姑娘爲主，她身上帶有解藥，萬松山莊的人，也正需要解藥。另外再有李姑娘爲輔，她是劉老哥的門下，學會易容術，可以隨時改變容貌，再有黃掌門人指派一位地鼠門的人隨行，作爲連絡，應該就足夠了。」

沈雪姑、李小雲同聲答應。

卞藥師又道：「至於追踪賊黨，兄弟認爲由上官老弟和丁姑娘二位較爲適宜，再加黃掌門人指派一位地鼠門的人担任連絡，他們此行，並不和對方動手，有三個人也足可勝任了。」

他方才提議沈雪姑、李小雲，都曾明白說出派兩人的用意，但追踪白衣聖教賊黨，分派上官靖和丁瑤，卻並未說出什麼兩人的用意來。他雖然沒有說明

，但老夫人等人，心裏都知道，他派上官靖的意思，是因爲賊黨中有一個管巧巧的緣故，上次她能偷偷洩露引爆火藥的消息，這回上官靖如果遇上她，自然也會暗中相助，何況丁瑤原是白衣聖教的人，對方如果留下什麼暗記的話，她自會發現。卞藥師心中想的只是沒有當着人家說出來而已！

上官靖自然也聽得出他弦外之意，臉上微微一紅，連忙拱手：「晚輩遵命。」

丁瑤聽到派她和大哥同行，更是喜形於色，問道：「藥師前輩，我們要不要易容呢？」

卞藥師笑道：「自然要易了容，才能上路。」一面又道：「至於兩撥後援，兄弟也有一個腹案，不過是否恰當，還要大家斟酌……」

銀拂叟向天倫洪笑道：「卞道兄只管說出來，咱們今天在場的人，都可以分配出動，不用客氣。」

卞藥師道：「咱們派出去兩撥追蹤的人，人數不多，但有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儘量避免被對方發覺，最好不和對方動手，這一點務請沈姑娘、上官老弟要切切記住；但咱們派出去的兩撥後援就不同了，前面的人最好不動手，後面的人，是支援前面的人去的，就得隨時準備動手，因此必須有一二位極頂高手，不足以勝任。」

銀拂叟點頭道：「不錯！」

卞藥師道：「兄弟的腹案，支援沈姑娘追蹤鏢車，如能有天池釣叟姜前輩，風雲刀柴老哥，再加上萬點星、孫小乙就夠應付了……」

姜超然大笑道：「沒問題，老夫算一個。」

柴崑道：「兄弟能追隨姜前輩，這是兄弟的榮幸。」

卞藥師續道：「至於支援上官老弟這一路，因賊黨中頗有能手，人數就得略爲增加，如能有竹節叟易前輩、南山樵子陶前輩、再加慧修、慧持二位師父和形意門趙（之欣）兄，徐（永昶）兄四位爲輔，也就夠了。」

竹節叟易南軒、南山樵子陶石田、以及慧修、慧持、趙之欣、徐永昶都同聲答應。

銀拂叟向天倫道：「藥師道兄，老夫呢？」

卞藥師道：「前輩當然在總舵了。」一面朝黃鼠狼道：「黃掌門人也有一項特別重要的任務，那就是担任連絡，有貴門三十六鼠傳遞消息，咱們人手才能靈活運用。」

黃鼠狼拱拱手道：「藥師太抬舉兄弟了，兄弟自當全力以赴。」

卞藥師也朝大家拱拱手道：「兄弟所擬腹案，不知諸位道兄認爲是否可行？」

青松道長道：「卞道兄分配的人手，貧道自然贊成，只是不在分配以內的人手，自然全在總舵了，那麼咱們這些人豈不是沒有事做了？」

「哈哈！」卞藥師大笑一聲道：「咱們總舵，也就是撲滅白衣聖教的主力，那是要等雙方正式照面，才一起出動，何況有黃掌門担任總連絡，消息自然極爲靈通，那裏需要咱們，可以隨時出動，也可以隨時支援前面的兩撥人馬，總舵的任務，可重得很呢！」

老夫人道：「不在兩撥人以內的人，都在總舵候命，但蛇無頭不行，總舵應該有一個統領，才能統一事權，老身認爲由德高望重的向前輩担任，最爲恰當。」

銀拂叟連忙搖手，但他還沒開口，大家已經紛紛鼓起掌來。

銀拂叟道：「不成，老夫……」

他底下的話還沒說完，卞藥師接口笑道：「向前輩不用推辭了，大家已經鼓掌通過，一致推舉，這是義不容辭的事。」

銀拂叟爽快的道：「好，大家抬舉老夫，老夫就不好再推辭了，只是總得有一兩個人協助老夫吧？」

老夫人道：「青松道長和卞藥師原是這裏的正副總值日，就請他們兩位担任向前輩的副手好了。」

大家又紛紛鼓起掌來。

事情就這樣決定。沈雪姑站起身道：「卞伯父，侄女和靖弟自然要立即上路，就請黃掌門人指派一位連絡人給我們。」

黃鼠狼點頭道：「這個自然，在下奉派担任連絡，隨同在下來的四人，分別叫金、銀、銅、鐵四鼠，金鼠要負責和各地連絡消息，必須在下同行，銀鼠可隨沈姑娘同行，銅鼠可隨上官少俠同行，路上須聽候沈姑娘、上官少俠差遣，並隨時和金鼠保持連絡。」

站在他身旁的銀鼠、銅鼠躬身領命，就各自朝沈雪姑、上官靖兩人走去。

竹逸先生朝黃鼠狼道：「黃掌門人，貴門銀鼠、銅鼠二位是否需要易容嗎？」

黃鼠狼道：「多謝劉先生關心，他們二人對方並不認識，毋須麻煩先生了。」

竹逸先生點點頭，含笑道：「好，那麼現在最先出發的沈姑娘、小雲、上官老弟、丁姑娘四人，隨老朽進去吧！」一面朝銀鼠、銅鼠道：「二位也跟他們進去，你們都是第一撥，老朽替他們易容之後，立時就要出發了。」

於是他領着沈雪姑、李小雲、上官靖、丁瑤和銀鼠、銅鼠六人，一同往裏行去。不過頓飯工夫，竹逸先生又回了出來，拱拱手道：「現在該第二撥啓程的人了，諸位道長，也請隨兄弟進去吧！」

這回站起來的有支援沈雪姑的天池釣叟姜超然、風雲刀柴崑、另外萬點星和孫小乙尚未趕到。支援上官靖的有竹節叟易南軒、南山樵子陶石田、形意門趙之欣、徐永昶、黃龍寺慧修、慧持，一起跟着竹逸先生往裏行去。

又過了頓飯時光，派人去撤回來萬點星、孫小乙同時匆匆走入。

卞藥師站起身道：「你們總算趕回來了，劉老哥正在裏面給大家易容，快隨老朽來。」說完，引着兩人朝裏走去。

這回因人數較多，足足過了半個時辰，竹逸先生才從裏面走出，說道：「現在該是咱們總舵的人，爲了不讓對方眼綫發現咱們的行動，諸位道長也都須稍事改扮才行。」

老夫人道：「眞是麻煩劉先生了。」

「老夫人說那裏話來？」竹逸先生笑道：「這是爲了整個武林安危，兄弟稍効棉薄，也是應該的了。」接着目光一掠衆

人，又道：「方才沈姑娘、上官老弟兩撥人，和支援他們兩撥人，兄弟在易容之時，參以己見，讓他們以不同的身份上路，咱們總舵，人數較多，依兄弟之見，最好也分散開來，以各種不同的身份上路，較爲妥當，不知各位道長有何高見？」

銀拂叟向天倫道：「劉道兄認爲咱們如何改扮好，就如何改扮好了。」

老夫人也道：「向前輩說得是，咱們都聽劉先生的安排好了。」

× × ×

沈雪姑喬裝的是中年文士，李小雲是書僮，銀鼠沒有改扮，他也並沒有和兩人做一路，只是忽前忽後，離兩人不遠而已！這是地鼠門的人，可以用不同的方法，隨時傳遞消息，不讓外人發現。

沈雪姑因那批鏢車已經過去了七八天，因此和李小雲兩人，幾乎是日夜趲程，當他們趕到廬州的時候，銀鼠得到消息，那批鏢車在六天前曾經過六安、他們趕到六安，又有消息傳來，對方曾於五天前在盧李廟歇腳，第二天傳來的消息，對方已由固始到了新蔡。

這一路可以說是銜尾疾追，雙方距離終於漸漸接近！

沈雪姑、李小雲因有消息靈通的銀鼠不時傳遞消息，只要一路上趕路就行了、和他們同行的銀鼠可比兩人忙得多了，他不但要緊隨着兩人，還得隨時察看本門弟兄沿途留下的記號，也要把自己三人的行踪，留下記號，告訴後面支援的人。

這天午牌過後，沈雪姑、李小雲趕到新蔡，就在城牆邊一家麵館[illegible]入，找了一張臨近大路的桌子坐下、伙計送上茶水，兩人要過麵點。

忽見一個手持布撐的青衣漢子走了過來、那布撐上寫着「相命」二字，是個看相算命的、他走近兩人桌子，躬着身道：「君子問禍不問福，山人指點迷津，趨吉避凶，這位客官可要看個面相？」他，正是銀鼠喬裝的。

沈雪姑點頭道：「好，就請先生相個面吧！」

銀鼠隨手把布撐放到桌上，在兩人橫頭坐下，輕聲說道：「對方前天到達汝南之後，進入一處大宅，已有兩天沒有動靜，好像已經到了地頭、」

沈雪姑道：「那是怎樣一處大宅？」

銀鼠道：「他們鏢車從東門入城，却又從南門出城，那處大宅，座落在南門外，三里光景、」

沈雪姑道：「那些鏢師、趟子手都沒有出來嗎？」

銀鼠道：「沒有、」

沈雪姑道：「可有人繼續監視？」

銀鼠道：「敝門有兩個弟兄正在附近監視。」

沈雪姑道：「好，咱們吃完麵，立即動身，趕到汝南去。」

此刻午牌已過，店堂中沒有食客，是以談話不虞被人聽到，但兩人說話還是十分小聲，銀鼠隨着胡謅了一番相面的話，沈雪姑取出一錠碎銀，放到桌上、銀鼠收起銀子，就站起身揚長出門而去、

正好店伙下了兩碗麵送來，兩人匆匆吃畢，就急着趕路，初更時分，趕到汝南李旗屯，出屯口西南，李小雲朝右首樹林撮口學着鳥聲、林中也立時響起三聲吱吱鼠叫、李小雲又乾咳了兩聲、

只見人影一閃，從林中閃出一個灰衣漢子，拱拱手道：「在下水鼠，奉命在這裏恭候二位多時了、」

沈雪姑問道：「你們還有一位呢？」

水鼠道：「那是沙鼠，他依然潛伏在大宅附近監視、」

沈雪姑道：「那座大宅，離這裏還有多遠？」

水鼠道：「不過三里來路了、」

沈雪姑又道：「他們鏢車是前天到的，一直沒有人進出嗎？」

「沒有、」水鼠道：「進去了就一直沒有人出來過、」

「這就奇了、」李小雲道：「如果鏢車已經送到地頭，鏢局的人就應該回去，如果還沒有到地頭，就該繼續上路，怎麼會留下來不走的呢？」

沈雪姑道：「這趟鏢車，本來就是掩人耳目的，他們在這裏停下來不走，說不定是已經發現我們跟蹤了、」

李小雲道：「他們怎麼會發現呢？」

沈雪姑道：「他們一路向西而來自然也留下了眼綫，我們一路銜尾追踪，當然可以發現，只是不知道我們是誰罷了、」

李小雲道：「那我們該怎麼辦呢？」

沈雪姑道：「我們到目前還不能證實他們是不是萬松山莊縱火的賊黨，更不知道萬松山莊這許多人的下落，自然要查個清楚，再作道理，我們走吧！」一面朝水鼠道：「你快領我們去、」接着又哦了一聲道：「你記着，如果動上手，你不用插手，只管先退好了。」

水鼠道：「但在下兄弟奉掌門人令諭，是協助兩位來的。」

沈雪姑含笑道：「貴門的人，只是協助咱們跟踪對方，傳遞消息，其餘就是我們的事了。」

水鼠答應一聲，拱拱手道：「二位請跟在下來、」說完，轉身朝西疾奔而去、

沈雪姑、李小雲跟着他奔行，三里來長，不消一回工夫，就趕到了，夜色之中，果見一座黑壓壓的大宅，矗立在路邊、

水鼠在離宅院還有二十來丈便腳下一停，回頭道：「二位且請稍待，在下先去問問沙鼠，入夜之後，對方可有動靜？」

沈雪姑點頭道：「好，你快去。」

水鼠奔出幾步，身形朝地上一仆一滾，便已消失不見，兩人也隨着閃身隱入暗處、過了不多一回，只聽地底一陣沙沙輕響，水鼠已從地上探出一顆頭來，壓低聲音說道：「沙鼠就隱伏在大宅左首，一直不曾見到有人出來，這裏已有沙鼠監視，在下隨二位進去、」

沈雪姑道：「你們就在這裏等候，不用跟我們進去了、」一面回頭道：「二妹，咱們走！」說完縱身掠起朝大宅撲去、

李小雲緊跟她身後掠起，兩道纖影，疾若流矢，只幾個起落，就已掠到大宅前面，再一點足，縱上高牆，飛身飄落在大天井中、

沈雪姑目光一動，就看到大天井右側廊前，一排停放着十幾輛鏢車，她在這一瞬間，已經凝神傾聽，覺得大天井四周，

似無人埋伏，一面朝李小雲打了個手勢，就舉步走近過去。

李小雲也立即跟了過來，低聲道：「鏢車就在這裏了。」

沈雪姑略爲察看，低聲道：「裝載的貨物全已卸下，顯見果已抵達地頭，只不知這大宅中是什麼人？」

李小雲道：「大姐，咱們進去瞧瞧，就知道了、」

沈雪姑道：「我們的任務，原是偵查，不是和他們正面對陣，這樣直闖進去，豈不暴露了我們的身份？」

李小雲道：「這裏如果是賊窩，咱們就給他挑了，也許可以把失蹤的人都救出，如果不是賊窩咱們退出來也來得及、」

沈雪姑笑道：「妳是急着想救人，好吧，闖就闖吧！」

李小雲咭的笑道：「是啊，咱們姐妹還怕過誰來？」

兩人隨着話聲，舉步跨上石階，迎面是高大的前廳，六扇雕花長門只是虛掩着，沈雪姑推門而入，只覺廳上陳設古雅，却是不見人影、大廳通常是接待賓客之所，深更半夜，當然不會有人、但這是一般情形，如果這裏是賊窩的話，大廳上就該有人埋伏了！

如今沈雪姑、李小雲已經進入大廳，廳上依然一無動靜，沉寂如死！沈雪姑道：「我們進去、」首先朝屏後走入、

這回兩人由屏後折向東首長廊，進入第二進，一路搜索前進，進入第三進，一直搜到最後的廚房、柴房，始終不見一個人影，生似已久無人居住一般！

李小雲道：「他們人呢？」

沈雪姑道：「看情形我們中計了、」

李小雲道：「大姐妳是說他們已經走了？」

「不錯！」沈雪姑道：「這是金蟬脫殼之計，他們把鏢車停放在這裏，其實所有的人，早已走了！」

「這就奇了、」李小雲道：「水鼠他們不是有兩個人一直監視着他們嗎？」

沈雪姑笑道：「他們功力有限，只是在附近監視，那有什麼用？如果賊人在夜間行動，他們伏在地上如何看得清楚？」

李小雲道：「也許這裏另有地室，我看還是找水鼠來讓他們搜搜地下的好、」

沈雪姑道：「好吧！」

兩人迅快退出大宅，李小雲正待撮口發出鳥叫的聲音！

沈雪姑忽然伸手一攔，急急說道：「不好，他們出事了！」身形倏然掠起，朝大宅前七八丈遠的一棵大樹飛撲過去、

李小雲急忙跟着掠去，到得樹下，只見離地三丈高處樹枝橫幹上，倒掛着兩個灰衣漢子，那不是水鼠和沙鼠還有誰來？

李小雲一怔道：「他們……」

沈雪姑屈指彈出兩縷指風，把縛着他們的繩子截斷，只聽「砰」「砰」兩聲，兩人從高處跌墮下來，僵直的躺在地上，一動不動、

李小雲道：「不知還有沒有救？」

沈雪姑朝兩人看了一眼，雙眉微攏，說道：「已經死了，他們傷在『黑煞掌』下，那裏還有活命的機會？」接着微微沉吟道：「由此看來，賊人早已識破兩人行藏，遲遲不曾對他們下手，只是爲了要看看跟蹤下來的究竟是什麼人而已！」

李小雲愕然道：「賊人那就沒有去遠了、」

沈雪姑冷冷一哂道：「豈止沒有去遠，而且還就躲在附近呢！」

李小雲一怔道：「那……」

她「那」字堪堪出口，突聽一個深沉的聲音喝道：「只有你們兩個小子嗎？」

李小雲目光朝左右閃動，喝道：「你是什麼人？還不給我出來？」

沈雪姑輕哼一聲道：「人家早就在等着我們了！」

話聲甫落，李小雲也看到了，自己兩人四周，同時出現了四個黑衣人，緩緩的包圍上來！這四人頭蒙黑布做成的罩子，只露出兩個眼孔，雖在黑夜之中，猶可看到他們炯炯發光的眼神、

李小雲迅即抽出長劍，哼道：「你們蒙着臉，可是見不得人嗎？」

四個黑衣人一言不發，恍如不聞、

沈雪姑回頭低聲道：「小心些，這四人很可能是被迷失心神的人，頭蒙黑布，大概怕我們認出他們是誰來、」

李小雲聽得心頭一緊，說道：「他們會是萬松山莊失蹤的人了！」

沈雪姑來不及答話，四個蒙面黑衣人已經走到和兩人相距不過一丈來遠，本來這四人在圍上來的時候，走得相當緩慢，但這一逼近到一丈來遠，四人一言不發，不約而同的猝起發難！

迎面一個揮手一掌，一道掌風，勢若狂瀾般撞到，左首一個雙手五指勾曲，閃電撲抓過來，右首一個也揮手擊出一掌，使的是一記劈空掌，後面一個使的也是掌，力道奇猛，竟似「大力金剛掌」，四人這一記合擊，有如風雲丕變，四股巨大的內勁滙集到中間，令人呼吸都爲之窒息！

這一着，自是早在沈雪姑意料中的事，對方如果不出手，又何用調派四人埋伏在這裏等待自己？她早就示意李小雲落後一步，專門對付身後一人。

因爲據一般情形來說，如果受到四人包圍的話，應該是正面一個武功最強，左右兩個較次，身後的一個是四人中較弱的一個、她把身後的一個交給李小雲，相信她應該可以應付得下了。

這原是一瞬間的事，沈雪姑不退反進，右手纖指直豎，迎着正面掌風推出，同時左手橫掌向左揮出，攔截撲抓過來雙爪，一招兩式，使得極爲快速、正因她迎向左前方，身形移動，避開了右首那人劈來的一掌，這一下以一敵二，三記掌力乍然交接，沈雪姑只覺正面那人這一記掌力之强，竟然大出意外，雖然接了下來，一條右臂感到隱隱發麻，心中不禁暗暗吃驚！

這時左手也迅快的和左首那人的雙爪接實，此人內力之强，也非同小可、她以一拒二，不由得腳下浮動，被震後退了一步，心頭暗道：「是了，左首這人使的大概是『白虎爪』，莫非會是白虎神暴本仁？那麼正面這人會是誰呢？」

她這一步後退，正好右首那人第一掌被她閃開，第二掌又疾劈過來，一道掌風快要掃及右肩！沈雪姑身形閃動，一個急旋，左手及時揮出，這一記她沒有和對方

硬接，使的只是巧勁，把對方掌力封出，但她還是可以感到右首這人掌力之強，和左首的白虎神不相上下，劈空掌能練到這一境界，只有一個人，那是少林寺主持羅漢堂的智通大師了！

她有了這一發現，心頭不由得一緊，賊黨果然刦持了萬松山莊所有的人，那麼眼前的四人，只是其中的一部份而已，如果他們把所有被迷失神智的高手都出動的話，僅憑自己和二妹兩人，那是萬萬敵不住的，心念轉動，立時展開身法，再也不肯和三人硬拚。

李小雲的對手，是後面一個黑衣人，她堪堪轉過身去，一道強勁的掌風已經撞到離身前不過三尺光景！

李小雲不慌不忙，立即駢起食中二指，朝前劃了一個小圈，兩指迅若雷霆向前點出。這一記正是大姐傳給她的「無極神指」！她劃出小圈之時，已把對方一道強勁掌風逼住，最後點出的一縷指風，嗤然有聲，還從對方掌風中直刺過去。

她指風雖然刺入對方掌風之中；但在劃出小圈抵住對方掌風之際，因對方掌風十分強勁之故，也把李小雲推得後退了一步。

李小雲因被對方掌風震得後退，心頭一怯，趕緊收指後躍。對方發現李小雲的指風尖銳如錐，刺穿他的掌風，同樣心頭一懍，急急收掌後躍。雙方這一招，各自極快收招，是以並未分出勝負來。

李小雲若非心存怯意，這一指也許可以傷了對方，只是她自己並不知道而已！

那人第一招上幾乎吃了大虧，心頭不禁大怒，一退即上，雙手揮舞，一片掌影，朝李小雲搶攻過來。

李小雲不敢和他硬接，使出奇胲門的「八九奇門身法」，以虛爲實，以進爲退，不時的乘暇蹈隙，駢指劃圈，襲擊對方。她這一展開身法，身形滑溜無比，使對方無從捉摸，攻出去的掌勢，一再落空，但李小雲攻去的「無極神指」，他更無法抗衡，因此遇到李小雲劃圈點出，他就迅疾後退，不和妳接觸。

這一來，等於是兩人都各懷戒心，不肯和對方硬接，一個身法奇幻，一個掌影重重，但卻各自避重就輕，你進我退，你退我進，形成了纏鬥之局。

沈雪姑可不同了！她面對的三個強敵，已可從他們出手路數中看出其中兩人，一個是暴本仁，一個是智通大師，她自然不好遽下殺手，但對方三人，卻是被迷失了神智的人，既然和妳遇上，豈肯輕易放過？品字形圍着沈雪姑，你一掌，他一掌，無不全力以赴。

即使在平時，沈雪姑以一人之力，力敵這樣三位高手，也難以討好，何況心裏有着顧忌，不好放手施爲，這一來，變成了只有挨打，不容還手的局面，自然縛手縛脚，落盡了下風。

她唯一的辦法，只有避重就輕，在縱橫交織的凝重掌風之間，翩然游走，儘量不和對方三人硬拚！這樣打了二三十個回合，已經累得她香汗涔涔，濕透了衣衫！

就在此時，一陣衣袂飄風，四道人影恍如天外飛來！一個身材瘦小的白眉老人挾着一聲長笑，瀉落到正面黑衣人面前，洪聲道：「老三，果然是你！」（作者按：此時雙方動手已有好一回了，沈雪姑正面的黑衣人，早已不在正面了，但仍以正面相稱，只是便於使讀者明瞭而已）

這人正是天池釣叟姜超然，其他三人，風雲刀柴崑撲向暴本仁，萬點星撲向智通，（對方四個黑衣人，都以黑布頭罩蒙臉，當然認不出他們是誰，暴本仁和智通，只是沈雪姑從他們使出來的武功上推測而已）

孫小乙卻一下閃到了李小雲身邊，叫道：「二姐，我來幫妳。」聲到人到，右手一圈，兩指朝前點去。他使的也是「無極神指」，他只有這一手，最能克敵制勝了。

和李小雲動手的黑衣人不防他出手會有如此快法，等到發現指風像箭一般射去，再待閃避，已是不及，左肩如中鐵錐，奇痛澈骨，一個人也身不由己的後退了一步。

孫小乙哈的笑出聲來，說道：「他被我擊中了！」

李小雲眼看機不可失，急忙圈指朝前點出。

那黑衣人左肩雖中了一指，但他一身武功極高，反應也極快，身形一側，讓開李小雲指風，雙掌驟發，一記「日月雙懸」，拍出兩道強猛掌風，分向兩人迎面擊來。

李小雲一下向橫裏閃開，瞥見身側人影一晃，冒出一個人來，那是銀鼠，他低聲道：「在下捉住他雙脚，李姑娘和孫少俠聯手點他穴道，就可以把他拏住了。」

李小雲點着頭喜道：「好主意。」

銀鼠人影一晃，朝地底鑽了下去。

李小雲叫道：「小乙，快過來。」

孫小乙急忙掠了過來，問道：「二姐，有什麼事？」

李小雲低聲道：「銀鼠從地下去捉他雙脚，我們聯手發指，點他穴道，就可把此人拏下了。」

孫小乙道：「小弟得令，哦，我看妳和他正面對敵，我閃到他身後去發指。」

李小雲道：「快去。」話聲出口，左手劃圈發指，朝黑衣人迎面點去。

孫小乙也不待慢，同樣身形一晃，左手圈指點出。兩人這一記雖然只是虛招，但「無極神指」例無虛發，依然指風生嘯，凌厲如箭。

那黑衣人不敢硬接，要待後退，怎知銀鼠早已從地底鑽到他身邊，雙手突然一把抓住他雙脚，牢牢握住。

李小雲左手還沒收回，右手迅速駢指劃圈，閃電一指，朝他「左將台穴」點去。這時孫小乙也已一下閃到了黑衣人身後，右手疾發，一圈即點，指風急襲「精促穴」。

黑衣人突覺雙脚被人捉住，急忙用力一掙，還沒掙脫，李小雲、孫小乙前後夾攻的一記「無極神指」，業已點中他的穴道，口中悶哼一聲，砰然側身倒下。

孫小乙大笑道：「咱們成功了！」

李小雲道：「你把他蒙面黑布撕下來，看看他是誰？」

孫小乙彎下腰去，伸手撕開黑衣人蒙頭布罩，口中咦了一聲道：「是個和尚，他……已經死了！」

「死了？」李小雲驚奇的道：「他怎麼會死的？」說着，也彎下腰去，同樣發出一聲輕咦，失聲道：「他是黃龍寺的智光！」

銀鼠隱身在一堆鬆土之中，只露出半個身子，忽然伸手指指智光咽喉，說道：「他喉頭中了一支毒針！這是唐門的化血針！」

李小雲道：「是你放的針？」

「不是！」銀鼠目光四顧，說道：「一定有人躲在暗處，看咱們制住了他，才偷放的毒針。」

「好個賊黨！」李小雲怒聲道：「咱們擒住他，也要他嘗嘗毒針的滋味！」

銀鼠道：「在下去帮沈姑娘把還有三個人一起擒下了再說。」身子一縮，從土堆中走了。

李小雲一下掣出長劍，朝孫小乙道：「小乙，我們四處搜搜，別再讓賊黨放冷箭了。」

孫小乙道：「好，不過可得小心他的毒針。」

這時突聽右側林中響起一聲凄厲的吹竹聲音，李小雲喝道：「賊黨就躲在樹林子裏，咱們搜！」

天池釣叟姜超然認定那黑衣人是老三金鞭叟田五常，飄身飛落在他面前。黑衣人可是六親不認，天池釣叟堪堪飛落，他就揮手一掌朝天池釣叟迎面拍來。

天池釣叟急忙身形一閃，避開他的掌勢，一面大聲叫道：「老三，我是姜老四，你怎麼不認識了？」

黑衣人一言不發又是一掌急襲而來！

天池釣叟不得不再次閃身，心中暗道：「看來老三果眞迷失了神智，自己得想個辦法，把他制住才好。」心念這一轉，急忙從身後取下釣竿，這回不再躲閃，揮手之間，釣竿幻起點點竿影，朝對方全身大穴下手。

黑衣人既是田五常，他神智雖被迷失，武功卻絲毫未失。天池釣叟和他同門數十年，釣竿才一揮起，他似有所覺，雙掌也立時加快，那點點竿影，像雨點般飄落，專取他周身穴道，他雙掌飛舞，掌風如濤，記記迎向竿頭，把竿影悉數震開。

兩人這一動上手，周圍一二丈之內，宛如風雨交加，竿影發出尖細的呼嘯，和呼呼掌風共鳴，聲勢極爲驚人。

風雲刀柴崑已聽沈雪姑「傳音入密」告知對方這個黑衣人可能是白虎神暴本仁，自然不好取出刀來，但他金刀門有一種最厲害的功夫「無形刀」，就是以掌代刀，可以傷人於無形，他師叔邢鏗，就是以「無形刀」成名的。此時雖以雙手代刀，掌風依然犀利如刀。

黑衣人似已被他激怒，一個高大身軀，不時的飛撲，左手五指如爪（白虎爪），右手發掌如風（大風掌），都被風雲刀柴崑的「無形刀」硬擋硬架，逼了回去。

論功力柴崑自然要比暴本仁略遜一籌，但一個全力應付，一個究是神智被迷，對敵之間，反應總沒有神智清明的人來得靈活，是以差可打成平手。

萬點星是以一手劍法成名，他的對手卻是少林寺的智通大師，他當然不好用劍。但少林寺以拳術馳譽武林，智通大師是主持羅漢堂的首席長老，此時雙掌交替，使的是「大力金剛掌」，萬點星捨己之長，和他徒手相搏，自然不是智通大師的對手。

不過他只是連接了智通大師三招，（剛飛身落地之時）沈雪姑眼看後援趕到，己方已可控制局面，就身形一晃，接住了智通大師的攻勢，一面以「傳音入密」說道：「萬老大，你擅長使劍，怎麼不使劍？由我接住他的攻勢，你從後面攻入，專取他穴道，就可以制住他了。」

萬點星答應一聲，迅快的退下一步，一手已經抽出劍來，他一退即上，果然從側面欺去，長劍一抖，幻成幾點銀星，飛灑過去。

沈雪姑雙手似拂似拍，看去生似毫不使勁，但對方黑衣人一記又一記的「大力金剛掌」強勁掌風都被她以柔克剛，接了下來，只是她不好出手太重，依然只和對方打成平手。

你別以爲黑衣人的掌風都被沈雪姑接下來了，萬點星就可以得手了。萬點星長劍幻化的數點銀星還沒近身，黑衣人只須斜封一掌，就把他的劍勢震散，這是智通大師武功高過萬點星很多，是以一連幾次，萬點星從側面搶攻，依然無法得手，被逼得連番後退。

却說銀鼠施展地行之術，悄悄來到天池釣叟身邊，才冒出頭來，就低聲說道：「姜老丈，在下過去抓住他的雙脚，你老就可以出手制住他了。」

天池釣叟點點頭。銀鼠又縮入地下，潛行到黑衣人脚下，緩緩探出頭手。

天池釣叟又爲了配合銀鼠的行動，乘機大喝一聲，手中釣竿也隨着加快，絲絲竿影，宛如網罟般朝對方罩去。

銀鼠那敢怠慢，雙手加勁，一下緊緊抓住了黑衣人的雙脚。

黑衣人驟不及防，但覺雙脚被人抓住，他一身功力，自然比智光高出太多，這一發覺雙脚被人抓住，右脚猛地飛起，朝前踢出。銀鼠只有頭手露出地面，半個身子依然伏在地下，但黑衣人這飛起一脚，竟然把他一個人從地下拔起，呼的一聲飛起三丈多高，直摔出去。

黑衣人依然掌發如風，迎着天池釣叟迎頭罩落的千百縷竿影劈出，漫天竿影，立時被他一齊震散，不，連天池釣叟的一支釣竿也被他掌風震飛出去。

就在此時，驀聽天池釣叟一聲大笑，一條瘦小人影箭一般射到黑衣人身前，雙手突發，一連點了他四處穴道，終於把黑衣人制住。

原來天池釣叟奮起全力揮動釣竿，朝對方當頭罩落之際，右手五指一鬆，放開釣竿，乘對方雙掌迎向上空發掌之際，一下矮身欺近，出手點了他四處穴道。

這時也正是右側林間響起凄厲吹竹之聲！和風雲刀柴崑動手的黑衣人，聽到吹竹之聲，心頭似是十分惶急，雙掌加重，連發幾掌，這幾掌幾乎形同拚命，逼得風雲刀柴崑後退了兩步，他卻突然一個轉身，雙足一頓，飛也似的往後縱掠而去。

風雲刀柴崑不防他突然捨了自己逃走，這一遲疑，對方已奔掠出去二十丈來，

要待追趕，已是不及！

和沈雪姑，萬點星動手的黑衣人聽到吹竹之聲，同樣似困獸發威，掌力突然加强，逼退萬點星，急如星火，縱身躍起，他究是神智迷失的人，分不清誰强誰弱，以爲兩個敵人，逼退了一個就可以脫身。

沈雪姑聽到吹竹之聲有異，早就有了戒心，此時看他忽然不戰而退，縱身躍起，立即振腕點出一指，萬點星也不慢，跟着縱身而起，長劍在空中幻成無數點銀星，襲取他足上穴道。

黑衣人堪堪躍起，就被沈雪姑指風擊中「湧泉穴」，接着又被萬點星劍尖連點了「委中」、「築賓」兩穴，一個人從空中翻身跌下。

萬點星跟着縱上去的人左手一探，接住他身子，一同落到地上，伸手揭開他蒙面黑巾，失聲道：「他果然是智通大師！」沈雪姑立即從身邊取出迷迭散解藥，給智通大師服下，一面說道：「等他清醒過來，就可以知道萬松山莊的情形了，你守在他身邊，不可離開。」

四個黑衣人，只被逃走了一個，戰局已告結束。天池釣叟也撕去了黑衣人的蒙面布罩，正是老三金鞭叟田五常。

銀鼠被田五常一脚踢飛出去，躺臥在兩丈以外，口噴鮮血，早已昏死過去。他是抓住田五常雙脚，被踢飛出去的，但只可以說是被田五常脚上內力震飛出去的，並不是身上眞正被田五常踢了一脚，眞要被田五常踢上，只怕連五臟六腑都全毀了，但饒是如此，也傷得不輕。

天池釣叟已經餵了他一顆終南派救傷藥丸，此刻正以「推宮過穴」給他療傷。終南派的救傷金丹，馳譽武林，天池釣叟又以本身眞氣給他療傷，金鼠很快就醒了過來，睜眼道：「老丈……」

天池釣叟雙手運氣，一面忙道：「小哥傷勢不輕，快不可說話。」

李小雲、孫小乙沒搜到人，也趕了過來。

沈雪姑給田五常喂了解藥，就叮囑兩人守護着他，舉步朝天池釣叟身邊走來，問道：「姜前輩，銀鼠傷勢不礙事吧？」

天池釣叟緩緩吁了口氣，收回雙掌，說道：「還好，他只是被老三內力震傷，已經服了敝派救傷丹，又經老朽替他推宮過穴，目前已無大礙了。」

銀鼠睜開眼道：「多謝姜老賜救。」

天池釣叟道：「你要再坐息一回，目前還不宜多說話。」

風雲刀柴崑道：「兄弟慚愧，沒有把人留下，讓他跑了。」

沈雪姑道：「那人可能是白虎神暴本仁，和前輩功力悉敵，他可以毫無顧慮，放手施爲，前輩心存顧忌，難免縛手縛脚，這就是咱們吃虧之處了。」

天池釣叟笑道：「方才若非銀鼠抓住老三雙脚，老朽也攔不住他了。」接道：「咱們留下了三個，還有一個是誰呢？」

李小雲接口道：「是黃龍寺的智光，也是銀鼠幫我們抓住了他雙脚，才制住的，沒想到賊黨隱身附近，使用唐門化血針，暗下殺手，已經中毒身死！」說到這裏，忽然咦道：「他屍體怎麼不見了？」

風雲刀柴崑道：「唐門化血針歹毒無比，見血封喉，不出一炷香的時光，全身悉皆化去，毛髮無存，所以叫化血針，智光的屍體，自然化成一灘濃血了。」

沈雪姑氣憤的道：「方才那吹竹聲，極可能是他們撤退的信號了，此人隱身林內，可惜咱們沒有逮到他。」

天池釣叟問道：「沈姑娘，妳給老三和智通大師服了解藥，不知要多少時間才能醒來？」

沈雪姑道：「大概有一盞熱茶工夫，就會醒過來了。」

天池釣叟輕輕歎息一聲道：「如今已可證實萬松山莊失蹤的人，全已落在賊黨手中，這倒是一件十分棘手之事！」

經過一陣調息之後，銀鼠蒼白的臉色，已經好了許多，他站起身，朝天池釣叟、沈雪姑等人拱拱手，道：「今晚這裏發生的事情，在下必須立即把消息傳遞出去，只是水鼠，沙鼠出了事，附近已經沒有傳遞消息的人，在下要親自趕去，姜老丈，沈姑娘如果沒有別的差遣，在下此刻就暫行告退，明天中午時分，就可以趕回來了。」

沈雪姑道：「這裏的情形，你大概都知道了，今晚走脫的一個，很可能是白虎門暴掌門人，另外還有一個隱身暗處發出吹竹聲的賊人，這兩人的去向，最好請黃掌門人能夠查一查。」

銀鼠點頭道：「在下記下了。」說完，再一拱手，就轉身疾奔而去。

銀鼠走後，天池釣叟，風雲刀柴崑，沈雪姑等人圍着田五常、智通大師二人又足足等了一盞熱茶時光，田五常和智通大師才同時清醒過來。田五常雙目乍睜，發現圍着自己的幾個人，幾乎全不相識，（所有的人臉上都經竹逸先生易過容）不覺站起身，目光四顧，詫異的道：「老夫怎麼在這裏的，諸位又是什麼人？」

智通大師也跟着站起，合十道：「諸位施主，可否見告，這是什麼地方？」

天池釣叟洪笑一聲道：「老三，怎麼不認識兄弟了？」

李小雲咭的笑道：「姜老前輩，你臉上易了容，田老前輩自然認不出來了。」

天池釣叟把手中釣竿一揚，說道：「老三就是認不得兄弟，總認得兄弟這支釣竿吧？」

田五常睜大雙目道：「你果然是老四，幹麼要易容，究竟這是怎麼一回事？」

天池釣叟道：「你還記得什麼嗎？」

田五常一呆，舉手摸摸腦袋，說道：「糟糕，你不問老夫倒還沒覺得什麼，這一問老夫好像一片空白記不起什麼來？」

沈雪姑朝智通大師問道：「大師呢，可曾想得起什麼嗎？」

智通大師聽出沈雪姑的聲音，問道：「妳莫非是沈姑娘？」

沈雪姑點點頭，接着又介紹了在場的人，並說明每人臉上都經過易容，一面問道：「大師想想看，是不是想得起來？」

智通大師道：「貧衲只記得身中對消散，大家都在萬松山莊，後來上官老夫人，青松道兄各領一撥人趕去碧落山莊……以後貧衲就想不出來了。」

沈雪姑道：「這麼說大師並不知道萬松山莊毀於大火的事了？」

「什麼？」智通大師身軀一震吃驚道：「萬松山莊毀於大火？這是什麼時候的事？」

沈雪姑道：「看來那是萬松山莊還有潛伏的內奸，上官伯母和青松道長兩撥人走後，此人就在飲食之中下了迷迭散，把所有留守的人全迷失了神智，再縱火燒了萬松山莊。」

「所有留守萬松山莊的人全落到賊人手中了？」智通大師神情猛震，急急問道：「貧衲和田老施主，怎麼會在這裏被諸位救下來的呢？」

「此事說來話長。」沈雪姑道：「姜前輩，這座大宅院並沒有人，我看不如先到裏面去坐下來再說吧！」

天池釣叟道：「不錯，這裏有一座現成宅院，大家進去休息一晚也好。」

一行人進入宅院，就在大廳上落坐。孫小乙點起了燈。

田五常問道：「老四，江湖是不是發生了什麼重大變故？不然你是決不會易容改裝的。」

天池釣叟笑道：「不止兄弟，連老大、老二、老五都來了，而且也都改變了容貌呢！」

田五常道：「對方有這麼厲害嗎？」

天池釣叟道：「如果不厲害，你老三會被迷失神智，聽人擺佈？」

田五常道：「對方究竟是什麼人？」

「目前咱們只知道他們叫白衣聖教？」天池釣叟道：「其實就是昔年的魔教餘孽。」

田五常道：「哈！昔年魔教祖師的誓言，倒眞還應驗了！」

李小雲問道：「老前輩，魔教祖師說了什麼誓言呢？」

田五常道：「他說每六十年，魔教都會應運而生。」

智通大師急於想知道萬松山莊的事，但因田五常正在說話，不好插口，此時轉臉朝沈雪姑問道：「沈姑娘，現在該妳說了，萬松山莊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故？」

「田前輩和大師都不知道，那就沒有人能說得出來了。」沈雪姑接着就把上官老夫人和青松道長各率一撥人，先前趕到碧落山莊，後來自己奉老夫人之命趕回黃山去送解藥，發現萬松山莊已經成了一片瓦礫，一直說到此次自己和李小雲追蹤鏢車，和今晚發生的事，扼要說了一遍。

田五常道：「原來竟然發生了這許多事。」

李小雲道：「大姐說的已是後半段了，前面還有很多事呢！」

田五常道：「好，待回妳把前面一段，說給老朽聽聽，不然，老朽聽來有些沒頭沒腦的感覺。」

智通大師聽沈雪姑說完之後，不禁攢着兩條花白眉毛，說道：「這麼說，萬松山莊所有的人，不但都被賊人刦持，而且也都變成了他們的幫兇，阿彌陀佛，這是多可怕的事？」

天池釣叟笑道：「是有點麻煩，但也並不可怕，今晚咱們不是把老三和大師二位都截下來嗎？目前唯一重要的，就是只要知道他們在那裏就可以設法救人了。」

萬點星道：「除非賊黨從此隱匿不出，就無法找到他們，地鼠門的人消息靈通，只要他們稍有行動，就瞞不過地鼠門的耳目。」

沈雪姑道：「地鼠門眞有這麼大的神通？」

萬點星道：「他們結交的都是些三教九流的人，眼皮子雜，消息來源多，自然耳目靈通了，妳莫小看了他們，在各大門派中，地鼠門只是下五門的門派而已，在江湖下層社會裏，地鼠門三十六鼠，名頭還是響叫得响的。」

在他們說話之時，李小雲也把大家齊集萬松山莊，宓飛虹假意送還被迷失神智的人，一直說到老夫人來歸，率領大家找上碧落山莊。

這一段話，直聽得田五常聳然動容，點頭道：「老朽想起來了，唔，那是在十里舖茶亭裏，遇上一個綠衣小老頭……」

李小雲沒待他說下去，就接口道：「他就是碧落山莊總管秦皓，當時被他請進去的，除了老前輩，還有暴掌門人和皖西三俠。」

田五常奇道：「妳怎麼知道的？」

李小雲笑道：「那晚我和大哥也在茶亭裏躲雨，自然是親眼目覩的了。」

田五常問道：「後來呢？」

李小雲道：「老前輩等幾位從此就失了踪，一直到宓飛虹把迷失神智的人送還萬松山莊，才出現。」

田五常點頭道：「唔，現在前後都可以連貫得起來了。」

天池釣叟笑道：「那就好了，時間不早，大家連日奔波，趕了不少路，現在可以坐息一回了，明天可能還會有事呢！」

大家經他一說，就各自在廳上席地坐下，調起息來。孫小乙熄去了燈火，獨自在廳右壁角躺下，呼呼睡去。

第二天一早，大家運功醒來，萬點星已從鎮上買來了一大包油條、燒餅。

李小雲道：「萬老大，多謝你了。」

天池釣叟道：「萬老弟是咱們這一行的總管，一路上馬不停蹄的奔行，時常錯過食宿，都由他給咱們準備的。」

孫小乙搶着道：「那可不一定，十次中間，最少也有四次是小可去買來的。」

沈雪姑笑道：「那就封你當副總管好了。」

大家用過早點，李小雲抬目問道：「大姐我們現在要去那裏？」

沈雪姑道：「我們是追蹤鏢車來的，現在沒有目標了，要去那裏？我看不如等銀鼠回來，再作行止。」

天池釣叟頷首道：「沈姑娘說得極是，咱們是兩撥追蹤的一撥，後面還有總舵，銀鼠回來，可能會帶來總舵的消息，到底是趕回去，還是繼續追下去？只有等銀鼠回來再說了。」

李小雲道：「銀鼠臨走時說要中午才能趕回來，孫副總管，你有事情做啦！」

孫小乙點點頭道：「我知道，咱們要在這裏吃了午餐再走。」

「算你聰明！」李小雲道：「不過你去採辦午餐，別忘了一件事，現在多了一個智通大師……」

孫小乙沒待她說下去，就接着道：「要準備一份素食。」

智通大師合十道：「阿彌陀佛，小施主不用太麻煩，多買一點油條大餅就可以了。」

孫小乙道：「大師不用管，小可會給你準備的。」

中午時分，孫小乙買來了饅頭，鹵菜，大家剛剛食用完畢，只見銀鼠匆匆走了進來。天池釣叟招呼道：「銀老弟，咱們剛吃好，還剩有饅頭、鹵菜，你先坐下來吃了再說。」

銀鼠也不客氣坐下來撕着饅頭就吃。

李小雲急問道：「總舵可有消息？」

銀鼠邊吃邊道：「總舵的人，已經到了佳陽，因爲追蹤白衣聖教的上官少俠已經到了開封，因此在下沒趕去佳陽，只是把這裏的消息，交給敝門的人送去，另外却有了綫索……」

李小雲道：「是不是押鏢車的人？」

銀鼠道：「可能是昨晚逃脫的兩個人，他們昨晚落脚在上蔡城中一家客店裏，今天一早往北去的，從上蔡往北，只有一條路，那就是郾城，在下已經通知敝門的人，一路追查下去。」

李小雲道：「我們今晚追得上嗎？」

銀鼠道：「走得快一點，今晚趕到郾城不成問題，只是這兩人會不會還在郾城，就不知道了。」

智通大師道：「上官少俠一行已經趕到開封，那是還沒追上賊人了。」

銀鼠道：「好像還沒有。」

智通大師沉吟道：「由此可見白衣聖教賊人一行，已經早已不在開封，昨晚脫逃的兩人又一路向北，很可能是趕去和他們會合的了。」

風雲刀柴崑憬然道：「賊人人數不少，再加上萬松山莊是被刼持的人，他們會不會另有企圖？」

田五常道：「他們有什麼企圖？」

柴崑道：「賊黨如果兩撥人加在一起，實力就不算小了，會不會有什麼其他行動？」

沈雪姑道：「他們走的這條路 很接近少林寺了。」

這句話，柴崑不便明說，其實他的意思，也是指少林寺了。

天池釣叟唔道：「有道理，他們認爲一舉炸毁碧落山莊，已經除去了心腹大患，又刼持了萬松山莊的人，收爲己用，大大的增加了他們的實力，已足可橫掃武林，各大門派之中，自以少林、武當聲勢最盛，要橫掃武林，必先取下少林、武當，這是他們魔教一向的心願，也是他們歷來倡亂江湖的老路子。」

智通聽得心頭一震，合十道：「老施主這番推斷，極爲合理，貧衲還是儘先趕回寺去通知敝寺方丈好早作準備的好。」

天池釣叟想了想，點點頭道：「兄弟也只是猜想罷了，大師如能及早趕回寺去，自然最好不過，只是大師這樣去恐怕不妥。」

智通大師一怔，道：「老施主的意思是……」

李小雲咭的笑道：「自然要改裝易容，才不會被賊黨認出來呀！」

智通大師爲難的道：「貧衲出家之人……」他是少林寺羅漢堂首席長老，要他改裝易容，自是心中感到爲難。

李小雲道：「大師不改裝易容，萬一路上給他們認出來了，豈非於事無補？」

智通大師道：「這個……」

天池釣叟道：「李姑娘說得極是，賊黨若是志在少林，貴寺在毫無準備之下，勢必吃了大虧，但大師如能及時先趕回寺去，賊黨就不可能得逞，而且到時大家都已趕去，還可以裏應外合，殲匪徒於少室峯前，因此大師此行，責任重大，自以不露行藏爲宜。」

智通大師矍然合十道：「多謝老施主，貧衲受教。」一面朝李小雲合掌，道：「女施主要替貧衲如何改扮，那就請動手吧！」

李小雲朝他臉上端詳了一回，說道：「大師最好扮成過路的官紳，上少林進香，再由小乙扮作跟班，萬老大扮成車把式，這樣就不至引人注意了。」

孫小乙聽說要自己跟智通大師上少林寺，不覺喜道：「我也要上少林去嗎？」

沈雪姑道：「這樣很好，你可以跟銀鼠先學會幾種連絡記號，一路上如見到有何動靜，也可以留下記號。」

當下就這樣決定，李小雲替智通大師扮成了一個六旬出頭貌相清癯的官紳，孫小乙改扮成跟班，萬點星扮成駕車的壯漢，先行起程。

天池釣叟、田五常、柴崑、沈雪姑、李小雲、銀鼠等人也立即動身相繼上路。

這一路，大家放腿急奔，趕到郾城，天色剛剛昏黑，銀鼠却在城牆邊看到記號，這就住足道：「這兩人今天中午會在郾城打尖，就繼續北行，不在臨潁落脚，當在許昌落脚。」

田五常道：「走，咱們追下去，今晚非逮到他們不可。」

沈雪姑道：「田前輩這提議很好，先逮住他們，賊黨對這一路的情形，就完全不知道了。」

柴崑因沒有截下暴本仁，自然也希望能把這兩人留下來，這就說道：「那就找個飯館，大家塡飽肚子，好繼續上路。」

當下就在路邊一家對飯館裏用過晚餐，繼續上路。

白天，大路上有車馬來往，大家還不好施展輕功，現在天色已黑，路上早就沒有行人，出了郾城，就各自展開輕功，一路奔行，銀鼠目光如鼠，不時留意着路旁的記號。

不過半個時辰，就已趕到臨潁。沈雪姑朝銀鼠問道：「銀兄可發現記號嗎？」

「有，他們在未牌時候，從這裏經過。」銀鼠道：「敝門的黑鼠已經跟下去了。」

沈雪姑道：「看來他們要趕到許昌去落脚了。」

柴崑道：「看這情形，他們也在急着趕路了。」

天池釣叟道：「由此可見，當時留下五人，應該是斷後的人，五個人被咱們留下了三個，自然急於趕上前面的人去報訊了，老夫覺得咱們暫時不宜動他們，不如暗中跟踪下去，就可以找到萬松山莊失踪的人了。」

（未完·卅八）

新派俠情倫理故事／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少年英雄傳

助清理門戶　少林除叛徒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阿郎探得悟悲掌門的住處，見到悟悲打坐入定，又不想偷襲，喪了自己英名，準備用「鬼胎穴」點穴道，却來了天竺國波羅門的掌門人阿巴達與總護法烏克拉來訪，和悟悲印證武功，他們目的想偷學少林大悲掌，却不見悟悲試掌招，發現阿郎喬裝小和尚便向他求教，並道出來中原是爲了找尋聖僧哈里巴的一批寶藏，連日奔波苦無頭緒，阿郎乘機將寶圖兜售，願代爲找尋聖僧寶藏，及偷學大悲掌，先收定金一萬両，然後和多多、皮蛋，大笨牛定計，先向悟悲掌門打主意，暗中扮達摩祖師報夢傳偈語要他將大悲掌傳授給小沙彌張小仙……

「可是釋迦牟尼佛、達摩祖師，及觀音大士菩薩？」悟悲問。

阿郎道：「大概是吧。」

「三位神佛有何交代？」

「迷迷糊糊的，弟子也記不清楚了，三位神佛好像是說，弟子命中主貴，是天上的什麼星降世，乃佛門瑰寶，可以光大我佛，將來一定會成就一番驚天動地，震山撼嶽的大事業。」

藉神佛之名，小仙又大大地自我吹噓一番。

悟悲老方丈面容莊重，始終未見喜怒之色，大家自然也摸不透他心裏打的是什麼主意，氣氛在寧靜中，別有一股無可言宣的緊張，多多、皮蛋、大笨牛誰也不敢隨便亂插一句話。

沉默片刻，悟悲老方丈說道：「三位神佛可曾提到大悲掌？」

「有這回事，好像還要請一位高僧來親自傳授。」

「這位高僧就是老衲，小掌門已接到三位神佛的指示。」

「哦！」

「你可否願意本掌門將大悲掌傳授予你？」

「全憑方丈作主。」

「你可願意受本寺掌門之職？」

「弟子惶恐！」

阿郎嚴守分寸，應對得體，悟悲老方丈雙眉一軒，聲若洪鐘似的道：「小小年紀，難得你如此謙卑，好，老衲決定傳功傳位予你，且先謝過佛祖恩典，老衲現在就授你大悲掌！」

沒有想到悟悲老方丈會這麼痛快，大家皆喜出望外。

大笨牛在心裏狂呼：「張小仙萬歲，掌門人萬歲，從今以後，我大笨牛也是一代宗師的身份，要橫着走，要讓武林中的那些老古董，見橋讓橋，見路讓路，吃飯俺要坐首席，走路他們要跟在後面！」

皮蛋的想法與大笨牛殊途同歸：「哈哈，好棒啊，酒肉妙計，再加神佛奇謀，

果然通行無阻，整得少林寺稀里嘩啦，鷄飛狗跳！」

多多自亦驚喜萬分，但她此刻腦子裏却是一片空白，正密切注視着心上人叩謝神佛的恩典盛事，蓋大悲掌威震寰宇，少林掌門一職更屬武林巨擘，盛事當前，她不願錯過任何細微末節，以備爲將來留下一幕完整的甜美回憶。

也正因爲她全神貫注，無意中救了阿郎的一條命，正當小仙仆伏在地，叩謝神佛的當兒，悟悲老方丈霍然一聲不吭，掄起龍頭禪杖，照準阿郎的頭顱砸下去。

「小仙快躲！」

這事突如其來，多多根本沒有思考的餘地，完全是潛意識的本能反應，叱聲中不要命的抱住了悟悲揮杖的右臂。

說時遲，那時快，佛堂內惡浪滔天，悟悲老方丈是何等人物，多多如何阻擋得了，張小仙還沒有弄清楚是怎麼回事，砰！的一聲，龍頭禪杖已當頭砸下，濺出火紅的血花。

托天之幸，多多連咬帶拖，使禪杖打歪，僅僅掃落一片皮肉，張小仙總算刼後餘生，從閻王手裏撿回來一條命。

然而，危機未過，死神未去，阿郎人尚在地上，悟悲一聲獅子吼，硬生生的將多多震飛出去，接着又掄起禪杖，二度出擊，决心要將小仙的頭砸成肉漿血泥。

「媽的，老子跟你拚啦！」

「奶奶的，打不死你咬死你！」

皮蛋視死如歸，捨命相救，明知不可爲而爲——單挑致命要害之處下毒手，一把抓住了悟悲掌門的那一條「香腸」，猛扯猛拉。

同時，大笨牛也自知，本身的功夫跟悟悲相去十萬八千里，壓根兒就發生不了作用，他急中生智，跳起來咬住老和尚的耳朵。

辦法雖然不高明，攻擊的部位亦不雅，效果却是立竿見影，悟悲老方丈殺豬也似的慘叫不已，禪杖準頭頓失，一張檀木矮櫈作了替死鬼，被砸得稀巴爛。

萬能博士張小仙這才滿地打滾爬起來，得到一絲喘息的機會。

硬是被大笨牛咬下半隻耳朵來，自己却也付出慘重代價，被悟悲的內力震飛，撞在牆上，七葷八素的跌坐在牆脚下不動了。

皮蛋的情況也好不了多少，「香腸」沒扯斷，震飛出丈許開外，暈頭轉向，搖搖欲墜，胸中血氣更是翻滾不已。

這一切，全部發生在一瞬之間，每一個人都是隨機應變打濫仗，毫無章法可言，慘烈有餘，精彩則不足。

驚魂稍定，張小仙不顧頭上的鮮血尚在流淌不停，惡狠狠的說道：「豬和尚，你敢違背神佛的旨意？」

悟悲老方丈怒沖沖的道：「世上根本沒有神佛。」

「你怎麼敢肯定沒有神佛？」

「如果有神佛，祂應該清楚老衲不會大悲掌！」

「什麼？你不會大悲掌？原來你一開始就曉得這是一個騙局？」

「起初只是懷疑，後來逐漸肯定。」

阿郎道：「於是，你這個豬和尚就設計坑我們？」

「這叫做騙中騙，計中計！」

「臭和尚，說，殺害風塵雙俠的兇手是不是你？」

「哼！」

「你身爲少林寺掌門人，爲何不會大悲掌？」

「去問閻王吧！」

悟悲老方丈不欲多言，振臂一輪猛攻，但見杖影飄忽，風聲呼嘯，整個佛堂悉在其威力範圍之內，可謂危機重重，殺機重重。

阿郎不甘示弱，全力反擊，就在佛堂之內，和悟悲老方丈幹上了。

怎奈悟悲技高一籌，又有禪杖在手，佔盡優勢，阿郎藉「迷踪步」的絕妙身法，雖可保命於一時，想盡辦法，却一直近身不得，無法施展「波羅札記」上的點穴絕招。

多多、皮蛋，以及剛剛清醒過來的大笨牛更不必談，適才只是機緣巧合，天賜偷襲暗算之機，如今悟悲的禪杖已施展開來，三個人滿屋子亂竄，逃命尚猶恐不及，那還能插得上手。

悟悲狠衝狠打，阿郎游擊閃鬥，佛堂內桌飛椅翻，釋迦牟尼、摩達、觀音大士像自身難保，全部在老和尚的杖下變成石粉木屑。

許是有人誤觸了機關，許是悟悲自己啓動，一陣「軋軋」之聲過處，供桌的後面，突然現出一道門來，

阿郎不假思索，大聲喊叫道：「快躲進去！」

多多、皮蛋、大笨牛正感逃生不易，已是精疲力竭，根本無從選擇，小仙的話尚未落地，三人便如喪家之犬般，連滾帶爬的逃進去。

「救命啊，救命啊，悟悲老禿驢是個冒牌貨，他不會少林寺的大悲掌！」

大悲掌乃少林掌門人必修之技，悟悲自承不會，阿郎聯想到他的身份一定有問題，故而放聲大叫，希望引來別的寺內高僧，或可有一綫生機。

眞不愧爲是默契良好的老搭檔，多多、皮笨、大笨牛廻上有了迴應。

大笨牛道：「殺人啦，殺人，悟悲禿老驢是個酒肉和尚，要殺人滅口！」

皮蛋道：「不單是一個酒肉和尚，還是一個花和尚，他金屋藏嬌，污染佛門聖地。」

大笨牛拉了一下多多，小聲道：「快喊呀，妳已是那一個『嬌』，越粗越慘越可憐越好。」

多多實在羞於啓齒，但又不能不喊，只好勉爲其難的亂嚷亂吼道：「救命啊，可憐良家弱女子，被花和尚刼來地窖，任他糟蹋蹂躪，三個月不見天日，救命啊，快來救救苦命的弱女子。」

四個人一齊喊叫，聲聲悽厲，表演逼眞，任何人聽到都會爲之泫然淚下。

偏偏竟沒人聽到。

或者說有人聽到，但畏於悟悲的淫威不敢來。

却使悟悲掌門的殺機更濃更厚，雙目盡赤，兇芒四射，殺氣騰騰的道：「雜種小惡棍，喊破了喉嚨也沒人來救你們的命

，死吧！」

杖影飛舞，風聲大作，悟悲掌門好似一頭發怒的野獸，禪杖連環出手，遮天蓋地而來，阿郎逃無可逃，退無可退，屋漏偏逢連夜雨，忽見悟悲又劈來一掌，小仙奮力迎戰，猛可兩掌相撞，震聲如雷。

悟悲掌門好厲害的掌力，慘叫聲中，阿郎雙脚離地飛起，不偏不倚的擠進多多、皮蛋棲身的暗門內。

「軋——」

機括之聲再起，暗門被一道厚重的鐵板門堵死，同時傳來悟悲掌門陰寒澈骨的冷笑聲：「不過是一羣乳臭未乾的小惡棍，還不夠資格和老衲來鬥，活活的餓死你們四個小雜種。」

× × ×

繞過玄關影壁，馬上可以看到，這是一個地窖，一個很大的地窖，裏面吊着有數盞燈籠，景物一目瞭然。

寬約兩丈五六，長達十二三丈，中爲甬道，兩旁分成許多少房間，也不知裏面是何景象。

入口處，甬道的前端，是一間客廳，桌椅茶水齊備，看起來頗爲整潔。

阿郎盤膝而坐，正在運氣行功療傷。

多多、皮蛋、大笨牛則圍在他四週，一臉焦灼之情。

大笨牛氣忿忿的道：「媽的，這個臭和尚好陰好毒，咱們自以爲天衣無縫，結果却一步走進他的陷阱裏去，說多窩囊就有多窩囊。」

皮蛋歎息道：「你還好，好歹咬下他的半隻耳朵來，我呢，眞差勁，竟然扯不下臭和尚的那一條——」

有多多在場，皮蛋又不好意思再說下去。

多多正以金創藥，幫阿郎敷頭部傷處，道：「你們兩個就會瞎嚷嚷，還不快去看一看此地有無出路？」

皮蛋、大笨牛互望一眼，方待向前行去，小仙已適時醒轉，起身道：「咱們一起去吧。」

多多無限關懷地道：「小仙，你感覺怎麼樣？」

阿郎摸一下頭，道：「我命中主貴，頭硬得很，只是皮肉之傷，死不了。」

多多還是不放心，柔聲道：「悟悲的掌力渾厚，有無內傷！」

張小仙道：「一度血氣不穩，翻騰欲嘔，運氣調息一陣已經好多了。」

大笨牛說道：「老大，我眞不懂，對付別人，生龍活虎一個，一遇上和尚就吃癟，你的飛刀、神箭、霸王釘跑到那裏去了？」

阿郎冷哼一聲，道：「還不是爲了你們不敢打。」

皮蛋道：「甚麼意思？」

小仙道：「佛堂太小，閃避不易，我要是打出暗器，被老禿驢揮杖劈飛，誰倒霉誰就會腦袋開花。」

步出客棧，踏上甬道，當四大金剛跨入右手邊第一間小房間時，多多忽然尖叫一聲又退出去。

大家有目共睹，房內的一床一桌一椅，床上躺着一整副白骨森森的骷髏骨架。

再往前行，繼續發現軀體殘骸，其中也有新死未久，或已腐臭生蛆的屍體，屍臭撲鼻，大家不得不掩鼻而行。

死者清一色都是女人，這從遺留的衣物及長髮可以看出。

沒有一個男人，迄至目前爲止，也沒有發現一個活人。

多多胆子最小，走在中間，阿郎最大胆，一馬當先，在最後的一個小房間裏，卒告發現惟一的一個活人。

也是一個女人，一個生得很甜很美，年紀大約十七八歲，留着一條長辮子的姑娘。

長辮姑娘正在睡覺，睡得很沉。

「姑娘請醒醒，姑娘請醒醒。」

阿郎叫了三遍，姑娘才從沉睡中醒過來。

睜開雙眼，見是三個和尚，像是遇上了豺狼虎豹般，掩面哭叫道：「不要，不要，我死也不要和那個花和尚再幹那種事了！」

多多是女人，女人最懂得女人，越衆而前，輕撫着姑娘的香肩，輕聲細語的道：「姑娘別怕，我們不是壞人，他們三個也不是和尚。」

姑娘一聞此言，惶怖的情緒稍稍穩定一些，以企盼的口吻道：「那你們是來救我的咯？」

大笨牛道：「也不是啦，我們的命運大概跟妳差不多，現在同樣是悟悲花和尚的階下之囚。」

多多將經過的情形告訴姑娘，道：「這位姐姐是如何來到這裏的？」

長辮姑娘未語先流淚，楚楚堪憐的回答道：「我是被那個花和尚從山下抓回來的。」

阿郎道：「妳是說少林寺的掌門人悟悲？」

姑娘道：「正是他。」

「抓來多久了？」

「將近一個月。」

「其餘的那些人，也是跟妳一樣的遭遇？」

「是的，有的是進香的香客，有的是鄰近村鎭人家的姑娘。」

多多道：「我曾聽小翠她爺爺說過，近十幾二十年來，常常有年輕姑娘無緣無故失踪的事，但不知他們怎麼死的？」

姑娘淚眼婆娑的道：「花和尚喜新厭舊，抓來一個新的，就會把舊的活活餓死，也有的是自己絕食自殺的。」

大笨牛的口頭禪又說出來了：「好可憐啊！」

皮蛋又問道：「妳一日三餐，如何進食？」

姑娘道：「每天晚上，由花和尚親自送進來，以吃食爲要脅，逼人幹那種齷齪之事。」

阿郎恨得牙癢癢的道：「難怪每天半夜他就會離奇失踪，也難怪每天一入夜就不許別人接近達摩精舍，原來如此。」

多多道：「這裏可有別的出路？」

姑娘道：「只有佛堂裏的那一條。」

大笨牛最關心吃，道：「這裏可有食物？」

姑娘道：「沒有。」

大笨牛臉色蒼白：「慘啦，慘啦，我

看非被活活餓死在這裏不可。」

張小仙沒好氣的道：「少說喪氣話，大家分頭去找，看能不能找到一個可能的出路。」

大笨牛道：「籠中之鳥，甕中之鱉，金魚缸裏的小金魚，人家這位姑娘已經說過了，這裏沒有出路，找也是白找。」

阿郎罵道：「你眞笨，我是叫你們敲打打一下牆壁，看能否挖個洞鑽出去。」

這是一個希望，有希望就有精神，大家立即分頭去敲打牆壁。

不幸，牆壁全係大塊巨石砌成，屋頂是鐵樑鐵板，立如洩了氣的皮球，聚集在客廳內一籌莫展。

咬下悟悲的半邊耳朵來，至今大笨牛嘴裏邊仍有血腥味，倒了一杯水，喝了一大口，嗽一嗽口，正想要吐出來，却被阿郎阻止了，叫道：「不可以吐出來，吞下去！」

大笨牛口不能言，雙眼直瞪，意思表現的很明白，心裏至爲憤怒不滿。

小仙提起水壺，晃一晃，約莫只有大半壺，進一步解釋道：「大笨牛，別跟我大眼瞪小眼，救我們命的，現在可能只有這大半壺水，從此刻起，不論是誰，非口喝欲死時不准喝水，而且只能喝一口！」

事實如此，大笨牛無話可說，硬是將一口帶有血腥味的水吞下去。

將滿腹的怒火發洩在悟悲掌門一個人身上，破口大罵道：「死和尚，臭和尚，不要臉的花和尚，有胆你就打開鐵門滾進來，咱們再大戰三百合！」

外面寂然，悟悲老方丈不一定能聽得見。

大笨牛氣猶未消，拳脚交揮，照準鐵板門又擂又踢。

一切都是白搭，外面連一個屁也沒有放。

阿郎道：「大笨牛，別瘋啦，省點力氣幹正事吧！」

大笨牛一臉怨恨的道：「虎落平陽，龍困沙灘，等死的人還有甚麼正事可以幹的。」

小仙一本正經的，說道：「挖洞逃生呀。」

皮蛋道：「牆壁都是大石頭，怎麼挖法？」

「牆壁不能挖可以挖地。」

「這樣距離更遠更困難。」

「白吃敎的字典裏，沒有困難這兩個字。」

「工具呢？」

「就地取材，有什麼用什麼，沒有工具有雙手！」

由於張小仙的萬丈豪情，激起了多多、皮蛋、大笨牛、以及長辮姑娘強而有力的，與命運搏鬥的意志，大家不再言語，以行動表示決心，用破碗，用鐵片，用飛刀，用霸王釘，甚至用雙手，大家一起來，一分一分，一寸一寸的馬上開始挖。

沒有工具，沒有飯吃，口喝了也只能喝一口水，憑得只是無比的意志與決心，進度當然快不了。

但，有道是，一勤天下無難事，鐵杵也能磨成繡花針，一天一夜，不眠不休的挖下來，居然被他們挖過牆根，到達地窖外面的範圍了。

挖掘的地點在甬道盡頭，再下去土質鬆軟，進度加快，又挖了一整天，算算距離，已挖出去二三丈遠。

計算方位，此處應在土山一側的緩坡上，再挖三五丈，應可從緩坡後方穿出。

可是，已經喝完最後一滴水，使完最後一點力，五個人，三男二女，卒告全部癱瘓在洞穴內，進入半昏迷的狀態。

不久，彷彿在洞穴的中間，被人攔腰又打開一個洞。

接着，彷彿有一個人，挾持着他們一個一個地搬離現場。

以後的事，他們已全部昏迷，就再也不知道了。

× × ×

當他們醒來的時候，還是在洞裏，是一個很大的石洞，並非原來的土洞。

而且，阿郎、多多、皮蛋、大笨牛、長辮姑娘，所有的五個人，俱皆精神飽滿，體力充盈，不感覺到饑餓，也不覺得口喝，所有的內外傷皆不藥而癒。

大家一躍而起，望着頭頂從細微石縫中射下來的光綫，相視愕然。

多多茫然的說道：「我們不是在做夢吧？」

大笨牛道：「皮蛋，你打我一個耳光子。」

皮蛋知道他的用意所在，揚掌就給了他一巴掌，道：「大笨牛，痛不痛？」

大笨牛摸着面頰道：「痛吧，是眞的，我們沒有死。」

多多道：「可是，這是什麼地方，又是誰救了我們？」

張小仙展目四顧，見四下裏再無別人，道：「迷迷糊糊中，我感覺到有人打一個洞過來，將我們救來此地，走，咱們找找去。」

話甫落地，脚還沒有動，石洞口外，走進來一個年逾古稀，衣裳襤褸，長髮披肩，但却滿面紅光的老頭子。

不必問，大家心裏明白，一定是救命大恩人，齊聲說道：「大恩不敢言謝，請受我們五人一拜。」

正欲跪下行叩拜大禮，見老人揮手輕輕一拂，立有一股剛猛的暗力湧來，大家便再也跪不下去，只聽老人爽朗洪亮的聲音道：「不必多禮，也許老衲有更重要的事求助爾等。」

阿郎聽到「老衲」二字，心頭一震，道：「你是一個和尚？」

老人不答反問：「老衲想先知道，你們五個人怎會被悟悲囚在地牢之內？」

張小仙聞言，將白吃敎四大金剛的姓名，來少林寺當預備和尚的原因，夜戲悟悲被囚，以及巧遇長辮姑娘的經過，簡單扼要的說了個大概。

老人一聽此言，原本凝重的臉龐，緊鎖的眉頭，登時舒展開來，笑呵呵的說道：「啊，原來是白吃敎的張敎主，多多副敎主，皮蛋總護法及大笨牛堂主，四位小小年紀，便已開山立派，闖出一個局面來，實令老衲萬分敬佩。」

大笨牛聽得暈暈呼呼的，一瞬之間似是提高了不少身價，好像眞的已經當上了大俠客，大模大樣的道：「也請介紹一下

你自己吧。」

老人沉吟少頃，仰天長歎一聲後道：「老衲悟非，是悟悲的大師兄，也是少林寺當今的正牌掌門人。」

四大金剛不禁一呆，相顧失色，阿郎重新打量一下這位悟非大師，衣裳雖已破舊不堪，僅可遮羞而已，仍可看出是一件紅色袈裟，但却留着一頭披肩長髮，十分惹眼，疑雲滿面的道：「你眞的是一個和尚？」

悟非生性豪爽，指着自己身上的衣服，直說道：「有袈裟爲證，如假包換。」

多多望着他滿頭的長髮道：「和尚怎麼會留長髮？」

悟非沉痛的說：「是被悟悲那個惡棍陷害的結果。」

皮蛋道：「你是說，臭和尚奪去了你的掌門職位？」

悟非點頭道：「事實正是如此。」

張小仙略有所悟，終於明白悟悲爲何不會大悲掌的原因所在，道：「如此說來，老和尚想必一定懂得大悲掌了？」

悟非大師悶不吭聲，乍然飛出一掌，呼！一縷强勁有力的暗力過處，接聽砰！的一聲轟然巨震。

如非親目所見，任何人皆難以置信，僅憑掌風之力，竟在堅硬如鐵的洞掌上，擊出一個徑尺的窟窿來，一時石粉翻飛，震耳欲聾，大家莫不目瞪口呆，少林寺的大悲掌的確不同凡響。

阿郎欣然色動道：「這就是少林寺的大悲掌？好大的威力！」

悟非老和尚面不改色的道：「不錯，威震寰宇，天下無雙！」

多多道：「老和尚既是少林掌門，怎會在此棲身，這中間一定有一個離奇曲折的故事吧？」

悟非堆下一臉的怨憤之色，回憶一下痛苦的往事，沉聲的說道：「是有一個離奇曲折的故事，二十多年前，當先師尚未圓寂時，便早已決定將少林寺的門戶交由老衲接掌，同時亦將大悲掌傳授予我，不料，悟悲師弟居心惡毒，詭計多端，竟在先師斷氣之後，以偷天換日的手法，奪去掌門一職，老衲雲遊返寺，已是回天乏術了。」

大笨牛道：「臭和尚是用什麼計謀偷天換日的？」

悟非說道：「他擅自更改了先師的意願。」

皮蛋道：「如何更改？」

悟非笑笑，道：「你們大家不妨猜猜看。」

阿郎雙眉一挑，暗道：「赫！想考考咱們的智慧，好啊，考就考，我阿郎是天才兼超人，你考不倒！」心意一決當即問道：「所謂意願，是遺言，還是遺書？」

「是遺書。」

「那一定是在文字上動了手脚。」

「正是這樣，你們用心猜猜看。」

大笨牛搔耳弄腮，搖頭晃腦的想了一會兒，說道：「我有答案了。」

悟非一怔，道：「答案何在？」

大笨牛傻笑道：「答案是，我不知道，棄權。」

小仙、多多、皮蛋都是喝過墨水的人，各自背過身去，在地上寫字。

長辮姑娘則在一旁靜靜觀看，不言不動。

過沒多久，三個人便將答案寫好了。

張小仙寫的是：「易非爲悲。」

多多是：「變一字，改非爲悲。」

皮蛋是：「在非字下面加一個心。」

三人殊途同歸，用字雖不盡相同，答案却完全一致，認定悟悲是在遺書上「非」字的下面，加了一個心字，成爲「悲」字，輕而易舉，也是順理成章的便奪去了少林寺的掌門一職。

悟非老和尚笑容滿面的道：「大笨牛憨厚可愛，你們三個敏慧過人，看來老衲及少林派是眞的有希望得救了。」

阿郎道：「後來老和尚怎會到此？」

悟非說道：「老衲是被悟悲囚禁在此的。」

大笨牛道：「你是師兄，他是師弟，又學會大悲掌，難道還怕他不成？」

悟非道：「悟悲擅改遺書的事，雖是事實，都缺乏直接證據，有本寺的信物龍頭禪杖在握，他就是掌門人，任何人皆不得違抗，老衲被他視作眼中釘，返寺當日，便被他囚禁起來。」

皮蛋道：「既是眼中之釘，爲何未下毒手？」

悟非道：「這當然是有原因的，悟悲雖成爲少林掌門，却不會大悲掌，一直耿耿於懷，也一直軟硬兼施的想迫老衲傳授予他，貧僧始終不肯，所以才能苟延殘喘，活到現在。」

張小仙道：「挖那一條地道，老和尚可是想脫困而出，這個山洞，又是什麼方地？」

悟非老和尚黯然神傷的道：「此處距達摩精舍甚遠，約有數里之遙，這一條地道，老衲已足足挖了十四五年，想不到脫身未成，却在無意中救了你們的性命。」

多多道：「快了，再挖數丈大概就可以出去了。」

悟非却另有打算，道：「別急，我們還有更重要的事要做。」

小仙奇道：「還有比逃生更重要的事嗎？」

「老衲想請諸位助一臂力。」悟非說道。

大笨牛洋洋得意的道：「我們白吃敎替天行道，仗義江湖，專門幹打抱不平的事，最喜歡鋤强扶弱，老和尚有事直管吩咐，四大金剛拍着胸脯全包了。」

對大笨牛的牛皮，悟非亦頗欣賞，笑道：「老衲是想借貴敎之力，制伏悟悲這個欺師滅祖的叛徒。」

此話一出，大笨牛馬上傻了眼，吞吞吐吐的道：「這個花和尚難纏得很。可能有困難。」

他說的是實話，佛堂裏的那一幕如在眼前。

張小仙則說道：「白吃敎願意勉力一試。」

悟非老和尚道：「此事只許成功，不許失敗。」

多多，皮蛋，阿郎全怔住了，不知如何作答。

悟非老僧接道：「老衲決定將大悲掌

傳授給你們四個。」

張小仙毫不考慮，脫口就說道：「不幹！」

這話太意外了，大笨牛簡直莫測高深，道：「老大，你是不是發神經，咱們千方百計的想騙花和尚的大悲掌，現在不費吹灰之力就可以得到，爲何反而端架子不要？」

阿郎自有他的道理：「騙人憑的是眞本事，無愧我心，老和尚自願傳給咱們功夫就不同了。」

悟非愕然道：「有何不同？」

小仙振振有詞的道：「本教主做事，一不拜師，二不欠別人人情債，這是我的一貫作風。」

阿郎狂得可以，悟非毫不介意，道：「原來如此，事實上老衲傳你們大悲掌，白吃敎帮少林寺擺平叛徒，純屬條件交換，並無師徒之名。」

白吃敎主張小仙說道：「嗯，這還是馬馬虎虎差不多，不然，我們就吃虧太大了。」

多多道：「修練大悲掌，需要不少日子吧？」

悟非道：「大悲掌博大精深，變化無窮，非長時間修練難竟全功，老衲只打算傳你們三招，也就是大悲掌的三絕招。」

皮蛋扮一個鬼臉，貪心不足的道：「太吝嗇啦，三招怎麼能夠收拾掉那個臭和尚。」

悟非肅容道：「夠了，夠了，合你們四人之力已足可制伏悟悲而有餘。」

大笨牛道：「學三招，大概要多少時間？」

悟非說道：「聰明人約五七日便可完成。」

大笨牛最關心的還是那個老問題：「這裏可有東西吃？」

「悟悲每天都會派人送齋飯來。」

「慘啦，慘啦，一份齋飯六個人怎麼夠。」

「齋飯不夠，還有更好的東西可以充飢。」

「可是山鷄野豬？」

「都是素食，在你們昏迷不醒時已經吃過了。」

「到底是什麼？」

悟非老和尚沒再開腔，領着大夥兒走出山洞。

山洞外還是山洞，數丈之外，有光綫射入，大家看得清楚，洞口有一道柵門，從悟非口中得知，那就是出口，也是齋飯的來處。

三轉四轉，續往前行，大家來到一個奇妙的地方。

說奇妙，一點不誇張，整個山洞的頂，像是一把張開的傘，下面則似一個巨大的鍋，鍋中有水，水在沸騰，水中還常常會冒出火柱來，將整個山洞，照得一片通紅。

在水池的四週，生有許多傘狀的菌類植物，色澤火紅，香氣四溢。

再往上，洞壁上，另外生有無數潔白如雪，晶瑩剔透，狀若香菇的白菇。

悟非慢條相理的說道：「那紅色的蕈叫『火龍蕈』，白色的菇叫『靈石菇』，不單可以充飢解渴，還可益壽延年，練武的人服後最少可以增加二十年的功力，你們昏迷中服用的就是這些可遇而不可求的稀世珍品。」

大笨牛舔了一下舌頭，覺得口內尚有餘香，當下不管三七二十一，衝過去將「火龍蕈」，「靈石菇」摘下來就往嘴塞。

吃來津津有味，令人垂涎三尺，皮蛋忍不住問道：「大笨牛，好不好吃？」

大笨牛嘴裏有東西，吐字不清的道：「好吃是好吃啦，嫌清淡一些，沒有油肉香味。」

阿郎罵道：「什麼時候，什麼地方，還想吃肉，我看你是昏頭啦！」

悟非老和尚道：「大家都吃點吧，吃飽肚子，我們馬上開始練大悲掌。」

小仙、多多、皮蛋，大笨牛都不會客氣，「火龍蕈」，「靈石菇」猛吃猛吞，還給苦命的長辮姑娘帶點回去果腹。

風雲色變！

天天同悲！

佛光普照！

這就是大悲掌的三絕招，就在原來的那個山洞裏，悟非老和尚先講口訣，再示範架式，三次慢動作，三次快動作，奇絕奧妙之處，一再詳加詮釋，直至大家完全心領神會爲止。

接下來，便是由四大金剛自行演練，老和尚從旁指點。

三天，苦練了三天，阿郎便練得滾瓜爛熟，可以運用自如。

第四天，武功底子不錯的多多，亦登堂入室，可以應敵出招。

第五天，對武學一道純粹是門外漢的皮蛋，大笨牛也學會了，加上「火龍蕈」、「靈石菇」助長了二十年的功力，一掌劈出，竟亦砂飛石走，虎虎生威。

老和尚看在眼裏，樂在心裏，將大家召集在一起，道：「白吃敎的四大金剛果然名不虛傳，大悲三絕招練得又快又好，現在就可以出去對付悟悲那個叛徒了，切記，你們已非少林預備和尚，應即恢復本來的身份，奪下龍頭禪杖，便是掌門人，可以號令少林寺的三千和尚。」

大笨牛大喜道：「哇哈哈，好棒啊，自由萬歲，又可以吃香的喝辣的啦！」

皮蛋啐道：「別高興的太早，出去出不去還不知道哩，至少還得要挖兩三天的土。」

阿郎道：「挖土太苦啦，咱們到柵門那邊瞧瞧去，看能不能找到出路。」

說做就做，毫不遲疑，來至柵門邊，向外一看，眼前荒草沒脛，是一個山溝，少林寺尚在數里之外。

柵門係以鐵條製成，粗逾兒臂，張小仙雙掌齊出，猛劈一掌，竟然紋風未動。

四個人合力再一撞一推，仍然未能動得分毫。

大笨牛火大了，嘟嘟喃喃的臭罵道：「媽的，空有一身本事，出不去一點狗屁用都沒有。」

話方出口，阿郎一眼瞥見，那個曾在暗中窺知，天天來送飯的黃衣和尚又來了，腦中靈光閃動，計謀立生，命大家暴退三丈，手拉着手，開始唱歌跳舞。

唱得很帶勁，跳得也很賣力，却把送

飯的黃衣和尚給看傻了，將齋飯從柵門下面塞進去，扯開嗓門吼叫道：「喂，你們是從那裏進來的？」

張小仙停止唱跳，緩步向前：「後面，後面有個大洞。」

「到這裏來做什麼？」

「玩，玩耍，玩捉迷藏。」

「你們三個是和尚？」

「胡說，我們都有女朋友。」

「不是和尚爲何穿袈裟？」

「好奇，好玩，偷來的。」

「可曾看見過一個長髮披肩的老怪物麼？」

「沒有，這裏根本就沒有人。」

「怪事，悟非師伯他——」

一語未畢，異事陡生，阿郎利用說話的時間緩步前進，驀然出其不意，攻其無備，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探手出柵，點了黃衣和尚的「痴呆穴」。

「痴呆穴」被制，黃衣和尚完全喪失了抵抗的意志，只有俯首聽命的份兒，衝着四大金剛傻笑不已。

阿郎道：「你跟悟悲那個花和尚是什麼關係？」

黃衣和尚道：「嘻嘻，是他的首座弟子。」

阿郎道：「這個花和尚玩女人，你玩不玩？」

「不玩，哈哈，貧僧不近女色。」

「你身上有沒有開門的鑰匙？」

「是，嘿嘿，有的。」

「開！」

「是，呵呵。」

眞聽話，取出鑰匙，立將大門打開。

「說，那個花和尚現在何處？」

「在哇呀，達摩精舍。」

「去告訴他，白吃敎的四大金剛要取他吃飯的傢伙，叫他候着，別溜！」

「嘓嘓，是！」連青蛙的叫聲也出籠了。

「複習一遍。」

「嘎嘎，白吃敎的四大金剛，哇哇，要取他吃飯的傢伙，哈哈，叫他候着，呵呵，別溜，咿呀！」

「好啦，滾……」

「……」

「喂喂，叫你滾，不准走——對了，就是這樣——爬起來，雙手向前，趴住地，屁股翹起來，像狗一樣，用四隻脚來走路。」

黃衣和尚霎時變成一個服從命令的機器人，眞像一隻四隻脚的狗一般離開了。

告別悟非老和尚，領着長辮姑娘，四大金剛直撲少林寺而去。

× × ×

重新出現在達摩精舍的，已經不再是少林寺的三個預備和尚，與多多公主，而是白吃敎的四大金剛，一律亮麗耀眼的白吃裝。雄赳赳，氣昂昂，來勢洶洶，殺氣騰騰。

黃衣和尚的話顯然是傳到了，悟悲掌門已有了萬全的準備，十二名悟字輩的紅衣和尚分站兩側，身後還另有一羣黃衣和尚。

白吃敎主張小仙先開口，一開口就沒有好話：「悟悲，你這個法號說起來就不順口，好像『烏龜』，你的死期到了，伸頭是一刀，縮頭也是一刀，幹嘛找這麼多和尚來墊棺材！」

悟悲是何等人物，豈容他如此張狂，龍頭禪杖在地上猛一頓，發號施令道：「白吃敎這三個小惡棍，僞稱出家，以酒肉辱我佛門弟子，復於數日前大鬧達摩精舍在後，無疑未將本寺放在眼裏，上，給老衲拿下！」

少林掌門令出如山，誰敢不聽，十二名悟字輩的高僧一齊電縱而出。

「站住！」

阿郎吼聲如雷，衆僧齊皆怔住，小仙大義凜然的道：「你們通通是傻瓜白痴二百五，你們還有一位大師兄悟非，是不是，他才是正牌的掌門人，烏龜是個冒牌貨，烏龜逆天行事，竄改遺書，易『非』爲『悲』，喝酒吃肉不算，還在地窖裏金屋藏嬌玩女人，是個臭和尚，花和尚，一頭骯髒的豬，一條齷齪的狗。」

衆僧聞言恍如五雷擊頂，全部傻傻的呆住了。

大笨牛尖聲大叫道：「烏龜倒行逆施，人面獸心，喝酒肉玩女人不算，還將你們的大師兄關起來，過着生不如死的悲慘日子，誰要是聽烏龜的話，誰就是一頭骯髒的豬，一條齷齪的狗。」

言詞粗野，悟淨老和尚實在難以入耳，寒着臉說道：「小施主說話請留口德，出家人六根清淨，七情不生，這喝酒吃肉玩女人的話可不能亂說，要有眞憑實據才行。」

皮蛋伸手一指長辮姑娘，怒不可當的道：「這位姑娘就是刦後餘生的一個活證人，佛堂地窖內還有更多的白骨、骷髏、死女人，不信你們自己去看。」

長辮姑娘未語淚先流，指證歷歷的道：「他們說的都是千眞萬確的事實，悟悲老魔色胆包天，喪盡天良，被他糟蹋的良家婦女少說也有二十人，我就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嗚嗚，哇——」

她說到最後，終至聲淚俱下，泣不成聲。

直氣得悟悲老方丈三尸暴跳，七魄升天，聲色俱厲的道：「胡言，胡言，簡直是一派胡言，老衲乃是一代宗師的身份，豈會做那傷天害理的醜事，再說悟非師兄失踪已久，據聞早已圓寂異地，埋骨他鄉，更是無稽之談，還不快上去，替本掌門拿下這五個狂徒！」

他身爲掌門，令出如山，悟淨等人誰敢不聽，一齊跨步而上，準備出手，氣氛登時大爲緊張起來，隨時都有可能爆發一場大混戰。

大敵當前，張小仙懼意全無，威風八面的說道：「不要動，大家都不要動，不信老烏龜喝酒吃肉玩女人，你們可以到地窖裏去看看，不信你們的大師兄尚健在人間，你們可以等，悟非老和尚很快就會到來——」

「住口！住口！住口！」

悟悲老方丈像是中了邪，發了瘋，一掄手中龍頭禪杖，親自披掛上陣，杖掃掌劈，猛攻張小仙。

他做賊心虛，生怕四大金剛揭穿他的醜事惡行，决心殺人滅口，是以一出手就

全力施展，毫不留情，招招都是殺手，逼得阿郎手忙脚亂，不得不疾展「迷踪步」閃身退讓。

「看打！」

阿郎眞不簡單，以退爲進，得空揚掌，打出三支飛刀，一把霸王釘。趁悟悲閃躲掃劈間，「風雲色變」、「天地同悲」、「佛光普照」，大悲三絕招已告脫手而出。

想那大悲掌威震寰宇，舉世無雙，悟悲老方丈如何能消受得了，但見漫天的掌影，劈頭蓋面而來，呼嘯的掌浪，洶湧排空而到，悟悲驚惶失色，手脚無措，當場被震得連連後退五六步。

「是大悲掌！」

「是大悲三絕招！」

「你——你，如何懂得本寺的不傳絕技？」

悟淨、悟潔、悟悲幾乎是同時發話，一臉駭然。

白吃教主張小仙據實的說道：「是得自悟非老和尚親自傳授的，這也足以證明，老烏龜是個冒牌貨，悟非禪師才是正牌的——」

以下的話被悟悲巨大的吼聲淹沒：「上！你們胆敢不聽本掌門的號令？殺！一概格殺勿論！」

捨強攻弱，悟悲撲向多多、皮蛋、大笨牛、悟淨、悟潔等十二高僧將令難違，也一擁而上，出手圍攻。

初生之犢不畏虎，大笨牛平添二十年功力，又學得大悲掌，「迷踪步」亦稍具基礎，已非昔日吳下阿蒙，睹狀傲然道：

「哼，誰怕誰呀，我吹牛大王今天非要活捉你這隻老烏龜不可！」

不顧身後的少林高僧，捨命猛攻悟悲老方丈。

多多、皮蛋、阿郎亦不甘後人，聯手合擊。

悟悲老方丈在中間，被四大金剛圍住，四大金剛又被十二高僧圍住，十七個人全部在動，杖影如山，拳掌交揮，緊張到了極點，也危險到了極點。

最緊張的是長辮姑娘，嚇得面如白紙，渾身打顫。

那個送飯的黃衣和尚則痴呆如故，一直在傻笑不止。

袂聲一掠，人來如風，悟悲老和尚也及時來到了達摩精舍。

由於悟非老和尚的出現，如冷水澆頭，以五雷擊頂，悟淨、悟潔等十二高僧神色爲之一懍，攻勢爲之一挫。

一挫之勢，相去甚遠，四大金剛立如脫韁野馬，「殺！」、「殺！」、「殺！」四個人同聲一吼，攻勢如電，從四面撲殺上去。

悟非已現，悟悲自知大勢已去，逃生活命之心陡生，猛可虛晃一杖，旋飛而起，企圖掠頂逃走。

「老烏龜，你插翅難飛！」

喝聲中，阿郎第一個騰空攔截，多多、皮蛋、大笨牛的動作也不慢，咬着尾巴往上衝，同展大悲三絕招，佈下一道天羅地網。

啪！多多首傳捷報，打了悟悲一個耳光子。

通！光禿禿的頭顱，被大笨牛用力踢一脚。

砰！小仙掌力猛銳，一掌打中悟悲的胸膛。

嘶啦！一件大紅袈裟，被皮蛋撕下一大塊。

大悲掌果然威猛絕倫，四大金剛更是天下無敵，打得悟悲老方丈灰頭土臉，狼狽不堪的一屁股栽坐在地上。

飄身落地，大笨牛咬着牙齒罵：「花和尚，老烏龜，害得我們七八天沒吃到人間烟火，我要咬你的另一隻耳朶來吃！」

百足之蟲，死而不僵，大笨牛言猶未盡時，悟悲已自挺身站起，高擧起龍頭禪杖傳令道：「悟淨、淨潔等十二師弟聽令，本掌門命令爾等立即將這四個小惡棍斃在當場，違者以門規論——」

處字未出，變故已生，張小仙以「綑仙索」纏住龍頭，多多亦以「綑仙索」絞住杖尾。

「放！」

二人同聲一喝，用力猛拉。

「鬆手！」皮蛋衝上去咬住了悟悲的右臂。

「放開！」大笨牛更狠，撕下他的另一隻耳朶來。

少林門規森嚴，悟淨等十二高僧，至此雖已明知悟悲乃欺師滅祖的叛徒，但龍頭禪杖乃掌門信物，必須絕對服從，悟悲一聲令下，十二高僧又已發招攻來。

所幸，就在這個千鈞一髮的緊要關頭，四大金剛前後夾擊，已將悟悲打倒在地，張小仙終於將龍頭禪杖奪在手中。

龍頭禪杖在誰的手裏，表示誰就是掌門人，這是少林寺的規矩，其重要性如同官府的關防印信。

龍頭禪杖一旦易手，也就等於掌門人又換了人，全寺弟子皆必須大禮參拜新上任的掌門人。

果不其然，悟淨、悟潔等十二高僧，所有的黃衣和尚，以及悟悲、悟非等人，皆一齊拜倒在地，齊聲高呼：「掌門人在上，請受弟子三拜，願我佛慈悲，福壽無疆！」

「一、二、三！」大笨牛扳着手指頭來算，三個響頭，一個不少。

張小仙樂得笑口大開，暈陶陶，樂悠悠，如醉如仙，半响，才夢囈般地說道：「他們剛才在說什麼的？我好像沒有聽清楚！」

多多道：「拚死拚活的才弄到一個掌門人來幹，沒聽清楚叫他們再說一遍。」

阿郎亦有此同感，嘻笑自若的道：「你們聽到沒有？再說一遍，大聲點。」

衆僧齊聲一諾，聲若洪鐘般朗呼道：「掌門人在上，請受弟子三拜，願我佛慈悲，福壽無疆。」

大笨牛還是不滿意，問悟非老和尚：「你們少林寺掌門人的交接大典，就這麼簡單乏味，一點不過癮，也不夠隆重。」

悟非老和尚一怔道：「按照本寺傳統，應全寺膜拜，焚香誦經，擊鼓鳴鐘！」

皮蛋意氣風發的道：「那就照傳統來，別偷工減料，打馬虎眼兒。」

「是！」

悟非一點也不敢怠慢，給悟淨、悟潔使一個眼色，二僧隨即匆匆離去，當他們再度返轉時，少林寺已鐘鼓齊鳴，梵唱之聲不絕。

佛堂內亦由一心一德等四個小沙彌，點燃香燭，敲着木魚，朗誦起經文來。

擊鼓二十一通！

鳴鐘二十一響！

全寺僧衆一體膜拜！

香烟裊裊，梵唱不絕！

一切悉照傳統來辦，盛大、莊嚴、隆重、而又過癮。

白吃教主張小仙這才心滿意足的哈哈大笑道：「夠啦，夠啦，想不到當少林寺的掌門人如此風光，難怪老烏龜會處心積慮的去爭去奪。」

千面女郎多多、馬屁大王皮蛋、吹牛大王大笨牛，擺姿態，拿架式，人五人六，感同身受，亦覺與有榮焉。

過足了癮，阿郎心願已足，將龍頭禪杖交給悟非老和尚，肅穆鄭重的道：「本掌門現在宣佈辭職，讓位予你，願好自爲之！」

這等於又換了掌門人，少林弟子又要大禮膜拜，却被悟非阻止了，道：「白吃教張教主，多多副教主，皮蛋總護法，大笨牛堂主，仗義相助，不畏險阻，擒伏叛逆，惠我良多，老衲謹以掌門人的身份，敦請張教主任本寺的榮譽掌門人，聘多多副教主第三人爲永久榮譽長老。」

話一說完，達摩精舍內立即響一陣如雷的掌聲，表示歡迎。

悟非心願已了，又將龍頭禪杖交給悟淨大師，義正詞嚴的道：「老衲擅將大悲掌傳授他人，已違反了祖師的遺規，不夠資格當本寺的掌門人，着由悟淨師弟接掌門戶，以正綱紀，稍待師兄自當將大悲掌傾囊相授，然後老衲便決心閉關，參禪大乘佛法。」

悟淨堅辭不受，二僧禮讓不休，張小仙咳了一聲，才說道：「兩位且慢客氣，本教主想就此告辭，臨別之前，還有一個小小的要求，不知兩位新舊掌門人意下如何？」

悟非悟淨互望一眼，同聲說道：「榮譽掌門人言重了，今後凡我少林弟子，事無巨細，全憑張教主的差遣就是。」

阿郎微微笑了笑，說道：「客氣，客氣，另有一段公案，本教主想借老烏龜一査。」

悟非未加思考，便道：「張教主有話直管問。」

阿郎道：「事關機密，不便在此訊問，本教主想帶他走。」

悟非跟師弟悟淨交換一下意見，由悟淨說道：「悟悲欺師叛道，數典忘祖，罪當佛前焚身，已非我少林弟子，可任憑教主處置。」

張小仙一拱手，道聲：「謝了。」霍地飛起一指，點了悟悲的「痴呆穴」。

一代宗師，一方霸主，曾經叱咤風雲的少林掌門人悟悲，登時，變成了傻蛋呆瓜。

阿郎說道：「老烏龜，登封縣你知道吧？」

悟悲的笑聲像鴨子叫，道：「嘎嘎，知道。」

「百香樓呢？」

「嘻嘻，曉得。」

「好，本教主羞於與你同行，你在百香樓等着。」

「嘿嘿，一定。」

「你最好不要打逃走的主意，不然你會死的很悲慘。」

「呵呵，不敢。」

「你可以爬着離開了。」

「哈哈，是的。」

悟悲意志全失，乖順如羊，每一句話都說兩個字，當眞照着阿郎的命令，四肢並用，爬着離開了。

長辮姑娘被他毀掉一世的清白，懷恨極深，上去狠狠地臭罵猛揍了悟悲一頓，方始歇手放他走。

阿郎特別交代悟非、悟淨二僧，必須給長辮姑娘一點補償，並應設法找到地窖內女屍的親人，早日入土爲安，諸事妥當，立與多多、皮蛋、大笨牛，在衆高僧的一再盛情挽留下揮手告別，離開少林寺。

先至小翠家稍作停留，將阿巴達支付的一萬兩銀票，請小翠的爹專程送往七里坡，作爲白吃教總壇的建築基金，然後四大金剛才結伴步下少室峯。

× × ×

少室峯下。

通往登封縣城的一條山路旁。

靠山邊的地方，有一家茶棚，係由一對老夫婦所經營。

這日午時過後，生意甚是清淡，只有兩名樵夫在飲茶談心，老夫婦倆則在聚精會神的清洗茶具。

忽見從山路之上急匆匆的奔來四個人，爲首之人瘦小精幹，滿面紅光，天生一對懾人的鷹眼，正是神偷丁炎山。黑巾包頭，遮住「我是小偷」四字的是乃子丁火山，另外還有兩名年輕力壯的手下緊隨在後。

賣茶的老丈眼見有客人上門，連忙笑臉相迎道：「來坐，請問四位客官是要喝龍井？香片、烏龍？還是鐵觀音？」

神偷丁炎山臉色陰沉沉的，冷聲的說道：「我們不喝茶，老夫是想借你的茶棚一用。」

老丈聞言愕然一楞，道：「借茶棚做什麼？」

丁炎山冷眼掃視一下老夫婦倆破舊的衣裳，道：「這個你們別管，老夫還想借用一下你們的破衣服。」

老丈自然不答應，當場斷然拒絕，不禁激怒了一旁的丁火山，道：「爹，別跟他們磨牙，放倒就一了百了。」

這小子奸狠奸辣，餘音尙未落地，拿起兩個大茶碗來，照準老夫婦倆的後腦勺猛一砸，砰！砰！兩聲，老兩口的腦袋上馬上冒出一個拳頭大的疱來，僅僅哼了半聲，便趴在地上不動了。

「剝！」

「是！」

丁炎山一聲令下，兩名手下應聲而出，何消眨眼工夫，老夫婦倆的外衣便被剝了下來。

接着將老兩口拖進屋內，父子二人換好衣服，再經過一番化裝後，便變成另外一對老夫婦了。

（未完・九）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

東方白・文
可飛・圖

彈劍狂歌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幪面人要爲師妹黑蘭英報仇，找到馬芳芳便互鬥起來，二人勢均力敵，幪面人見敵不過便撤招先走，呼嘯另一幪面人離去，馬芳芳亦不强力追鬥，李婉如旁觀情景，才知道馬芳芳和鬥羅的內幕，同樣遭遇，二人的秘密亦可以交換互相同情，馬芳芳對江涵仍不放過，叫他拉輦鞭撻凌辱，凌鶴心有不忍將他收容，葉伯庭見狀遷怒凌鶴，奪走姜不幸回「統一會」推磨凌辱洩憤，江涵改過自新，請纓救姜不幸，騙父親葉伯庭取到腰牌，和三六九救出姜不幸，被四五六阻撓，尚未救走，巡夜的李占元、梁士君正在查究，未分出小江所說是眞是假……

强有强中手　巧辯巧脫身

可是梁、李二人似乎非看不可。小江向司馬多聞貶貶眼道：「少會主，梁、李二位壇主職責在身，就讓他們看看吧！」

梁、李二人近前查看，却也防了他們一手，所以二人施襲，並未得手，只是二人的身手比兩少遜色。尤其是對付那小江的李占元，五七招內就左支右絀，險象環生。

這工夫葉伯庭匆匆出院，向這邊奔來，忽見會主向他招手，葉伯庭躬身道：「鈞座有何教諭？」

會主道：「夜晚巡邏的人有幾組？」

葉伯庭道：「東西南北各一組。」

會主道：「以後他們年輕人也該編組值夜，不可循私例外。」

「是，鈞座。」

「新來的壇主和堂主情況如何？」

「啓稟會主，大致尚好，有少數人浪蕩慣了，不願受約束，這情形不久會有改善的。」

「失踪的石麗人，不必再找了。」

「爲什麼。」

「只是因爲不必浪費人力，她既然想走，留也留不下。」

「是的，會主。」會主離去，葉伯庭來到打鬥的院中，發現司馬諒剛醒過來，靈芝當然不見了。

葉伯庭道：「少會主，這兒發生了什麼事？」

司馬諒冷笑一聲道：「你的寶貝兒子叛了。」

葉伯庭猛吃一驚，道：「說別的，本護法相信，要說他叛了。我絕對不信。」

司馬諒厲聲道：「你不信有什麼用？他把姜不幸刧走了。」

葉伯庭又吃了一驚，但是，葉伯庭還是不信，江涵會做這種事，他弄不清兒子的動機，道：「少會主，果有此事的話，試問他的目的何在。」

「他是你自己生的兒子，我怎麼會知道。」

「憑他一個人能辦得到？」

「還有我弟弟多聞，八成是受了你兒子的蠱惑。」

葉伯庭無言以對，果眞如此，八成是江涵蠱惑他的，可是江涵的動機何在？如要報復凌鶴，虐待姜不幸，在本會中殘害她不是更好？

但由於有司馬多聞參與，葉伯庭又以爲不會爲了整姜不幸……也許正好相反，只不過葉伯庭絕不相信小江會救姜不幸。

他永不會發這份善心，他的兒子也永遠不會。」

葉伯庭立即追出，但撲了個空，返回磨房中，果然已不見了姜不幸，再向梁、李二人，印證了這件事。

他忽然感覺會主不久之前和他談了些不關緊要的事，似有故意絆住他而使兩少脫身的意圖。

葉伯庭當然不欣賞這一手，但自己的兒子是和少會主一起刧走人質的，似該向會主請罪。

另外，他也想報告會主一件十分機密而嚴重的事。

「啓稟會主，犬子和三少會主共同刧走了姜不幸，罪不可恕，卑職代他向會主領罪。」

會主是在他們的臥室外間，這是本莊正中的院落，會主道：「護法坐吧。」

「會主別和卑職客氣！」

「葉護法，老實說，刧來姜不幸而要她推磨，本座本就不大贊成，只是已經刧來了，而且副會主也不反對，所以本座也不便說什麼，但再過幾天，本座本也打算放了她的。」

「鈞座宅心仁厚，卑職望塵莫及！」

「說來慚愧，老大的慘死，足證本座私德有虧，報應不爽。」

葉伯庭道：「鈞座何必自責。那兇手也太狠毒。」

「關於姜不幸被救走之事，本座不想深究，如他們回來，可以向自己人施襲之罪名，各禁足五日示儆！」

「是。」葉伯庭斟酌再三，那件事一旦發生，對他們父子是有害而無一利的，他忽然壓低嗓音道：「會主，卑職有重大機密之事稟報！」

會主忽然輕輕一揮手，示意說道：「跟我來！」會主領先上屋，狀似親自巡查崗哨，却來到莊外，而且在空曠之處停下來。

葉伯庭躬身道：「報告會主有人想欺上謀反，居心至毒。」

會主聽說，居然十分平靜，道：「什麼人？」

葉伯庭道：「屬下恐怕會主震怒。」

「不妨，請說。」

「是副會主！」他本以爲會主必然驚異，出乎意料地，會主漠然道：「請說得詳細點。」

葉伯庭把在莊外偷聽到另一蒙面人和馬芳芳密謀殺會主之事都說了。

會主當然知道葉伯庭告密的主要原因，他恨馬芳芳殘害江涵，雖然他和江杏早已分手，但江杏之死，也是馬芳芳一手造成，他們是勢不倆立的。」

所以，會主暫時不怕葉氏父子倒戈，道：「葉護法，你可有鋤奸計劃？」

葉伯庭說道：「當時他們決定要在三日之內發動，已過一日，諒必在兩日內發動。」

會主說道：「葉護法，梁、李二壇主是因爲副會主而參加本會的，你看他們二人……」

葉伯庭道：「他們二人這次必然站在副會主那邊，應無疑問，我們這邊若加上兩位少會主以及新來的一些壇主和堂主，應不遜他們。」

會主道：「葉護法，千萬不可輕敵，馬芳芳儘得鬥羅所學，本座試過她，三百招內，本座未必能勝她。」

葉伯庭不由暗驚，馬芳芳居然在兩月左右儕身武林有數絕世高手之列，眞教人無法置信。

葉伯庭道：「副會主和馬芳芳的合作稱之爲『連橫』，會主何不效法古人之『合縱』？」

會主道：「葉護法說說看。」

葉伯庭道：「凌鶴雖然武功儘失，今牛已不可能恢復，但他身邊有些人物却不可輕估。」

「對，如『惡扁鵲』師徒和姜子雲，如今麥秀、高麗花和余大彩也都和凌鶴在一起。」

「是的會主，而這些人又都恨副會主入骨。他們都以凌鶴之大仇爲己仇，所以屆時如能善自利用這股實力，絕對可以擊垮他們的『連橫』陰謀。」

×　×　×

姜不幸被放在床上，數日的推磨苦役，以及寢食不足和飽受狠毒的鞭笞，衆人已經都不認得她了。

姜子雲首先悲號數聲暈了過去，凌鶴抖動着手撫摩着她的面頰失神地道：「這不是人類的行爲……這是獸行……」最後一句是嘶吼着的。

屋內一片哽咽聲，尤其是抱着孩子的娟娟，悲絕傷絕，不能自已。

小江跪在床前，司馬多聞站在在小江身邊，好多雙殷紅的眸子，在他們身上掃過。

「爲了表示奴才從今以後絕對和家父『一指叟』不同，這半根唯一的指頭我也不能留它——」小江眞夠狠，「格崩」一聲，把僅有的半根小指齊根咬斷。

在場的人無不動容，必然是徹底猛省，才有此舉措，凌鶴道：「曲兄，請爲江兄止血包紮。」

這時姜不幸已醒來，她那茫然的目光緩緩地掃過衆人，先在凌鶴臉上停了一下，繼而停在娟娟懷中的凌小鶴臉上。

他忽然坐了起來，奪過孩子道：「妳爲什麼搶我的孩子。」

娟娟道：「不幸姐，小鶴餓了！妳該餵他吃奶了。」

姜不幸楞了一下，又把孩子交給娟娟，道：「奶娘，妳來餵她，我要去推磨……」下床往院中走，邊走邊道：「磨房呢？今天推不完一石穀，我要挨鞭子。」

凌鶴忽然拉住了她：「阿幸，妳不必再推磨了！這裏沒有磨房。」

姜不幸道：「爲什麼沒有磨房？我知道你們都希望我推不完挨鞭子！你們好壞，好壞！」

她忽然又掩面哭了起來。

凌鶴對「惡扁鵲」道：「老哥，偏勞你爲她身上的鞭傷治療一下。」

「惡扁鵲」找出藥交給他，道：「老弟，老哥爲她擦藥不方便，再說我也不忍心下手，她身上的鞭痕太多了……幾乎和你身上的傷痕一樣多。」

這時小江要送司馬多聞回去，道：「凌少俠，司馬少俠必須儘快回去。」

凌鶴向司馬多聞抱拳道：「司馬兄弟，此恩此德，容圖後報。」

司馬多聞也抱拳道：「舉手之勞，不敢居功，凌少俠請珍重。」

小江把他們送到門外，也對他說了統一會的危機，叫他在兩天內別離開會主左右。

然後小江把這件事又告訴了凌鶴。凌鶴道：「眞有這種事？」

「是的，家父親耳聽到副會主和馬芳芳密議。」

凌鶴道：「這眞是所謂『兔死狗烹』了！統一會還沒有正式開窰立櫃，就要窩裏反。」

這工夫「惡扁鵲」等人走近，凌鶴說了此事。余大彩道：「這事極有可能。但不知他們雙方有沒有把我們這股實力放在眼裏。」

「惡扁鵲」道：「任何一方面得到我們的協助或受到我們的攻擊，都會產生決定性的後果。」

麥秀道：「只不過他們雙方的人都以爲我們絕不會知道這個秘密，所以不會提防我們參與的。」

× × ×

爲姜不幸身上敷了藥，當然也先爲她洗淨了身子，換了乾淨的衣衫，再爲她服了安眠的藥。她開始沉睡。

她太缺乏睡眠，所以自天快亮時入睡，晚飯時還沒有醒來。

但是，就在他們剛用過晚膳不久，衆人忽聞高麗花在外院扯着破鑼嗓子大叫道：「什麼人不打招呼就——」顯然她已和來人動手。

衆人一驚，首先竄出的是曲能直。發現高麗花被三人狂攻，已中了兩掌，左臂已無法攻敵。

來人似乎在十五人以上，有的已往後竄掠。

曲能直大呼：「注意！有賊。」但另外二人已撲向他，這些人的身手都不含糊，不出三招，曲能直就中了一掌。

衆人全部出屋，也不過五七人。對方却有十餘人之多。麥秀道：「有沒有人認識這些施襲擊的人？」

江涵說道：「麥前輩，他們是統一會中剛招收的壇主和堂主。幾乎全是陌生面孔。」

江涵左手半指咬斷已包紮過，但以一隻右掌，仍然接下兩個，而且還佔一點上風。

高麗花已不堪再戰，別人還要保護着她。

這時「惡扁鵲」道：「各位先支持着，我去看看凌老弟……」

凌鶴和姜不幸在中院。他守在愛妻身邊，看着愛妻沉睡。此情此景任何英雄好漢也會氣餒，自姜不幸和他在一起，幾乎沒過一天好日子。阿幸何辜？

忽然，他發現一個淡淡的影子有如一片枯飄落階前。他的武功已失，聽覺自是不大如前，但視力和經驗是不受影響的。他霍然站起，護住床上的阿幸。

這只是一種本能，並且想到任何一個敵人來襲，他都無法保護阿幸。

來人已經走了進來，竟是個幪面人。

凌鶴深信，此人就是麥遇春，道：「麥遇春，你要幹什麼？」

幪面人冷森地道：「斬草除根！」

「你好毒！」凌鶴道：「連一個失常的苦命女子都不放過？」

「我想成全你們。反正你死了她不會獨活。她死了你也不會偷生！」

凌鶴長嘆一聲，道：「這是冥冥中的安排，夫復何言？你動手吧！」

幪面人道：「你只要老實說出巨書上那半招武功，我可能放你們一馬。」

「你不必作夢。」凌鶴說道：「不說也許還有生望，一旦說出來，那還會有命在？」

幪面人道：「那麼你自絕吧！我不殺一個失去武功的人。」

凌鶴道：「身體髮膚受之父母，我絕不用自己的手結束自己的生命！」

幪面人陰聲道：「這可就不能怪我破例了——」往前滑上三步，舒掌欲拍，後窗突然微响，有人道：「你敢！——」

「啪啪」兩聲，來人和幪面人接了兩掌，嬌軀在空中連翻兩個身，接着就幻起一蓬腿浪壓向幪面人。

幪面人破解了一陣腿攻，正要拔劍，忽聞「惡扁鵲」在院中道：「老弟，你怎麼樣？」

幪面人絕不戀棧，立自後窗穿出。原來救凌鶴的女子正是馬芳芳。

「惡扁鵲」在外間又問道：「誰在裏面？」

凌鶴道：「是芳芳姑娘，她適逢其會趕走了幪面人。」

「惡扁鵲」心頭一驚，又差點被其所逞，想想眞是慚愧。這工夫凌、馬二人走出來。馬芳芳向「惡扁鵲」見了禮，道：「凌大哥，小妹最近才知道你的武功已失，所以常在附近監視廻護，如要恢復功力，而須小妹效勞，隨時召喚，千萬別見外。小妹還有事，暫時別過——」

「惡扁鵲」正要問她一些事，她已自後窗走了。

至於前面，本來對方人多佔絕對優勢，由於「惡扁鵲」要曲能直用「七步倒」毒藥，對方的人望風而逃。這邊却有二人受傷，那是高麗花和姜子雲二人。

事後「惡扁鵲」叫來江涵道：「小子，你不是說說這蒙面人要和馬芳芳『連橫』對付統一會主嗎？」

「是的，前輩。」

「怎麼？又不合作哩？」

「應該不會的。」

「這就不對哩！二人既要合作對付大敵，爲何幪面人來此行兇，馬芳芳却來救人把他趕走？」

「前輩，這件事晚輩不敢說。」

「不敢說也要說，不說我就揍人！」

小江道：「前輩，晚輩以爲這是一齣雙簧。」

「你是說他們在演戲。」

小江道：「晚輩不敢說十成十，也有七八成。」

「他們爲什麼要演雙簧？」

「這要分兩方面來說，」江涵道：「先說這第一方面，他們『連橫』之計，不敢要太多的人，但敢說一定包括梁士君和李占元二人，因爲他們是衝着副會主才投靠統一會的，至於新來的壇、堂主，他們不敢讓他們與聞大計，以免洩密。」

「惡扁鵲」道：「有點道理。」

小江道：「他們二人雖不信任這些新來的壇、堂主，却因他們人數衆多，不可輕視，自然怕他們爲會主所用，所以才悉數調出來向這邊施襲。」

「惡扁鵲」道：「其動機只是把他們調開？」

「當然還有借刀殺人之計，他們知道前輩師徒擅長施毒，他們大舉來犯，只有施毒才有速效，所以那些人目前在途中應該已毒發而倒下了。」

「惡扁鵲」點了點頭，道：「有點門道。」

「這是第一方面，現在再談這第二點，只是基於背後算論人非，實感不妥，況她害過我，難免有趁機報仇之嫌！」

「快別吊胃口哩！」「惡扁鵲」道：「你自管說！」

小江道：「人所共知，馬姑娘對凌少俠情有所鍾，但凌少俠却有曾經滄海難爲水，除却巫山不是雲，馬姑娘要想立竿見影，必須奇謀才能收效。」

高麗花道：「你這小子眞是落了瘡痂忘了痛，居然編排馬芳芳。」

余大彩道：「高大姊，小江說的也不無可能，如今的年輕人那像我們那時代的死腦筋？」

「惡扁鵲」道：「你是說這一手叫着賣弄人情？」

「是的，前輩。」

「你似乎認爲統一會會主並不太仇視我們的人。」

「晚輩以爲確是如此，舉例來說，會主的大公子『二五八』因犯了淫行死於馬姑娘及李姑娘之手，會主並不太護犢，也未下令報復……」

麥秀道：「江涵，那副會主是不是家兄麥遇春？」

「可能是，家父也許知道，但他不告訴晚輩。」

姜子雲道：「麥秀，你自己以爲那個副會主是不是令兄？」

麥秀道：「應該是他，但也可能有意外發現。」是什麼意外？他未說別人也沒問，在目前，大家的注意力全在受盡折磨歸來的姜不幸身上，另外那就是統一會中的變化了。

× × ×

十六名壇、堂主全部中毒，混身酥軟無力，不要說動手過招，就是走路都走不快了。

這也是「惡扁鵲」作風改變，手下留情，目的只在使他們暫時變成一個廢人而已。

但自他們被派出不久，統一會中就危機四伏了。

副會主來見會主，兩人俱蒙面，但他們却都知道對方的身份，會主讓了座，道：「副會主一定有事。」

副會主道：「的確有事。」

會主道：「必是十分重要的事吧？」

副會主道：「當然，你我目前在武林中舉足輕重，你我的事影响武林至巨。」

會主笑笑，說道：「我倒不以爲如此，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咱們又算得了什麼？」

副會主道：「司馬兄，我此來是請你讓位的。」

會主道：「兄台眞是快人快語，其實在下自犬子被殺，師妹遇害之後，早已無意戀棧此位了，所以兄台要在下讓位之事，不必加個『請』字。」

副會主又說道：「兄台讓了位，至感佩服，還希望兄台大方到底，送我一樣東西。」

「請說。」

「六陽魁首，項上人頭。」

兩人離座而起，會主道：「這項上人頭並非不能送人，你還不夠斤兩。」

「司馬，你可知道你目前的處境。」

「不知道。」

「那我就告訴你。」副會主篤定地道：「新任壇、堂主一十六人，全被我調出攻打凌鶴那邊的人，你可知道這一着的動機。」

「就請你一併告訴我如何？」

「一石數鳥，由於我不信任他們，怕他們之中有些人已被你收買，就派他們去送死，現已證明他們已中了『惡扁鵲』的劇毒。」

「高明。」

「另外，梁士君和李占元，他們是誰的人，你心裏應該有數。」

「是的，我早已有數。」

「你並沒有數，今夜殺機四伏，你的兩個寶貝兒子，居然酗酒大醉，人事已不省。」

會主道：「那是他們命該如此，怨不得人。」

「另外，葉伯庭這人城府太深，加之他在我們的『連橫』的計謀之中十分碍事，所以我已把他調開，到六十里外鎭上辦事去了。」

會主道：「這可謂算無遺策了！」副會主說道：「有人和你勢不倆立，而你和她，也不能共存，這就是她和我『連橫』合伙的人。」

會主喟然道：「在這整個計謀來說，應該是天衣無縫，萬無一失的了。但是，世事多變，人謀何其渺小。草木在蕭殺飛灰之中，尚能萌生機於根底，君不見優人敷粉調朱，效姸醜於毫端，俄而歌殘塲罷，姸醜何存，奕者爭先競後，較雌雄於着子，俄而局盡子收，雌雄安在？」

副會主發出一串陰笑，道：「司馬，你空有一肚子學問，却不能防患於未然，你必須認命。」

會主道：「兄台如果此時回頭，在下仍可攷慮既往不究。」

「噲」地一聲，副會主撤劍在手。

此刻司馬諒和司馬多聞躺在司馬諒的住處桌下，梁士君和李占元探頭一看，二人作了個會心的微笑，梁士君道：「眞是命該如此。」

李占元道：「要不，咱們二人恐怕還不易得手呢！」

梁士君先走進來，道：「動手吧，估計副會主已和會主幹上了！」

兩人走近桌邊，剛剛弓下身子，兩少有如兩個綳緊的巨大彈簧，原地綳起，劍芒電閃，兩顆人頭已離了他們的脖子。

現在會主和副會主已站在會主的院中，兩人手中都有劍，這是一次曠世血戰，應是前所未見的。

副會主說道：「你知道你不能活多久嗎？」

會主道：「不要再攷慮一下？」

「沒有人知道自己能活多久，但至少我不以為你能比我活得更久些。」

副會主他忽然笑了起來，毫無疑問，他是由於對會主的高估而發笑，高估敵人，應勝而不勝，或應大勝而只有小勝，設若高估自己，那就極可能導致敗亡了。

副會主笑聲未畢，忽然自不同的方向飛來兩個很大的物體。

這兩件東西是逕奔他的面門而來的，副會主並未揮劍，卻疾退兩步，「蓬」地一聲，兩物互撞，濺出液體，有些都濺在副會主的臉上。

當副會主發現是兩顆人頭，而且是梁士君及李占元的人頭時，面色驟變。

「這……這是誰幹的？」

這時伏在東廂屋頂上的司馬多聞道：「誰也沒幹，為虎作倀，是他們良心發現，自刎而死的。」

「胡說！自刎而亡不能自斷其首。」站在西廂頂上的司馬諒道：「那就算是我們殺的好了！」

「你們是假醉？」

兩兄弟嘻嘻哈哈飄落院中，這工夫忽聞正屋中有人道：「非但他們兄弟未醉，本護法且未到六十里外去辦事……。」

葉伯庭走出正屋，這屋中本是無燈的，副會主一字字地道：「葉伯庭，你先別得意，你們就算用了點心機，還是難逃敗亡——」他已向會主攻出一劍。

兩劍輕輕一接，只發出「叮」地一聲，但威力却很大，非但兩人身心震動一下，兩小震懾，就連地上兩顆人頭也動彈了一下。

他們僅接了七八招，都相信兩人所學必然源出同門，既是同樣的武學，打起來就全憑反應或技巧了。

兩人在這方面也差不多，所以五十招以後，沒有任何一方能沾對方一點便宜。

葉伯庭道：「會主，今夜之戰是平亂鋤奸，絕對不是較技，讓屬下和兩位少會主一併加入。」

會主道：「不必！」

葉伯庭道：「會主，他還有個同伙即將來臨，您講武林道義，他們却不講這一套。」

會主道：「有人插手，你們再出手不遲。」

百招過去，拚鬥更加淩厲慘烈，怎奈二人的所學和造詣太接近，都知道三百招內不會有顯著的結果。

此刻副會主心中納悶，馬芳芳為什麼還不現身？他們的利害關係是一致的，只要司馬活着一天，她就不能安心，此刻她參戰，只要五七成功力，就可以達到斬草除根的目的。

要是等他落敗後再出現，那就大大地不利，況且，必要時葉伯庭和司馬兩兄弟也會出手。

葉伯庭目前已隱隱猜到馬芳芳的心意，可能是想檢便宜。

因為會主不許別人插手，除非對方插手。

馬芳芳此刻加入，就可能導致葉伯庭和兩小的羣毆，她雖不怕，這實力却也不可能輕估。

要是待副會主落敗她再現身，別人就不得插手，她有八九成以上致勝的把握，以司馬的自負，諒不至要葉伯庭等人協助他。

兩百招都過去了，馬芳芳迄未露面。副會主有點心浮氣躁，他忽然覺得自己老謀深算，這一次却被那小女人耍了。

他只以為對方可以利用，也很容易利用，其實這種想法本身就可能是個陷阱。

旁觀者心驚肉跳，因為雙方任何一劍都可能產生決定性的結局，精深、博大、淩厲無匹。

其實這只是皮相的看法，像他們這等功力，而又如此相近，即使任何人一方失招，其後果也不會太嚴重。

如果那麼容易得手，他們也就不會已拚了兩百餘招未見勝負了。

兩人都揮汗如雨，但任何一招一式都仍是那麼穩沉。

司馬多聞道：「爹，這種叛徒不必和他講甚麼道義，讓我們和葉護法出手把他拿下。」

會主冷哼了一聲。葉伯庭只好攤手嘆氣。

這時忽然屋上傳來年輕女子聲道：「讓小女子來會會這位會主。」來人正是馬芳芳。

副會主只退了一步，他準備在馬芳芳出手時再卯上，他們原計議要聯手除去會主的。

當馬芳芳飄下屋面，自副會主身側掠近時，副會主忽然有所警惕。

像他們這種人，警覺性是很高的。

按馬芳芳現身的位置，不應自他的左後側通過，所以他轉身時，馬芳芳的凌厲一掌，有如排山倒海，向他的左後肩處壓到。

這種敵前的窩裏反，實在出乎任何人的意料。

副會主的應變不謂不快，只可惜他提防自己的「連橫」伙伴不能太明顯，但不太明顯的防守，對付馬芳芳這等高手是絕對不夠的。

「啪」地一聲，在「天宗穴」上砸了一掌。

這一掌砸得雖不太實，馬芳芳却也用了七成力道，副會主驚呼着疾退五六步，整個左臂，幾乎已抬不起來。

兩小大笑，葉伯庭皺眉，會主漠然。

在葉伯庭來說，他最恨的自然是馬芳芳，至於兩個蒙面人誰贏誰輸？他並不太計較。

他本以為，馬芳芳鬥不過副會主，待合作除去會主之後，必然不會放過馬芳芳的。

絕對想不到，比心機，比狠毒，老薑居然不如嫩薑，葉伯庭為之氣結。

副會主狠聲道：「馬芳芳，妳這是幹什麼？」

馬芳芳格格笑道：「你的所謂『連橫』，不過是廢物利用，用完之後，就會像我剛才對付你一樣除去我，我只不過是提早一步而已。」

副會主冷峻地道：「妳好滑！」

馬芳芳道：「你請吧！在目前你已經負傷，不堪一擊。」

「好！馬芳芳，咱們走着瞧！」

馬芳芳道：「我不妨告訴你，你過去對自己太迷信，以為只是除去了司馬能行，武林中捨你其誰？年輕一輩的，你根本看不上眼，老實說，你落伍哩！」

副會主陰聲道：「妳少賣狂！毒女，我相信妳的下塲會奇慘無比！」

副會主走後，會主道：「副會主說得沒錯，妳很毒！」

馬芳芳道：「我的看法不然，為人當斷不斷，必無作為。」

「我只想再問妳一句話。」會主道：「只是一句。」

馬芳芳道：「我不想回答。」

會主說道：「妳故意接近門羅，以致和他親密，套取他的全部所學，是不是預謀？」

馬芳芳回答是凌厲的一劍。

其實也不必回答，因為一個二十一歲的少女，和一個四十五六歲的中年接近而同居，可謂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

至於說她學了門羅的武功之後殺死門羅夫婦是不是預謀？這就值得研究了。

會主反攻了七劍，他隱隱體會到，她這年紀之所學，就算得到的和副會主一樣多，論經驗或淬煉，簡直不能比擬，但是，她劍上的威力，她和副會主根本不分上下。

如果假以時日，只要兩三年時間，他自信絕非此女敵手。這是否玄了些？當然不。

這也是有原因的，當初他的師父黑中白就說過，這門武學由於陰順陽逆，女子練比男人練佔不少的便宜。也就是說男女付出同樣多的心力和體力，女子的成就比較高些。

這是極少數的例子之一。

馬芳芳和副會主的功力不相上下，也就等於會主和她不分軒輊，這種均勢，要想在短時間內有突破，就難怪副會主要與她「連橫」了。

會主甚至可以自馬芳芳的劍勢上體會到門羅這些年來的進境。

司馬能行不能不為師妹報仇。但是，根據黑祿報告，其咎全在馬芳芳。

這是可信的，就以他自己來說吧，固然三妻四妾不過是情塲失意，對師妹的一種無言的反擊，却也不能否認「色」字的誘惑。

假如他是門羅，在與黑蘭英不睦情況下而邂逅此女，且蓄意蠱惑。他自信也無法抗拒。

可見這種事發生在甲身上，乙也不必苛責人撇清，若發生在乙身上，甲也不可奢言自己不會如此。

人生原是一傀儡，只要根蒂在手，一絲不亂，卷舒自如，行止在我，不管他人提掇，便超出此塲，這境界說說容易，去做甚難。

百招已過，二人都看不出敗象。葉伯庭心中直盤算，如何想個辦法使會主獲勝，使馬芳芳負傷？

只要馬芳芳傷得較重，他就可以趁機打落水狗，為子報仇。

想了半天沒想出辦法來，鼓動兩少硬上，兩少也不敢上。他只有自己出手。

他甘冒會主嚴斥的後果，調整適當的距離和角度，雖不能一舉傷她，必能為會主造成傷敵的契機。

這時兩個力搏的人正好易位。本來是馬芳芳面向他，如今是背向他。

此機絕不可失，蓄足十成內力於獨指上，一縷疾風襲向馬芳芳的靈台要穴。

打人沒奸拳，要施襲，就必須招呼要害。

那知這時忽然有人大聲道：「馬芳芳，身後——」

馬芳芳聞聲已看到屋上有人示警，甚至看出是「續命郎中」曲能直。

馬芳芳自然相信站在她後面的葉伯庭不會放過這機會，而且也已感到那「一指禪」的威力。

她力攻一劍，滑出一步。

葉伯庭更絕，他提防一擊不中，所以在她一閃之時，第二指又遙遙戳出。而且這一次還滑前兩步。

會主大聲斥責，說道：「葉伯庭，大胆！」

葉伯庭又豈僅大胆，就算會主嚴懲他，他也會一不做二不休，蠻幹到底。

馬芳芳身法靈活地應變，會主也停止了攻擊，葉伯庭雖然連戳三指，却已全部落空。

到此，他已眞正知道馬芳芳的厲害，也知道了會主的為人，現成的報仇機會，他居然不要。恨得牙根癢癢地。

葉伯庭自知良機已失，只有疾退出三步。

但馬芳芳却也是恨他入骨。立即貼上，她怕會主出手協助，一出手就是精粹。

葉伯庭接了四掌，第五掌就挨了一下。

司馬諒和司馬多聞這半天才有機會出手，所以出手很勁烈，但馬芳芳應付三人並不吃力。

葉伯庭語重心長地道：「會主，此女心毒手狠，且為會主同門師妹的仇人，對付這種人為何要拘泥江湖規矩？」

司馬諒道：「爹，葉護法說得不錯，此時此刻沒有理由和敵人講義氣，他對付同夥就是一例。」

但會主仍然未動。

馬芳芳低估了會主，剛才她一現身就傷了副會主，她以為二人已拚了近三百招，會主眞力耗損過鉅，必不會支持太久，所以先傷了副會主，想一舉兩得。

如果她照原計劃與副會主聯手，就算加上葉伯庭及兩少，結果必然不同。

當然，如果曲能直身邊還有別人，一且插手，那就難以逆料了。

曲能直忽然道：「會主果然是正人君子。」

這話可以說是高帽，也是警告，他若出手，旁觀者也不會袖手。

馬芳芳力戰三人已佔上風，會主沉聲道：「你們退下去。」

葉伯庭道：「會主，你已和副會主力戰兩百餘招，她是乘人之危，就是加上卑職和兩位少會主，也不算沾她的便宜。」

會主厲聲道：「退下來！」

三人只好各自退後一丈，會主又和馬芳芳纏鬥在一起。

和曲能直同來的只有高麗花和麥秀，其餘的人留下來保護凌鶴夫婦及孩子。

此刻曲能直道：「麥兄，依你看，剛才那個副會主是令兄嗎？」

麥秀想了半天道：「身材很像，但嗓音有點改變。」

曲能直說道：「你以爲也有可能不是她？」

麥秀苦笑道：「很難說。」

高麗花道：「麥秀，早先你學過他的絕學，這一點不能否認吧？」

「不能否認。」

「是他教你的？」

「對。」

「教你時你沒見過他的眞面目？」

「沒有，那是數日前一個深夜，他在一個破廟中教我七八招武功，我的功力由是即大有進境。」

「他既能教你絕學，爲何不敢出示眞面目？」

「我也想不通，會不會是由於某種原因毀了容，臉上極爲醜惡？」

曲能直道：「兄弟手足，似也不必介意。」

麥秀道：「我也是這麼想。」

高麗花是個「胡同趕羊——直來直往」的人，大聲道：「司馬能行。你今夜頗有君子作風。請告訴我們，副令主是不是麥遇春？」

本以爲他不會回答這問題，那知他朗聲道：「不是！」

不但高麗花等人驚愕不已，就是葉伯庭甚至馬芳芳也幾乎有點不信。

高麗花道：「他不是麥遇春是誰？」

司馬能行道：「恕難奉告。」

高麗花道：「他和你已是敵對，還有甚麼理由爲他保密？可見你說他不是麥遇春是在放屁！」

司馬能行不再出聲。

接近兩百招時，司馬能行有點疲態，因爲他前後已拚了約四百餘招。「而且對方都是絕世高手。

更重要的是，都是用一種武功搏殺，就更加吃力。

這時，兩少焦急，葉伯庭反而不願多事。

就在這時，幾乎任何人都在注意現場中的搏鬥，未看清楚一個淡淡的素影，像是自虛無的黎明前黑暗中形成，在他們二人之間一站，雙臂一絞一分，說道：「分開！」

兩人竟然各被震退三大步。

這是甚麼人？甚麼人有此功力，這不僅是膂力過人，設若用招不當，絕對不能一下子把二人震出三步。

更使馬芳芳震驚的是，這女人年紀不輕，用的招式，似也不太陌生。白紗衣衫，白紗蒙面。

馬芳芳識趣，倒縱上屋而去。司馬能行抱拳道：「這位前輩可能與本門——」這神秘女人冷哼一聲，未見他晃肩抖臂，也向馬芳芳所去的方向冉冉追去。

馬芳芳剛剛返回住處，李婉如爲她端上一杯茶。由於她處處需她庇護，她的傲氣已經收斂不少，人是不能脫離現實的。

她負氣出走，離開凌鶴、師父和師兄，在外又發生過不幸的事，就無顏回去。不回去就必須貼緊馬芳芳。

最重要的一點，還是因爲馬芳芳也有一段傷心史。

遭遇相同（尤其是不幸的事情）所產生的憐憫不會變質，因爲其中不含妬妒成份。

她道：「芳芳，看樣子進行順利，合作愉快？」

「妳不懂！」馬芳芳道：「和那種人永遠不會有公平的合作。」

「怎麼？他出爾反爾？」

「先發制人，我先向他下手。」

「向誰下手呀？」李婉如夠精明，比之馬芳芳却還差點。」

「當然是與我合作的蒙面人。」馬芳芳道：「妳一定會感到驚奇對不？」

李婉如道：「又豈僅是驚奇？他主動找妳合作，除去你的大敵，妳就是不喜歡此人，也要在合作除去大敵之後再說。」

馬芳芳笑笑：「妳的話也沒有甚麼不對，我當時只想在舉手之勞下擊斃此人，爲凌大哥復仇。」

李婉如暗暗一嘆氣，她居然還看不出來，凌鶴對他的妻子永不會變，就連蕭娟娟不計一切在身邊照料，將來都極可能白忙一場。況且馬芳芳的作風，凌鶴極不欣賞。

上次送他一件大禮物——小江。本想拒收，後來又改變主意收下，顯然是基於人類尊嚴，非但不會領她的情，還會曝露她的弱點——狠毒，殘酷。

李婉如道：「結果如何？」

馬芳芳大概說了一遍。李婉如大不爲然，道：「芳芳，妳糟塌了一次大好的機會。」

馬芳芳揮揮手道：「婉如，對於這件事我一點也不後悔，我們來研究研究，被我所傷的蒙面人會在何處療傷？」

李婉如道：「他一定不會在客棧中，自然也不會回『統一會』。不是在無人照料的祠堂中，就是在古廟內，而且也不會遠離。」

「婉如，咱們立刻去找找看，就照妳剛說的兩個地方去找，有沒有都要快趕回來。如遇强敵，以兩聲長嘯爲號，我會去支援妳。」

此鎮內外的祠堂有三四處，無人住持的古剎也有兩處。馬芳芳負責搜索古剎。因爲古剎大多在郊外，離鎮較遠處。

鎮西的破廟也已找到過。鎮北的相距五里多。馬芳芳到達時已近五更。她飄身落入院中，正殿五間，三間偏殿，都是黑黝黝地。

看過三間偏殿又往正殿中走，神龕中是甚麼神也看不清，以馬芳芳的功力，聽不出有人在內，正要離開，忽聞「卜」地一聲，似有人唾了口唾沫向她襲來。

唾沫襲人傷人的成份居少，侮辱的成份居多。

馬芳芳疾閃，堪堪自耳旁射過，但第二次又射來一口，馬芳芳再次閃過，顯然鼻尖上沾了少許，而且感到很痛。

馬芳芳十分驚異，是統一會副會主。他受了傷，似無先襲人曝露身形的道理。

「甚麼人滿口噴糞——」也許是「噴糞」二字激怒了對方，「嗖」地一聲，射來兩道勁風。

怎麼躲也不成，兩耳微痛，伸手一摸，兩個小魚型耳墜，居然無影無踪，顯然已被射飛。

在黑暗中有此手法，馬芳芳的傲氣已被射掉了一大半，道：「是甚麼人？你敢不敢亮亮盤現身出來？」

那知話剛說完，一道纖小的素影，在掉眼間撲到，「啪」地一聲，摑了她一個耳光。

馬芳芳本是站在石階上，這個耳光把她打下石階，石階上站着一位身材小巧着白素色宮裝的女人。顯然是把她和司馬能行分開的女人。

馬芳芳聰明，反應快。她知道，能在她和司馬能行力戰時把他們分開，且各被震退三步，這功力非同小可。

甚至這女人極可能和黑家有極深的淵源。這個女人絕對不可得罪。她檢衽爲禮道：「不知是前輩在此，語言冒犯，務請前輩原諒。」

「爲甚麼又前倨後恭了？」

「晚輩若知是前輩，絕對不敢口出不遜。」

「妳把我當作了甚麼人？」

「晚輩把前輩當作了被晚輩擊傷的蒙面人，也就是『統一會』的會主。」

「你不知道他是甚麼人，爲甚麼恨之入骨？」

「因爲他作過不少的孽，且曾是凌大哥的殺父仇人。」

「既不知道他是誰？又怎說他是姓凌的殺父仇人？」

「凌大哥的殺父仇人是麥老大麥遇春，凌大哥一直認爲『統一會』副會主就是麥遇春。」

「恐怕不對。那個副會主他不是麥遇春。」

馬芳芳大驚道：「不是麥遇春那會是誰？」

這婦人道：「有一天你們會知道。馬芳芳你害死了門羅和黑蘭英？」

「前輩，這件事實在不能用個『害』字。」

「妳要否認他們是死在你的手中？」

「不是否認，而是解釋。」

「妳把這件事說清楚。」

馬芳芳道：「莫非前輩是門羅或門夫人的甚麼人？」

「這事妳不必多管。」

馬芳芳道：「前輩，事情是這樣的。由於晚輩受過打擊，對選偶的要求就降得很低，所以門大俠向小女子表示愛意，小女子沒有峻拒……」

「據我所知，事情並非如此，馬芳芳，妳要是胡扯，可要酌量點。」

「前輩，晚輩的話句句是實。」

「爲甚麼殺了他們。」

「不……不是這樣的。由於黑蘭英知道小女子和門大俠住在一起，前往興師問罪，出其不意，殺了門大俠，小女子已是門大俠的人，一時悲憤，動手之下，不小心殺了黑蘭英。這實在是不得已。」

這女子沉默了很久，道：「妳才二十一歲，門羅已四十四歲，他比妳大了一倍多，妳是看上了他的人，還是看上他的武功？」

「前輩，這就太寃枉了。晚輩初識門大俠時，並不知道他是一代奇俠黑中白的女婿，自然也不知道他的武功如何？」

這女子說道：「妳如何甘心作人家的小星？」

馬芳芳道：「前輩，小女子以爲，男女之間主要是情感，沒有情感，原配還不是一樣？小女子喜歡門大俠，這理由就已足夠，可是……」她忽然哽咽道：「門大俠離我而去，我本來不想活了！」

「爲甚麼沒有身殉門羅？」

馬芳芳垂下頭悲聲道：「小女子思及門大俠無後，而當時又怕自己有了身孕，小女子以爲，能爲他留下一子半女，這才是對他的補報，但是……」

「哼。」婦人道：「門羅和黑蘭英的僕人黑祿的說法，和妳說的完全不同。」

馬芳芳道：「小女子不怪他，因爲他是忠僕，自然較爲同情黑蘭英，恨我破壞了一個家庭，事實上在小女子和門大俠認識之前，他們夫妻已經極爲不睦了。」

婦人默然良久才道：「作人的侍妾並不丟人？」

馬芳芳道：「只要情投意合，名份實在不關重要。」

婦人點點頭道：「馬芳芳，希望妳不要對『統一會』的正副會主趕盡殺絕。尤其是副會主。」

馬芳芳陡然一震，道：「爲甚麼？前輩。」

「不必多問，妳走吧！」

馬芳芳本想再問，却知道再問也沒有用，深深一禮，出廟而去。但她却未走遠，隱在樹上窺伺。

不久，那婦人自她隱身的林前馳過，馬芳芳小心地跟着。但是，看來這婦人奔行不怎麼快，馬芳芳追出兩三里路居然把人追丟了。

遠遠望去，那是座古塔，只有九層，已很破敗？婦人好像在那古塔附近消失。

× × ×

姜不幸身上的鞭傷在「惡扁鵲」師徒照料下已近痊癒，可是痴呆如前。

多少人爲他們操心、爲他們煩憂，爲他們詛咒造物者。凡是在他們身邊的人，無一不是他們的良師益友。如娟娟的任勞任怨、「惡扁鵲」師徒的日夜看護，姜子雲隨時能爲他們効死等等，這些都是太感

人。

但這種人情可時能了？又能倚賴人家多久？儘管一輩子如此，有些人也不會離開他。可是他如何再接受這種永無休止的人情？

夜長人不寐，凌鶴忽然下了決心。但實在不能再欺騙自己了，他該和阿幸找個所有熟人找不到的地方去渡此殘生。

半夜，他留下一封長信，這封信上提及任何一位友人和長輩，請他們不必再找他們，他們會和普普通通的人一樣，平平凡凡終了一生。

然後拾奪一下，帶了些隨時用的衣物和一些銀両，趁姜不幸睡熟，揹起來再抱起小鶴悄悄地走了。

武功雖失，揹個人却不會太吃力，一夜走了二十多里，天不亮就必須找個隱身之所。因爲一旦住店，那些人分頭找他們那就太容易了。

由於他是落荒而走，在山澗不遠處找到一個相當大的石洞，決定在此停留一天，晚上再走。

那知他正要先放下孩子，背後忽然有人道：「孩子給我……」

凌鶴嚇了一跳，他本以爲神不知鬼不覺的　原來是蕭娟娟，妳當時沒有睡？」

「我本來睡了！可是近來我的警覺性很高，只要有人一接近小鶴我立刻就醒。我發現你偷偷地抱起小鶴，感到奇怪，就不動聲色也跟着。」

凌鶴喟然道：「娟娟，我不能永遠拖累別人。」

「凌大哥，這麼一走，你有沒有爲那些關心你的人想想？」

「我知道，他們會焦急，但是，長痛不如短痛，反正遲早我們必會走的，只是早走晚走而已。」

「凌大哥，你打算去何處？回家？」

「不，回家會被找到，不論仇人或親人都會。所以我暫不回家，只是找個地方安頓下來。娟娟，妳來幹甚麼？」

娟娟任勞任怨，最不喜歡聽的就是這句話，忽然背轉身子把姜不幸放在地上，她居然沒有醒，這種境界的病人，眞正是吃得飽睡得着。

凌鶴發現她流淚滿面。

「娟娟，妳是何苦？」

「凌大哥，不幸姐好了我馬上就走，好不好？」

「娟娟，妳這樣，會使我很痛苦不安的。」

「你是否也會體會到別人的痛苦和不安？」

凌鶴深深地嘆了口氣，因爲有句話他不便說出來，只要阿幸活着一天，他就不會接受也可以說不會攷慮其他的女人。這話如何能說出口？

「娟娟，我不走，那些長輩和友人也不會走，我是一個沒有希望的人，拖累這麼多人，我不忍心。」

「凌大哥，你只看到事情的反面，他們明天一早看不到你們三人，你可以想像，會急成甚麼樣子？」

「娟娟，我留下了一封長信。這是不得已的事。」

娟娟也嘆了口氣，去找些乾草，上面舖了被單，道：「凌大哥，睡一下吧！趕這二十幾里路也夠累的了。」

他們都累了，洞中靜下來，因爲都入了夢鄉。

×　　×　　×

凌鶴先是隱隱聽到很大的雨聲，覺得仍有倦意。在衆人的呵護之下，那種心情上的壓力，別人如何體會？

尤其是他失去武功，被別人欺凌時那些關切他的人，那種愛莫能助的心情，他却能深切體會到。

現在，他倒覺得解脫的輕鬆感受。

洞外的雨聲越來越大，這時，忽然聽到小鶴吸吮手指的聲音，孩子一生下就不幸，他對孩子也有一份歉疚。他坐起來，發現娟娟居然在餵奶，這怎麼可能？

兩人的目光一接，凌鶴急忙面向洞外，道：「娟娟，妳怎麼會有……」

雖然這麼問着，却發現娟娟的奶子並不是有奶水那一類的。況且娟娟未婚，那來的奶水。

娟娟幽幽地道：「我是沒有……只是小鶴醒了，像是餓了的樣子，我是想讓不幸姐多睡一會，所以才濫『竽』充數。過去奶娘有時不在，我也有過這辦法，短時間有效，時間久了孩子也知道在騙他，必會哭鬧。」

凌鶴似乎現在才發現，他們欠娟娟的比想像中的要多出若干倍。

這時娟娟已弄好衣衫，小鶴果然哭鬧起來。而姜不幸也醒了，娟娟立刻把孩子交給她餵奶。

就在這時，洞口突然有人道：「這個山洞可以避避雨……」

娟娟首先看到洞外爲首的人，竟是西北馬家主人馬如飛。此人北人南相，五短身材，細皮白肉。只是見一面就不會忘。後面是總管「無雙筆」錢山。

馬如飛乍見洞中的人，自然最注意的是仍坐在地上的凌鶴了。

凌鶴的境況和他的表情，都和過去不一樣，何況他又不是善於僞裝的人。

姜不幸一邊爲孩子餵奶，一邊哼着兒歌。蕭娟娟知道，這又是一刦。

錢山抖抖衣上的雨水向洞中望來，又貼在馬如飛耳邊，道：「馬爺，不大對勁呀！」

「甚麼不對勁？」

「馬爺，你看不出凌鶴這小子病懨懨地，好像一個病夫。」

「你忘了！他本來就因練功出了毛病而……」

「馬爺，不是傳說他已經好了？而且功力倍增，就連『怒堡』堡主黃氏兄弟、『一指叟』葉伯庭以可『統一會』的人都對他莫奈何？」

「是啊！確是如此。」

「馬爺，你看他現在像嗎？」

馬如飛瞇着眼望去，果然不大對勁，低聲道：「這是怎麼回事？」

「八成遇上大敵，身負重傷。」錢山道：「馬爺，俗語說：離了這個村，可沒有這個店。這小子過去折辱過咱們，據說那家驢馬店被縱火焚光時，他就住在那店對面一家小客棧中。另外還有兩家騾馬店被燬，大概都是他幹的。」

馬如飛當然不信凌鶴會幹那種事。但過去受過凌鶴的折辱，這口氣一直鱉在心裏，道：「凌鶴，咱們要算算老帳。」

凌鶴心情惡劣，而且也瞧不起此人，就懶得搭腔。

蕭娟娟却很清楚，如果應付不當，可能凌大哥會有殺身之禍，況且他們懷疑昔年巨書之事，是凌父佔有的。於是娟娟道：「馬老伯，雨停後，我看你們還是請便吧！」

「妳……妳又是誰？」

蕭娟娟道：「家父洞庭居士……」

「原來是蕭辰的丫頭，老夫勸妳少管閑事。以免池魚之殃。」

娟娟忽然長嘆一聲道：「馬老伯，姪女一片至誠，你居然以爲我在多事。」

錢山冷笑道：「甚麼一片至誠？」

蕭娟娟道：「凌大哥目前心情惡劣，一旦發了脾氣，對方必然遭殃，難道兩位還不知道他的深淺？」

錢山道：「他爲甚麼心情惡劣？」

「還不是爲了不幸姐，」她指指姜不幸，道：「不幸姐得了失心瘋，名醫束手，我就勸凌大哥去廟中求神許願，除非生命受到威脅，在不幸姐的病好前，絕不傷人。不過這兩天他的情緒很壞，很可能會毀誓傷人，所以我才勸兩位不要……。」

她暗暗一指凌鶴，示意不要惹他光火。

錢山自然知道凌鶴的厲害，這一年來更是聲名雀起。但是，凌鶴過去並不是這種作風。

凌鶴在一邊聽蕭娟娟胡扯，其目的無非是在唬馬氏主僕。不要輕易出手。

馬如飛道：「凌鶴，有人傳說你縱火燒了我三家騾馬店，可有此事？」

凌鶴眞懶和他們囉嗦。娟娟道：「馬老伯，你是一方霸主，一生閱人無算，難道還看不出凌大哥的爲人？」

娟娟這麼說着，又在凌鶴背後暗指凌鶴，作了幾個手式。嚴重表示他即將發火了。

而凌鶴此刻的確也是一臉不耐之色。而且站了起來，馬如飛過去試過他的手段，現在更非敵手，連忙冷冷地道：「這件縱火事件在老夫進一步調查，如果證據確鑿，自然要討還公道。錢總管。」

「屬下在。」

「雨停了沒有？」

「還沒停，只不過是毛毛雨而已。」

「咱們走！」

兩人走後，娟娟長長地吁了一口氣道：「凌大哥，剛才我眞担心你會露出馬脚來。」

凌鶴只嘆了口氣，他能說什麼？那知「唰唰」兩聲，洞口站定兩人，原來馬、錢二人去而復返，馬如飛「嘿嘿」獰笑不已。

錢山道：「果然不出所料，這小子八成身受重創未癒，剛才是差點被妳這丫頭蒙了！」

娟娟心頭大震，八成二人聽到了他們的交談，但她厲聲道：「甚麼蒙了。我可是一份好意，一切後果，都由你們自己承担好了。」

馬、錢二人交一眼色。錢山當然要冒險作一次拳靶子，緩緩走近凌鶴，娟娟到此，已是計窮，只好上前攔阻。

錢山和她的身子相若，十來招不分勝敗，一邊的馬如飛更加相信錢山的話，凌鶴一定重傷未癒。却未想到他是失去了武功。

其實人的武功有永遠不會失去的，除非是失去記憶的人，才會把過去學的招式都忘了，但却會失去內力。所謂失去武功就是失去提聚內力的能力。

任何武功都以內力爲基礎，內力不聚，光會招式，力道不夠，速度也不快，一個普通人就可以把你打倒。

姜不幸還在抱着孩子唱歌，好像打架的人和他都沒有甚麼關係。蕭、錢二人打了三十來招，娟娟內力差，加之這些月來操勞照料不幸母子，武功也不免荒廢了些，睡眠尤其不足。

娟娟堪堪不支，馬如飛在一邊十分注意凌鶴，是不是重傷未癒。或者眞的許了願不能動手？

這時凌鶴見娟娟不支，心中十分難過，以前絕未想到有一天會受女人庇護　內心焦灼，眼看娟娟危急，說不定妻子也會遭殃。

他忽然渾身顫抖起來。這當然又是亂經，和以前的血脈逆冲不同。每一晝一夜總有兩次，每次約盞茶工夫，痛苦難當。

馬如飛看見他忽然全身發抖，臉色忽青忽白，有時甚至全身骨骼暴响，大爲驚異。

因爲這又不像是受過重創的樣子，這時錢山揪住娟娟的衣領一掄，娟娟被摔出一丈以外，錢山自凌鶴後面猛砸一掌。

這當然是出其不意，攻其不備，因爲所有的注意力都在蕭娟娟身上，這一掌錢山有八成以上的把握。

絕對沒有想到，「啪」地一掌擊中，凌鶴好像沒有知覺，只移了半步，錢山却疾甩這隻奇痛的手。

馬如飛有點弄不清，但他相信，凌鶴受了重傷是不容置疑的，於是他又是出其不意，撤刀攻上。

娟娟尖呼了一聲，因爲她相信，凌鶴絕對接不下這一招，所以她竄起來準備撲上。

這當然是來不及的，而且凌鶴呲牙咧嘴，痛苦已極，然而，馬如飛刀芒如雪山崩濺，已經罩向凌鶴。

姜不幸還在哼歌，蕭娟娟在尖嘶。這一瞬，她簡直不忍卒睹。

就在她閉眼不忍卒睹那一瞬，錢山的筆也帶着嘯聲掃到，可是意外發生了，只聞兩聲悶哼，人體及兵刄大力着地聲傳來，在娟娟意識中，當然是凌鶴倒地。但是，人體着地聲是兩人，這是怎麼回事？

娟娟睜眼一看，如果能相信這個事實。馬如飛摔出洞外，錢山摔在洞內，撞在洞壁上，兩人都是鼻青眼腫，頭破血出。

而凌鶴自己，當然也被這意外震住，爲什麼，會有這麼大的力量？莫非功力已復？

只是凌鶴還在呲牙咧嘴，渾身發抖，現在的發抖，在馬、錢二人看來，就完全不同了。他們以爲他是憤怒達到極點而發抖的，大概眞的在廟中許了願不便出手。

（未完・十七）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高皐·文

蝶飛蘿蘭花滿樓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覃小蝶等人來到潼關遭到不明眞相的襲擊，其中有神箭門和飛斧門的人，一死一傷，査不出何人指使，其實羅蘭已指示總管原承宗出謀對付覃小蝶，她們亦猜疑是那小女人羅蘭所爲，但無實據，覃小蝶曾夜探侯府不得要領，現在只好放出老鷹探査狄飛虹是否在侯府，二人終能相會，傾訴別情，侯爺又派人召回狄飛虹，商議狻扞失竊事，會上原承宗誣蔑覃小蝶有盜竊之嫌，幸侯爺不信，因爲狄飛虹是黃蜂谷的二谷主，接納他的建議，責成黃蜂谷協助緝捕竊匪，派親信監督進行，羅蘭聞訊亦趕至，說侯爺派她來，衆人只好順她意思同行……

占卦問失物　約會龍飄兒

羅蘭大怒道：「妳敢訛詐？妳知道咱們是誰？」

青衣少女道：「咱們童叟無欺，怎能說是訛詐？回去吧，各位，少一分銀子也休想見到聖姑。」

覃小蝶道：「好吧，拂琴，給她。」

拂琴取出銀票交給青衣少女點清，才由另一名青衣少女打開大門，領導他們進入一重院落。

這裏並排有三間精舍，青衣少女走到最後一間才停了下來，她面色穆肅的向狄飛虹等瞥了一眼，然後伸掌擊向緊閉着的木門，三掌輕擊之後她轉身就走，再也沒有向別人瞧看一眼。

狄飛虹覺得這位姑娘有點冷酷，不由向她的背影多看了幾眼，此時木門巳然打開，覃小蝶招呼道：「大哥，門開了，咱們進去吧。」

狄飛虹扭頭一瞧，那扇木門果然打開了，只不過門內光綫很暗，而且香烟繚繞，很不容易瞧清楚裏面的景象。

覃小蝶道：「裏面可能不太寬敞：咱們不必一起進去。」

狄飛虹道：「小蝶，師妹，咱們三人進去，其餘的留在外面。」

狄飛虹等進入房間，裏面果然不大，一張長桌，上面擺着文房四寶，桌後坐着一名滿頭白髮，一身黑衣的老婆子，別看她鷄皮鶴髮，那一雙眸子却黑如點漆，美得像秋月一般，生在她的臉上實在有些不配，也許這就是身具靈感之人的特點吧。

狄飛虹雙拳一抱道：「在下狄飛虹，這兩位是敝友，特親請求指示迷津。」

黑衣老婦向他們三人打量一眼道：「各位辛苦了，請坐。」

待狄飛虹等在桌前的椅上坐下，她再微微一笑道：「白跑了一趟白馬寺？不要緊，這一項老婆可以奉送。」

狄飛虹聞言一呆，他絕未想到女純陽如此靈異，果然是名不虛傳。

羅蘭却不信這個邪，哼了一聲道：「知道咱們到白馬寺找人算不了什麼，只要在那兒放一個眼綫就成。」

女純陽淡淡道：「那得到處放眼綫，太浪費人力了，檢重要的派人跟踪豈不省事？好了，羅小姐，老婆子是吃江湖飯的惹不起妳，如果妳吩咐一聲原總管，老婆子可要吃不完兜着走了。」

女純陽語中另有含意，別人不知道，羅蘭的心中却十分明白，她內心雖然惱怒，只是發作不得，一張俏臉不由連耳根也紅了起來。

狄飛虹恐把事弄僵，急忙打圓場道：「舍師妹年輕不懂事，希望前輩不要見怪。」

女純陽笑笑道：「好說，你要知道失物的下落？」

狄飛虹道：「是的。」

女純陽雙目一閉道：「龍飄蓬萊，八仙過海，輕功絕世，唯我裙釵。」唸完這十六個字，然後睜開雙目道：「你要找的人正在江南托鉢，你們可以走了。」雙目再闔，不再理會他們了。

狄飛虹等雖是不太明白女純陽所說的四句話，但在如此情形之下，只得退了出來。回到客棧之後，誰也沒有言語，直到次日早餐之時，他們才將一千多両銀子換來的十六個字作深入討論。

首先狄飛虹咳了一聲道：「經過一晚的思考，各位可有心得？」

覃小蝶道：「其中蓬萊二字，可能是指地名，但以此二字命名的太多，山、池、縣、宮、閣都有，而且一名數地，相隔多在千里以上，這當如何找法？就以蓬萊山來說吧，湖北黃岡，四川蓬溪都有，史記封禪書更以蓬萊爲仙山，位於渤海之中，就這蓬萊二字，巳是千頭萬緒，眞不知從那兒找起。」

羅蘭撇撇嘴說道：「什麼女純陽，只是一個女神棍罷了，可惜的是咱們一千多両銀子。」

狄飛虹道：「咱們的確被她敲了一記竹槓，不過銀子巳經花了，總得有點代價，我想——」

覃小蝶道：「你想什麼？」

狄飛虹道：「我想女純陽所指的蓬萊，必然與龍或神仙有關。」

冷戰道：「不錯，她說龍飄蓬萊，八仙過海，依在下拙見，咱們不如到渤海瞧瞧。」

狄飛虹道：「好，咱們去渤海，各位有沒有意見？」

羅蘭說道：「那……找到蓬萊山以後呢？」

狄飛虹道：「後面兩句是輕功絕世，唯我裙釵，自然是找一個輕功極高的女人了。」

羅蘭道：「既然如此，咱們只好走一趟渤海了。」

他們當即結賬出門，聯騎經開封直向山東省境馳去。

橫貫魯境西北，來到山東半島的最北端蓬萊縣城，這已經是一個月之後了，如此櫛風沐雨，長途跋涉，是夠辛苦的，尤以侯門千金羅蘭，稱得是苦不堪言。

他們寄宿在南門三山客棧，經清洗進餐之後，大夥作了一悉調息。

此時才只未初，狄飛虹想出去走走，就便打探一下消息，他原想邀覃小蝶一同出去的，但覃小蝶說她頭痛要休息，他只好另約他人了。

其實他說了一句想出去走走，並沒有開口邀約任何人，覃小蝶一說頭痛，機會自然落到羅蘭的身上了。

果然——

「師兄，我陪你去。」

「好，咱們走。」

他們兩個沒有帶人，兩人併肩向街上走去。

× × ×

蓬萊昔爲登州府，是商漁業的重要港灣，也是明代抗倭名將戚繼光的故鄉，境內羽山相傳是鯀治水失敗，被舜帝處死之處。

狄羅二人走到街上，但見商店林立，百物輻輳，市面的繁榮，在隣近各縣是少見的。

羅蘭忽然啊了一聲，拉着狄飛虹的手道：「師兄，那邊好熱鬧，咱們過去瞧瞧，好嗎？」

狄飛虹順着她所指之處一瞧，原來是一片廣場之上有人在那兒賣藝，這種江湖玩藝本身沒有什麼好看的，爲了不讓她掃興，兩人只得向人叢中擠去。

那是一名灰衣老人，與一男一女兩名年輕人，在要弄一隻猴兒，一頭小狗，這種玩藝兒不稀罕，他們瞧了一下就不想再瞧了。

離賣藝的不遠是一個命相攤，一張半桌之後坐着一位年方半百的儒衫老者，遠遠的他就向狄羅二人招呼道：「公子小姐，測個字吧，看看相也可以，也許你還不知道，在下窮仙名滿北國……」

他話還未說完，拍的一聲，一錠銀子已經摔到他的面前，窮仙呆了一呆，忽然伸出枯如鬼爪的右手，一把將銀子抓了起來。

「公子小姐是要算命？坐，坐。」

「不，咱們只想打聽一件事。」

「什麼事？請說。」

「請問此地有沒有一個輕功極高的女人？」

「這個……」

看情形窮仙是知道的，只是他不想回答，好在他是窮仙，人窮志短，神仙也是一樣，於是狄飛虹掏出一片金葉子拈在手中，道：「先生請說。」

窮仙盯着金葉子嚥了一口口水，說道：「本城西北有一座丹崖山，山頂蓬萊閣相傳是當年八仙飲酒之處，他們宴罷各顯神通跨海而去，這就是八仙過海傳說的由來——」

羅蘭哼了一聲，說道：「誰問你這些了？」

窮仙道：「是，小姐，不過那輕功絕世的女人，正是住在蓬萊閣下……」

狄飛虹道：「當眞麼？她是誰？」

窮仙道：「龍飄兒，她是金甲莊主龍璇的女兒，江湖上稱她爲飄飄兒。」

狄飛虹道：「多謝，師妹，咱們走。」他將金葉子送給窮仙，然後與羅蘭離開了人羣。

「師兄，咱們去那兒？」

「回客棧。」

「不，師兄，咱們既然已經知道了，爲什麼不現在就去金甲山莊？」

「咱們是知道了，但知道的並不夠多，譬如金甲山莊的莊主龍璇是怎樣一個人物，我想他的女兒聲名滿江湖，他必然不是一個等閒之輩……」

「不是等閒之輩又能怎樣？大不了咱們通知一下登州府，還怕他不乖乖的就範嗎？」

「妳這是仗勢凌人了，不行。」

「怎麼仗勢凌人了？他不是偷了咱們的東西？」

「證據呢？除非咱們能夠在金甲山莊找到狻犴手，那就不能說他偷了咱們的東西。」

「那咱們就到金甲山莊去抄……」

「不行，狻犴手體積不大，只要收藏得宜，縱然拆了金甲山莊，不見到就能查得出來，那時不只是打草驚蛇，也很難收拾善後。」

「那怎麼辦。」

「咱們先回客棧，跟大家商議一下再作後計。」

「好吧。」

他們回到客棧，立即召集覃小蝶、冷戰、黑白雙姥、唐婉儀等商討對策，狄飛虹先說明他們探聽的一切，然後詢問大家的意見。

冷戰道：「總教練，狻犴手係御賜之物，咱們可以會同府衙到金甲山莊抄查，相信他們不敢違抗。」

狄飛虹道：「是的，他們是不敢違抗！但是，如若他們不肯承認，咱們又抄查不出狻犴手，那該怎麼辦？還有，失落御賜之物是有罪的，如果咱們既找不到失物，反將消息洩漏出去，咱們豈不是害了侯爺！」

冷戰一怔道：「這個……請恕下官失言。」

白姥道：「老婆子想到一個法子，不知道行是不行。」

狄飛虹道：「白姥請說。」

白姥道：「咱們以江湖人的身份去闖金甲山莊，他們如是武功不敵，或許會使用狻犴手。」

狄飛虹沉吟半晌道：「辦法可行，只是還有一些細節需要研究。」

白姥道：「什麼細節？」

狄飛虹道：「既要闖莊，就得對他們多作一番瞭解，所謂知己知彼才能百戰百勝，其次，咱們不是盜匪，闖莊總要有點理由，第三，咱們去多少人，那些人去，事先須要有個規劃，第四，這不是門戶之爭，咱們不能以黃蜂谷的身份出現。」

賈小蝶道：「如果金甲山莊是江湖中人，咱們的身份他們早已知道了，所以第四點不必顧慮，現在最要緊的是瞭解對方，只要做好知彼工作，二三兩項就好商議了。」

在一旁侍候的祝京娘插言道：「城裏有本門一位尊長，小婢可不可以去打聽一下？」

狄飛虹道：「當然可以。」

祝京娘道：「拂琴姐，陪小妹走一趟好麼？」

拂琴道：「好，我陪妳去？」

祝京娘的尊長是一名賣草藥的老人，破屋幾間，陳設簡陋，這位孤獨的老者，生活相當的清苦。

祝京娘先向老者行過禮，然後替拂琴介紹，道：「拂琴姐，這位是小妹的沙師叔。」

拂琴雙拳一抱道：「見過沙前輩。」

老者哈哈一笑道：「不要多禮，快請坐，京娘，妳娘還好吧？」

祝京娘眼眶一紅道：「娘過世了，由於路途遙遠，所以沒有通知師叔。」

聽到祝京娘的娘已經過世，老者顯得頗爲激動，良久才嘆息一聲道：「本門人材凋零，老朽原指望妳們母女來振興本門的，如今妳娘既已過世，這副担子就落在妳的身上了。」

祝京娘道：「爲振興本門盡力，侄女義不容辭，但侄女年輕識淺，功力又差，很難挑起這副担子。」

老者道：「這不要緊，今後妳就住在這裏，師叔會幫妳增强功力的。」

祝京娘道：「多謝師叔，不過侄女還有要事待辦，目前不能跟着師叔。」

老者道：「妳有什麼要事，不能說給師叔聽，或者讓師叔幫妳。」

祝京娘道：「請師叔原諒，一旦時機成熟，我會稟報師叔的。」

老者嘆息一聲道：「好吧，不過師叔還是要提醒妳，妳負有振興毒沙門的重任，也是小門惟一的希望，妳要多加保重，這本玉府是本門武學的寶藏，妳拿去好好的修練吧。」

「玉府」是毒沙門的武學精英，只有掌門才有權參修及保存，如今老者將它交給祝京娘，叫她如何能夠接受？

「不，師叔，侄女不敢。」

「妳是不是不願承担振興毒沙門的責任了？」

「師叔不要誤會，侄女只是……」

「不要說了，京娘，妳要知道這是妳的責任，而且妳也不能違抗長者的命令，拿去吧，不要叫師叔失望。」

祝京娘在無可推辭之下，只得接受了玉府，然後咳了一聲道：「師叔，侄女向你打聽一件事。」

老者道：「什麼事！妳說。」

祝京娘說道：「師叔知不知道金甲山莊。」

老者道：「這是本地名門，師叔豈能不知。」

祝京娘說道：「他們是不是江湖中的人？」

老者說道：「他們是武林世家，但是，除了莊主的女兒龍飄兒之外，很少涉足江湖。」

祝京娘道：「金甲莊主龍璇是什麼出身？他爲人怎樣？全莊具有一流身手的有多少，他們最擅長的是什麼武功？」

老者愕然道：「京娘，妳問這些作什麼？」

祝京娘道：「師叔不必懷疑，潼關定遠侯的千金羅蘭對侄女救命之恩，如今侯府失竊了重要物品，金甲山莊涉有重嫌，咱們想以江湖方式追查失物，所以才要對他們澈底瞭解，事關重大，希望師叔不要洩漏出去。」

老者長長一吁道：「好，好，師叔不再詢問就是。」一頓接道：「金甲山莊是祖傳武功，以六十四式五行輪飲譽江湖，但最厲害的是纏頭錦，就師叔所知，數十年來還沒有人能夠逃出它的攻擊。」

祝京娘道：「纏頭錦是什麼？」

老者道：「它是一隻大的與許多小的金鏢，鏢頭纏着一條錦帶，將它們合在一起，待發射到適當距離，錦帶會自行炸開，那麼大小金鏢就分襲敵人的各重要穴道，端的厲害無比，所以江湖上稱它爲『子母奪命鏢』。」

此時有人來買草藥，談話暫告中止，待來人走後，沙姓老者續道：「金甲莊主龍璇是一個獨善其身的人，不能說是好人，也不能稱爲壞人，他有二子一女，長子在崑崙習藝，女兒在西北待過幾年，現在莊裏除了他們父子三人，就只有七八名莊丁了。」

祝京娘道：「龍璇的女兒是不是輕功極高？」

沙姓老者道：「是，她叫龍飄兒，江湖上叫她飄飄兒。」

祝京娘道：「多謝師叔，以後有空我再來看你老人家，告辭。」

她們回到客棧，將探到的情形作了一番報告，狄飛虹道：「現在時間已晚，明天再去金甲山莊。」

賈小蝶道：「大哥，你準備帶多少人去？」

狄飛虹道：「不必太多，只帶一兩個人就夠了。」

羅蘭道：「師兄，我要跟你去。」

狄飛虹道：「好，妳帶着京娘六兒，加上我及小蝶，咱們五個人去。」

賈小蝶道：「不帶五衞或四婢？咱們人生地不熟，不能太過大意。」

狄飛虹道：「如果京娘的消息不假，咱們五個人已經綽綽有餘了，這樣吧，咱們再帶一隻鷹兒，必然會萬無一失。」

翌晨早餐之後，狄飛虹等五人帶着一隻鷹兒奔向西北的丹崖山，還未到達山下

，就已瞧到一棟巍峨的莊院了。

羅蘭道：「師兄，咱們闖進去？」

狄飛虹道：「不，先讓鷹兒去逗逗他們。」

羅蘭道：「好主意，如此神駿的鷹兒，必然是人見人愛，只要他們招惹鷹兒，咱們就師出有名了。」

狄飛虹說道：「不錯，我正是這個主意。」

最後他們來到丹崖山脚，狄飛虹摸了一下臂上的鷹兒，口中一聲低嘯，牠便雙翼一振，向金甲山莊飛去。

× × ×

「畢成，你瞧瞧，好神駿的一頭老鷹啊。」

「不錯，好像有人養作打獵用的，小心點，咱們抓着牠。」

老鷹歇在莊門近旁的院牆之上，正在引頸張望，顧盼自如，似乎不知道有人悄悄摸近，危機就在眼前一般。

畢成跟一個名叫裘三的男子兩人輕輕接近老鷹，待到達三尺之處，彼此一打手勢，雙雙騰身猛撲。

瞧他們急如飇風的動作，這兩人必然還有一身武功，可惜他們極爲快捷的一撲，竟然未能如願。

老鷹只是跳開一點，依舊停在院牆之上，這兩人當然不會死心，再度聯手撲捉，這一次舊事重演，他們還是一起撲空。

後來捉鷹的加到五人，鬧得鷹飛人跳，滿院飛撲，還是無法捉到這隻鷹兒。

這可逗起裘三的怒火了，他掏出三枚淬毒子午釘，右臂一振，分襲鷹兒的頭足及翅膀。

三釘出手，急若飛星，只要中上一枚，這隻鷹兒就算完了。

正當千鈞一髮之際，五條人影忽然冒上牆頭，其中一人隨手一抓，三枚淬毒暗器有如萬流歸海，一起投進他的掌心去。

這位抓暗器的自然是狄飛虹了，除了降龍神抓，誰有這般氣勢。

他先將鷹兒放在空中，然後向當面五人冷哼一聲道：「你們居然敢以淬毒暗器襲擊我的獵鷹，京娘六兒。去給他們一點教訓。」

裘三搖搖手，道：「朋友，請聽我解釋……」

六兒哼了一聲道：「事實俱在，還有什麼好解釋的，接招。」

六兒出身程家堡，一身功力極爲辛辣，迎戰她的大漢只交換了兩招，就被她一把抓着右腕，只聽到咔嚓一聲，那人的腕骨硬是被她扭碎。

這種椎心蝕骨的劇痛，不是常人所能忍受的，那名大漢只是哀嚎一聲，當即暈了過去。

與祝京娘交手的是畢成，他跟裘三是龍莊主的兩名得力手下，武功自然較一般莊丁爲高，但也沒有走過十招，終致被祝京娘一脚踢飛，雖然沒有倒下去，但已口吐鮮血，受到極重的內傷。

他們這一陣搏殺，把全莊的人都引出來了，領頭的是一名身材高大，穿着紫袍的老者，及一名一領藍衫，年約二十三四的青年，他們都揹着五行輪，必然是莊主龍璇父子，這兩人的身後跟着四名短衣抱刀大漢，可能都是莊丁。

紫袍老者目光向場中一掃，哼了一聲道：「裘三：這是怎麼回事？」

裘三道：「稟莊主，這行人登門找碴，還打傷了咱們的兩個人。」

紫袍老者雙眉一挑，以冷電似的目光逼視着狄飛虹道：「爲什麼？你說。」

狄飛虹發出一聲低嘯，盤旋空際的鷹兒立即雙翅一歛，飛落在他的肩膀之上。

他伸手摸了一下鷹兒的羽毛，然後雙拳一抱道：「貴門下以五人聯手撲擊在下的獵鷹，最後並以淬毒暗器襲擊，如非在下及時趕到，我這頭獵鷹豈不枉死在貴莊毒惡暗器之下了！」他語音一落，隨即抖手將三枚子午釘擲到龍璇的脚下。

淬毒子午釘是裘三的獨門暗器，龍璇一看便知，他却哼了一聲道：「朋友行獵不往山林，分明是來找碴，別說一頭老鷹，你們五人也不必走了。」

羅蘭大怒道：「你是什麼東西，居然敢要留下咱們，姑奶奶要不給你老小子一點教訓，你還以爲——你是什麼人？」

侯門千金本來不會罵人，但那「老小子」三字，却已勾起藍衫青年的怒火，他是龍璇的次子龍岱，一身功力已獲乃父眞傳。

他由龍璇的身後躍出，戟指羅蘭，叱喝說道：「妳出來，小賤人，讓大爺治治妳。」

龍岱還以顏色，一句小賤人幾乎將羅蘭的臉兒氣歪，她二話不說，點足彈身，揮刀就劈，刀勢有銀河倒瀉，一口氣連攻五招。

龍岱絕未想到像羅蘭這等弱不禁風的小姑娘，刀法竟然如此凌厲，他一連後退八尺，才將這五招避讓過去。

羅蘭所習的刀法，是冠絕天下的厄度十三式，如非她功力不足，龍岱只怕一招也接不下來。

龍家六十四招五行輪法，也是武林一絕，他還未儘情施展，當然不會認敗服輸，因而一退即進，展開狂野的攻勢。

羅蘭臨敵經驗不夠，雖是身負絕世刀法，仍被這一輪快攻迫得手忙脚亂，危險之處，當眞間不容髮。

祝京娘瞧得大爲緊張，扭頭對狄飛虹道：「公子，讓小婢去帮小姐。」

狄飛虹道：「不必，她不會有危險的，小蝶，妳去向龍璇挑戰，擒賊先擒王，只要制住他們的莊主，一切就好辦」。」

此時羅蘭果然已經穩住，而且有攻有守，逐漸取得主動，只是龍岱的功力不弱，要想勝過他却也不易。

金甲莊主龍璇自然也在留心場中的搏殺，不過他却是另外一種想法，因爲羅蘭的刀法太過凌厲，只要稍有閃失，就可能演出濺血橫屍的慘劇，因而他叱喝一聲道：「住手。」

龍岱猛攻兩招，將羅蘭迫退兩步，然後躍立乃父的身側，雙目怒睜，仍然是滿臉殺機。

羅蘭撇撇嘴道：「怎麼，你想吃人？」

狄飛虹道：「回來吧，師妹，人都逃了，妳還待在那裏幹嗎？」

龍岱大吼一聲道：「爹，他們欺人太甚，孩兒跟他們拚了。」

龍璇畢竟見多識廣，他覺得狄飛虹等登門尋釁，其中只怕別有蹊蹺，如是不弄個明白，可能會惹來滅門之禍，他先阻止龍岱衝動，然後目注狄飛虹道：「閣下是那一門派的高人，莫非咱們有仇？」

狄飛虹道：「在下狄飛虹，無門無派，至於仇麼，原先沒有，現在却有了。」

龍璇怒哼一聲道：「就爲一頭老鷹？何況咱們並未傷到牠。」

羅蘭冷冷道：「傷到牠就來不及了，就算賣掉金甲山莊你也賠牠不起。」

她這是蠻不講理了，一棟金甲山莊竟然比不上一隻鷹兒？再說鷹兒並沒有受傷，她這麼說豈不過份？

龍璇適才原是十分憤怒的，此時神色一呆，竟然哈哈一笑道：「說的也是，神鷹是無價之寶，不是金錢所能衡量的，只不過咱們一向河井不犯，各位究竟要怎樣？何不直接了當的說個明白。」

聽龍璇說話的口吻，是已經知道狄飛虹等來自黃蜂谷了，既然如此，他也不便否認。

「聽說你的女兒名叫龍飄兒？」

「不錯。」

「江湖上稱她飄飄兒？」

「也不錯。」

「她人呢？」

「你找她作什麼？」

「聽說令愛輕功之高舉世無雙，狄某慕名求見。」

「就只這樣？」

「是的。」

「她外出未歸，五日之後當在本莊恭候俠駕。」

「好，咱們告辭。」

龍飄兒是正主兒，她既然不在，他們只好五日之後再來了。

但羅蘭却不以爲然，在回程途中提出建議道：「師兄，咱們不該走的，不過現在回去還來得及。」

狄飛虹道：「爲什麼？」

羅蘭道：「咱們此次前往金甲山莊，因爲攻其不備，所以能控制全局，五日之後就不會這麼容易了。」

狄飛虹道：「妳說他們會約請高手相助？」

羅蘭道：「你不這麼認爲？」

狄飛虹道：「就算他們約請高手，妳別忘了咱們也保留了大批實力。」

羅蘭道：「我的意思是咱們一舉拿下龍飄兒的父兄，迫她交出狻猊手，豈不省事多了。」

狄飛虹道：「女純陽不是神仙，她的話只能當作一條綫索，咱們如果拿下龍莊主父子，假設龍飄兒並沒有盜竊狻猊手，那該如何善其後呢？」

羅蘭道：「這個……你不同意就算了，我只是隨便說說。」

回到客棧，他們作了一項決定，五日之後前往金甲山莊赴約，將動用所有人力，全力以赴。

× × ×

星光明滅，夜涼如水，除了颯颯風聲，這蓬萊城中的夜景，已是一片靜寂。

狄飛虹本已入睡，偏偏後窗之上傳來一股破空之聲，雖是窗外風聲盈耳，他仍能及時警覺。

那是一種東西穿窗而入，他伸手一撈便已抓入手中，那是一個紙團，裏面包着一塊小石子，顯然這是投石傳書，來人好像沒有什麼惡意。

狄飛虹打開紙團一瞧，只見上面寫着：「我來了。」字跡纖秀，似乎出自女子手筆。

「莫非是她？」

狄飛虹不再遲疑，身形一晃，便已穿窗而出。

對面房屋之上，立着一條人影，視綫雖是不太明朗，仍能瞧出她是一個女人。

狄飛虹剛剛騰身躍起，她已轉身向東北馳去，速度之快，宛如一抹輕烟一般。

狄飛虹出身孤烟門，雖然他的業師只是本門的寄名弟子，他自然無法獲得孤烟門的眞傳，不過論輕功，他仍是傑出的。

他們一前一後馳出蓬萊，雙方相距約莫五丈，但這五丈距離，在狄飛虹來說，似乎有咫尺天涯之感，他傾盡全力，竟無法將距離拉近半分。

他們這一陣急馳，如同風馳電掣，很快便已進入東北山區，在一塊四週巨林排空，中間一片空曠之處，他們先後停了下來，此時雙方的距離只有一丈左右。

狄飛虹舉目向對方打量，只見一套白如輕雲的衣裙裏着一具玲瓏剔透的身材，不必瞧看她的面頰，就會令人怦然心動。

一般人所說的沉魚落雁，閉月羞花，是指一個女子的容貌，也就是她們的面頰，由此可見女子容貌的重要，上蒼既已賦予白衣姑娘如此美好的身材，她的容貌必然差不多會到那裏，狄飛虹心中在這麼想，雙目已經很自然的瞧了過去。

「唉……」他這一眼瞧去，不由心底發出一聲嘆息。

這是怎麼啦，莫非白衣姑娘的容貌很醜？不，他只是沒有看到，難免有些遺憾罷了，因爲白衣姑娘蒙着面紗，除了一雙美麗的眸子，什麼都瞧她不到。

狄飛虹不是登徒子，他並沒有將這些放在心上，雙拳一抱，淡淡道：「是姑娘相約在下？」

白衣姑娘撇撇嘴道：「不對吧，難道不是你找上本姑娘的？」

狄飛虹道：「這麼說姑娘就是龍飄兒了，果然身手了得。」

白衣姑娘道：「你說對了，我就是龍飄兒，還要比麼？」

狄飛虹道：「能夠領教高明，是在下的榮幸，姑娘請。」

龍飄兒哼了一聲道：「性狄的，你們勞師動衆，跋涉千里，到底爲了什麼？」

狄飛虹道：「在下已經對令尊說過，慕名。」

龍飄兒哈哈一笑道：「黃蜂谷的二谷主，羅侯爺手下的總教練，會因爲慕名而遠來蓬萊？姓狄的，我並不怕你，只是明人不作暗事，到底什麼存心希望你說個明白。」

狄飛虹想不到自己的底細已經被人家弄得如此清楚，不禁呆了一呆，道：「姑娘既已知道在下的底細，在下只好實話實說了……」

（未完・十四）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金童・文　可飛・圖

骨肉兩情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葉青爲了找鬼諸葛來到藏派禁地，和活佛老和尚大門一場，老和尚無法戰勝，又不讓他進寺搜索，雙方爭持不下，老和尚亦不想丟面子，提出叫葉青先到「血屍潭」闖關，出來再告知鬼諸葛匿藏在什麼地方，葉青無法可想，便決定先到血屍潭看看，果見有兩座洞門刻有名字，却不是潭，潭洞依時開門延客，有兩侍女，指引兩條路，一是迷魂橋；一是黃泉路都可直達血屍潭，任由選擇。潭主號稱陰陽公主，似乎兩條路徑一是生路，一是死路，初時葉青先選迷魂橋，見情況不對，再選黃泉路走入，由侍女冬梅引路，指點如何通行才沒危險……

錯打錯得對　好奇好出奇

葉青冷笑一聲，道：「尊駕既非刑堂，在下也非犯人，問此何意？」

白無常臉色一沉，更加猙獰嚇人，冷冷道：「小子竟敢頂撞，是想找死，以爲闖過第一道勾魂魔音就能逞强稱勇？」

葉青一聲冷哼，目射煞氣，正欲叱喝，倏聽得冬梅急急道：「相公，這也是黃泉路上例行規矩，你就說吧！」

語氣之中，隱露焦怨懇求之情，葉青目光一瞥，見冬梅對自己連使眼色，不由暗忖道：「看神色，一定另有緣故，忍就忍到底吧！」

想到這裏，口中冷冷道：「我也不知道！」

白無常陰惻惻地，說道：「你是不聽話？」

「嘿嘿，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在下既然回答，還講什麼聽話不聽話，你以爲區區陣仗就能使在下害怕嗎？」

白無常雙目倏然射出二道懾人心魄的碧綠光芒，緊緊盯在葉青臉上、

葉青心頭一震，心想，好亮的眼神，立刻沉氣蕩勢準備萬一，這情形看得一旁的侍女冬梅，心頭一沉，花容失色。

倏然白無常眼皮微闔，似是強忍怒氣，道：「你既然不知道是什麼地方人，那就報出父親姓名，也好讓本神查一查！」

葉青冷冷道：「黑鷹令主蕭翊！」

白無常臉上倏然閃過一絲驚異之色，道：「哦！是黑鷹令主的兒子！」

口中說着，手已在翻動小册子。

葉青聽得心中大爲高興，顯然父親威名，連這種荒誕不活的地方都知道，可見有昔日身手功力的威名，的確比別人不同凡響！

只見白無常翻到一半，倏然開口唸道：「黑鷹令主蕭翊，今年五十八歲，籍貫不詳，妻妾俱亡，有子葉青，今年二十三歲，居住五陵山長恨崖……

蕭翊壽年五十九歲，應於清明晚上三更，勾魂審判……

葉青壽年未定……」

這一大片鬼話，聽得青葉心中驚怒交加！

自己父親明年就要死，以其內功，誰能相信，根本是詛咒，但驚奇的是，自己家中一筆賬，竟登得清清楚楚，比自己知道的還詳細，這不是太已玄虛離奇！

正驚怒間，只見白無常一闔手中册子，揣入懷中，陰惻惻地道：「你剛才還未說謊，好！公事完畢，但態度欠佳，冒犯本神，這筆賬等下再算，照理應扣陽壽十年！」

葉青聞言奚怒不是，見對方如此說，微微一哼，强壓怒火，正想舉步！

倏然瑲瑯一聲暴響，黑無常手中鐵鏈一震，鐵拳相扣，重達四五百斤的鐵垂鏈，竟如巨蛇一般，直挺挺地揮向半空！

這一下，葉青看得心頭大駭，要知道揮動這樣笨重的鐵鏈，並不困難，有幾百斤蠻力氣的人，一樣能夠辦到，但要把內功運至每一個鐵環之中，使能挺直如棍，這種內功，實太驚人！

只見黑無常鐵鏈一圈，往地上一甩，陰惻惻的說道：「白無常兄公事完畢，現在輪到我的公事啦，葉青，凡入黃泉路上者，一律皆是鬼魂，不過只有肉身與靈魂之別，本神依照例律，必先要鐵鏈鎖身，牽曳而行，你是束手就擒，抑是要本神動手！」

葉青這時已恍悟冬梅剛才連使眼色，阻止自己衝動的緣故，敢情知道對方功力太高恐怕自己吃虧！依她剛才所言，既稱有驚無險，諒來她心中自有安排，轉念至此，決定不到最後關頭，絕不出手，聞言冷冷道：「尊駕此言，豈不有失風度，在下既然自行請入，自然不會逃走，鐵鏈鎖身，又有何種意義！」

黑無常陰森森一哼地，說道：「葉青，一上黃泉路，陰陽殊途，還怕你飛上天去，本神所以要你鐵鏈鎖身，只是依照規定！」

「在下不信貴主人派人迎客，還有這種規律……」

黑無常陡然一聲冷喝：「葉青，你不信也得信，否則，請試試本神鐵鏈是否能套住你！」

寒森森的喝聲中，烏光一閃，三丈鐵鏈，已挾着一陣陰風，向葉青頭上套去。

葉青一見對方動手，心中大驚，腳下一墊，方要暴退，倏聽冬梅一聲清叱道：「黑無常神住手！」

黑無常神色一怔，手腕一沉，鐵鏈回圈，陰惻惻道：「冬梅娘娘爲何阻止本神依例行事！」

葉青立刻停身，只見冬梅冷冷道：「葉相公有事晉見主人，這是主人貴賓，貴神到時何以下台？」

黑無常聽得神色一愕。

葉青嘿嘿一笑，道：「黃泉路上如此待客，豈不有失血屍潭主雅意，區區等下見到貴主人，倒要問問清楚！」

這一來，黑無常不由怔住了，顯然他心中非常爲難！

冬梅之話，的確不錯，假如葉青是血屍潭主的貴賓，那等下一定會受到斥責，屆時自己臉上無光，那又何必！

葉青見黑無常碧光閃閃的眼珠，的溜溜地亂動，知道對方在考慮！表面露出微笑，故作雍容鎮靜，暗中已將神功盡聚雙臂，預備萬一不行，就先下手爲强。

半晌，黑無常才陰惻惻道：「冬梅姑娘既然如此說，姑且通融，下不爲例！」

語聲一落，兩條身形一閃，立刻隱沒濃霧之中。

一見黑白無常退去，冬梅長長嘆出一口氣，道：「好了，你還算聽話，否則後果不堪設想！」

葉青怒火難洩，聞言微哼，道：「姑娘也太担心了，在下自信尚可應付一下，如眞動手，嘿嘿，就不信二個無常，能把姓葉的怎樣！」

冬梅搖搖頭道：「依我看來，你對付這二人雖不至吃虧，但是這一動手，驚動血屍潭中各層高手，後果堪慮，要知單是黃泉路上就有二十位判官，十殿閻羅，三百五十六名獄卒，加上十八層獄官，三十六名牛頭馬面，請問你能否應付得了！」

葉青聞言，默默無語！

只見冬梅又道：「就以你找的什麼鬼諸葛來說吧，在中原也算一流身手，可是到此只能當一名獄官，其職位尚比黑、白無常略低，請想想上面的十殿閻羅，又是何等功力，所以小不忍，則亂大謀，你還是忍一點吧！」

葉青心中微驚，不由問道：「一如妳所言，血屍潭主功力豈非已達神仙之境，她又是怎麼樣的一個人？」

冬梅搖頭一嘆，道：「她是一個女人，貌如天仙，性如蛇蝎，但是你要說她壞，倒並沒有什麼壞處，如說她好，看這種佈置，你也不會相信，至於個性，深沉莫測，喜怒無常，不瞞你說，我跟她三年，還沒有摸透她的個性，說起武功，她從沒有露過一手，根本不知已達什麼地步，因爲血屍潭中高手如雲，也沒有她動手的地方！」

葉青一聽這一位神秘莫測的人物，竟是一個女人，暗暗稱奇，尤其聽了冬梅對她的描述，更加一頭霧水，心想：世界之大，眞是無奇不有！

二人一路輕聲談說，腳下並沒有停止，向前飛馳，驀地二丈之遠，倏然露出一段城牆，人影幢幢，葉青凝神望去，圓圓彷彿城門的洞口頂上赫然寫着三個金色大字：「鬼門關」。

城門口左右站着二個牛頭馬面，形容鬼魅的人，手中皆執有一條長達九尺的五股鋼叉。

葉青多見不怪，暗暗道：「這條黃泉路上花樣倒還不少！」

只見牛頭一聲大喝，問道：「來者何人？」

冬梅忙答道：「侍女冬梅陪同葉相公謁見主人！」

馬面身形一欺，道：「依例先說出爲了何事？看看是否重要！」

葉青朗聲道：「在下來此，懇求找尋鬼諸葛曹鏗！」

牛頭又喝道：「原來是找人的，不過一入鬼門關就不用想再出來，永淪地獄，這一點你是否知道？」

「現在區區不願回答，等到見潭主以後，二位自會明白！」

牛頭馬面「哦」了一聲，彷彿會錯意思，道：「既然是主人之友，請進！」身形一閃，各立原處。

冬梅一施眼色，立刻緩步而入！

葉青從容隨着，身進城門，耳中已聽得冬梅說道：「你可以看看迷魂橋上風光了！」

語聲中，身形斜閃，向左邊飄去，葉青這時已聽到前面有慘嚎悽啼之聲，正想問話，一聞能夠看到迷魂橋風光，忙隨她身後飄去。

只見冬梅伸手向城牆一塊磚上抹去，叮的一聲，立刻出現一個小窗！

葉青這時才知道路雖不通，卻有窗洞可窺，忙湊首向內一看，立刻臉紅耳赤。

原來，一條碧綠色的河上，架着一條長達二丈，闊達一丈的橋，桂欄雕龍飛鳳，漆成金黃色，河兩旁，花圃錦簇，滿地都是奇花異卉，果然風景如畫！

但橋上舖着厚厚絨氈，竟有十餘個女子，一絲不掛地在嬉笑遊樂，擁做一堆！

倏然這堆女人中，響起一聲哀求聲道：「各位仙子饒命吧，我不行了，求求妳們……」

葉青見狀，耳聞此語，心中大感奇怪，暗忖道：「怎麼會有男人聲音！」

在這剎那，擁在一起的有十餘個女子齊聲蕩笑，倏然分散，現出一個醜惡無比的春宮圖，只見一個肥臀聳胸的女子壓着一條精光赤身的男子，臀浪頻起，蠻腰亂動，狠聲道：「不行也要行，誰叫你吊起仙子的胃口！」

那男子也有三十餘歲年紀，此刻臉色痛苦，連聲哀告！

倏然那女子身形一挺，伸手竟向那男人打了七八下耳光，一時劈拍之聲亂響，聲音清脆已極。

葉青見那人口中立刻流出一絲絲鮮血，竟是無反抗之力！

見此情形不由暗暗一嘆！

那女子彷彿餘怒未消，驀地起立，向其餘女子道：「各位妹子，他已不能人道，該怎麼處罰？」

其中一女子尖聲笑道：「既然不能人道，就把他陽具割去！」

於是其餘女人同聲嘻笑附和，放蕩駭形，看得葉青心火大起！

倏然另一女子拿着一把尖刀，緩緩走近，對地上男子笑道：「你既好色，又沒勁，乾脆不要多好！」

語聲未完，寒光一閃，就向下戳落！

一陣慘悽的長嚎立刻響起，只見那男子下體立刻鮮血直冒，滿地亂滾！

但橋上十餘女子竟撫掌大笑，對這種慘忍之事，彷彿是遊戲一樣，無動於衷！

看得葉青目中滿含煞氣！正在這時，叮的一聲，窗戶竟然閉關，只聞冬梅嬌聲道：「迷魂橋上風景如何，相公應該知道奴家言之不假吧！」

葉青臉色鐵青，劍眉一挑道：「血屍潭確是人間地獄，以此推測，這血屍潭主定不是什麼好東西！」

冬梅連忙搖手道：「輕聲一點，在此切忌多言，此去前面就是十八層地獄，走過後，你就可以見到主人啦，應對之間千萬多加小心！」

葉青一聽，原來前面就是十八層地獄，心想：難怪剛才聽到慘厲的叫喊聲，强忍心火，向前行去。

一出十丈，灰色迷霧，倏然消散，露出眼前的景象，却比剛才還恐怖。

眞使人魂俱抖，心神皆悸！

左邊路旁是一片刀山，寒光耀眼的刀鋒上，血跡斑斑，正有二人在爬，滿身是血。

前面一人氣力彷彿已盡，雙手高撑，離開刀尖二寸的身軀，倏然撲下，口中立刻響起一聲慘嚎，十餘柄倒插地上的刀尖，洞穿背上，一縷縷鮮血，立刻在刀尖上冒出……

葉青看得觸目驚心，想不到地獄情形，今天竟眞眞展露眼前。

目光一瞥冬梅，見她臉色依舊冷冰冰的，絲毫無動於衷，不由道：「姑娘看了難道不覺得殘忍？！」

冬梅幽幽道：「日常見慣，神經痲木，已不以爲奇！」

葉青暗暗嘆息，道：「不知此人犯了何罪？！」

「欲圖潛逃，判定此刑！」冬梅接着眼光一閃道：「我們還是快走吧！」

說着身形加疾向前行走！

葉青知道她是怕自己衝動，脚下跟着，目光不停巡視，一路看去，只見火海、割舌、刖足、挖眼，等等刑具，一應齊全，慘象歷歷，眞如置身陰世，不禁毛髮悚然！

倏然他耳中聞到一股焦臭之味，目光一閃，遠遠望去，只見一隻人高鐵爐中，火光熊熊，正在燃燒，爐頂放着一雙火鍋，足有洗澡盆這般大，兩旁站着四人，狀如夜叉，手執二支長達六尺的鐵鏟，正在向鍋中攪動！

一旁正站着一個身着黑衣的人，鳩形鵠面，正是鬼諸葛曹鏗！

仇人就在眼前，葉青心血大起，再也忍耐不住，一聲暴叱：「曹鏗！今天少爺要你狗命！」

挾着喝聲，施出奇絕天下的「幻龍身法」，形如鬼魅，前飄六丈，雙掌提足「天狼神功」，向前猛然推出！

這一突然發動，冬梅見狀驚呼道：「葉相公，你不可這樣！」

但她發覺已遲，阻攔不及，只見一片狂飈急湧而去，兩旁夜叉般的鬼卒，不防有人竟會出手襲擊，齊聲慘嚎，竟連人向油鍋之中栽落。

連聲慘嚎聲中，轟地一聲大響，鍋爐立刻被劈翻倒，鍋中熱油，竟漫地潑出，一着烈火，立刻熊熊燃燒，頃刻之間，六丈方圓，變成一片火海！

鬼諸葛聞言一驚，想不到葉青竟會在此出現，見狀大駭，身形暴退！

葉青一路行來，本已塡滿怒火，也忘了冬梅殷殷告誡，眼見一擊不中，身形疾速欺進，竟越過一片火海，左掌一圈，右手猛地橫掃，挾着一股翻天倒海的罡勁，向暴退中的鬼諸葛掃去。

口中大喝道：「曹鏗，看你還往那裏逃！」

鬼諸葛臉色大變，身形連閃！

但他一着失機，早陷危機，怎逃得出

葉青志在必得的一擊，眼見就要亡命掌下時……

驀地——

半空中響起一聲大喝：「什麼人，胆敢到此撒野！」

挾着如雷大喝，一條黃影，疾飄而至，一股强烈掌風之聲，就向葉青劈出勁氣擋住。

砰地一聲大響，葉青覺得雙腕一震，心中大驚，立刻斜刺裏一閃，收掌停住身形！

凝神一瞧，場中已站着一位頭戴皇冠，身穿錦袍的高大老者！

只見他雙目精芒電射，臉上滿是驚異之色，彷彿想不到對方年紀輕輕，竟能擋此一擊，向葉青微一打量，沉聲道：「尊駕何人，怎會到此！」

葉青心中也暗暗震動，但神色傲然，冷冷道：「在下葉青，就爲鬼諸葛到此，你是誰？」

皇冠老人嘿嘿一笑，道：「老夫十殿閻王老五殿君『廣德王』也，是誰領你進來！」

一旁冬梅，臉色慘白，充滿驚恐表情，忙俯首道：「葉相公欲見潭主，賤婢依規定帶入參見！」

「五殿閻君廣德王」目光一閃，道：「依照規定，凡進鬼門關者，必須鐵鏈鎖身，黑無常爲何不執行？」

冬梅忙答道：「葉相公稱見主人，因不知是敵是友，故賤婢恐得罪貴賓，免去此例！」

這時，四周步聲踏雜，葉青四下一掃，滿是奇形怪狀的人，黑影幢幢，救火救人，忙做一堆，曾見鬼諸葛站在第五殿閻君廣德王身後，臉露一絲奸笑，一時又怒從心起，喝叱道：「老丈是要庇護鬼諸葛麼？」

廣德王陰森森一笑，道：「小子你憑什麼猜測我是庇護他！」

「既然不是庇護，就請交出此人！」

廣德王臉色一變，道：「他與你有何仇？！」

「離間父子之情，殺我母親，其惡指髮難數，請問老丈，此仇該不該報！」

「此仇當然該報！」

葉青聞言一怔，道：「既然該報，你爲何出手阻攔！」

「未明眞象以前，本閻君當然應該阻攔！」

「現在既然明白此事，爲何還尙攔住不動！」

廣德王仰天狂笑，道：「鬼諸葛已爲本殿獄官，你來此尋仇，爲何不先見主人，說明緣由，竟率先動手，難道是看血屍潭無人！」

葉青此刻已激發偏激之情，聞言狂笑，道：「朗朗乾坤，你們竟擺下慘無人道的地獄，收容惡徒，爲虎作倀，本少爺眼睛中，豈會看得上你們這批裝神扮鬼的東西，今天交出鬼諸葛就罷，否則，本少爺一樣掃平血屍潭！」

這番話說得激烈無倫！

廣德王倏然大怒，暴喝道：「黃口乳子，竟敢出言無狀，打！」

「打」字一落，詭譎欺身，右手怪招一掄，左掌一拂，挾着一片陰柔潛勁，疾速向葉青腰際拍出。

出手凌厲毒辣，招式奇絕之極！

葉青預先在冬梅口中，知道十殿閻君功力超絕，心裏早有準備，一見這種鬼魅般身手，也不禁微微變色，施出「幻龍身法」，一閃而飄，曼妙至極地閃開對方疾電般一擊，身形陡然欺進三尺……

雙掌一左一右，向前一劃，十指連彈，「離魂指」已經彈出，十道銳利如劍的絲絲勁氣，直向對方周身大穴罩去！

廣德王目閃異光，臉色一陣驚奇！

彷彿沒想到葉青不但內力深厚，而且招式上也如此詭異疾速！

只見他口中陡然一聲暴喝！

「果然有二手，難怪目中無人！」

脚下一旋，詭異地飄向右側，掌勢一劃，一陣寒風，已向他右邊腰際襲到。

葉青微微一哼，身軀陡起，一個下撲，雙掌圈起一道奇猛無比的勁氣，向廣德王當頭壓下。

這一招正是「玄武八式」的「龍降九幽」。

此刻十成施出，只見掌影千重，層層疊疊，不知何虛何實，挾着神功罡勁，眞能使風雲變色，山動地搖。

豈知廣德王神色雖凜，竟在葉青掌力剛夠到時，猝然隨着掌勢，飄出四丈開外，躲過這凌厲無倫的一招！

這種詭奇已極的身手，葉青還是第一次看到，心中凜駭不已！

只見廣德王停身，冷冷的道：「小子，果眞有一手，但是你今天已是來得去不得！」

葉青臉色如罩重霜，冷哼一聲，說道：「在下就先看看你老不死預備拿我怎麼樣！」

語聲未落，身形一彈，懸在空中，雙掌輕輕一掄，怪異絕倫的一翻一顫，緊接着人已欺進一丈，就在脚剛着地之際，身形倏然前傾，「颼」地一聲，雙掌猛劈而出。

隨着掌勢，場中立刻捲起一道旋風，絕速無倫的飛捲而出。

這一招是「玄武八式」的最後一招，「風動萬物」！正是八式掌法中的精妙所在，鷹遊老人爲這一式悟化了十多年，才窮通其中眞髓奧妙，如今施出，果然傾古凌今，霸道無倫！

廣德王一見葉青身形昇起，掌勢飛舞，遠遠站着，覺得並沒有什麼厲害，脚下一動，正想出招迎擊，驀地，見他全身衣衫暴漲，目中精芒驟亮，像黑夜明燈，光采奪目，懾人眼神，已知這招必然厲害，凜駭之下，猝然盡力飛閃開去！

那知身剛離地，一道凌厲的勁氣，已窒人呼吸壓至，逼不得已之下，盡提全身眞元揚掌掃去。

砰！嘭！二聲撼山慄嶽暴響後，場中烟霧驟昇，瀰瀰漫漫，竟高升七丈！

二條人影全隱，四周屹立觀戰的血屍潭人物，被逼得連退三丈，嘯呼出聲，不知誰勝誰敗？

在衆目驚視之下，烟霧漸漸散開！

只見廣德王與葉青，距離三丈對峙着，目光中皆凜然射出一股驚人的煞氣，靜

靜怒視不動！冬梅在一旁看得心驚不已！

鬼諸葛也神色連變，正不知是誰輸誰贏？

這僵持的時間，好像漫長無際，觀戰的人都停止呼吸，以爲剛才二人一招未分高下，這下再出手，立判生死，故而臉上呈現一片緊張之色。

在這瞬眼之間，遠處倏然響起一聲大喝：「陰陽公主駕到！」

接着一行人物，擁着一座小轎，疾速奔來，那陣喝聲剛落，陡見廣德王張口吐出一道血箭，仰身栽倒。

這突然的變化，使得衆人齊聲驚呼！

十殿閻君個個功參造化，在血屍潭的高手中，位列一流，一人之下，千人之上，是何等地位，如今竟受傷倒地，這情形怎不令一干徒衆駭然！

其實，葉青此刻也好不了多少，內腑受到巨震，正在靜靜調息療傷，只見他身處危機四伏之中，强自尅制傷勢，不願露出一絲異常而已。

否則，剛才他早已再出一掌，立刻可把廣德王斃於掌下。

就在五殿閻君廣德王仆地之時，那擁着小轎而來的人已至，見狀一聲驚噫，九道黃色光影，如飄風落葉，飛瀉場中，立刻把廣德王團團圍住，顯然是恐怕葉青再下毒手！

這時，小轎停在當場，旁站八名侍女，一掀轎簾，已從轎中走出一位年約雙十，珠寶滿頭，垂櫻半遮，身穿錦羅宮裝，明艷無雙的少女。

葉青這時表情冷酷已極，傲然注視着來人。

只見剛才飄落場中，圍住廣德王的九位老者，個個頭頂王冠，氣勢威凜，腮下長鬚飄胸，雙目開闔之間，不怒自威。

一看這種打扮，葉青心中有數，這不用說，定是其餘九殿閻君！

目光一瞥，見那位少女出轎，星眸向四周一掃，場中百餘徒衆，竟立刻跪下去，高呼「公主千秋」！喝儀之聲，響澈雲霄。

葉青目光微轉，心知這少女定是血屍潭主，陰陽公主，一瞥之下，在八名侍女擁護中，姍姍行近，右袖微微一揮，神態莊嚴，雍容至極！

隨着她衣衫揮勢，場中呼聲立止。

九殿閻君，立刻轉身，向少女恭身一揖，齊聲叫道：「十殿閻君，參見公主法駕！」

陰陽公主略一回禮，鶯聲嚦嚦，道：「廣德王傷勢如何？」

其中一老者立刻肅身回答，道：「震傷五臟，傷勢不輕，唯尚無大碍！」

「立刻命人抬下，即速療傷！」

隨着語聲一落，立刻有二名鬼卒把地上的廣德王抬走！

葉青眼見陰陽公主這種氣度，心頭大大劇震，這情形顯而易見，假如這少女沒有超世驚人的功力，豈能震服這些高手。

想到這裏，心頭不由微微後悔剛才太已衝動，造成敵對之勢，後果實難想像，於是臉色盡量保持鎭定，暗暗却飛快運功催氣，想早些能療好傷勢，以備萬一。

這時，陰陽公主已走進場中，對葉青微微一瞥，葉青從她的目光中，忽然發覺一種無可理喻的神色，心中微微起疑，但此刻運氣之中，無法出言，只能靜視對方行動。

只見陰陽公主站於場中，嬌聲道：「待客侍女何在？」

一旁的冬梅侍女，此刻已花容慘白，一雙秀目，幽怨地注視葉青一眼，身形一動，已站立在陰陽公主面前，躬身不敢仰視，全身微微發抖，道：「侍女冬梅，參見公主！」

陰陽公主又嬌聲說道：「黑白無常何在？」

一聲轟雷應諾，一黑一白兩道人形，立刻瀉入，面對少女，恭身行禮。

葉青此刻心中泛起層層疑霧，耳聽少女語聲，雖具無上威嚴，但是聲音平和而嬌嫩，以這種語聲，不是毫無功力之人，就是功力已到返璞歸眞，天人之境地步。

凡人功力到達這種境界，就已不着皮相，與常人無異，當然看不出會武功之人，但以少女年齡，難道能修爲至此？

轉念至此，葉青心中又驚又疑，一面運功，一面苦思對付方法，現在他已不存侈望，唯求如何能夠全身離此！

想到活佛班特拉克之言，不由微嘆一口氣，進入此地之人，要想活着離去，的確難上加難。

這時，陰陽公主臉色毫無表情，道：「冬梅，這位客人是你引接而入的嗎？」

冬梅渾身顫動，低聲道：「回稟公主，賤婢開門之時，已見他站於洞口，聲稱欲找鬼諸葛，並參見公主，故依律引接而入！」

陰陽公主冷哼一聲，又道：「黑無常，你爲何不依例鐵鏈加身！」

猙獰兇狠的黑無常立刻抖聲道：「據冬梅姑娘言稱是公主貴賓，所以……不……敢得……罪！」

陰陽公主緩緩道：「處事皆瞶，有失職守，監禁待審！」

這番語氣，雖然平和，却具有無上威嚴，黑無常竟臉色慘變，連聲應是。

於是，立刻有二名鬼卒，把黑無常押下，只見陰陽公主又轉身道：「冬梅，妳虛報僞飾，有袒護之嫌，還不站過一旁，聽候發落！」

冬梅面無人色，盈盈一禮，立刻站在侍女羣中，目視葉青，表情又急又愁！

葉青這片刻功夫，已經運功完畢，覺得傷勢雖未痊癒，已好大半，眼見冬梅花容慘白，暗忖道：「她雖與我初識，但一路行來，指示自己避過不少危險，豈能眼見她坐以待斃！」

此念一轉，不由微一冷哼，上前三步，對陰陽公主傲然道：「姑娘身爲血屍潭主人，在下剛才急報母仇，雖有冒失之處，但豈能拖累別人，姑娘盡可向我問罪，何必裝模作樣，懲罰手下之人！」

陰陽公主秀目向葉青一瞥，竟毫不理會，口中嬌聲道：「鬼諸葛何在？」

曹鏗應聲飄入，恭身道：「公主有何諭令？」

陰陽公主冷冷道：「你以前提過的葉青，就是他嗎？」

鬼諸葛卑屈地道：「回稟公主，就是

此人……」

葉青一見鬼諸葛這副樣子，怒火又起，暴叱道：「鬼諸葛，你自命英雄，想不到現在竟做人狗腿，還不出來領死！」

陰陽公主一揮手，鬼諸葛立刻退立一旁，對葉青的叱聲，充耳不聞，顯然血屍潭中戒律森嚴，未得到命令，誰也不敢開腔。

葉青嘿嘿冷笑一聲，又罵道：「曹鏗，你是孌！鬼孫子，不敢對少爺說話！」

陰陽公主倏然發出一聲冷笑，道：「葉青，這是什麼地方，豈容你胡言亂語，耳聞你與鬼諸葛仇深如海，但他如今既做了本公主手下第十層地獄獄官，本公主自當負責其安全！」

葉青冷冷狂笑，道：「在下闖蕩江湖，第一次見到這般慘無人道之所，原來血屍潭中，專門包庇惡跡彰之徒，在下倒想見識見識！」

陰陽公主臉色一變，冷冷道：「本公主秉理陰陽，順天應人，怎說慘無人道，以你胡言妄爲，本該打入阿鼻地獄，但在你未服之前，本公主先要你看看血屍潭中人物是否是可欺侮的！」

葉青鼻中一嗤，道：「在下正想見識見識血屍潭的鬼門道，姑娘有什麼新鮮花樣，盡可擺出來！」

一旁九殿閻君，爲首老者，赫然大怒道：「小子，你竟敢冒瀆公主！」

陰陽公主擺手緩緩道：「第十殿閻君不必與他計較，等下自可要他知道厲害，葉青，你跟我來！」

說畢，立刻緩緩轉身，一揮手，九位侍女，九殿閻君，黑白無常，鬼諸葛立刻二旁蜂湧，擁着向後走去。

葉青此刻心中懷疑，不知對方要給自己看什麼東西，距離三丈，默默跟隨！

他此刻心念起伏，見陰陽公主身態輕靈，緩緩而行，竟毫無防備，不由暗忖道：「假如自己此刻孤注一擲，在後出手擊去，立刻可以將她擊斃，就是她功力通玄，已得天視地聽之術，也難閃避自己神功，至少會受重傷，但是二旁九殿閻君，必然會出手攔阻，但他們絕攔不住自己的『幻龍身法』，儘可得手之後，再擊斃鬼諸葛逃走……」

葉青心潮起伏，量敵形勢，沉氣蓄勢，就想出掌。

但繼而一想，自己一向自命不凡，豈可在後偷襲別人，如此勝之不武，敗之可恥，轉念到此，又不由輕聲一嘆，負手而行！

雖然對這種機會，瞬息即失，感到可惜，但心安理得，一片寧靜。

他這聲極微的嘆息剛落，突見陰陽公主轉首深深注視一眼道：「你以爲錯過機會而嘆息嗎？」

葉青心頭猛震，暗忖道：「難道她武功眞已到達天聽地視之境，竟能憑嘆息之聲，知道我的心意！」

想到這裏，心中不由大爲駭凜，但口中仍冷冷道：「姑娘之言，在下不解！不知在下錯過什麼機會？」

陰陽公主倏然一笑，道：「你既然不懂，也就算了！」

說着加快步伐，向前走去。

葉青見到這生平僅見之强敵，不敢再存大意。

目光一瞥，忽見一座巍峨宮殿，矗立眼前。

宮殿中燈火輝煌，外表琉璃瓦，柱龍雕鳳，氣派堂皇已極！

宮前花樹閒雜，四株合抱大柱，聳立四周，每支柱上，懸着一顆卵大明珠，發出一片青朦朦的亮光，光綫明亮，如同白晝，中間有一座大池，直徑五丈，池中有水，竟呈血紅之色！

只見陰陽公主一到池邊，立刻在左停步，九侍女擁立四周，九殿閻君一排站在她兩旁！

葉青也到池的右邊，靜立注視。

倏然陰陽公主向旁邊侍女輕語一陣，只見那侍女高聲道：「請問第十迴輪殿閻君，可有死刑囚犯！」

站在最左一位皇冠錦袍老者，立刻恭聲應道：「回稟公主，待決囚犯，還有三名！」

那侍女已大聲道：「所犯何罪？」

「一名罔上欺下，二名擅闖聖宮！」

那侍女立刻道：「請閻君立刻押上，血池正刑！」

迴輪殿閻君立刻應諾，雙掌輕輕一拍，倏然二條黑影，飛瀉而落！現出二個頭戴官帽的赤臉大漢。

只見二人雙雙彎腰作揖道：「左右判官恭候聖旨！」

迴輪殿閻君沉聲道：「主上親自監刑，將最近要施刑囚犯一名押上！」

旁列左右判官齊聲應諾，立刻飛快而去。

葉青眼見這幕活劇，心中暗暗冷笑，決心看看是什麼樣子，片刻時間，左右判官已押着一個蓬頭散髮的少女而至，那女子一身白色羅衣，長髮覆面，竟看不出是誰？

一到池邊，與葉青，陰陽公主恰好三角對立。

只見陰陽公主轉首對葉青，道：「血屍潭實爲有池無潭，此女子早於一月之前，强恃功力，擅闖本公主寢宮，理應沉屍血池，這就是冒犯本公主的榜樣！」

葉青冷冷狂笑，道：「在下以爲血屍潭如何恐怖神秘，原來却是一池死水，眞是傳聞失實，在下實在失望之極！」

陰陽公主緩緩道：「你以爲這池池水簡單嗎？」

葉青冷哼一聲，道：「弱水一瓢，不過僅僅紅色而已，有何出奇之處？」

陰陽公主一聲輕笑，道：「此池皆爲人血，不過經過藥物處理，無腥無臭而已，但人一浸入，全身立化濃血，無屍無骨，你以爲恐怖否？」

「哼！殺人不留痕跡，倒也是一個好辦法！」

陰陽公主鼻中一嗤，道：「本公主居此以來，從來抱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態度，絕不會無故欺人，有人自願而來，黃泉路，迷魂橋，隨客選擇，未入之前，要來要去，任客自由，絕不勉强，但如有人逞勇冒犯，本公主絕不客氣，今天這女子在此正刑，作你榜樣！」

葉青聽完這番話，劍眉一挑，哈哈狂

笑，道：「在下何怕姑娘威脅，不論妳有何花樣，葉青絕不皺一皺眉頭！」

此語一落，那被押白衣少女陡然一聲駭呼，披在臉上的長髮，向後一甩，立刻露出一張憔悴驚恐的臉！

葉青目光一接觸，心中大驚，在這刹那，怒火驟升，臉上倏露殺機，渾忘自身利害，一聲暴叱，雙掌挾着無上神功，猛然凌空向陰陽公主劈去。

雙掌一推，挾着無堅不摧的「天狼神功」，向前猛告劈出，只見一道排山倒海的狂飇，漫空急湧而去。

你說那少女是誰？

嘿！原來竟是驪山道上分手，協助葉青追查鬼諸葛下落的玄冰幽女！

一見她即將身亡「血池」，葉青衡量過利害，決定圍趙解魏，擒賊擒王，這一突然發動，竟出血屍潭方面的羣雄意料之外！

九殿閻君及一旁九位侍女齊聲驚呼叱喝！其中九殿閻君反應較快，九條黃影一齊晃動，十八隻手掌迅揚，一座如鋼牆的實質勁氣，立刻向葉青神功擋去。

但葉青的「幻龍身法」，詭速絕倫，獨步天下，這蓄勢一擊，豈同凡響，在常人眼中，只見電光一閃，饒是九殿閻君身手超凡，還是慢了一步。

砰！嘭二聲大響，陰陽公主竟毫無反抗之力，應聲而倒。

這情形看得在場衆人心頭震愕不已，陰陽公主在血屍潭中，地位何等神聖，誰都知其功力深不可測，如今竟被葉青一掌劈倒，這情形實在出各人意料之外。

葉青也料不到這一掌如此容易奏功，一怔之下，猛覺九殿閻君推出的潛勁，已急湧而到，未遑多想，掌勢驟收，身形一橫，就斜刺裏，向左右判官方面掠去。

這許多變化寫來雖長，但在當場不過是霎那之間！

左右二判官眼見一縷淡烟，電射而至，雙雙一聲大喝，把玄冰幽女一放，雙掌一圈，就向前推出！

但是，葉青一擊得手之後，勇氣陡增，威勢如天神降臨，掌到半途，猛又加上三分眞力！

又是嘭地二聲大喝，葉青胸頭微震，心中暗暗吃驚這二個位判官的赤臉大漢，功力也非泛泛之輩！

但左右二判官被葉青神功一震，竟倒走七尺，也拏樁站穩。

在這刹那，葉青忽覺左邊掌風如剪，臨空壓到，知是九殿閻君，要避已自無及，迫得運起「天狼神功」硬挺一下，人却原勢向玄冰幽女飄落，右手一抓，立刻提住玄冰幽女，向外縱去。

在急於救人之下，「天狼神功」雖然神奇無比，但豈能擋住九殿閻君等這等高手，九人聯手一擊。

嘭地一響，葉青手帶玄冰幽女，被這一道掌風，帶得踉蹌斜走六步。

這時，他只覺得，右臉疼痛欲斷，胸口一股鮮血已衝進喉嚨。

但這危險四伏，千鈞一髮之中，葉青知道情勢迫切，把一口鮮血，強自壓下，飄出三丈，屹立當地，目光中冷焰環射，煞光四掃道：「想不到血屍潭中人物，都是欺軟怕硬之輩，在下倒要見識見識，今天是誰厲害！」

九殿閻君一見葉青硬擋九人聯手一擊，僅步伐一陣踉蹌，猶如沒事一般，心中一陣驚疑，倒也不敢亂動！

這時九位侍女中，僅冬梅把陰陽公主扶起，餵了一顆傷丸，其餘八名侍女，輕飄飄如蝴蝶齊飛，立刻把葉青圍住，但雙方情形，儘管緊張，但是沒有一個人敢出手。

在血屍潭方面人來說，葉青能掌劈敗陰陽公主，硬受九殿閻君聯手一擊，誰都猜不到他功力到何種程度，故而都不敢亂動。

何況陰陽公主受傷未起，羣龍失首，不知道要如何處理這種形勢。

因爲誰都明白，一動上手，葉青固然跑不掉，自己這方面也必大有傷亡。

誰願拿性命當兒戲呢？故八位侍女，九殿閻君，儘管一雙眼睛，皆露出煞氣，但僅把葉青圍住，屹立僵持不動！

而葉青呢，知道自己傷上加傷，已不可能逃出，再要動手，只有找死，因此一面強自支持，一面抱住玄冰幽女，低聲道：「妳能不能動？」

玄冰幽女搖搖頭道：「他們點了我的血穴！」

葉青微一探脈，倏然左掌向她背心穴拍出。

「吭！」一聲，玄冰幽女倏然吐出一口濃痰，全身一陣顫動，眼見自己被葉青抱住，心中無限欣慰。

現在她只想在他懷中多躺一會，這片刻時間，在玄冰幽女來說，是世界中最美好的一段時光，就是一生之中，只活這片刻時光，她也心甘情願！

少女的心，就是這樣奇怪，感情一有寄託，任是天老地荒，情不會變！

但當她看到眼前這種弓張劍拔，山雨欲來的緊張情勢，也暗暗担憂驚心，立刻緩緩站起嬌軀。

這情形看得替陰陽公主療傷的冬梅侍女，心中一陣酸痛，差點眼淚掉了下來。

冬梅，這命運乖舛的女子，一見葉青風度及身手，本已容於無限期望及深情，如今泫然欲絕。

但當她看到身旁的陰陽公主，立刻掩蔽住心中的感情，靜靜侍立，不敢露出的內心表情。

陰陽公主自服下本門靈藥後，慘白的臉色，立刻恢復原來的紅潤鮮艷，長長吐出一口氣，道：「冬梅，我好了，妳已不必扶住我！」

冬梅立刻退開三步，恭身道：「賤婢遵命！」

陰陽公主的神態，恢復了原有的雍容莊嚴，倏然緩緩踱到外圍，秀目微微一掃葉青，倏然仰天嬌聲大笑，道：「打得好，打得好！」

這二聲打得好，不由使在場諸人神色一怔，大感納罕，都以爲陰陽公主神經已錯亂，不由齊向她艷麗的臉上看去，只見陰陽公主笑畢，緩緩道：「葉青，你知道本公主爲什麼要說打得好？」

這句話問得更加奇怪。

葉青心中驚疑萬分，根本不知道對方

用意何在，此刻腦中閃電一轉，暗忖道：「現在敵我情勢，強弱顯明，自己這邊身受重傷，強自支持，如一動手，不出三招，立刻將魂落黃泉！至於玄冰幽女雖然身手不凡，但比起在場這批人物來，相差太遠，如今她既然相同，我何不與她閒扯一場，藉此拖延時間，趁機運氣療治一下傷勢！」

這意念在腦中一閃而過，口中已冷冷道：「當然知道！」

陰陽公主臉色立刻起了變化，神色一片驚奇，彷彿對葉青能夠知道自己的話意，大感驚訝，也彷彿有一種另外的涵意。

這情形看在葉青眼中，心中狐疑大起，心想：她聽了我這句話，爲什麼會有這種表情呢？

這種表情是驚而不怒，彷彿又含有一種不信的樣子，難道自己這一掌彷彿打出了什麼道理不成！

葉青飛快的猜測着，但却想不出什麼緣故，唯一所能預測的就是自己隨口胡扯「知道」。一定表示她心中有一層秘密。

這層秘密，又與自己突然出手一擊有關。

正苦思之間，只見陰陽公主嬌聲道：「你既然稱知道，何不就先說來聽聽，看看是眞的知道，還是假的知道？」

葉青此刻儘量要拖延時間，運功療傷，聞言不敢冒失回答，靈機一動，道：「假如我說出後，對了又是怎麼樣？不對又是怎麼樣？」

陰陽公主秀目一閃，道：「如果你說出的話，確是眞的知道，今天血屍潭要破例一次，讓你全身而退，絕不動你一根汗毛！」

葉青聽得心中一動，道：「假如在下所說的話，並未中的呢？」

「留下你的性命，作血屍潭中一名寃魂！」

此言一出，葉青心中更加七上八下。

要知道一個人，如明知必死，心中便不再有其他想法，立刻一片寧靜，假如在生死兩可之間最爲難過煩躁。

何況葉青此刻本就以爲必然逃不出血屍潭，自份療傷後，也不過是強逞一擊，死馬當活馬醫，一聽此言，自己的一句話，竟能決定自己的命運，不由大費躊躇，不知道應該怎麼講才對，因爲剛才隨口胡扯，其實根本莫名其妙。

在這一刹那，他苦思不已，對方所問：「爲什麼打得好？」這句答案，有成百成千的理由。

從這許多理由中，要找出一條是她的理由，實在太已困難，但自己既稱知道，怎敢就擱時間被對方看透心意，急中生智，倏然冷冷笑道：「姑娘此言當眞。」

陰陽公主道：「本公主一向言出法隨，從不騙人！」

葉菁搖搖頭道：「但在下仍舊不放心，假如說出後，明是對的，妳說不對，我也沒有辦法！」

陰陽公主沉思道：「你這顧慮雖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但以你立場，免不了有此想法，以你之見，認爲應該怎樣才對？」

血屍潭一批高手，心中更感驚奇，皆覺得陰陽公主今天神態異常，好奇好得出奇。

眼見兩人語來語往，猜測不透究竟是爲了什麼事？身受一掌，九死一生，打得好，已經講不通，還要對方說出爲什麼打得好，實在使人覺得離了譜。

葉青聞言對方要自己拿出辦法，心中不由忖道：「我這掌既被對方稱打得好，一定有好的地方，反過來說，她一定歡迎這一掌，這是一個巧合，但自己說不中，對方不但不領情，生命立刻陷入危機，不如先在話中，探探對方的語風，或者看出一絲端倪！」

想到這裏，口中已道：「其實這一個答案，最是簡單，不必大費周折，姑娘自己剛才已露出痕跡！在下不過一時急於救人，劈出一掌，造成巧合而已！」

這番話講得連自己也不知道說些什麼，但陰陽公主一聽，微微頷首，道：「不錯！你果然能觀微知著，但尚未眞正說出因爲什麼。」

葉青聽得心頭又驚又喜，這種模稜兩可之言，居然說對，生離此地，希望大增，不管心中更加亂跳，愈發不肯輕易開言，唯恐一言不對，全功盡棄。

此刻，他唯一的想法，就是如何與玄冰幽女生離血屍潭，對於鬼諸葛雖然不願放棄，但這是下次的事情，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早晚要置他於死地！

而對方既被自己胡扯中的，那自己剛才語中一定有端倪可尋，心中微一思索，靈機忽朗，口中微微一響，道：「中原禮義之邦，講話從不願直言拆穿，公主聰慧蓋世，只要在下一點就可！」

陰陽公主露出一點微笑，似頗欣賞葉青之言，靜靜等待下文。

葉青一見反應，心頭不由一鬆，繼續說道：「公主剛才問在下一句話，還記得嗎？」

陰陽公主點點頭。

「其實剛才在下確是爲失去機會而嘆息！不過，在下如早知姑娘是故露空隙，給在下機會，則區區早已出手！」

陰陽公主又微微一笑。

「話又得說回來，在下如知道是這種機會，現在却絕不會出手，公主以爲此言，說對妳心意否。」

葉青抓住一點原則，就是答案盡量含糊，專在機會上兜圈子，但話一說出，心中暗暗打鼓，不知反應怎樣！

因爲自己雖然摸出一點端倪，但是假如眞要說明白是爲什麼打得好？却無法答覆。

這一心神不定，運法療傷無形之中斷，胸頭如壓着一塊鐵板，氣息淤塞難通。

但陰陽公主倏然嬌笑一聲，道：「看你外表不凡，心思果然靈慧，不錯，本公主年前忽有隱疾，始終不能治療，一身超凡功力無法運用，等於凡人一樣，經多方研究及尋典翻書，才知必需要身具至剛功力的人，以八成半功力震散本公主胸前「將台」穴上一塊淤塞陰氣，想不到今天這猝然出襲，半途被九殿閻君擋去一成半掌風，襲身勁力恰到好處，故本公主不但未受傷，反而治痊痼疾，你雖非存心如此，但也不無功勞。」

（未完・十五）

司馬洛傳奇故事

黑嶺魔宮

馮嘉・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司馬洛在魔宮中見到老頭子在指揮着打手，他混入打手叢中，穿了銀色制服，見老頭子指揮各人各就各位，操縱那金屬製的大魚游落那湖水中，看來是由無綫電操縱的，但因爲司馬洛沒有就位，那金屬魚在湖上停止活動，已被老頭子發覺，司馬洛見隱瞞不住，便走向指揮台想捉老頭子，却被打手包圍，其中有兩個是手提機槍的，被司馬洛制服，用機槍想要脅老頭子沒有成功，只好循着流水洞逃生，雖然被濃烟焗暈，卒能逃出外面，見到有三艘遊艇，有人在看守，便用槍將船員要脅，駕遊艇離開魔島，駛回菲律賓再另謀計策……

迂迴誘敵

在司馬洛的指揮之下，三個人就把這艘遊艇駛離那座小島，向馬尼拉的方向駛去。漸漸，那座奇怪的小島便給拋落在後面，祇餘那黑色的尖峯在日光下水平綫上突起，而最後，連峯頂也看不見了。

司馬洛舒了一口氣，知道老頭子追來的機會是很微的。事實上，他起碼要明天才會發現這件事的，而那時，這艘遊艇已經可以去得很遠了！於是司馬洛在駕駛舵盤對面的椅子上坐下來，閉上眼睛，瞌睡起來，槍就擱在膝上，不過手並沒有離開槍柄。他是眞的睡着的，不過，他並不担心，多年來的冒險生涯，使他練成了超乎常人的應變能力，即使睡覺，他也能使自己淺睡或深睡。淺睡是一種很容易醒過來的睡眠，即使是最細微的聲音變化，也能使他一驚而醒的。然而在他睡着的時候，那三個水手也並沒有暗算他，很可能他們的工作祇是管理船而已，別的一切都是不會的。

司馬洛再張開眼睛的時候，已經是早上了，天氣極好，朝霧中的天空是萬里無雲的。那三個水手也有二個在睡着，祇有一人負責駕駛，很可能他們輪班睡覺的。他們完全沒有反抗的企圖，也許因爲深知司馬洛的犀利吧，但更可能是他們在那個魔王的手下，已養成了很深的奴性，在他們的字典裏根本沒有「背叛」這個名詞。

一舉全殲

「我們現在在那裏？」司馬洛問。

負責駕駛的剛好是那個畧懂英語的水手，他告訴司馬洛，他們現在距離馬尼拉是大約一百海浬。於是司馬洛放心了。祇再航行見幾個小時，他們便可以回到陸地，那時他就是眞正安全的了。

「繼續行駛吧、」司馬洛說：「好好地做，祇要弄我上岸就行了，我不會對你們爲難的，明白嗎？」

那人點點頭，於是遊艇繼續前進。漸漸海面上的是霧給陽光打散了，太陽高高地升起來。但是當陸地已在水平綫上出現的時候，新的變化又來了。那個駕船的水手向前面一指，叫道：「海岸巡邏隊。」

這一叫，就連那二個在瞌睡的水手也驚醒過來了。他們都表示慌張，也許，他們也是習慣了常常躲躲避避水警輪的。司馬洛跳起身，走出外面的甲板上去望望，果然有水警輪正在駛來，而且不止一艘，是兩艘，兩艘水警輪，正分左右向他們逼近。

「我們逃走嗎？」略識英語的水手問道。

司馬洛遲疑了一下，搖搖頭：「繼續好了。」他不知道這兩艘水警輪是否來追他的，如果妄自逃走，說不定會弄巧反拙，而且，假如水警輪是爲了他而來，也不見得就能逃脫！很可惜現在是白天，如果是晚上，也許他可以跳下海而游泳回岸上去的。

兩艘水警輪破浪駛來，接近了的時候，便發出警號，命令他們停航。三個水手向司馬洛請示，司馬洛也祇好叫他們把馬達停掉了。然後他便迅速把三人脚上的鎖

鍊都解除，又把手槍收在椅底。至少，這樣當水警登輪時也沒有那麼碍眼。遊艇停在海中心等着，兩艘水警輪放着警號，繼續走近，後來，警號聲停止了，代之而從擴音機出來的是一把男人的聲音，在用英語說話：「不要抵抗！你們已被包圍了，放下武器不要抵抗，舉起手走出來讓我們看見，不然我們就開火了。」那聲音把這句話用菲律賓語重複了一次，然後又加一句：「你們有三分鐘時間！」

司馬洛心中納罕，這究竟是怎麼回事了？他們竟像來捉拿海洋大盜一般的隆重其事？也許是那老頭子用無綫電報了警，所以水警輪就來兜截他？如果是這樣，那他的前途可眞是凶多吉少了！但是在目前的情形之下有什麼辦法呢？祇好束手就捕再算了，逃是逃不來的，水警輪祇要發兩炮，就可以把這遊艇轟個粉碎！還好這是警方而不是黑社會，並不是說菲律賓的警方就一定會比黑社會好，而是，穿着制服的人就是殺人也不敢太過明目張胆的！

那三個水手又用眼色向司馬洛請示了，司馬洛祇好領先，走出甲板上，舉高了雙手。

二十分鐘之後，司馬洛已給上了手銬，載在那艘警輪上，向前航行。司馬洛是給關在一間監獄般的艙房裏的，他從窗洞看清楚船是向岸上行駛而非繼續出海，才放心一點，暫時不作逃走之想。既然是回岸，他當然是會給放入監獄的，那是，他還有不少時間設法，而且，監獄也是一個相當安全的地方。

房門打開了，主持這件事的年青警長走進來。這是一個年青人，很瘦，上唇蓄着小鬚，臉青而缺乏血色，原因看得出是夜生活過多及縱慾。司馬洛不信任這種人的，尤其是公務員中的這種人。一個公務員有能力去過夜生活及花天酒地，他的錢是從何處來的呢？

這年青的警長看着司馬洛，狡猾地微笑，然後關上門，把一份文件放在室中那張簡單的木桌上，遞上一支筆，說：「簽了吧！」他說的是純正的學院的英語。

「這是甚麼？」司馬洛皺眉看看那份文件；是用打字機打的，有四五頁之多。

「是你的供詞。」警長說：「承認你所做的一切事情！」

「我做了甚麼事情？」司馬洛問。

「承認你是一個海盜。」警長說：「你們在摩羅島對開的海面上刦了這遊艇，然後你的同夥們派你把這遊艇押回來，很可能是換取贖金之類！」

一陣陰冷通過司馬洛的脊骨，因爲海盜一向使菲律賓政府很頭痛，因此海盜的罪名是很嚴重的：「你瘋了！」他叫道。

「你說甚麼？」警長問。

「我是說，我並沒有做過這些事。」司馬洛說道：「這艘遊艇是在離開摩羅島五百里的地方開來的！我被遊艇的主人威脅我的生命，所以我不得不搶了這遊艇逃回來，即使你們不截住我，我也會去報警的！」

警長笑起來：「很富於幻想力的故事，但不大能使人入信！你知道這遊艇的主人是誰嗎，朋友？」

「不知道。」司馬洛搖頭：「他是誰的？」

「你不知道，我也不想告訴你了。」警長說：「但總之他不是會威脅甚麼人的性命那種人！他，他不會的。」

「但我說的是眞話。」司馬洛說：「你可以問問那三個水手的，問他們這遊艇是從甚麼地方開來，問他們在那島上幹甚麼！」

「我已經問過了。」警長說着，手指一戳桌上的文件：「這份東西就是根據他們的口供而寫的。」

司馬洛看看那份文件，忽然苦笑。他到了這船上才二十分鐘，二十分鐘之內，除了問話，還有時間打成這洋洋千言的一份口供？這不但需要一流的作家，而且需要一流速度的打字生才能做到，除非這是事先就已經打好了的。他說：「也許，應該說，他們將來會作的任何口供都根據這份東西的？」

「這究竟是甚麼意思？」警長莊嚴地問。

「原來你也是替這遊艇的主人做事的。」司馬洛說：「因此當你給這三人看這份文件，說他們的主人叫他們應該作些甚麼口供，他們自然也會樂於依從了！」

警長陰險地瞇着眼睛：「我不知道你在說甚麼，朋友，你是不是想在進監獄之前先去一趟神經病院呢？」

「不不。」司馬洛連忙說道：「我不想！」

「那麼簽了吧！」警長厲聲命令。

「我沒有做過這事，我不能簽！」司馬洛强硬地說。

警長的拳頭一揮，直向司馬洛的牙床擊過來。司馬洛在拳頭到達時便躍起，讓自己向後跌。表面看來，似乎是拳頭把他打得飛開，其實他捱的一下並不重！

「我說簽了它！」警長咬牙命令：「我有很多方法令你服從我，而這些方法不包括拳頭在內！」

司馬洛在地上抬頭看着他，表示恐怖，然後點點頭：「好吧，我簽吧！」

他起來，把那份口供簽了。既然這警長不是直接把他送給那魔王，他就放心了。送到監獄去，即使他是被控謀殺，定了死罪，也要經歷好一段時間的，祇要有時間，他就有辦法可想了。

「你還算識相！」警長獰笑着把那份口供沒收了，放進襟袋。

「告訴我，警長。」司馬洛說：「老頭子給你多少錢做這件事的？如果有人加倍付錢，你又會不會考慮轉換僱主呢？」

警長退後一步，狡猾地上下打量了司馬洛一遍，微笑說：「你的樣子不像有錢人！」

「你不能憑衣着推斷一個人的財產的。」司馬洛說：「我現在是在落難時期，我還不曾有機會打扮好！」

警長再看了他一會，仍然搖搖頭：「不，即使你眞是一個有錢人，因爲你不是菲律賓人！你也不是値得信任的，我從來不信任外國人的！外國人沒有一個是好東西！」

「原來是一位愛國志士。」司馬洛諷刺地說：「你的朋友中，可有付錢給你在中途謀殺我這個外國人嗎，愛國志士？」

警長莊嚴地乾咳起來：「朋友，你對我好像有一種錯誤的觀念！難道你沒有看清楚我穿的是甚麼制服嗎？我不是一個劊子手，我祇是一個執行法律的人！你犯了法，我就要把你押上警局，送你上法庭，讓你受到公平的審判，就是這樣了，我不會謀殺甚麼人的！」

司馬洛拍起手掌來：「講得眞動聽，你簡直有資格競選議員，起碼，你就有演講天才！」

「過獎。」警長謙遜地一鞠躬：「現在，你還有甚麼需要嗎？」

「我需要的是這手銬的鎖匙。」司馬洛說：「但當然，你是不會給我的！」

警長微笑：「好吧，我也得上去了，如果你有甚麼需要，你就大聲叫喊好了！不過，我警告你，不要企圖逃走，不然，我就逼得把你槍殺了，明白嗎？」

「明白。」司馬洛點頭：「明白得很！」他早已決定，在這種情形之下，即使有人開了門給他，他也不會逃走的！他寧可依正手續給送進監獄。

警長拉開門要出去，司馬洛又把他叫住：「警長，我也要給你一點忠告。」他說：「那就是，即使有人答應給你多少錢謀殺我，你也不要接受，因爲我在你上頭也認識一兩個重要的人物的！如果我有甚麼不測，我在那上面的朋友一定會追究下來！」

「你也有朋友？」警長皺皺眉：「例如誰呢？」

「例如古墨少校！」司馬洛說。

警長咬着下唇，凝視着司馬洛：「你是在騙我嗎？」

「到了岸上就知道是不是騙你了。」司馬洛說：「因爲我會馬上找古墨少校，而古墨少校會保我出去，所以，你不要打甚麼壞主意，祇要依正手續把我送上法庭就是！如果你合作，我還會在古墨少校的面前替你說幾句好話！」

警長惶惑地看着他，顯然半信半疑，但終於聳聳肩：「我會考慮一下的，司馬洛，我會考慮一下的！」

他出去了，關上門，司馬洛奇怪地注意到他並未在外扭匙鎖門。司馬洛聳聳肩；即使他現在隨時都可以開門出去，他還是不會逃走的！

船的馬達聲在很近的地方不斷响着，簡直是有催眠性的，不由自主地，司馬洛又陷入了瞌睡狀態。昨夜一夜，他都祇是淺睡而已，淺睡並不能使他得到充份的休息，所以他還是需要睡眠的。

忽然，司馬洛驚醒過來了。不是甚麼聲音把他驚醒的。船的馬達聲仍然是照着舊有的節奏在响着，沒有改變。改變的是光綫，眼皮受到光綫刺激的程度不同，就使他醒來了。當然，這個是需要感覺非常靈敏的人才能感到的；司馬洛是一個感覺非常靈敏的人。

霍的張開眼睛。光綫果然改變了，而且是很大的改變。現在他是陷身於絕對的黑暗中的。剛才，光綫有兩個來源，第一就是頭上那隻燈泡，第二則是比他的頭略高的窗洞。現在，頭上的燈已熄了，窗洞則被不知甚麼從外面完全遮去，因此房內就變成是絕對漆黑了。

司馬洛是一個應付危險特別有經驗的人。他馬上就知道可能發生甚麼，而且馬上就動手作應變的佈置了。房中祇有一張木桌和一張椅子是可以移動的，而這也是唯一可以應用的武器了。

司馬洛首先把椅子拿起，倒轉過來，放在門口的前面，然後他把桌子推到最接近對面牆壁的地方，自己立到桌子的後面去。

仍然看不見甚麼，但是聽到很細微的聲音。因吵耳的馬達聲中加進了一種細微的、新的聲音，就是那度門給扭開的聲音。門開了，原來外面的走廊也已熄了燈，但到底外面是比較光亮一點的，所以司馬洛看見三個黑影從門外進來，接着房門關上了，又回復了一片絕對的黑暗。

司馬洛悄悄地鑽到桌子下面去，因爲他看見進來的人手中拿着一些長長尖尖的東西。那當然就是刀子。

接着爲首一人就猛然踢中那張橫在地上的椅子，而狼狽地叫一聲，仆倒了。司馬洛知道發生了甚麼。一定這些人從窗洞已窺見他在床上睡着，然後才熄燈下來的着。在的時候，門口是並沒有橫着椅子的，所以一入門就直撲而前，以爲祇要摸到床邊，刀子亂插下去就行。但是司馬洛放在那裏的椅子破壞了一切。

三個人在用菲律賓話狠狠地叫喊着咒罵着的時候，司馬洛便在桌下半蹲起來，用背頂起了那張方木桌，兩手扶穩桌角，開始在室中橫衝直撞。

對於那三個刺客，這眞是苦不堪言的，因爲房間細小，空間有限，桌角不斷與他們的身體相撞，而且撞中的都是腰胸附近那些重要部份。三個人殺豬般叫起來。當然，他們也有嘗試用刀插向司馬洛，但沒有用，司馬洛有桌子保護着，他們充其量祇能插中桌面而已，不插中自己已經算很幸運了。當三人的吵叫簡直成爲了哀號的時候，頭上的燈就復亮了，而房門給撞開，警長領着四五個警員持槍衝進來，喝道：「好了，好了！」

三個人原來就是被司馬洛連同遊艇刧走的那三個水手，現在他們已給那張木桌撞得頭青臉腫，挨在牆上呻吟着。

警長的眼睛在房中掃視了一遍，喝道：「把他們弄出去！」

警員把三個水手推出去了，他們帶來的刀子也被拿走。警長把槍插好，司馬洛才從桌子下鑽出來。警長微笑，拍拍桌面：「眞聰明，眞聰明，幹得很不錯！」

「我已經警告過你的！」司馬洛瞪着他。

警長聳聳肩：「這不是我的責任！他們三個人受過你的欺壓，懷恨在心，所以找個機會來向你報復吧！他們又不是犯人，我沒有提防！不過，當然以後他們是會給關起來了！」

司馬洛明白這是甚麼意思；警長祇是不想親自動手而已，讓這三個人動手，他的責任就不重。

司馬洛嘆口氣：「警長，你何不乾脆就這樣殺了我，把屍體拋下海算了呢？」

警長回頭望望後面，看見那些人都已走了，才微笑：「別以爲我不想，司馬洛，但可惜，這船上的人並不全是我的心腹

！如果我抓到的一個犯人會中途不見了，那我回去時怎樣交代好呢？」他再打量了他一遍，點點頭：「你眞有本事，司馬洛，你大可以一路放心了，不會再有人來麻煩你的！」說完，他便走了，關上房門，這一次在外面下了鎖。

司馬洛站起來，把翻亂了的桌椅收拾好，然後躺回床上。這個警長倒是相當工於心計的，他明知船上的警察並非全部是他的心腹，他不能亂來，所以就用間接的手法了。那三個水手與他是同路的，他一定叫他們作懷恨狀而下來殺人（也許這是老頭子的命令，老頭子一定用無綫電與警方與他有交情的人聯絡，而警方則派這個有交情的警長領導警輪來截捕，但是警長雖然是心腹，却很難安排到全警輪的上下人等都是心腹的），如果他們殺了司馬洛，警長也大可佯作不知，而把責任推得一乾二淨，必要時甚至可以安排這三個人跳海逃亡，使他們今後都不會再出現。如果殺不成功呢，那就會更簡單了，大可不了了之，司馬洛不見得就會有空進行起訴的。但是，三人行刺的計劃也失敗了，也許他就不會再嘗試什麼詭計，而乖乖地把司馬洛送上岸算了的。不過，司馬洛還是並沒有放鬆戒備，因爲警長也可能會不死心而再試一次的。

警輪繼續在海上航行，結果靠岸了，仍然沒有再發生什麼，司馬洛被送上警局，還押進監獄中去。

× × ×

那天晚上，司馬洛正悶坐在監中的時候，獄卒來開門了，用蹩脚的英語說：「司馬洛，有人來探你！」

司馬洛瞥一眼外面那黑暗的天空：「這是探監的時候嗎？」

「探你的是一個特別的客人！」獄卒說：「一位古墨少校。在菲律賓，大人物是不受規矩限制的！」

「哦，這倒是一個星期以來的一個好消息！」司馬洛色然而喜，跟着獄卒出去了。

古墨少校就在探訪室中等着他。古墨少校是一個高瘦而英俊的人，年紀出乎意外地輕，看來祇有三十剛剛出頭而已，頭髮剪成短短的水手裝，穿着一套很乾淨整齊，但不很新的西服，很有風度，看得出他是一個有修養的人。他的西服的上衣祇穿着一半，左邊的一半是披在肩上的，原因是左臂受了傷，紮着綳帶，而綳帶吊在頸間，獄卒出去之後，他說：「司馬洛先生，聽說你找得我很急，是嗎？」

「是的。」司馬洛說：「因爲在菲律賓，你是唯一可以救我出去的人了！」

古墨上下打量了司馬洛一遍，皺着眉：「司馬洛先生，我已經看過了你的控罪和你簽的口供！你是一個海盜，雖然你的樣子不像。爲什麼我要把一個海盜救出去呢？」

司馬洛湊近他的耳邊說道：「因爲我是寃枉的！不過我不是要你替我伸寃，我祇是要你把我弄離這裏——看史勿夫的面上！」

「史勿夫？」古墨少校微感詫異地低聲問着，更小心地審視着司馬洛。

「是的。」司馬洛說：「聯合國的史勿夫，我們的共同朋友，以前有一次他對我提過，他在菲律賓的聯絡人就是你，所以我一進這裏就嚷着找你！」

史勿夫就是聯合國情報部一個處理遠東問題的專員，他是和金蝙蝠司馬洛在不少案件中合作過的，而司馬洛也會賺過他不少錢了。如果世界上有人能把他救出菲律賓的話，這人就是史勿夫了。

古墨少校凝視着司馬洛：「史勿夫？唔，史勿夫，不錯，他是和我有相當密切的聯絡的，而且，史勿夫也對我提過你！現在我記起了，你是不是就是金蝙蝠司馬洛？」

「正是！正是。」司馬洛連忙承認：「正是我！」

古墨又上下打量了他一遍，微笑：「原來你也是海盜！我知道你是很貪錢的，史勿夫也對我說過，但是想不到你也做海盜！」

「但——我並不是海盜！」司馬洛氣急敗壞地說：「我是給人陷害的，你不明白嗎？有人想弄死我！我相信如果我給判了獄，就會有人在獄中謀殺我！如果我無罪釋放，也會有人謀殺我！因爲我無意中牽涉進了一件大謀陰之中了！」

「怎樣的陰謀呢？」古墨少校皺眉，愕然地問。

「我也不大清楚。」司馬洛低聲說：「但是總之是一件很大的陰謀，已經差點要了我的命，我也相信在這裏是不方便說的，所以最好你把我弄出去了之後，我再詳細告訴你！而且，我相信這件事我們也應該通知史勿夫！他應該感興趣的！事實上，他不能不管！」

古墨又看了他一回，點點頭說：「你知道嗎，司馬洛，在通常的情形之下，我是會調查過一番才會相信你的，但現在却不同了。今天，我差點來不到這裏，因爲下午的時候有人對我進行過暗殺！」說時，摸摸肩上的傷口：「幸而槍彈打歪了一點！」

司馬洛看着他，有一種毛骨悚然的感覺。情形是很明顯的。他對警輪上那警長提過古墨少校，而且入獄之後也找尋過古墨少校，那個老魔王覺得古墨少校對他是有更嚴重的威脅的，所以就企圖先把古墨除去了。

「有人要阻止我救你出去。」古墨少校嚴肅地說：「但這正是我一定要救你出去的原因！是我從來不受威脅的！」

司馬洛担心地四面望望，雖然這個空房間裏是不可能有甚麼埋伏的。但司馬洛仍然嚴重地說：「古墨少校，你有帶保鑣來嗎？因爲一次不成功，可能還會有第二次的！」

古墨輕蔑地微笑：「我不需要保鑣！我是軍人，我是會自己保護自己的！」

司馬洛聳聳肩：「我相信你，古墨少校，既然你會和史勿夫合作，你當然不會是一個很平庸的人了！」

× × ×

半小時之後，司馬洛已經和古墨少校一起離開他被羈押的地方了。他們上了一部亮閃閃的豪華勞斯萊斯大房車，司馬洛發覺駕車的竟然是一個女人。而且在街燈之下，他看見還是一個年輕美貌，非常合

乎他的水平的女人。他不禁目不轉睛。那女郎的眼光在倒後鏡中和他的眼光相觸，對他嫣然一笑。

古墨少校在旁邊側頭瞥了他一眼，問道：「很感興趣嗎？」

司馬洛微笑：「很美麗的小姐！是你的妻子嗎？」

古墨少校搖頭：「不，祇是我的女秘書！我以後會給你介紹的，但是首先，讓我們談談正經事吧！」他伸手按了一個掣，便有一塊玻璃升起來，把他們與司機隔開了：「現在，告訴我到底發生了甚麼事情？」

司馬洛便把經過情形全部告訴他。古墨少校皺着眉頭聽着，後來撫着下頷：「聽來像是一個神話！」

「難道你說沒有可能嗎？」司馬洛說道。

古墨少校聳聳肩：「我不知道。如果是別人這樣說，我一定認爲不可能的，但你是司馬洛，你不會亂說話的！」

「我並不是亂說話。」司馬洛說道：「那座山裏面的確有一座科學研究塲，你祇要派一隊軍隊去搜查一下，就可以證實了！」

「一隊軍隊？」古墨少校側頭看着他，抱歉地微笑：「我不能派出一隊軍隊，司馬洛先生！因打仗的時候，我是一個英雄，我很有權力，但現在，我祇是一個社會名流，我並不是在軍隊裏任職！」他指指開車的那個女司機：「這位小姐，她也祇是帮助我做交際的工作！」

「但——」司馬洛說：「你總有辦法可想的吧？我的意思是，你一定認識不少重要人物！你總有一定的影响力的！」

「當然。」古墨少校點點頭：「我們是不能忽視這件事情的。」他搔着頭：「你說那個是麼甚島？」

司馬洛把島的名字和位置說出來。

古墨少校繼續搔着頭：「我們不能去搜那島的，司馬洛！」

「爲甚麼？」司馬洛問。

「因爲那裏一定是私家地方。」古墨少校說：「照我所知，那些無用的小島是出售的，如果你有錢，用不着出太高的價錢就可以買到一座。當你買下了它之後，這島上就是你的王國，你在島上幹甚麼都可以，祇要你不給人抓到證據，就是政府也沒有權上去搜了！如果這個人在島上置下了這許多貴重的設備，你以爲他會不事先把島買下來嗎？」

「目前，我一點證據都沒有。」司馬洛說道：「那麼，即使你是在職的少校，你也還是無權派軍隊到島上去搜查的，是嗎？」

「是的。」古墨少校說：「而且，如果有人强行登陸，政府還有責任派軍隊在保護這座島！」

司馬洛嘆口氣：「在有些地方，有錢人眞是可以呼風喚雨的。」

「不錯。」古墨少校承認：「尤其是在落後國家如我的國家。」

「但。」司馬洛說：「如果這島給買下了的，那我們很容易就可以查出島主是誰，那麼，我們要查出這個可惡的老頭子到底是誰，也並非難事了？」

「應該不難的。」古墨少校說：「雖然要證明他有古怪卻不是容易的事！」

沉默了一會，車子仍然繼續前進。這是一部全世界最優良的汽車，雖然走在凹凸不平，舖得不大好的公路上，也還是十分平穩的。古墨少校終於再開口：「你說你看見的這條金屬魚，你以爲它是作甚麼用的呢？」

「我以爲這是一種魚雷。」司馬洛在沉思中驚覺，而回答他：「假如有一條帶着爆炸彈頭的金屬魚，受着無綫電指揮，能夠在海中游到無限遠處的，那麼，這不是最好的武器嗎？你要炸甚麼地方，祇要指揮那條魚撞過去。而以這魚的大小，防衞雷達網是測不出來的！那老頭子在自言自語的時候也說過，他要炸倫敦，炸紐約，炸全世界的港口！」

「我希望他還未研究成功！」古墨少校嘆口氣。

「我們必須假設他已經接近成功的邊緣了。」司馬洛說：「我就親眼看見那條魚在湖中游動自如的！」

「唔。」古墨少校沉吟着，搓着自己的下頷：「他的基地雖然是在山上，但那東西卻可以沿着地底放進深海中，然後游到任何地方去的！」

「對了。」司馬洛說：「這實在是很可怕的一件東西！但，我剛才正在想，既然我已經出了監中，而我又對他的秘密知道得那麼多，他似乎就會心急起來了！他會認爲愈快殺死我就愈好，因爲我既自由了，就可以向任何人亂說話的！所以，你必須小心！你和我在一起，你也有很大的危險！」

古墨少校瞥一眼倒後鏡中，微笑着：「似乎他們已經急不及待了！」

「嗯。」司馬洛點頭：「那部車子已經跟踪了我們三分鐘，很可能到再僻一點的地方時他們就會下手了！」

古墨少校伸手進衣服下面，拔出手槍來，丟給司馬洛：「我受了傷，不大方便，但你會用這個的！」

司馬洛把槍拿在手中，熟練地把槍中的機件檢驗一遍，然後轉頭從後窗望望來車。

那部車子，正在加速，漸漸接近，而且可以看到原來不止一部，而是兩部，再後一點還有一部。

古墨少校按掣，使那塊隔開前後車的玻璃又沉下去了，他對駕車的女司機說：「我們可能會遭遇到一些風險，安娜，但你不用怕的！鎭定一點！」

那個叫安娜的女人點點頭。

古墨又按了一個掣，使兩旁的車窗下降了一小半：「這車子是避彈的，玻璃也是避彈的，司馬洛，所以你用不着怕他們射中你，你祇要放心射他們就行了！」

司馬洛點點頭，拿着槍等着。

先行的那部車愈追愈近了。

「慢一點吧！安娜。」古墨少校吃吃笑：「我不想他們追得太吃力！」

安娜把車子慢下來，於是後面那部車子更快地接近了。後來，到了一段直路上，那部車子用不着顧忌轉彎，便以高速開始從右邊過頭，另一部則從左邊來。兩部車子把古墨少校的車子夾在當中。當三部

車子差不多是並排的時候，對方的車窗中就伸出手提機槍來了。一時槍聲大作，加上子彈在車身鋼板及玻璃上反彈的聲音，十分吵耳，有幾顆子彈從開了一小半的車窗開口射進來，但被車頂的軟墊吃去了，對車中的人毫無所傷。

一時，司馬洛也祇能靜靜地坐在那裏，不能還擊，因爲機槍子彈是那麼密，如果他伸槍出去還擊，手部是可能中彈的。

駕車的安娜顯然從未經歷過這種險境，因而有點慌張了，車行的路綫，略欠穩定。

「別急，安娜，別急。」古墨少校冷靜地安慰她：「他們碰不到我們的！祇要別讓他們過頭！」

那兩部車子見掃射無效，便不放槍，果然企圖過頭了，但安娜隨即加速。不但這部車子的機件特別優良，而且安娜走位也特別靈活，所以那兩部車子始終無法過頭。而既然無法過頭，自然也就是無法截停他們了。

司馬洛忽然一站起來，就以快速的手勢放了一槍。他這一下動作是突如其來的，對方完全沒有機會閃避，他看見拿機關槍的一個丟了槍，雙手向臉上一抱，便躺倒了。兩部車子馬上減低速度而退後。古墨少校的車子仍然維持着原來的速度，因此雙方的距離很快又增加了。

司馬洛回頭望望，說：「我想我應該俘虜他們一部車子！」

「你辦得到嗎？」古墨少校問。

司馬洛自負地微笑：「一把槍，加上我，沒有甚麼是辦不到的！」望望前面：「這裏有路可以繞回頭的嗎？」

古墨少校想了一想，點點頭：「我相信有的，你有甚麼打算呢？繞回他們後面去嗎？」

「不。」司馬洛搖頭：「我只是在想，他有兩部車子，而我一次過是對付其中一部的，所以餘下的一部，你就要負責引着它跑，兜了一個大圈回來。當你們回到來時，我應該已能夠把第一部解決了，那麼就有空對付！」

「唔，這也是一個好辦法。」古墨少校說着尋思起來：「我看大約要半個鐘頭的時間才繞回來的！」

「那最好了。」司馬洛說着回頭望望，那兩部追他們的車子已給拋離得相當遠了。

「安娜。」司馬洛說：「在第一個轉彎的地方慢慢一點，讓我下車好嗎？」

開車的女司機點點頭。那部黑色的名貴勞斯萊斯大房車繼續以高速飛馳，很快便到了一個轉彎處，靈巧地轉了過去，隨即便慢下來，而司馬洛打開車門，對古墨少校給最後的囑咐：「記着，照我的計劃做！」然後便跳下車，身子縮成一個球形，滾進路邊的草叢。伏在草叢中，他等待着，槍在手中握緊。很快，追他們的那二部汽車便越來越近了，一先一後的，刺眼的車頭燈掃過附近的樹身。

接着第一部汽車經過了，司馬洛並沒有動，但是，第二部汽車到達時，他的槍便响了。槍彈射得很準，祇是射了兩槍，而兩槍都正中車子的左邊車輪。「嗤」的一聲洩了氣，高速行駛中的車子便失去控制，駕車的人連忙煞掣，但是仍然免不了向樹林直撞過去，車頭與一棵大樹接吻，隆然一聲車子便停了下來，車中人給震得差不多暈過去了，因此當司馬洛到達時，他們也不懂得抵抗。至於那另一部車子，則可能知道撞車的事，也可能不知道，總之，他們的任務是去追古墨少校的大汽車，而任務是最重要的，即使停下來看看這架車子撞成如何，也是太浪費時間了。因爲這樣，他們會有失去了古墨少校及司馬洛的踪跡的可能。所以他們祇是繼續追。

司馬洛走到那部被撞的車子的旁邊，其中是兩個男性的打手，他們正給撞得不會動彈，及到定一定神時，司馬洛的槍已經指住了他們，使他們再也無法反抗。因那部車中，也祇是有兩個男人，其中一人負責開車，另外一人則是用機槍負責掃射的。司馬洛的槍管一揮，便把其中一人擊暈了，因他不需要這許多人來七咀八舌。

另一個人恐懼地看着他。這些都是典型的菲律賓人，看他們的臉相就知道。司馬洛執着這人的衣領，恫嚇地問：「你們是來幹甚麼的？」槍咀的滅音器緊緊地指在那人的鼻子上。

「我們——」那人囁嚅地說：「我們是奉命來截你們的車子，把你們殺掉！」

「是誰派你們來的？」司馬洛緊逼着追問。

「我們——是奉命的。」那人再說一次：「上級叫我們這樣做，我們就這樣做。有人付欵叫我們殺什麼人，我們就遵命去殺甚麼人，我們不用知道是誰指示，或者是爲了甚麼理由如此做的！」

司馬洛無可奈何地點點頭。他相信這兩個一定是職業兇手集團的人物，而毛使他們的人不一定會認識他們的。

但當他探頭進車中察看一下時，他卻發現了一件很奇怪的東西，就是一把槍管異常粗大的槍。

這槍的口徑粗如人臂，而槍膛是特大的，槍柄的形狀也與別不同。因別人看來，這是一把古怪的槍，但在司馬洛看來卻並不陌生，因爲這槍是相當面善的，他在島上時就已經見過了，和貝加那把一樣，是一把火箭槍。忽然，司馬洛全身都冷汗直冒了。他回身執住那人的衣領，用力一搖，搖得那人的頭也差點掉下來了。

「這槍！」司馬洛問：「放在這裏是幹什麼的！」

「這——！我們當然是要用槍的。」那人吶吶地說道：「難道我們不需要用武器嗎？」

司馬洛這時就知道這人是一直對他說謊的。這人不會祇是一個職業兇手那麼簡單，如果是陌生人，那個老頭不會放心把火箭槍交給他的。於是司馬洛的槍一揮，槍管無情地在那人的下頷上擊了一下，那人痛得尖聲大叫起來。

「小子。」司馬洛咬着牙道：「現在聽清楚，這槍我認得的，是一把火箭槍，你最好快告訴我它是做什麼用的，不然我會把你的頭也打掉！」說着他把車座上的一隻小箱子一拉，把箱蓋掀開了，便露出了箱中排列着的一隻又一隻的火箭彈。那火箭彈和普通的筆型電手筒差不多大小，形狀也近似，不過有着火箭般的尾翼！

那人仍然固執地閉着咀時，司馬洛便一手抓起了一隻火箭彈，遞到他的咀唇邊：「你想我把這個塞進你的咀巴嗎？」

那人已給司馬洛看出了破綻，也懶得抵賴。他冷笑「難道你竟看不出來嗎？我們是奉命要殺死你們的，輕機槍不成功，我們就祇有用火箭槍了！當然火箭槍是最後一個辦法，我們盡量避免應用的。」

司馬洛的冷汗冒得更多了，因爲他知道，古墨少校的車子雖然避彈，但是在火箭彈的面前，避彈甲及避彈玻璃都並沒有很大用處的，一隻火箭彈就可以把車子炸成一團扭曲的廢鋼！而現在，還有另一部車子在追着古墨少校的車子。

司馬洛又猛力把那人搖了一搖：「還有一部車呢，車上也有火箭槍嗎？」

那人點點頭：「我們帶來了兩把！」他說出司馬洛心中恐懼的事情：「現在，你們那架避彈汽車已經給炸掉了！」

司馬洛急得五內如焚，因爲情形的確一如這人所說的。另一部車子上的人既然知道古墨少校的車子是避彈的，那麼他們一定就會決定應用火箭槍」。而司馬洛是無法加以制止的，他也無法通知古墨少校去提防。他迅速地盤算一下時間，知道他要追上去是來不及的了，因爲假設這車子的機件並未撞壞，破了的前輪也要換的。即使是最高手，換一隻車輪也需要十五分鐘到半小時的時間。前面兩部車子當然都是以高速在行駛着的，落後半小時，實在無法追得上。每且，古墨少校已經答應過會繞道駛回來這裏，司馬洛不知道他要走的是那一條路，盲目去追，祇有白繞圈子而已！因此，他唯一可以做的事就是在這裏等，希望那部車子一直都沒有機會應用火箭槍。比較使他放心的一點就是：古墨少校身上已沒有武器，他一定不會讓那部車追得太近的，而，假如距離太遠，又在行車之中，放射火箭彈未必一下子就能命中，所以那車中的人也許不敢輕於嘗試的。一擊不中，古墨少校就會知所警惕，而可能逃得更快了！古墨少校說過，半小時就會回到這裏來，那麼，他就祇有等待了，希望半小時內不會發生什麼。

那人獰笑：「你現在是沒有辦法追上去的了，朋友！」

「嗯。」司馬洛說：「我是沒法追上去的了，所以我有很多時間可以問你問題！」他看看錶：「誰派你來的？」

那人閉着咀巴看着他。

「別拖延」。」司馬洛的槍無情在他的肋骨上撞了一下，又使他痛得眼淚也流出來了：「我知道你不會祇是職業兇手而已！如果是職業兇手，那老頭子不會放心把他的火箭槍交給你的！」

那人詫異地皺眉：「你似乎對他知道得很多，那何必還要問我呢？」

「不錯，我對他知得很多，但是我還嫌不夠多，所以，你不要多事，回答我的問題好了！」

「他就是西維亞！」那人回答。

「你回答得很爽快。」司馬洛懷疑地說：「會不會你告訴我的並非眞話呢？」

那人冷笑：「我告訴你的是眞話，但這並不是重要的眞話。最重要的是，你不會找到西維亞的。」

「我也許不會找到。」司馬洛說：「但我可以信任你！你一定會找到的！」

那人搖頭：「不，我不會找到他，祇是他知道那裏可以找到我們，我們是不知道那裏可以找到他的。已經好久沒有人能找到他了！知道他的名字的人，已經算是比較高級的人，比較低級的人就連老板的名字也不知道！」

「你的意思是，還有一些比較高級的人會知道他的下落？」司馬洛問。

「是的。」這人說：「但別問我甚麼地方可以找到一個這樣的人，因爲我也不知道甚麼地方可以找到！」這人的英語說得很流利，顯然，也不是一個庸碌之輩。

「那另外一部車子呢？」司馬洛問：「可有一個這樣的人嗎？」

「沒有！」這人仍然搖頭。

「高級，中級，低級。」司馬洛皺着眉頭：「你們好像有一個很大的組織。你們到底是甚麼組織呢？」

「很大的組織。」那人說：「你做夢也想不到會有這樣大一個組織！終有一天，我們會征服世界！」

司馬洛一聽這話，馬上就覺得頭痛，不是因爲這種話他已經聽膩了，而是因爲，會講這種話的人，多數是一些死硬派的狂熱份子，他們眞的相信征服世界這一回事，或者信仰某一種瘋狂的主義，要他們屈服是很困難的，他們情願爲主義而死！這種人實在難對付。

而這邊，被擊暈了的一個打手動了一動，開始醒過來了！司馬洛似乎毫無所覺，因爲那人剛好是在他的身後，車子外面的地上。未曾暈去的這一個是看見的，不過他極力不向那邊望過去，以免提醒司馬洛。

司馬洛說：「你們這麼大，難道比蝎黨更大嗎？」因爲這一切的行爲都是似曾相識的，也許這又是一件與他的死對頭蝎黨有關的事情？他不能不探一探！

「也許吧！」那人的眼睛閃動了一下。司馬洛不能斷定這是否承認的表示，但至少，這人是知道有蝎黨存在的。

接着，車外那個暈倒的人忽然站起來了，舉起拳頭向司馬洛擊過來，而面對司馬洛的這個人極力不表示甚麼。那人向司馬洛襲擊，姿勢是相當尷尬的，因爲他要通過車窗伸進拳頭去擊司馬洛，如果擊中，雖然不能使司馬洛暈去，但裏面的一個如果合作，那是有希望把司馬洛制服的。然而，他却連擊中的機會都沒有！

他的拳頭還沒有擊出，司馬洛就伸手向後猛然一推，那度本來祇是虛掩的車門便撞在那人身上，由於身裁不高，車窗的上框便剛好撞中他的鼻樑。他大叫一聲，向後跌倒，在司馬洛前面的一個乘機一手推向司馬洛的槍，另一隻手便握拳擊向司馬洛的面部擊來，然而兩下都落空了！首先，司馬洛的槍一側，便避開了他推過來的手，然後槍管一掃，剛好擊中他的拳頭。這人也尖叫一聲，狼狽地抱住拳頭，因爲指節的骨頭是無法與槍管那堅硬的鋼相碰的。

而另一方面，司馬洛的動作仍然不停。車門撞中另一人之後已經彈回了，現在他又把它猛力推出去。那人剛剛爬得起身

，想再向司馬洛襲擊，又被車門撞中，這次一連叫痛也叫不出來了，祇是向後跌回去，司馬洛跳出車外。

那人仍然極力要爬起身，司馬洛的槍管一掃，「托」一聲擊中他的額角，這人嘆一口氣，便頹然倒下，他剛剛醒過來，還沒有機會擊出一拳，便再度暈去了。

車門關上的聲音使司馬洛愕然抬頭，另一個打手已經不在車中了！司馬洛撲回車窗旁邊，那把火箭槍已不在後座上了！那人已帶了火箭槍逃入林中。

司馬洛低低地咒罵起來，但並不是馬上向那人追去，而是回身就跑，從另一個地方閃入林中，跑了幾步，便定住了。

那人帶着的是一件犀利得多的火箭槍，不一定要瞄準他，祇要向他所在的大約方向放一槍，也可以把他擊斃的，所以司馬洛第一件事就是要使自己失踪，連方向也不讓對方知道。

當司馬洛停下來時，他便傾耳而聽。那人在林中逃走的聲音很清楚地傳進他的耳中。菲律賓是熱帶，凡是樹林，都是密得討厭的，要通過樹林，必須推開枝葉，而發出很大的吵聲，所以司馬洛憑聽覺而推測那人的所在，那人似乎並不知道手上的武器是佔了多麼 優勢的，所以一直不停，拚命地跑。當他逃走的聲音漸遠時，司馬洛也祇好動身，而聲音的來源還在，如果失去了那人的踪跡，可就不太妙了。

一面跑，司馬洛發現那地勢是斜向上面的，顯然是一座山在前面。跑了大約二百碼，司馬洛便停下來了，他得聽一聽那人的聲音在何方，以防趕錯方向，一聽之下，他倒吃了一驚，想不到那人逃走的聲音就響在很近的地方。那人再跑了半分鐘便停下來了，司馬洛聽出他已來得更近，很可能他們所跑的路綫是斜斜相對的，因此就愈跑愈近，始終會相遇。現在，那人停下來，可能是在休息，也可能是要聽聽有沒有人追來。

司馬洛彎身，小心地拾起了地上幾塊拳頭大的石頭，向右邊丟出了一塊，那石頭飛出去，在遠處沙沙地落下。靜了一陣，司馬洛又向相同的方向丟一塊，這石子也是在差不多的地方落下。緊接着，就有火花一閃，整座樹林都爲之一亮，接着是「轟隆」一聲爆炸，司馬洛的石子落處的樹木起火焚燒了，這當然是因爲那人用火箭槍對那方向射了一槍。

在熊熊的火光之中，司馬洛拚命地向前奔趕，跑向那人所在的方向，手槍一直遞在前面，暫時，那人是不會聽到他跑的聲音的。火光把樹林照得很亮，司馬洛用不着盲目摸索，可看見路，當然就跑得更快了，接着他忽然發覺樹林已經走完了，前面就是空地！

原來這山祇是很矮的，到了山頂，就是一大片沒有樹的草地，圓禿禿的。

那人並不是停下來，祇是因爲出了樹林，沒有樹木擋他的路，所以也就沒有聲音了，現在，這人正伏在草地中央一堆大石後面，火箭槍對樹林裏瞄準，等着，月光照得他相當清楚，司馬洛吃一驚，連忙躲在一棵大樹的樹身後面。如果那人看見他，再轟一槍，那就甚麼都完了！

但幸而那人並沒有看見他，那人看見的是火光的方向，但是司馬洛也不敢向他放槍，第一是因爲林邊距離那地方相當遠。這塊草地是多石的，有很多大小石頭凸出，對火綫有很大的阻碍。司馬洛担心如果一擊不中，就會招來一枚火箭彈了。

他在等着那人先動，但是那人却等着他出現。司馬洛焦急地看看錶。時間已過去了不少了！如果古墨少校的車子提早一點回來，那豈不糟糕？車子提早回來了，司馬洛就更不能追上去接應了！

幸而，那人祇是等了五分鐘，五分鐘後，林中的火由於燃料太濕，自動熄掉了，而那人相信司馬洛一定已被火箭所毀，便站起身來，小心地向樹林邊走過來，司馬洛不再等他了，他肯站起身已經夠了。

司馬洛放了一槍，祇是一槍。砰然一聲響過，一顆子彈穿透了那人的心臟，那人便頹然倒下來，死去了，司馬洛從來都不願意殺人的，而且，這人活着對他可能有用途，但是現在沒有辦法了，因爲太危險了，那人手上拿着的是一件太危險的武器，即使在臨死之前用最後的氣力扳一下槍機，也後果堪虞，所以必須一槍畢命！現在就是一槍畢命了！

司馬洛以最快的速度跑過去，一手撈起了那把火箭槍，然後才把那人翻轉過來看看，肯定他是已經死了，才鬆了一口氣。他把槍檢驗了一遍，發現彈膛中還有四枚火箭彈，原來這槍是可以一次過貯彈五枚的，司馬洛也趁機會研究一下這槍的用法，發覺很簡便，和普通的來復槍差不多，而且槍身雖然粗大，却不笨重，顯然是用輕金屬製成的。（未完・四）

山水明月

・本文承自48頁・

當他竭力穩住刀勢，白衣少女再次出現在他的眼前時，他的刀已經無法再發揮威力，無力攻出。

因爲他的咽喉已被那晶瑩的長劍刺穿一個血洞。

馬吟雪這一劍刺出後，那十幾個黑衣人的臉色全都變了；他們再也想不到這白衣少女，竟然具有如此高絕驚人的武功身手！

吳天霸雖然很不願意相信這是事實，很不甘心就此倒下去。

但事實就是事實，他不甘心倒下去，已經不行，沒有人能改變他的命運，他的生命已在這一劍之下結束。

* * *

吳天霸的屍身已經倒下，他的生命已告結束，那一羣黑衣人頓時羣蛇無首的轉身飛奔出馬家大院，四散逃去。

馬玉山和分別十二年的愛女馬吟雪見面了，在心情歡愉的大笑聲中，挽着愛女進入屋內。

這一晚，父女倆當然都不會入睡，也睡不着；十二年的離別，他們父女當然有說不完的生活家常，幾十大籮筐的話。

太平鎮又恢復了太平。

但是，這太平又能繼續多久呢？誰也不知道。

（全文完）

俠義傳奇長篇故事／司馬龍·文　可飛·圖

魔踪俠影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岳雲龍踏入少林派擺下的大羅漢陣，拳打脚踢迷踪步，闖過了重重陣式，按照定下諾言，要掌門人通知武林黑白二道，參加華山絶頂天神瀑之會，然後拜別玄清長老和慧空禪師，冒着風雪來到白梅縣城，逕向山嶺馳去，來到萬珍珠、梅艷芳的居處，他們是和母親同住的，再來舊地，却又多了一個初出生的嬰兒，是萬珍珠座下的，也是自己的兒子，正在悲傷這段孽緣，自己痛不欲生就基於此，今夜就是來了却對母親殺父，報恩怨之仇，李美娘也知非死難以了斷，父仇雖報，母子亦相認，却仍未知珠妹並非同胞……

報父仇徹底　清師怨未完

那臨死掙扎的消魂仙子李美娘，聽此笑聲，慘白的臉容，更加雪白，也泛起一絲惶恐，她是怕愛兒喪命在此人手中。

笑聲餘音一歛——

一聲帶着嘲弄的幽靈語音，道：「岳雲龍，你親手逼死母親，此種滔天大罪，和手弒親夫，有何異樣之處！嘿嘿！今後也就是你命終之時，有胆量，就趕緊隨我來？！」

岳雲龍倏然仰首一聲悽厲刺耳的哈哈長笑！

笑聲充滿仇恨的報復！又略帶着一股悲愴、悽涼！聲如巫峽猿啼，叢林狼嗥，刺耳已極！

岳雲龍的身形，緊隨着笑聲，雙手微揚，震碎緊閉的室門，猝然飛撲而出，一起一落，他的身形已快逾電光石火，撲出矮牆外。

離他二十丈外，正有一條人影，以眩人眼目的快速輕功，如一縷輕烟，在雪地上滾滾而去、

岳雲龍不敢怠慢，潛聚體內的眞氣，盡速提到極限，也展開蓋古凌今的輕功，似一條黑綫疾劃過雪地，尾隨追去。

就在岳雲龍身形撲出，電光石火的須臾間。

那間繡房，也疾速撲出兩條纖細的白影，她們身輕如燕，快速絶倫的撲入消魂仙子的李美娘的房中。

此兩條白影，正是剛生產的萬珍珠與梅艷芳，她們在睡夢中突被悽厲的哭叫聲驚醒，緊隨着，她們都隱約聽到有人呼喊岳雲龍的語音，再來便是岳雲龍悲憤已極的長笑聲。

萬珍珠與梅艷芳撲入室中，目見消魂仙子李美娘倒臥在血泊之中，齊聲哀叫一聲。

萬珍珠抱起消魂仙子李美娘，嘶聲道：「媽媽！媽媽！妳怎麼了，是誰害了妳，是誰？！」

梅艷芳幾月來，受了李美娘慈顏愛護，對她有如自己母親，此刻目見她如此慘狀，聲淚俱下，道：「伯母！伯母！是誰害妳的，快說呀！我們替妳雪仇……」

消魂仙子李美娘，血流過多，已是半昏迷狀態，只是她心內有一句話極待說明，因此，她盡量凝聚殘餘眞氣，不使之氣絕，那口竄上喉嚨的瘀血，在她强凝眞氣之時，重嚥入肚內。

這時，被萬珍珠與梅艷芳一陣急叫，緩緩的張開眼睛，眼角滴出兩滴血淚，嘴角掀動，孱弱的語音道：「珠兒，媽眞對不起妳，也對不起龍兒，這是我應得的報應……」

梅艷芳驚聲道：「伯母！剛才那人眞是龍哥，是他害了妳嗎？」

消魂仙子李美娘嘴角泛起一絲苦笑，道：「不是龍兒害了我，是我自己害了自己，我對不起他，也對不起珠兒，縱然是死，也難補償昔年的罪惡……我痛恨自己，幹下人神共憤、逆背倫常的惡事，我深深懺悔，但仍不能消除內心的愧疚、與自責……」

萬珍珠此刻已哭成了淚人，但消魂仙子李美娘的語言，句句都聽入耳內，她心中更加凜駭了，生怕這慘事，就是自己所想的。

萬珍珠厲叫道：「娘，妳有什麼事，請說清楚吧！珠兒，對娘有罪，娘沒有對不起珠兒的地方……」

消魂仙子李美娘悽涼道：「珠兒，妳不要太激動，讓娘慢慢的說出來，梅姑娘，請妳現在拾起這把匕首，照我話做，拾起來。」

梅艷芳聽得一片迷糊，但她仍然拾起了匕首，原來消魂仙子李美娘，此刻雖然離死不遠了，但腦際却清楚已極。

她生怕自己一說出岳雲龍是自己親生兒子之時，萬珍珠也誤以為自己和他是同胞兄妹，而一時羞憤自殺。

消魂仙子李美娘已到油盡燈枯，迴光返照之時，所以，精神旺盛的很。

她蒼涼的悲嘆一聲，道：「珠兒、梅姑娘，妳們兩人都知道岳雲龍有着一生慘痛血仇吧！而他也有一位罪大惡極的母親是吧！他的母親便是我……」

萬珍珠聞言，厲叫一聲，道：「娘，妳說龍哥，是妳兒子。」

消魂仙子李美娘，那雙杏目示意着梅艷芳，才答道：「珠兒，岳雲龍正是我的親生兒子。」

萬珍珠着實心碎了，一種極端羞恥的心理，使她厲叫一聲，雙手如電往梅艷芳那柄匕首搶去。

梅艷芳一經消魂仙子示意，聰明的她已知剛才叫自己撿起匕首的含意，這時，一見萬珍珠雙手來搶匕首，她早已有準備，反手往後一拋，匕首化着一道白光，脫手飛出室外，同時左手如電，擒拿住萬珍珠右腕脈門。

萬珍珠柔腸寸斷，淚若泉湧，厲聲嘶喊道：「梅妹，妳讓我死，我無顏人世，梅妹……」

消魂仙子李美娘，悽聲道：「珠兒，妳暫壓激動的情緒，娘還沒把話說完呢！妳快安靜下來聽清楚，轉告龍兒，不然，此後果是不堪設想的。」

萬珍珠淚含滿面，嗚咽道：「娘……這事情還有什麼方法補救，除非妳不是我的母親、」

消魂仙子李美娘，滿臉慚愧之色，道：「珠兒，說來慚愧的很，妳的確不是我的親生女兒、」

萬珍珠哭喊道：「娘，妳騙我，妳騙我，那麼我是誰生的？我母親在那裏？」

消魂仙子李美娘，極盡悽涼的長嘆了一聲，道：「珠兒，這事情說來滿是罪惡，但我到底自食惡果了……唉——珠兒，妳既然知道岳雲龍慘痛之事，而妳的遭遇，却也和他一樣，只是妳的身世，我和妳父親把妳瞞到現在，這些事情的罪魁禍首，便是我和妳的爹爹……」

萬珍珠驚喊道：「娘！妳說我的親生娘，已被妳和爹爹，慘害死了嗎？」

消魂仙子李美娘，連聲自責道：「這是罪惡！是罪惡！是彌天大罪……」

萬珍珠此刻的是有些恨她了，厲聲逼問道：「我娘是誰？我娘是誰？快說呀，妳快說呀！」

消魂仙子李美娘，見到萬珍珠這悽厲聲逼問，內心又是一陣創痛，慘白的臉容，陣陣痛苦抽搐着。

萬珍珠目見李美娘悽涼之狀，心腸一軟道：「娘！請恕珠兒，剛才心情太激動了，妳說呀！我親生娘是什麼名字啊！」

消魂仙子李美娘，血淚縱橫，悽嘆一聲，道：「珠兒，娘與妳爹爹，所做的事乃是世人所最不齒的……妳親生娘，稱做陳香君，她就是龍兒父親慘死的隔夜，也同樣遭受慘死的命運，那時妳娘剛生妳，還沒滿月，便被妳父先下毒藥給喝下，在臨死痛苦掙扎之時，我拿一條麻繩給妳爹爹，然後活活把她勒斃……妳就這樣一直被我撫養長大，當時妳父也想把妳酷施毒手，但經我百般相勸，才免於難，那時我因自己的親生兒——岳雲龍，也被妳父打了一記『陰風殘骨掌』，我以為龍兒是絕對死了，所以，便一直把妳視作親生女兒，百般照顧，以彌補失去的龍兒……珠兒，我和妳爹爹所做的事，便是如此的殘毒……」

梅艷芳在旁聽了這番曲折複雜的慘事，也不禁心生餘悸，他們實在太慘酷了，幹下這種慘絕人寰，萬人所不齒的惡事。

萬珍珠聽得內心悲慟欲絕，她厲聲的大叫，哭道：「爹爹，你什麼如此的殘狠呀？」

「娘呀！妳死得好悽慘啊……」

消魂仙子李美娘軀體一陣陣痛苦的顫抖着，慘厲的臉容肌肉不斷的抽搐，她悲痛的閉起眼睛，心血漸漸凝結了。

她的生命，已隨時間漸漸的縮短了，死神的魔掌，將要把她抓去了，她急迫的喘着氣，喉嚨之中，響起了「咕……咕！……」的響聲。

她嘴皮一陣顫動，又吐出細弱的聲音，道：「珠兒，龍兒現在還不知妳不是我親生的，妳快把眞象告知他，不然，慘酷事又會接踵而至的，妳快去……」

「妳父剛才已來此地，誘着龍兒出去，妳如痛恨妳爹爹就趕緊去幫助龍兒，妳和梅姑娘快去……我最後仍向妳和龍兒：…懺……悔……。」

消魂仙子李美娘，終於脫離了這個塵

世。

以她一生的淫惡，那是死有餘辜，但是，她在臨死前，却坦白的伸訴其罪惡，深痛的後悔。

人曰：一失足成千古恨。

她既然鑄錯人間，而自食惡果，難道一個罪惡滔天的惡人，最重的懲罰，還有比死更嚴重的嗎？有的，那是臨死前的殘酷精神折磨，與死後萬人唾罵，遺臭萬年了。

一個人的爲惡，大都是追着現實的慾望，而不思及後果，才鑄下千古大恨。

而人類的劣根性，就是這樣，在他盡情的享受慾望之時，不會覺得自己是否有罪，祇是，紙包不住火，事情揭露之時，他們才覺得以前是罪惡的。

但是，此時的覺悟，都已經太遲了，往往是落個慘死報應，身敗名裂。

這點是值得人所警惕的，凡事都要三思而行，不然，後果總是可慮的。

萬珍珠與梅艷芳，見消魂仙子李美娘，撒手西逝：任她是如何的罪大惡極，但二十幾年來的朝夕敎養，以及臨死前的懺悔，足以彌補她之罪過。

所以，她們兩人悲慟已極，放聲低泣，如泣如訴，配合着外面呼嘯的寒風，這景象眞稱得是悽絕人寰……室中，一時間罩滿了愁雲慘霧，燈火明滅，襯托得更加悽涼。

岳雲龍已知前面那人，便是戴天大仇人，玉面神簫萬人傑，滿腔仇恨的熱血沸騰，他咬牙切齒，今夜，誓非把他殺死不可。

聽明的他，知道仇人身負蓋世武功，又練有邪道武技，最具歹毒的「天地寒陰殘骨功」，今夜鹿死誰手，仍難預料。

所以，岳雲龍在追逐之中，並不盡施曠絕千古的輕功，只是保持十幾丈的距離，暗中却一面運轉着本身眞氣，循環十二周天，以待在須臾間，即將發生的生死慘搏。

其實，岳雲龍這時也希望萬人傑把自己帶到遠遠的偏僻所在，慘鬥一番，因他生怕萬珍珠與梅艷芳趕來。

玉面神簫萬人傑，何嘗不是此意，但他此刻有一種誤會，岳雲龍輕功既然不比以前高，武功的進展，也不會高到如何程度。

本來他也有點心悸於岳雲龍武功進展之神速，在前次拚鬥，玉面神簫萬人傑，雖然沒有施出看家絕技「天地寒陰殘骨功」，但他在功力方面，已盡了最大能力，却落個兩敗俱傷，所以，現在難免仍使他忌憚三分。

但現在他見到岳雲龍的輕功，心中已暗自欣喜，今夜定要把這厮慘斃手下，原來萬人傑自那夜負傷敗走之後，便面壁勤練武功，三月以來，更把「天地寒陰殘骨功」練得更進一層，於是，他滿有自信的心。

兩人雷奔電掣般，直向一座削立千仞，蒼烟縷縷的雪白絕峯馳去。

眨瞬間，岳雲龍與萬人傑二人已相繼奔至雪白絕峯的峯腰平地上，就停住了身形。

祇見這峯腰，蒼松翠柏環繞，以前本是芳草如茵，野花似錦的地面上，此刻却變爲一片白皚皚的平滑雪地，約有三四十丈寬闊。

此塊平滑雪地的左側，一道絕澗，有道懸瀑，飛玉濺珠，泉韻若琴，相映着地面，却是一片雪白，的是一處冷清幽絕的地方。

玉面神簫萬人傑，嘴角泛起一絲殘狠的獰笑，道：「岳雲龍，此地風水不錯吧，嘿嘿……」

岳雲龍輕蔑不屑的冷哼一聲，冷澀道：「萬人傑，你自己尋找的風水，那會錯到那裏。」

玉面神簫萬人傑陰氣森森的乾笑幾聲，道：「我們已是兩代的老仇家了，不必再講什麼客套，放手幹就是。」

岳雲龍强壓住心胸怒火，冷冷一笑道：「好說！好說！這樣最好不過了。但是，在你伏首受誅之前，岳某倒允許你儘量說一些場面話。」

玉面神簫萬人傑嘿嘿一陣冷笑，道：「你口齒上之功夫，倒像你那飲恨泉台的卑賤父親……」

岳雲龍臉容倏寒，冷喝道：「蠢賊住口，今夜就是你惡貫滿盈之時，還猖狂跋扈什麼！」

玉面神簫萬人傑存心激怒對方，因高手慘搏，最忌事先氣躁心浮，如武功皆在伯仲之間，那方氣浮，便非慘敗不可，所以，他仍然一聲幽冷魅笑，道：「岳小子，你今夜也要蹈你父親之轍，飲仇九泉，還凶煞什麼，嘿嘿！你父生就一副賤骨頭，不得女愛，才落得嬌妻背叛他，因而被慘酷的分屍。」

岳雲龍的是一位超人，他此刻也察覺對方之激將計，所以，强自壓制着這刁損已極的言語，一聲冷入骨髓的寒笑，不屑道：「卑賤之徒，昔日家父之死，你乃是受蔭於一個賤女子，但今夜你又不知要受蔭於什麼？」

玉面神簫萬人傑確是暗暗心駭，知道今夜極難操勝算，但他仍然冷笑道：「岳小子，你父是賤骨頭，而你也是如斯，眞是有其父，必有其子。」

岳雲龍斷然說道：「狗賊！招子放亮一點，我們不必再逞口舌之强，還是早些做個了斷。」

玉面神簫萬人傑陰笑一聲，道：「極是！極是！但是不知你有何遺言，趕緊留下。」

岳雲龍星目暴出一股駭人的怨毒稜芒，道：「我的遺言嗎？就是流盡人間邪徒之血。」

玉面神簫萬人傑，眸中也射出一股極殘毒陰狠之兇光，道：「好！那麼你就到陰間，去流那些鬼邪的血吧！」

岳雲龍暗中已把全身功力，凝聚至極限，他現在已緩緩挪移身子，星目一瞬不眨的逼視着對方，似一個魔影般，漸漸的延伸過去。

玉面神簫萬人傑眼神暗斂，凝神靜氣，佇立原地，靜若岳峙，採取最上乘的武技，以靜制動法。

驀地——

岳雲龍身形有如狂濤般，怪忽已極的旋轉了三圈。

岳雲龍這誘敵的方法，的是技高一着，就在他第一圈旋轉之時，呼！的一聲銳勁厲嘯，萬人傑已暴彈出一縷指風，疾襲過來。

但此時，岳雲龍又已轉旋至另一方，「嘶」！地一聲勁響，一縷幽風又勁疾的暴射過來！

可是，岳雲龍已又轉至另一處方向，總是慢了一步，「嘶」的再一聲勁響，快逾電光石火，又奔射過來！

岳雲龍旋轉的身手，怪異的角度，的是妙絕天下，駭人聽聞。

但萬人傑的一連串指風，速度之快，也是千古罕見，幾乎同在須臾之間，發出的使人無法連續閃避。

岳雲龍在第三圈旋轉之時，已預測到指風襲擊方位，在騰轉之間，一股綿綿的冰寒氣勁，已自他身側四周捲起。

迴旋激盪中，形成一股超乎尋常的氣勁，疾速絕倫的迎向第三縷指風。

「波！」地一聲暴響，迎個正着，頓時互相消弭於無形。

驀地此刻——

岳雲龍展開凌厲已極的攻勢，身軀趁着一絲空隙旋了進去，指、肘、劈、拍、撞、戮，六個連串動作，刹那間齊出。就在這電光石火的一刹那——岳雲龍已攻出三十六式。

高手過招，舉手投足，俱含生死幻滅之道。

祇見攻勢甫出，漫天勁氣洶湧，威力之鉅，眞個非同小可。

端的裂胆驚魂，兇猛懾人。

任是岳雲龍脚踢掌劈之勢，精妙絕倫，具有幾種不大相同的力道，一齊攻出，使人難以招架。

但是，玉面神簫萬人傑前後上下，似乎都被一種極詭異的潛力封鎖，迫使岳雲龍的捷快攻勢，完全落空。

反之，岳雲龍被一股巨大的反潛力，震得身子不由自主的暴飛出去，多虧他體內的「玄天冰魂」眞氣，護住體內各部要害。

岳雲龍被逼退丈餘，心中凜駭無比，見萬人傑此刻的狀態，雙目微閉，靜若岳峙的佇立着，像似老僧入定，已至物我忘兩之境，根本好像不知道剛才那陣凌厲駭人的攻勢，他暗忖道：「這是那門邪道功夫！」

倏地——一道靈光疾如閃電，掠過岳雲龍腦際，驚叫道：「這分明不就是在逼運着『天地寒陰殘骨功』的前奏嗎？自己若不趁他運功之時，破去他之運功神氣，如被其運聚至指尖，挾在拚鬥的招式中，發散出來，那後果眞是可慮的。」

「錚」！一縷劍身顫抖的鏗鏘聲音，青霜短劍已出鞘，一縷神采奪目的劍芒，如靈蛇般伸縮吞吐着，劍身泛起圈圈粉紅烟霧，雪地上一時劍氣冲天。

接着——一縷清脆的絕妙簫韻響起，萬人傑右手已握着那支奇長玉簫，玉簫微泛出淡淡的清輝，他玉簫平橫胸際，左掌前揚，五指箕張，眼神內歛，仍是老僧入定之狀。

沉靜之中，自有一股懾人的威凜氣魄，使人不敢冒然輕犯，最使人胆寒心悸的，就是那種陰狠殘毒的氣色。

岳雲龍深知他正逼運着「天地寒陰殘骨功」，但還沒到飽和的程度，那敢稍作怠慢，一聲冷入骨髓的寒笑響起——

「嘶！」一聲勁疾銳嘯——

岳雲龍手中青霜劍芒，化着萬道精光，驟若閃電，條條射向萬人傑全身任何一處要害。

此招是多麼詭異、精妙，又是如何的凌厲、毒辣。

萬人傑仍然一副駭人的冷靜沉默，但見劍勢射至，右手的玉簫，劃出一道閃光的影幕，挾帶着一縷懾人心神，勁疾的簫韻——

「波！波！波！」響起一連串的輕密珠爆聲響——

岳雲龍射出的幾絲劍氣，立刻破玉簫圈起的奇異氣牆，消逝得無影無踪。

那知岳雲龍脚步一錯，腰軀一旋，又已綿綿的施展出「天都魅踪七絕劍」的首招：「殘虹飛魂飄天涯」。

劍勢如流星劃空，搖曳之中，晶瑩奪目。

森森的劍氣，帶着「嘶！嘶！」破空之聲，那懾人的精光，奇速絕倫，使人莫測劍式指襲的方向。

萬人傑身軀仍不移動半步，右手玉簫連續震出幾道寒光，詭秘已極的破去此凌厲劍招。

岳雲龍一聲凌厲刺耳的長嘯，聲震雲霄。

第二招：「流虹一綫天疑裂」。隨着劍式陡轉，精光奇暴之間，兩道劍氣，帶起「嘶！嘶！」尖厲銳嘯聲交叉射去，速度之快，難與其比擬。

這時，萬人傑左掌連續拂出幾道幽幽陰風，第二招凌厲劍氣又被逼去。

岳雲龍心中大駭，已知萬人傑的「天地寒陰殘骨功」，快逼至左掌，因他這時拂出的陰風，似乎潛擁着一股極巨大的波震力。

他一聲刺人心神的厲嘯驟起——

青霜劍光影如山，重重疊疊，如江河倒瀉，精光暴閃，劍氣冲天，「天都魅踪七絕劍」，連續綿綿而出。

第三招：「蛟龍鱗動浪花腥」。

第四招：「飄虹劍影飄殘月」。

第五招：「星飛虹影斷腸紅」。

第六招：「丹碧駁殘飛血雨」。

岳雲龍突然口中發出一聲驚叫，身軀被逼得一陣踉蹌後退，臉色蒼白，星目泛出一股極悲愴，痛苦的神色。

岳隆龍並非是受傷，而是悲憤心痛，原來他剛才一連串施出自己最厲害的「天都魅踪劍式」，已出六招既然不能斃了敵人，反而被對方最後一股陰寒潛力震退，這那能不使他心痛，一生所期冀今日得雪的仇恨，就要這樣的斷送了。

玉面神簫萬人傑，那雙微閉的眸子，已緩緩的圓睜開來，他眸中的光芒，是多麼駭人，色呈慘綠，如兩道鬼火——

而又是那麼殘狠、酷毒——

岳雲龍那雙血紅的星目，射出一股駭人的煞焰——

但那是多麼充滿着憤恨、悲愴——！

岳雲龍此刻的心情，顯得十分凝重，

他知道對方那最歹毒的「天地寒陰殘骨功」，已凝驟上左掌，而自己也只剩最後一招，最凌厲毒辣的劍招。

此刻，周遭一片沉寂，兩人的心忐忑不定的跳動着，一絲緊張、恐怖的氣氛，籠罩着四周空間。酷冬雪夜，更是使人有種冷索、肅然。

騰騰的殺機，一觸即發，而那是殘酷的。

祇見岳雲龍雙脚開始移動了，速度緩慢已極，有如蝸牛移動，他星目平視，嘴角泛出一股勇敢、倔强之色，青霜劍平舉着。

每當他移動一步，岳雲龍身軀所圍繞的絲絲烟霧，便愈加濃厚了，而一種詭異的旋氣激盪嘯聲，却愈勁疾銳肅着，原來岳雲龍已把「玄天冰魂」眞氣，佈滿周身萬千毛孔，源源透出。

岳雲龍每移近一步，萬人傑那雙慘綠的鬼睛，就更加駭人，臉容也更加殘狠、酷毒。

岳隆龍已漸漸移近了，由三丈……一丈……九尺……六尺……

倏地——

一道極光耀的閃電暴起，緊隨着一聲霹雷似的聲響驟起——

接着——

兩聲凝震雲霄的慘嗥響起——

冰凍奇寒已極的白皚皚雪地上，俯臥着兩具軀體，僵硬挺臥着一動也不動。

青霜劍、玉簫，各棄離雙方身側三尺左右。

此際，寒風凜冽，仍然沒有星星，更沒有月亮，已是四更多天——

大地蒼然，一片冷清、悽涼——

已是五更時分了！

大地仍是一片蒼然，冷寒刺骨的狂風，肆勁的嘯舞着，可是却吹不動密佈的彤雲，是如此的低垂。

峯腰上這片光滑無比的雪地上，本有兩個僵硬的人躺在地面上，但此時却有一具軀體，蠕蠕的顫動了一下，但另一具仍是一動也不動的僵臥着。

驀然——一聲極盡悽涼的嘆息聲，凝震在酷寒的空間。

那具蠕蠕而動的軀體，却緩緩的挺立起來，他長髮俱散，嘴角汩汩的滲出鮮血來，臉容慘白如死灰，肌肉却陣陣的抽搐成條條曲綫，猙獰慘厲！

倏地——

他挺立的軀體又一陣波浪形的抖動，一聲悶哼，他又不支的倒地了。

但他却昂起了頭，那雙含滿血絲，欲突眶而出的星目，凝視着丈外那具屍體，他笑了，右手取了那柄拋離三尺外的青霜劍。

這笑意是多麼的得意，他像似有些不放心，爲着求證對方的死，以及仇恨的怨毒，他在地上孱弱的爬動着。

此時，他要爬到一丈外的那具軀體處，是如何的痛苦，他口中連喘着氣，而且，也發出陣陣痛苦的呻吟。終於，他爬離屍旁二尺，手中青霜劍，寒芒一陣顫動，「嘶！」地一聲，那僵臥地上的屍體，一顆頭顱，已被砍了下來，滾開幾尺外。

因爲，他全身血液已被凍結了，所以，不再濺出血跡來。

岳雲龍微笑了，厲聲的長笑着！笑聲是如此的刺耳，陰沉低昂，有如鬼哭狼嗥，巫峽猿啼！

深含着一股仇恨得雪的欣快！而又是如此冷酷、殘毒！

猛地——他笑聲頓歛，慘厲的臉容，更加慘厲了，哼聲急促，顯然他身遭重創，又妄動眞氣，更使傷勢嚴重。

過了一會兒，他嘴角泛起一絲狠毒的光芒，嘶聲道：「蒼天呀！不要恨我岳雲龍過於殘毒，我要報復，我要報復，要把他的屍體，劈爲爛碎，劈爲爛碎！」

語音中，岳雲龍手中的青霜劍，已經一劍一劍往萬人傑屍體劈下，手臂、雙腿、腹部……

對於一個死者，再來分他屍，於理說是瘋狂的，殘酷的，但反過來看萬人傑昔年的殘酷行爲，分屍絕魂手岳天鵬，他現在的報應，是沒有使人憐惜的地方，這是報應，惡者的下場。

眨眼間——

玉面神簫萬人傑的屍身，已是肢斷骨殘，血肉模糊，悽慘零斷，肝腸散佈滿地，慘不忍覩！

他的屍身比昔年的絕魂手岳天鵬，更加碎裂、悽慘！

岳雲龍又是一聲瘋狂的長笑，星目仇恨怨毒的稜芒，仍沒消歛，手中青霜劍，陣陣挑舞着，本是零碎的屍身，更是四處飛散，東一塊、西一塊！

岳雲龍笑聲一歛，厲聲哀叫道：「父親呀！英叔叔！龍兒已把仇人殺死了，更加慘酷的分了屍，你們在九泉之下，可以瞑目了……龍兒，不久的將來，也要來會見你們了……」

驀地此刻——

——峯下突傳來一聲哀怨的聲音，嘶叫道：「龍哥，你在那裏呀，龍哥……」

那叫聲，悽涼至極，聽之使人心腸寸斷。

岳雲龍臉上肌肉掀起了條條曲綫，惶恐道：「是珠妹和梅妹，她們來了，我不能讓她們看見，不能讓給她們看見……」

語着，岳雲龍把青霜劍，急速的插入懷中，雙手抓着堅硬的雪地，向二十丈外一片松林爬去。

「龍哥！龍哥！」

使人心酸的厲叫聲，陣陣飄入岳雲龍的耳內，有如支支利箭，刺進他那顆已創傷的心。

他盡量提起殘餘的眞氣，疾速的滾爬着……

岳雲龍已爬到一株三人合圍的巨松旁，他依着松樹，挺立了身軀，雙手緊抓着樹身，緩慢至極的爬上松樹，哇！的一聲，口中又噴出了鮮血，人，差點昏死了過去。

他俯在兩根交叉的松幹上，低沉急速的呻吟着。

岳雲龍知道自己的生命，已經快到盡處了，元月一日，華山絕頂天神瀑之會，自己大概無法赴會了……

他想至此處，星目射出一股倔强、堅毅、殘酷的光芒，孱弱的語音，道：「我不能現在死，我不能現在死，世上的仇人

，還沒殺盡，我一定要赴華山天神瀑之會，展開一場震驚天下的慘殺，然後，瞑目的死去……」

唉！他輕聲悽嘆了一聲！

也許他知道，這種慘酷的決定，是不可能實現了，因爲，他非常清楚的知道，自己中了萬人傑「天地寒陰殘骨功」，五臟六腑，已遭重創，這時，生命的苟延，只不過是一口純元的眞氣，還沒四散支持着自己。

但現在經過這一陣滾爬，殘餘的眞氣，已發散的差不多了，離死已不遠了！

「龍哥！龍哥！」

兩聲慘厲叫聲，在四十丈外冗長搖曳地傳來，這平坦的峯腰上，如電也似的，騰上兩條細小的影子，正是萬珍珠與梅艷芳。

兩人一上峯腰，眼光瞥處，立刻掃射到那零碎慘厲的屍體，兩人內心各自一震，如輕燕掠波般，絕速的奔至屍體處。

萬人傑那顆猙獰的頭顱，赫然映入兩人的眼簾。

萬珍珠驚叫一聲，撲在雪地上，悽聲叫道：「爹呀！你……你死了……」

萬珍珠雖然明瞭這些恩仇，與她父親的殘毒，但她總是他的女兒，縱然內心也無比深恨她父親的作爲，可是當她目覩父親慘死，也是難免傷痛的。

她悽涼的哀哭着，如泣如訴，哭聲哀怨已極！

梅艷芳看到這具慘酷的屍體，內心也覺黯然，她這時也感到愛郎手段的毒辣，但嫉惡如仇的她，也深深的感到這是他應得的報應，此刻，她眞不知要怎樣的勸慰萬珍珠的悲痛。

唉！她內心也悽涼的嘆了一聲！

她也覺得萬珍珠的遭遇，眞是太悽慘了。

猛地——萬珍珠突然歛止了哭聲，悽聲向梅艷芳說道：「梅妹，我父親的罪惡，妳已知道的清清楚楚，他的死是種因果報應，我不恨龍哥的慘毒，我會原諒他，現在，只要龍哥回至我們的身旁。

「龍哥呀！你來呀！你出來啊！你殺死我父親，珠妹不會恨你，你快點出來呀！我有話告訴你……」語調如杜鵑啼血，雛鳥哀鳴，巫峽猿啼，是多麼悽涼呀！

梅艷芳見萬珍珠有如此的見解，的是衷心的佩服，一時心情激動，珠淚也順腮流下。

岳雲龍可更是慘痛了，他是如此希望萬珍珠，翻臉尋仇於他，自己死後也能得到內心的安慰。

但相反地，萬珍珠却原諒了自己，這種內心的愧疚，更使他痛苦已極，他恨不得跪在萬珍珠面前，承訴自己的自私……

岳雲龍星目滴出了顆顆血淚，心內也滲出了血，他口中發出細若蚊哼的語音，吶吶道：「可愛的珠妹，妳不怪罪於我，更使我感覺內疚，愧對於妳……

「妳叫我出來見妳們，我那有這顏面，珠妹，妳原諒我吧！這是命運，這是命運，妳那裏知道，我是妳的同母哥哥！」

岳雲龍此時腦際已一片模糊，仍然認定萬珍珠還不知道自己是銷魂仙子李美娘生的，這可能是慘酷命運使然，使他這樣錯認。

這也難怪岳雲龍這樣想，因爲他知道萬珍珠貞節剛烈的很，若是知道自己和岳雲龍是同母所生，絕對要自盡身死的，那會再出現此地，所以，岳雲龍才如此的假定，萬珍珠還不知道這些關係。

唉！世間的事，總是如此的陰錯陽差了。

岳雲龍他那裏知道萬珍珠並不是他母親所生的，而她親生母親的遭遇，也像他父親的遭遇一樣，是被消魂仙子李美娘和萬人傑共同謀殺身死的。

悽涼！悽涼！慘酷！慘酷！

岳雲龍與萬珍珠的命運，難道眞是這樣悽慘，都會落得自殺身死嗎？

誰知道？誰知道？

萬珍珠淚流潸潸，輕聲道：「珠姊姊，龍哥大概已經走了，妳現在身體虛弱，我們還是回去，休息幾天再一齊去找他不遲。」

萬珍珠悽聲道：「梅妹，龍哥可能就在松林裏，你看雪地上不是有被爬過的痕跡處？他一定是剛剛離開此地的。」

梅艷芳點點頭道：「珠姊姊，這雪地上的確有人爬過，但現在並沒下雪，其痕跡應該極顯明，但却如此模糊不清，所以，證明龍哥已離開很久了，而且，尊親的屍體，已完全被冰凍結了，也絕不是剛死的跡象。」

萬珍珠道：「梅妹，雪地上有人抓爬的痕跡，顯然龍哥也受了極重的內傷，我深怕他已不支倒在松林內，我們還是一道去看看！」

梅艷芳答道：「珠姊姊，那我就扶着妳走。」

原來萬珍珠剛生產，血氣極虛，而連番遭受到使人心腸碎裂的創痛，以及一陣子的奔波飛馳，已使她眞元受損極甚。

剛才她站着的時候，已有搖搖欲倒的樣子，嬌容慘白，毫無一絲血色，顯得非常虛弱。

梅艷芳在旁看得清清楚楚已極，知道萬珍珠再在冰寒的雪地，逗留過久，定要害起大病，剛生產又害病，這是極危險的，所以，她才相勸萬珍珠快點回去。

其實萬珍珠若不是功力純厚，以及有超人的毅力，只要這些打擊，早已使她血氣過虛，不支暈倒，或者香消玉殞了！

梅艷芳反手輕扶着萬珍珠，姍姍地向松林走來。

岳雲龍現在心急的很，他眞怕被她們發現，可是，他也極歡喜她們走過來，因爲他想在臨死之前，再見她們一面。

岳雲龍强忍着痛苦的呻吟，那雙已經漸漸渙散的星目，窮極目力凝視着慢慢走來的萬珍珠與梅艷芳。

十丈……六丈……三丈……二丈……一丈……終於，她們二人恰好停在岳雲龍棲身的松樹下。

岳雲龍這時也看清了萬珍珠那副形容憔悴的可憐的樣子，以及那雙深邃而帶着無比悽傷柔光的眸子，是如何的傷痛他的心。

他幾乎要忍不住偏激的理智，而自動下來和他們相見。

岳雲龍內心叫道：「珠妹、梅妹，我

就在妳們的頭頂上，妳們爲何不抬頭，望一望松樹呢？……」

此時，萬珍珠與梅艷芳四道銳眸，正向松林四週搜索着，但她們失望了，這片十幾丈方圓的稀疏松林，根本毫無人跡。

梅艷芳輕聲道：「珠姊姊，妳稍爲在此佇立一會，我過去仔細的轉一轉。」

語畢，梅艷芳輕盈曼妙的身形，以炫人眼目的速度飛出，在松林內各處轉了一周，但她眞正的失望了，不但沒有人影，也沒有可疑的痕跡。

其實，她們現在的心情，都混亂得很，不然定會想到樹頂上去！

梅艷芳略帶一絲悽涼的語音，道：「珠姊姊，龍哥定在四更時，已離開此地了，我們還是回去，過幾天再出江湖找他好嗎？」

萬珍珠突然意識到一絲不祥之兆湧上心頭，她嗚咽道：「梅妹，我拜托妳一件事好嗎？」

梅艷芳目見萬珍珠愁容，特有的神色，急道：「珠姊姊，妳有什麼事，儘管說，還要拜托什麼？」

萬珍珠仍然低泣道：「梅妹，我想龍哥定不會再見我們了，可能他已避至一處人跡罕到的地方……若是他眞的死了，我也不願多呆留在這塵世上，所以，我要拜託妳能夠把我和他的結晶，扶養長大……梅妹，他雖然不是妳親生骨肉，我知道妳一定非常痛愛他，就像似我們三人共同所生的，他的名字，我想以我們三人的名姓，來做他的名字，叫做：『岳萬芳』，好嗎？」

梅艷芳聽得心情激動不已，她勸慰道：「珠姊姊，妳不要胡思亂想，我們定能很快的找到他，上次我去城裏購買布匹之時，曾聽有人談及龍哥，向天下武林發下請帖，邀請各派參加元月一日華山絕頂天神瀑的武林大會，那時因妳已快分娩，我怕妳聽了心緒不安，所以，沒有告訴妳，只要我們元月一日趕到華山，那怕尋不到龍哥。

「珠姊姊要把小龍取名爲：『岳萬芳』，梅妹眞感激妳的用心，但不知龍哥的意思怎樣？」

岳雲龍傷勢雖重，但神智仍清醒，她們現在的言語，他仍非常清楚的聽入耳內，他極欣喜的暗語道：「岳萬芳！岳萬芳，這個名字太好了，我的兒子就稱做岳萬芳吧……」

萬珍珠聽了梅艷芳之語，蒼白的臉上掠過一絲喜色，道：「梅妹，妳說龍哥元月一日，要到華山嗎？那我們就趕緊準備，最好能夠在路上碰見他，阻止他不要赴會。」

梅艷芳道：「珠姊，我們最好能在路上碰到他，但這希望極少，因他行踪詭秘異常，又有心躲避我們，所以，極難恰巧碰頭。珠姊，妳放心，龍哥這次邀請天下武林人物，赴華山天神瀑，只是多造下一點殺孽，他絕不會有危險的。那日我們先上天神瀑等他，把事情說明白了，他定不會有尋死之心，那時專心保護我們，安全而退沒有問題的。珠姊姊，我們還是趕緊離開此地吧，不然，妳一生了病，可趕不上華山呢？」

想不到她這句話竟靈驗了。

梅艷芳只不過是要勸萬珍珠，趕緊離開此地，那知萬珍珠回去後，眞的病得極危險，而就誤了趕赴華山大會的時刻，因而造成千古大恨！

梅艷芳語着，右手仍然輕挽着萬珍珠嬌軀，消失在這峯腰的松林下。

此刻，雖然已是天亮的時候，但因昨日下了一陣大雪，天空陰霾凝聚不散，大地仍是一片冷清、灰黯！北風凜冽，天氣仍然酷冷。

岳雲龍五官已將要全部失去效能，萬珍珠與梅艷芳最後的語言，他隱隱約約聽得，但不知說些什麼，可是，他知道她們走的時刻。

「哇！」的一聲，岳雲龍又連噴出了幾口鮮血，身軀在松樹上陣陣顫動着，人却清醒許多，那本已閉着的星目，又緩緩的睜了開來。

原來岳雲龍身罹重傷，本該多休息，但在萬珍珠與梅艷芳來時，他又強提着氣，忍受着體內的劇痛，致使眞氣漸漸洩盡，但在她們走後，強提的眞氣一瀉，恢復正常，人也隨之清醒許多，但這是有如曇花一現的短暫。

他的生命，似乎難再延長一刻了！

倏地——一道靈光突然掠過岳雲龍的腦際，他嘴角孱弱的蠢動着，道：「毒龍火丹！毒龍火丹！」

原來那顆毒龍火丹自被獲得後，凌秀風慘然自決，便一直帶在他身邊，而沒有服用，這時，他臨死之時，突然想到那顆毒龍火丹。

他移動着已漸麻木的右手，由懷中取出那盛毒龍火丹的玉盒，但他此時已經全身乏力，他雙手根本已無法開啓這玉盒。

岳雲龍眼睛又緩緩要閉上，但他腦智極清楚，知道自己若不及時吃下那顆「毒龍火丹」，片刻之後，就會喪命於此。

華山絕頂天神瀑的武林大會，也不能去了，而且恩師血仇未報促使他不能現在死去，他急忙拿起了玉盒，移到口邊。

他再盡量提起殘餘的一絲氣息，以銳利的牙齒，向玉盒的開關一咬，「錚」地一聲輕響，玉盒已開。

驀在此時，岳雲龍殘餘眞氣已盡，身子一偏，便要往松樹下倒落。

就因他身子一偏之勢，玉盒中那顆鮮紅如血的「毒龍火丹」，就在他口欲閉的電光石火的須臾間，恰巧的滾入岳雲龍口中，直滑下肚中。

而岳雲龍的口也隨之一閉，「叭嗟」一聲大響——

他已由二丈多高的松枝上，跌落雪地，身子一動也不動，只是他臉容迅快的起了變化，由蒼白而微顯紅暈。

眨眼間，岳雲龍臉容由紅暈驟變爲赤紅，可是，岳雲龍除了胸部起伏不定之外，却沒有蘇醒的跡象。

其實，岳雲龍這一條命，不但得救了，而且武功增進一倍以上。

原來這顆「毒龍火丹」，是專門尅制歹毒霸道絕倫的陰功的神丹。

萬人傑的「天地寒陰殘骨功」，蓋世奇絕，天下任何罡氣、武功，都極難抵制此功，而且中了此功之人，半個時辰之後

，立刻氣絕身亡，雖然只是餘勁掃中，也要無藥可救，死路一條。

端的歹毒絕倫，堪稱天下武技中的一絕。

岳雲龍是被「天地寒陰殘骨功」，正正實實的擊中，本應該極快的氣絕死亡，但他却延長了二三個時辰。

原來岳雲龍得天獨厚，自幼便服下絕世奇珍「朱鶴靈果」，身體早已脫胎換骨，而後又得到九天神魔雷去惡垂青，傾授本身精元，又連喝下那「青霜劍液」，幾種不平凡的福緣造化，已把他的骨骼血脈，造成與世人不同的地步。

所以，他才能夠出奇的忍受「天地寒陰殘骨功」三個時辰的折磨，如岳雲龍中了此功再蘇醒時，沒有妄提眞氣，靜靜休息，也是不會死的。

療治「天地寒陰殘骨功」的唯一靈藥，便是盤龍星蜍腹內那顆「毒龍火丹」，而吃下此丹後，還能使功力頓增一倍，也能練成一種「奇陰地火掌」，來專門尅制「天地寒陰殘骨功」。

但那顆「毒龍火丹」，因奇陰之火過盛，如常人服下，立刻會昏昏入睡，全身變血紅，睡的時間要七晝夜以上，如內功極深厚之人，服下後也要一日夜，才能夠蘇醒過來。

岳雲龍內功極純，但他也免不了「毒龍火丹」特有的催眠功能，熟睡一日一夜，但在他醒來之時，功力又已精進到駭人的境界。

也因這樣，華山絕頂天神瀑之會，才會如此的慘酷。

那是一場震驚武林人心，永垂武林的駭人酷殺——

× × ×

蒼穹羅佈着萬點寒星，夜空無雲，一輪皓月，懸掛高空，如銀輝似的霜華，鋪匝大地，一片冷絕、清絕！

今天的月夜，是在這酷寒的殘冬季節裏，的確是罕得一見的。

但今夜雖然無酷寒的勁風，但天氣仍然是酷冷無比的。

陰風山地獄谷，這是聞名於江湖武林，陰氣森森的鬼谷。

地獄谷是處於陰風山的正中，因地形的奇特，以及地氣鍾靈的滙聚，使此谷中地面上，終年泛出陣陣的烟霧，加之，陰風山特有的陰風，吹向這谷中，引發出激蕩的怪嘯聲，的是有如鬼哭啾鳴，刺耳至極。

如人置身谷中，目見那魚龍變幻的烟霧，由地面上冉冉泛升空間，再加之耳聽那陰風廻旋的怪嘯聲！

迷迷茫茫，的是有如置身冥陰地獄，陰風慘慘。

陰風山地獄谷，因江湖武林人物，每有重大恩仇，就相約至此谷作決鬥，所以，地獄谷中白骨纍纍，愈增此谷之鬼氣森森。

朦朧的星月光下，地獄谷中，更是有如幻境一樣，迷霧繚繞，倏忽變幻，陰風呼嘯，刺骨難熬。

此時此際，地獄谷中，凝立着六條人影，五位身穿紅衣大袍，一位身穿灰黑色的出家和尚袈裟，他們都不言不語，呆愕佇立，但那十二道駭人的眸光，却注視着遙遠的那邊。

驀地——

他們所凝視的地面上，一道黑影，如流星飛矢，疾然奔射過來，那速度之快，根本使人不敢想像其所具的技能，他是幽靈、鬼魅、神仙？

地獄谷口外的六人，他們見到他輕功如此的捷速，目光中都露出一絲失望的神色與惶恐。

「嘶！」地一聲輕然微響——

那六個人的面前二丈開外，已似鬼魅般凝立了一位豐神如玉的年青人，他那雙星目捷快的瞥掃六人，臉容却毫無一絲表情，冷漠寡情，是他之特徵。

七人一時沉默不語，十四道銳利稜芒，互相交射着，這時空氣中，却絲毫沒有和平溫柔的感覺，相反的，竟令人有種肅殺、陰森、恐怖之感。

最後來的年青人，臉罩寒霜，嘴角微翹，喉嚨發出一聲冷入骨髓的寒笑聲，不屑的道：「殭屍魔僧，我以爲你有什麼超人的胆量，敢獨約岳某，哼！原來還有五位西藏密宗門人撐腰……」

原來那個身穿灰黑色袈裟，身材肥胖的和尚，頸上一顆恐怖嚇人瘦小的骷髏頭怪人，正是昔日慘敗於岳雲龍劍下，被斷去一條手臂的白骨掌門殭屍魔僧。

而另外五個穿紅衣袍者，也正是西藏密宗門的子弟，裏面有位斷臂，臉容猙獰的紅衣人，正是昔日和白衣神君夏秋桐合作搶奪「毒龍火丹」的紅衣怪人。

殭屍魔僧，那雙綠光瑩瑩的眸子，向岳雲龍滾轉了幾下，嗤的發出一聲魅笑，慣有的陰森刺耳的語音，道：「姓岳的，你不要過於猖狂，本掌教雖是曾敗你手，但爲着雪恥報仇，絕不會靠別人的聲勢，嘿嘿……」

「西藏密宗門子弟，和你有着另外瓜葛，和本掌門之仇恨，一概無關。」

岳雲龍冷冷一笑，道：「錯罪！錯罪！殭屍魔僧，你的是不失江湖義氣。」

原來岳雲龍對於殭屍魔僧爲人，有一種另外的觀感。

昔日岳雲龍身中殭屍魔僧的「屍毒陰風」，全身眞氣消失的當兒，他並不乘人之危，而向岳雲龍慘下辣手，這種舉動，在一個陰狠詭毒，慘無人性的邪道魔頭來說，實是使人難以置信。

但那是事實，所以，岳雲龍便暗下決定，一年後的陰風山地獄谷之會，自己絕對要手下留情，或者是善言規勸，免動干戈。

殭屍魔僧聞言，陰氣森森嘿嘿一陣笑，道：「誇獎！誇獎！」

「姓岳的，我們之間的仇恨，今夜絕要做個全面了斷，不是你死，便是我亡，閒話少說，還是憑武功，早作解決吧！」

西藏密宗門，那位被岳雲龍斷了一臂的紅衣怪人，猙獰怪冷的面容，泛起一絲陰譎奸笑，森冷的語音，喝道：「殭屍魔僧，你之事暫時稍待，我們西藏密宗門之事解決之後，絕對讓你稱心手刃仇人。」

殭屍魔僧面色倏寒，厲聲喝道：「巴魯，你們要違約嗎？本掌教之仇人，絕對不容許別人先輕舉妄動，若是我喪命仇人

之手，你們待怎樣？我不管。」

原來，殭屍魔僧和西藏密宗門有着一些淵源。

「天都魅影絕命劍」流傳至岳雲龍手中時，殭屍魔僧便傳言給密宗門的子弟，方派出紅衣怪人巴魯，涉履中原調查事件眞象。

但因岳雲龍行踪飄忽，密宗門之子弟，很難碰巧阻截岳雲龍追取天佛經下落，只有求教於殭屍魔僧。於是，殭屍魔僧便告訴他們，自己和岳雲龍有陰風山地獄谷一年之約。

但殭屍魔僧也和密宗門有約在先，定要自己的仇恨先解決之後，密宗門方可向岳雲龍尋仇。

密宗門因怕他不說出岳雲龍之約地獄谷，所以，只有暫時答應他。

巴魯又是一聲奸笑，諷刺道：「殭屍魔僧，照你話意，是否承認自己定會喪命這小子之手，嘿嘿！如是這樣，你們就趁早動手走路。」

殭屍魔僧發出一聲陰森尖銳的嘿嘿怪笑，道：「巴魯，你若有本領的話，也不該失掉一條手臂……」

岳雲龍星目暴射一股駭人的眸焰，仰首一聲撼震山岳長笑，冷喝道：「殭屍魔僧，我們之事留待後頭也可，岳某就解決他們之事。」

說着，岳雲龍身形不見任何動作，人已直欺到巴魯面前一丈處。

他臉色冷酷，不屑的說道：「怪物！昔日你搖着尾巴脫逃，今夜又尋岳某晦氣，你們只有暗嘆魔星高照，還不過來認命嗎？」

另外四個肥胖高大的紅衣僧人，見到岳雲龍欺身飄來的身法，肥胖白皙的臉容，不禁漠然色變，但瞬間即逝。站在最左面的一位，突然抱拳作禮，宏亮的語音，道：「這位岳施主，我們密宗門子弟，從來是不涉履中原武林，今日來至中原，實爲着一件事，想要請教施主，指示迷津。剛才本門刑司巴魯，有得罪施主之處，敬請海涵一二，老衲定會稟告本門掌經人，論罪刑罰。」

原來這四位胖大僧人，正是西藏密宗門掌經監護人，威震藏邊的紅衣四佛——薩莎、薩仲、薩巴、薩古。

紅衣四佛在密宗門之地位，只不過次於現任掌經人，武功更是奇絕，說話之人正是薩莎。

他爲人機智得很，武功也最高。

剛才他看清岳雲龍之眼神，隱含一股駭人的殺氣，知他已燃起殺機，雖然四佛並不懼怕於他，但要勝他，的確也是極感辣手。

所以，他想以言語阻止岳雲龍氣焰，因爲自己等人前來的目的，只是爲了天佛經。

岳雲龍臉容毫無一絲表情，冷冷一笑，道：「岳某並非得道高僧，怎能指示幾位迷津呢？」

薩沙城府極其深沉，但當他見到岳雲龍那種表情，心中也暗自忿怒，可是仍道：「岳施主，我們西藏密宗門，自百年前，遺失了千古流傳的秘經——天佛經，百年來一直尋找無着，但在最近，突傳說那本天佛經已經落入中原武林道之手……」

岳雲龍劍眉倏豎，一聲冷笑，打斷了薩沙下面語言，冷澀道：「大師，你說話實在不夠豪爽，吞吞吐吐，有如婦女所爲，何不據實說出是落入岳某之手呢！」

這種陰損已極的言語，實要使人怒火中燒，那邊三佛與巴魯，八隻眸子暴出一股極怨毒的稜光，逼視着岳雲龍。

薩沙此人的是陰沉的很，聞言只不過淡淡一笑，道：「施主眞是快人快語，天佛經乃是本門歷代相傳之物，在一百年前，因本門人事變動，爲不屑之徒，乘機盜出，流落四方，此經關係着本門興衰，所以，望施主能夠償還是幸，此恩此德，密宗門萬千子弟，皆衷心感激。」

岳雲龍聽得心中一震，暗忖道：「是呀！別人之物我絕不能佔爲己有，但是天佛經，自己恩師又沒交給我，怎能還給他呢？」

岳雲龍冷冷的說道：「大師，岳某老實告訴你們，那天佛經並沒在岳某身上，此經記載什麼？我也不大清楚，信不信由你！」

那邊巴魯突然揚起一陣陰惻惻冷笑，道：「岳小子，你眞是敬酒不吃，要吃罰酒，天佛經不在你手，但你那『天都魅踪絕命劍』法，是由何處學來的，今夜你若不交出天佛經，定有你好看的。」

岳雲龍由鼻孔中發出一聲輕蔑不屑的冷哼，道：「憑尊駕手底那幾手微末之技，還不能把天佛經佔爲己有，岳某老實叫你死了那條心吧。」

原來巴魯此人奸險的很，他私底下倒是想佔天佛經爲己有，此刻，被岳雲龍一語道破，臉色驟變，怪眸射出一股極殘狠之光，怒逼視着岳雲龍。

岳雲龍目見巴魯那種眼光，心中已暗起殺機，冷冷一笑，道：「岳某並非妖艷婦女，怎麼如此的盯視我？如不服氣的話，就乾脆拚過來，也好叫你上路，哼！像你這種狡獪奸徒，的是沒有此份胆量。」

一個人總是有其自尊心的，縱然他明知斷非對方之敵，但也不能忍受這種刁損的激諷，何況他又是一位窮兇極惡的人。

巴魯那張怪臉，變爲豬肝色，暴喝一聲道：「小狗，休得猖狂——」

「狂」字剛脫口，巴魯身形驟閃，欺身搶進，單臂遞出，五指箕張，分襲岳雲龍身上五處要穴。

招出如電，掌勢凌厲，五股銳利的勁風，帶着「嘶嘶」破空之聲，猝然射至岳雲龍身上。

巴魯深恨昔日斷臂之仇，早已凝聚本身氣勁於單臂，生想一舉偷襲成功，所以，此招發出，不但奇詭絕倫，勁勢的是凌厲無匹，捷如閃電。

岳雲龍殺機已動，他見勢已到，不屑的冷笑一聲，身軀毫不見作勢，已倏忽閃至巴魯的右側。

巴魯已被暴怒填滿了心胸，仍然不知厲害，一擰腰，單掌反拋，已經直擊過去，他之變招，雖然迅快無比，但有人比他更快。

祇聽岳雲龍大喝一聲，恍如平地一聲焦雷，他雙掌猛地一圈一合，又倏然翻了出去。

利那，一陣狂飆湧出，恍如無數巨錐，向巴魯擊到。

這招正是「絕塵掌」中之第二招：「人海灰灰」！

威力之强大，堪稱可移山倒海，霸道無比。

岳雲龍功力本是奇高絕倫，自吃下那顆「毒龍火丹」之後，功力更是增至無可比擬的程度，任巴魯功力多麼深厚，但碰到岳雲龍，却有如皓月之光與螢火之輝相較，難能與其匹敵。

凌寒澈骨的勁氣甫出，立刻聽到一聲刺耳已極的咧牙慘嗥，劃破夜空！

巴魯整個軀體，被銳利的氣勁，擊得四肢脫體，血肉飛洒，屍體直被那勁氣震得飛入地獄谷中。

陰風山地獄谷，頓時又增加了一條幽魂。

此種駭人的凌厲氣勁，實使人看得心生餘悸。

紅衣四佛，萬沒想到岳雲龍手段殘酷如斯，功力又如此奇絕，他斃了巴魯，只不過是電光石火的刹那，使他們無法掏手相救。

殭屍魔僧，臉上泛起一絲悽涼，悲愴的神色，他暗然的輕嘆了一聲。

這聲輕嘆，何嘗不是代表着他一年來的苦心與期冀，又將付之東流哩？

殭屍魔僧在六十年前，慘敗九天神魔雷去惡之手，隱避練功，望能洗雪昔年之仇，那知在六十年之後，第一次重歷江湖，便慘敗在仇人徒弟！岳雲龍之手，那知又經過一年的朝夕勤修，生想能夠重創仇人之徒，那裏知道在沒動手之前，又意識到自己絕非他之敵手。

這種巨大的挫折，在他這聲嘆息中，我們可以意識到，這位陰狠詭毒，而又不失正義之魔頭，內心是多麼的痛苦。

本來，當一個人抱着强烈的信心，要達到一件事情的目的，而在他朝夕苦心，付出所有代價，所得的後果，仍是徒勞無功的時候，那種內心的失望痛苦，是可想而知的。

殭屍魔僧就是這樣一個人，他着實悲哀，悽涼的極其難受。其實，自古以來，又有幾個人能漠視自己苦心的期冀呢？

薩沙突然蒼涼的嘆了一聲，道：「岳施主，我們密宗門爲着要尋求失落的天佛經，已然付出這個代價，望施主能夠回心轉意，獻出天佛經來。」

岳雲龍本來也想要慘殺這紅衣四佛，但一聽聞薩沙之語，心腸不禁爲之一軟，但他臉色仍然毫無表情，冷冷道：「說不知道就不知道，難道我身上沒有天佛經，而要强迫我拿出來嗎：」

紅衣四佛一直的容忍，只是心懸天佛經，但這時見岳雲龍堅決不拿出來，他們知道不以强力奪取是不行了。

薩沙嘴角一翹，原形畢露，一副陰險詭譎之相，陰氣森森地一陣嘿嘿寒笑，做聲道：「姓岳的，你今夜已死定了。」

岳雲龍目見紅衣四佛那副相貌，心中不禁一震，暗罵道：「原來這紅衣四佛，和那巴魯乃是一丘之貉，我差點被欺騙了，這種表面仁慈僞善之狗輩，比之巴魯更要不得，唉！爲什麼他們如此邪惡。」

岳雲龍腦際疾速盤轉着，嘴角泛起一絲神秘莫測的冷笑，道：「大師，只可惜你們掌經人沒有來，不然，他定會很感激你們爲着擁護天佛經，而不惜犧牲生命，哈哈……」

岳雲龍突然仰首，一聲搖曳蒼穹的哈哈長笑，笑聲悽厲，刺耳！

但又使人莫測笑聲之含意，可是其聲聽入紅衣四佛耳中是如此的恐怖、陰森。

他們內心不禁暗自發毛，齊自忖道：「難道這小子，也察出我們紅衣四佛，欲獨霸天佛經之陰謀嗎？」

倏地，笑聲一歛——

岳雲龍臉色冷寒如冰，星目煞光倏盛，冷冷道：「紅衣四佛，本來岳某是要饒你們之命，哼！但現在已經太遲了，爲着中原武林萬千生靈塗炭，岳某不留活口，皆要慘酷的格殺。」

紅衣四佛聞言，心中着實凜駭至極，臉色驟露出一絲惶恐，他們並非怕岳雲龍之武功絕高，而是他的語言，恰好道破他們之陰謀。

原來紅衣四佛身世爲西藏密宗門之監經人，但他們各自雄心萬丈，蠢蠢欲動，要作入侵中原之想，但因現任掌經人，獨攬大權，而使他們無法調度子弟，作入侵中原武林之舉。

百年前西藏密宗門，那代掌經的人，因遺失天佛經，他曾經發下一道命令，凡是本門子弟，只要能夠尋回那部天佛經，立刻可作本門之掌經人。

所以，紅衣四佛他們想得到那天佛經之後，躍居掌經人之地位，獨攬本門大權之時，便欲開始調派子弟，入侵中原，稱霸武林。他們萬沒想到心底之詭計，却被岳雲龍道破，這那不使他們驚駭不已呢？

薩沙那雙犀利的眸子，疾速向三佛遞着眼色，陰惻惻一聲詭笑，道：「姓岳的，本來爺們，只要你獻出那部天佛經，但現在連個性命也要了。」

岳雲龍淡淡一笑，道：「好說，好說，岳某倒有些等得不耐煩了。」

驀地——薩沙突然一聲奇長的刺耳怪嘯！

就在悽厲怪嘯揚起的刹那——

人影驟閃，呼！呼！呼！呼！……

一陣勁風破空的厲嘯聲連續大作——

八股寒澈骨的勁風，宛如驚濤拍岸，巨浪崩天般，分自極怪異的角度，四面八方湧向岳雲龍。

岳雲龍眼光銳利無比，他早已暗中注視着四人動作，厲嘯甫起的當兒，紅衣四佛突然以眩人眼目的速度，分站在四個不同的方位上。

雙掌自舞起，條條精光，有若蛛網密佈，層層不絕的形成一堵精光冷電迸射的光牆。

那絲絲無比銳利的勁氣，便是由他們雙臂中，綿綿泛透出來，形成八股巨大的氣流，洶湧排盪起來。

岳雲龍心底一寒，暗自驚叫道：「寒天毒爪、四象陣！」

他此刻是感到紅衣四佛武功確非等閒，既會那「四象奇門陣」，而手上兵器，又是那種歹毒絕倫的「寒天毒爪」！

原來，「寒天毒爪」這種兵器，狀如

鷹爪，是套在雙手十指上。

鋼爪中暗藏着奇毒藥物，只要他們揮舞之間，便會逼出暗藏劇毒，挾在凌厲勁風中，直襲人身，受襲之人，任是武功多麼好，也難抵住這種詭譎的毒物。

幸虧岳雲龍見識廣博，一眼便發覺是「寒天毒爪」。

岳雲龍猛把潛聚體內的「玄天冰魂」眞氣提凝至極限，身軀倏忽轉起來，愈旋愈快。

「玄天冰魂」眞氣，隨着旋轉之勢，已自萬千毛孔泛透而出。

嘿！

那是什麼？

原來岳雲龍整個軀體，好像似一條雪白的冰柱，疾速的旋轉着。

紅衣四佛的八隻手臂，連續射出的條條精光，一碰到岳雲龍周身的雪白冰柱上，響起一連串的「波波！波波！」响的聲音……

驀地——岳雲龍暴喝一聲，身軀倏停，但奇異事又發生了。

祇聽又是一連串「波！波！波！」的珠爆聲響驟起——

那條雪白的冰柱，有如秋節花炮，猛地爆散開來，形成一巨大白圈，逼向紅衣四佛。

紅衣四佛，驀覺那雪白的有形物，奇寒澈骨，有如千萬條極細的銳利白色勁氣，恍如山崩地裂，洪水決堤，挾着駭人的廻旋轉嘯聲，剛猛如濤湧到。

白色勁氣，尚離丈外，便已感到全身奇寒無比，血液有如冰凍了一般，鼻中呼吸皆窒。

威力之强大，空前絕倫。

紅衣四佛心中大駭，不敢擋其銳鋒，身形各自暴退出去——

那知岳雲龍的功力，已增至絕高，所逼出之勁氣，速度之快，是千古罕見的，何況他這次反擊，是那霸道無比「玄天冰魂」眞氣十二成功力所聚。

只聽四聲悶哼——

紅衣四佛懸空的身軀，頓時跌落，皆涔涔流出鮮血，跌坐地面上，身軀顫慄的抖動着！

肥胖的臉容上，已變爲血紅，配合着他們身穿紅衣，有如四個血人，加之那痛苦極端的臉上肌肉抽搐，的是猙獰，慘厲已極——

見之，使人毛骨悚然，不敢目覩。

岳雲龍臉罩寒霜，一片冷酷無情，星目煞氣極烈，捷速的向四人掃了一下——

「錚！」地一聲龍吟輕嘯——

靑霜短劍，已然出鞘，寒芒閃動，如靈蛇吐信，吞吐不已。

岳雲龍的是位閻羅魔者，他手中擧着靑霜劍，緩緩的逼近薩沙。

薩沙那雙欲奪眶而出的眸子，突然暴出一股哀求之光，原來他此刻已意識到死神降臨的恐怖！

岳雲龍便是如此的冷酷？不！他只是痛恨這種貪生怕死之人，他的魔影已漸漸欺近了薩沙。

九尺……六尺……三尺……

一陣寒光閃動——

接着——

一聲慘厲的嘷叫，響徹雲霄。

薩沙的身軀，便毫無抗拒的被揮成三四截，鮮血噴射，一命嗚呼——

岳雲龍那滴駭人的煞眸，又掃視到薩仲。

那雙眼神，有如昔日盤龍星蜍口中噴出的黃色烟霧，是催命的指示，薩仲的喉嚨中發出低沉的獸吼聲！他要抗拒，逃亡，但已無能爲力，只有求死的份兒。

啊！岳雲龍魔影，又漸漸的移近了。

又是一聲臨死前極盡悽厲的怪嘷聲，沙仲又已身首異處。

薩巴、薩古二人，也都遭遇到慘酷的噩運。

死……在這位閻羅魔者的手下，是極公平的，唯一的差別，便是時間的遲早而已。

這種駭人的殘酷殺人手法，實使那殺人如麻的殭屍魔僧，觸目驚心，身軀有些不自主的寒慄着。

啊！岳雲龍的犀利眼光，已然一瞬不泛的凝視着殭屍魔僧。

殭屍魔僧所具有一股陰森氣焰，已完全消失了，他這時也意識到死神便要降臨在自己身上，因在此位煞星之前，是從來沒有人能夠脫逃的。

殭屍魔僧突然一聲蒼涼的長嘆——

悽涼、悲愴的語音，嘆聲道：「岳雲龍，老夫現在已自認再次輸於你手，你殺吧！」

岳雲龍右手仍然斜擧着那柄靑霜劍，臉色冰冷，毫無一絲表情，默默不語，但那雙煞眸，一瞬不眨的凝視着他。

殭屍魔僧目見岳雲龍毫無擧動，他又蒼涼的嘆了一聲，道：「岳雲龍，老實說，凡是人，沒有一位不惜生命的，但老夫在剛才，倏地徹然大悟生死之事，原爲世間人人所不能免的。疾病而亡，與死於仇家之手，其結果是毫無差異的。老夫滿手血腥，罪孽，今夜喪命你手，可謂：天理昭彰，無分厚薄，你就趕緊動手吧，老夫絕不會皺一皺眉頭。」

語畢，岳雲龍的魔影，着實移動了，漸漸的向殭屍魔僧逼近了……

三丈……二丈……一丈……九尺……

空間充滿着陰森、恐怖！

殭屍魔僧凝立原地，緩緩的閉起了眼睛，臉上露出一絲微笑，沒有半絲惶恐、緊張。

一盞熱茶的工夫已過了……

殭屍魔僧仍覺對方沒有絲毫動作，但仍然閉着眼睛，視死如歸的豪氣，道：「岳雲龍，你動手吧！老夫絕不會恨你，不要遲疑了。」

又過了一刻，仍無動靜，殭屍魔僧不禁睜開眼來，面前那有岳雲龍的影子。

他銳眸四周的掠掃着，除了地獄谷，倏忽變幻的迷霧，與巴魯、紅衣四佛慘死的屍體之外，那有半個影子。

不知何時岳雲龍已走得無影無踪了。

殭屍魔僧眸中滴落了幾滴晶瑩的眼淚，他也默默的走了。

岳雲龍的一念之仁慈，不殺殭屍魔僧，着實使這魔頭深刻感動，從此立心向善，造福不少蒼生。

（未完・廿）

